

洛水文集序

稽始於太極堯以是傳之  
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  
傳之湯湯以傳之文王周  
公洙泗聖人羣萃于之也



講益明說益備由是而後  
學者不過服而習以安而  
行之而已而近世學者乃  
輒不然思人妄境行人舛  
途不流于走莊之苦空則

歸於篇章章之吟詠紛紛籍  
籍淆亂口甚今球是集猶  
胥不能盡去亦或有補于  
世教之萬一觀者其審以  
洛水遺民自序

重刻洛水文集小引

吾族自太守元譚公開于晉于  
梁則有若安國靈洗公于唐則  
有若都使澧公自是始荒我漢  
川之居繩繩相繼代有顯人迄  
于有宋尤稱蟬聯郡邑中一時

爲相者若文簡公大昌正惠公  
卓訥菴公元鳳其在敝里則吾  
祖少師公也皆照曜汗青輝煌  
今昔我少師公生具異穎兒時  
詠冰遂播奇句稍長遂篤慕古  
人之學耻爲章句習登紹熙進  
士丞相趙公汝愚奇其文擢冠  
多士爲忌道學者抑置第二筮  
仕專任德化屢著異績如在樞  
密丘崇幕中出奇策活民兵萬  
餘人之顛一時稱爲國士然公  
慨慷尚氣節以天下爲已任常

有恢復大志故論當時根本急務用兵機宜往往切中如指掌然至于上書輪對多危言直諫時雖以此重之而亦以是忌之若史彌遠輩皆因而中傷公力求休致乃得出倅閩中以平劇盜功垂成而忌益至公遂再請祠歸觀真公德秀之言可以見公爲人矣公歸優游里中者尚十餘年前後召用皆不起加少師致仕其爲學本之六經根極理奧醇正弘大平和至足若我

公者真有用之經濟哉今奏議  
書牘之文具在可攷而知也惜  
乎時未究其用耳以推世系本  
河北洛州故自號洛水遺民有  
洛水文集六十卷因久散落  
熙朝一再刻之僅得三十卷萬

曆戊申年山水暴漲板爲漂失  
不肖遠懼寢久而遂湮也乃取  
舊本重訂壽諸剞劂夫有美弗  
彰後人之責也後之子孫尚纘  
其緒無令隕墜也時

皇明崇禎紀元歲戊辰嘉平月

之吉

雲溪裔孫至遠通行謹拜書

程洛水先生文集

總目

卷一

制誥

卷二

奏疏

卷三

表箋

卷四

議

附進故事

洛水集

總目

一

卷五

策問

卷六

講義

卷七

記

卷八

序

卷九

題跋

卷十

墓誌

卷十一

行狀

卷十二

祭文  
哀辭

卷十三

書



卷十四

尺牘

卷十五

啟

卷十六

致語

卷十七

祝版

卷十八

疏

卷十九

文

卷二十

賦

卷二十一

擬古

卷二十二

五言古

卷二十三

七言古

卷二十四

五言律

卷二十五

七言律

卷二十六

五言絕句

卷二十七

七言絕句

卷二十八

說

卷二十九

贊銘

卷三十

樂府

附錄

程洛水先生文集

目錄

制誥

卷一

理宗卽位大赦文

諭經筵講讀官詔

倉部郎官潘楫除大理少卿詔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

奏疏 卷二

擬上殿劄子

乙亥輪對劄子 二

丙子輪對劄子 二

初開講筵劄子

甲申上殿劄子 二

輪對劄子 五

代上殿劄子 四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辭免除起居舍人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皇帝

辭免除刑部尚書

皇太后

辭免除翰林學士

戊子乞祠劄子

戊子內引劄子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辭免寶文閣學士依舊宮觀

乞休致劄子

繳進耕織圖劄子

再乞祠劄子 二

辭免知贛州

再辭免知福州

辭免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

表箋 卷三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賀 皇帝表

浙西謝表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謝除吏部侍郎表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表

代浙東提刑謝表

代岳州到任謝表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賀元正節表

慰 皇帝表

謝曆日表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箋

代賀 皇帝表

代賀 皇后牋

代賀平蜀表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代總領到任謝表

謝除禮部尙書表

建寧府到任謝表

議

附進故事卷四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祧廟議

明堂中辛議

邊幣議

進故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一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制誥

理宗卽位大赦文

天生烝民而立君，所以任父母撫綏之責。父有天下而傳子，所以綿祖宗統系之基。祗仰先皇，自承丕緒，不以大寶爲樂，惟以萬方爲憂。懷保小民，欽畏上帝，消斥姦佞，登崇俊良，勤不倦於宵衣，儉至形於澣服，坐臻感格，聿底康平，二氣叶調，羣生茂



豫中原雲附、故境日歸、允惟中興之功、浸復太平之觀、乃以焦勞之久、遂愆節適之宜、忍聞憑几之言、方切號弓之痛、顧令眇薄、獲纘休明、仰奉母儀、俯臨海寓、正皇皇如灼之際、加兢兢載惕之思、然創劇摧心、尙曠萬機之務、而政先及物、豈稽四海之恩、可大赦天下、

論經筵講讀官詔

朕初纂丕圖、亟奉慈訓、旣御經幄、日親羣儒、深念進德立治之本、實由典學、朝夕罔敢怠忽、尙賴諸賢悉心啟迪、毋有所隱、朕當垂聽、益加自勉、卽令學士院明諭朕意、

倉部郎官潘禎除大理少卿詔

朕惟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每於躬行之際、尤所致謹、比覽倉部郎官潘禎首疏所奏、深契朕心、可特除大理少卿、以示嘉獎、

諭監司守令恤刑詔

昔成王立政之初、於庶獄卹謹、曲盡其敬、忠厚積累、囹圄空虛、治道所由昌也、朕踐祚以來、舉廉戒

貪興能拔滯，亦欲郡縣聞風，政平訟理也。而懦者  
汨於吏姦，莫庶人命。強者輒恃巧心，析律貳端，久  
繫株連，遂易庾死。其或叨憤自豐，庶威奪貨，五過  
之疵，是非舛紊，蔑棄中興，民寃莫伸，哀矜之意微，  
剝歛之風著。豈朕爲民父母之意哉！繼自今監司  
守令，各思天牧之重，躬務審克，無僭亂辭，勿格詔  
而弗遵，勿任情而自肆，深培根本，共守中和。庶幾  
羣吏視儀，罔敢弗率，儻猶翫狎，習爲蔽欺，貪殘淹  
留，莫之糾刺，上負朝廷之委任，下辜斯民之宅生，  
則國有憲章，罰加失職，非予一人所敢私。

太師鄂王岳飛改謚忠穆制

昔在高皇，中興炎祚，如呂丞相，勛定著於勤王，如  
岳鄂王，烈尤高於衛國。蓋禦戎復辟，耀爲社稷之  
臣，而秉事握樞，咸受腹心之寄。夫旣稽功之無間，  
豈容論德之或殊。頃焉異議之莫齊，今也師言之  
允穆，同一辭而作謚，垂萬世以爲公。故追復少保，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贈太師，追封  
鄂王，謚武穆。岳飛賦河朔之雄姿，孰左氏之兵法。

遁兀木於中宵之急。拔劉豫於一鼓之餘。西京之地既還。河南之境寢復。惟其張馬步蔣山俘馘之繫。故能定業於江南。使其合晉絳澤潞豪傑之謀。豈復遺虜於今日。雖以忠而許國。屢形於天語之褒嘉。奈畏敵而急和。深沮於權臣之私意。此身卒至於莫保。天下迨今以爲冤。朕獲纘丕圖。敢忘宿憤。方將壯薄海之義氣。可不伸當日之忠魂。爰易嘉稱。用彰實美。鄙姦夫之遺臭。不崇朝而肉寒。偉烈士之英風。將千秋而髮堅。果孰得而孰失。抑可勸而可懲。今有名孫。久司兵饟。得非忠義之報。足驗天人之符。噫。遺廟峩峩。雖或游神於古鄂。英靈凜凜。豈能忘意於中原。

故崇政殿說書程頤孫源授籍田令制

勅故崇政殿說書贈直龍圖閣諡正程頤四世孫修職郎程源。爵祿朝廷之名器。固能砥礪於一時。賢者風俗之樞機。實可作興於百世。激勸有道。今昔所同。睠惟爾祖之賢。一出濂溪之正。盡心知性。無非根本於大原。啟鑰抽緘。用以開明於後學。求

其嗣裔得爾端良，隆然受道之資，甚矣典刑之舊。錫之命秩，擢寘班聯，庶幾風動於聽聞，無或顛冥於邪僻，克邁先訓，尤殫乃心，可依前修職郎，特授行籍田令。

故華文閣待制朱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詔。朕每觀朱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注解，發揮聖賢之蘊，羽翼斯文，有補治道，朕方勵志講學，緬懷典刑，深用歎慕，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謚如故。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奏疏

擬上殿劄子

臣仰惟 陛下天縱之資、根于至仁、故君臨海宇、二十二年、雖變故迭興、而訖底康定、天佑人助、不可誣也、獨比年以來、災異不一、方春生夏長之時、萬物焦以枯、向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旣苦旱、夏必傷潦、不唯此爾、有道之世、五星循軌、日不食朔、月

不食望。迺去歲之秋。月食望矣。日食朔矣。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聽言行諫。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合天心矣。內而坤極。外而大臣。相與警戒。相爲輔拂。益進其所已爲。交脩其所未逮。蓋轉移其象。銷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漢陳蕃有言。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棄也。今天於漢。眷眷無已。故殷勤示變。冀以感悟。然則今茲災異。雖可懼也。猶可幸也。豈非上天之心。所以祐國家者。尙至望陛下者。尙深乎。祐之而無以答其意。望之而無以慰其心。臣則懼之。雖然。因象而知警。不難也。無象而不怠。爲難耳。人之常情。遇變則懼。不見則怠。未雨則憂。旣雨則忽。殊不知天之垂象。已示不再。災祥未應。其象

故在元魏之時。災惑見而忽亾。崔浩謂入秦必矣。後八十餘日。災惑果出東井間。一歲秦果當之。先正司馬光特著之通鑑。以垂萬世。則是應之遲疾。雖不可計。而象不虛示。未有無其應者也。惟陛下勿以爲不見。勿以爲既往而遽忘之。則天下幸甚。

乙亥輪對劄子

恭惟陛下天臨海宇。二十二年。玉食弗御。惟服澣衣。每以天下爲憂。未嘗以位爲樂。故含齒羣生。同心愛戴。而變故相仍。旋即消弭。豈非天之所佑。人之所歸。皆陛下憂勤一念之力邪。而陛下之憂。曾不解於聖心者。臣竊窺陛下之心上憂。祖宗付託之重。內憂天下之未治。外憂殘虜之未殄也。然以臣觀之。則以爲未易徒憂者。治內治外。臣請次第陳之。治內之道多矣。蠲蔡京等橫歛之

賦。以洗百年之痛。詳縣令之試。以培太平之基。嚴  
司理錄參之授。以重生民之命。展任子三年之期。  
以寬吏部之闕。此治內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清  
中書之務。治外之道多矣。創軍號。集新軍。以杜姦  
人覘伺之心。削歲幣。正名稱。以爲他日強虜之慮。  
選王人核邊備。以防倉卒之虞。禁腹剝。明功籍。以  
伸士卒之氣。此治外之凡也。而其要必先於重閫  
外之權。昔諸葛亮卷卷於蜀。主曰。董允等志慮忠  
純。宮中之事悉以咨之。將軍向寵曉暢軍事。營中

之事悉以咨之。親賢臣。先漢所以興也。親小人。後  
漢所以亾也。三代而下。享國長久。無若漢唐。然所  
以亾天下者。有四。而戎狄不與焉。宦者甫息。而外  
戚繼興。女禍相仍。而藩鎮迭作。大抵國必自伐。然  
後人伐之。中國治安。則戎狄退聽矣。木必先蠹也。  
然後蟲生之。人主清明。則四患不作矣。聖賢之論  
治。亦曰觀前代之變。參當今之勢。慮其大者而已  
矣。臣更有獻焉。攷之農時。已逾苾種。天之闕澤。猶  
豫逮今。得非 陛下之澤未下於民。故上天之澤



亦尙屯於此乎。臣試邑富陽之日，當楮幣更新之際，目擊州縣奉行失措，徒黥籍沒，所至紛紛，冤痛之聲，達于四境。于時三辰失精，天地變色，蓋至三年，然後爲旱。今州縣之吏，因楮幣而徙居者，亦旣釋之矣。編配者未縱焉。籍沒者未還焉。天意可徒解哉。宜詔有司，刷辛未之冬，暨乙亥之夏，凡禁者縱之，籍者還之。如是而不雨，則陛下無愧於天人矣。臣昧死取進止。

其二

臣聞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論議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

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方今朝廷清明羣正  
彙進人才之盛比隆淳熙矣。而宏厚奇偉忠節鯁  
亮之士尤宜封殖長養之。方其無事則朝廷益  
尊。及其有事則大任可屬耳。司馬光有言。忠厚若  
王曾。剛正如魯師道。賢直若薛奎。所當信用。鄙猥  
若馬貴良。讒諂若羅崇勳。所當疎遠。人才之生。無  
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是說也。若書生之常  
談。實聖時之急務。惟陛下與二三大臣重圖之。  
取進止

丙子輪對劄子

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而不窮。  
蓋人之情故則玩新則肅。天下大器也。聖人之治  
天下。洗濯提携。時出而用之。故晝夜之晦明。寒暑  
之代謝。循環而無端。相續於一致者。此天之所以  
爲天。而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也。恭惟國家萬世之  
業。自藝祖創之。太宗定之。真宗飾之。至  
仁宗則守之。方其紹述之初。悉用安靜之政。然閱  
時寢久。人情不能無玩也。於是聖心加以振厲。若

開天章閣、命輔臣條具當行之事、又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手詔問天下事、其勤求治道、責望太平、若不可以一日安者、而又擢端輿以增諫員、則言路通而士氣伸矣、出內帑以廣邊儲、則財用公而國力裕矣、命范仲淹主西事、富弼主北事、則折衝制勝有其人矣、因問邊事而責臣下之不能對、則所以豫備不虞者嚴其事矣、取臣寮奏疏及其進對、凡可采者、付中書密院施行、則獻計陳謨不爲無用矣、凡此數條、其神斷天運、無非興起人心於

弛玩之餘、而四十二年之治、所以光明渾厚、始終如一日也、恭惟 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 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天清日明、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稍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悚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

已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萬世而無弊可也。古之善圖治者亦惟於安靜不擾之中而每有振厲作爲之志故寬不至於弛柔不至於懦平居暇日不動聲色而風采奮揚精神運動自足以鼓舞一世。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默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舜嘗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然則治之污隆亦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加之意而已。臣識昏學陋豈足語治。卷卷愚衷姑塞明制惟陛下財幸。

其二

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也而惟五胡雲擾割據中原則紊天地之常經失華戎之大分未有甚於此時者。然考其始興稽其滅亾率不過數十年石勒慕容雋各十餘年符健姚秦三十餘年元魏東西雖百餘年而不能全有中原之

地故自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齒之多，未有若女  
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  
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  
中原英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紆，風  
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  
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  
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爲臣言：中國之兵，不戰  
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  
詔子，子以授孫，雖盡侈之不爲衰止，唯當以禁旅  
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援，則  
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目今鎮江所造紅衲萬領，  
且欲先招萬人，正爲是也。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  
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眦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  
秦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鋤，膽驚鉦鼓。與  
吳人一耳，其可例以爲邊丁哉。招之得其地矣，又  
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  
盡成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  
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雖

然既知屯之不可不分矣。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也。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臣言。謀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匹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

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廢四千緡矣。又言棄疾之遣諜也。必鉤之以芴證。使不得而欺。如已至幽燕矣。又令至中山。至濟南。中山之爲州也。或背水。或負山。官寺帑廩。位置之方。左右之所歸。當悉數之。其往濟南也亦然。又曰。北方之地。皆棄疾少年所經行者。彼皆不得而欺也。又指其錦而言曰。虜之士馬。尙若是其可易乎。蓋方是時。朝廷有其意。而未有其事也。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

師一出塗地不可收拾，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友龍敗，朝廷以丘崇代之，臣從丘崇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畱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崇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

心旣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遽報寢急，倉皇授甲，晨未及食，饑而接戰，一鼓大潰，至若烽亭近在路隅，一聞邊聲，燧卒先遁，所至烽燧不舉，虜猝至前，率不能辦，此又犯謀候不明之忌也。丘崇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鑒也，覆而不鑒，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日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

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來自邊方者、猶以爲兵屯未分焉、兵勢未張焉、所招之兵未皆壯勇焉、又言城築之事、春夏非時、則土氣融液、板幹促迫、則工力苟簡、異時恐不堅密焉、而臣區區之愚、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 陛下申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某城當築、某濠當浚、某堡當脩、某寨當葺、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某所可設伏也、某所當控扼也、某所可邀擊也、某地可持守

也、酌其輕重、量其緩急、某所當屯若干也、某屯當增若干也、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某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與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



若是也、雖然凡若是瑣瑣者、皆邊將事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種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李德裕有言、述疎而言親者危、地卑而意忠者忤、臣不量其賤、而冒昧及是、惟陛下幸赦之、

初開講筵劄子

臣聞人主之學與儒生異、與儲君亦異、儒生之學在於釋訓詁、儲君之學在於通天義、至於人主之學則不然、貴乎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貴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必以功業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唯其不務君人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與臣下較工拙

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則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儉勤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則敬天而愛民、進賢而斥佞、聖讒說容直言、恤兵而省刑、輕徭而減賦、嚴將帥之選、謹符節之擇、用能三

十一年之間、方內又安、舊疆浸復、卓然有中興復古之漸、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皇帝陛下、仰膺歷數、丕紹基圖、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事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言之涉於教條、必辨明審是

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記以爲富，無益也。徒以惑。聖志而煩。聖聽耳。夫如是，則志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有以稱。先皇付託之意，下有以報。慈幃擁佑之恩，上天眷休與。宋無極。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甲申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猶一身也，元氣克，腹心安，手足便，然後一身強，元氣索，腹心病，手足不舉，則其身危。士者國之元氣也，民者國之腹心也，兵者國之手足也。公議明於上，則朝廷尊，民心安於下，則邦本固，兵威振於外，則國勢強。蓋柄此公議者，士大夫也，維此人心者，監司守令也，總此兵政者，將帥也，士習不競，則公議晦而朝廷卑，貪吏不革，則民力困而邦本搖，將非其人，則軍政壞而國勢弱。昔鮑宣有

言今朝臣未有骨鯁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憂國如饑渴此漢人之所深慮者而比年以來熟爛委靡風采消磨庸繆若賢便佞若忠高者荒唐卑者蹇陋陛下褒表忠烈獎異儒先固以名誼風天下矣而士習若是且漢儒傳會之說雖不足錄然緣物求類變不虛生其言陰雨以爲百姓困乏無以應吏之誅求故愁悲怨怒遂爲水災而比歲多雨雖曰陰盛然民衆爲魚怨氣蟠結今州駿縣剝虎暴蟻殘杼軸盡空不異寇至憑城依社頑不畏

人監司不訶州牧不問至若邊守選擇甚嚴然猶有假備禦之名肆溪壑之欲者陛下念惻怛億兆愛戴而州縣之間貪酷若是唐之名將郭子儀自言受恩塞下制敵行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刃濺血霑衣野宿魂驚飲冰傷骨出入生死所仗唯天今之怯將能若是乎君賜不入私家蓐食不安軍幙勝則歸功士卒敗則自罪節制今之庸將又能若是乎比歲以來兵日瘠將日肥憂髀生肉者雖不乏人而蠱溺自戕者輒當柄任盜

至則擁城自全，寇退則寬期躡後。列營萬竈，羸若  
鳶形，坐甲戍邊，率多凍斃。閔圃不闢，而私產連阡，  
戰騎不肥，而耕牛被野，偏佐不陞，驍勇不別。陛  
下竭民之力以養兵，假將之權以固圉，而貪庸若  
是，臣願陛下獎切直之言，崇靖退之風，厲廉隅  
之節，開功名之門，養其譽望，作其銳氣，風操端聳  
者，拔之以起頽俗，道德醇茂者，隆之以正羣心，志  
慮深長者，使之贊籌帷，器畧沉雄者，使之斷國論。  
穰穰其良，謬謬其昌，則謀國若元龜，重國若大呂。

矣。在外則嚴監牧之選，行貪籍之法，宣之命令，使  
天下洗心而易慮，寓之黜陟，使天下知避而識趨。  
至若貪令則責之牧守，貪守則責之監司，監牧不  
發則坐以黨姦，如是則民生其庶有瘳乎。又能時  
焉，倣先朝歐陽脩分使之意，擇公正之士，純實之  
彥，按行邊徼，撫勞士卒，則諸將之貪廉，功狀之是  
非，關隘之隳脩，舟車之美惡，城壁之摧壯，邊民之  
疾苦，舉得以周知，而列屯諸將，人知所畏，不敢肆  
欺於其上矣。夫使朝多鴻碩，野無怨民，邊無怨兵，

則根本堅厚，精神折衝，以之西取靈武，北取燕薊，將無施而不可者，而况區區二虜及流民乎？惟陛下審思而力行之，天下幸甚。取進止

其二

臣竊聞新虜遣介求通，而朝廷止其介於山陽，不許其輒至闕下，處之固得其宜矣。昔漢建武中，西域求內附，而光武惟閉關以謝之，突厥求通於唐，而太宗直謂彼我遼絕，緩急不可仗，二君之識微矣。然以臣度之，彼決無能爲也。蓋崛起小戎，初非積累，連兵歲久，寧不傷殘，持金許年，竟不能滅，其力可知也。如遼如夏，如回紇如女真，環列其旁，彼豈無反顧之慮？是以老酋塊坐窮沙，亦旣許年

不敢一日輒離其穴，其勢可想也。夫力不能支，勢不可出，而乃連歲以夾攻邀我者，豈非犬羊之詐，謂中國爲可以虛辭恐喝邪？彼匹介之來，又豈非意在於窺覘中國邪？伏望朝廷下之制，柙力折其萌，曉之以國初入貢之分，臨之以天地華夏之威，破其盜賊包藏之姦，使之震懼而退。至計也。如其不然，稍示以弱，彼謂其計可行，則亾厭憑陵，當自此始。他日雖食邊臣之肉，何益於事哉？似聞金酋新立，憤其侵擾，方將振厲與之決，一旦之命，寧肯復與之和哉？而又窮沙之與中國，東西相距不啻萬里，行者去來不啻周星，彼亦何敢置遼夏反顧之憂，涉金虜未亾之境，行師萬里，與中國爲敵哉？又况山東諸郡，韃焚之，金棄之，中國亦置之度外矣。彼之攻邪，否邪，守邪，棄邪，何預中國事哉？以臣觀之，此決不足慮，所慮者蜀耳。若淮與襄，兵雄地近，閩外得人，獨蜀去朝廷萬里，去二虜特近，唯選諸蜀產之英，仁屋而威斷，沉毅而廣博者，必數人焉。列置名藩，以備一旦之須，此則蜀之至計耳。

惟陛下加聖意焉。

輪對劄子

臣竊謂當今之務，莫急於備邊，而備邊之策，莫先於擇將。蓋療疾十年，無醫可使；用兵十年，無將可用。信乎愈久則愈知其難也。唐之名將李光弼嘗有言曰：直而能慮，勇而能鬪，此千人之將也；外貌茫茫，中情烈烈，知人艱勞，恤人饑渴，此萬人之將也；臨事無懼，好謀而成，近賢親能，日謹一日，此十萬人之將也；溫良恭遜，用心無二，見賢進之，行法不枉，此百萬之將也。誠信緩大，閑於理亂，隱隱軫



軫鄰國皆知上達天文。下知地勢。中察人情。四海之內。視如室家。此天下之雄將。不可敵也。嗟乎古人之論將。其品級固如此。至後世之所謂將者。果何如人哉。愚而忌。偏裨貪而獵。士卒守邊則嬰城以自保。赴援則迂道以避鋒。勇不足以倡三軍。智不足以料十里。公不足以服衆。威不足以御下。小戰則衄。大敵則犇。實敗而言勝。無功而希賞。此蓋百年之弊。有未易以遽革者。然則終不可革乎。亦惟曰得人而已。百年以來。臣工之所建明。朝廷

之所施行。亦既不一矣。而人才終未見焉。且漢之創業。韓信之功也。唐之再造。李光弼之力也。而是二人者。皆得於薦者之口。薦其可已乎。然古之取人。初無定說。或取於將家。或取於卒伍。或取於科目。或取於盜賊。或取於戎虜。孫武所謂爲將之道。無出信仁勇數者。誠使外而監司郡守。內而卿監郎曹。皆得以所知舉之。不拘資格。不限員數。或仁能恤下。或智能料敵。勇能鼓衆。廉能散財。義能捐軀。嚴能御下。明疏其所長。而不求其全。然後或以。

一面或以一軍試之，則將才見矣。雖然擇將不難，御將爲難。昔周世宗承五季之衰，將士習爲驕惰，河東之敗，一日而斬大將樊愛能等七十餘人，然後東征西討，無不如志。白起於秦可謂有功矣，一不受命，賜死杜郵。漢高帝之待諸將也，欲王則王，之可誅則誅之，蓋御之有道，則中人可上，縱而不治，則上駟斯下矣。未用之才有法以舉之，已用之人有法以御之，則殘虜之殲可期矣。由古以來，中原有故，極亂生治，非久不定，惟陛下洪其規模，廣攬英傑，嚴將帥以待之，天下幸甚。

其二

臣聞兩稅之重，莫甚於今日，而州縣之間，又從而折納之，其爲厲民也益慘矣。夏稅之有本色絹，又有和買絹，除折帛之外，其二色絹止納本色，此舊法也。去歲戶部以其有歲幣之積，姑令折納一年，已卽檢舉復納本色矣。今聞近甸州郡復抑納錢，却差官買絹以發，上供其格，詔旨困民力，孰甚焉。此折納夏稅之爲民害也。昔慶曆中諸道轉

運多求加耗之米，謂之潤官。甚至盜臣加耗之外，復增一斗。仁皇謂聚歛過於盜賊，遂命止之。今州縣斛量非法高大，往往以石之七八方輸一石，輸未及半，常額已足，則俾之納糶以爲酒本，糶或充溢，則又俾之納錢，易稅而爲糶，易糶而爲錢，此折納秋稅之爲民害也。陛下慮深根本，予視元元蠲減之詔，無歲不下，而州縣之吏壅澤不流，椎剝日急，近畿且爾，況於千萬里之外者哉！臣愚欲望陛下嚴飭監司，時加體訪，合輸本色，不許折錢，斗斛耗米一遵常制，稍有違戾，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御史劾奏，庶幾橫歛少戢，民瘼少瘳，天下幸甚。

其三

臣聞太平之原，起於田里。縣令之職，於民爲親，故任必三年，所以久其職也。授必京秩，所以重其選也。漢室以卽而出宰，唐人親試於殿庭，凡所以謹之重之者，要以爲民而已。民爲邦本，本固邦寧，其可一日不加之意乎？而比歲以來，士習不美，人起

倖心領印未幾卽求速化兩稅之入率取其贏惟  
剝之征專於抄籍以之營求上下要譽當塗間出  
他岐廉耻道喪倖者一人倣者皆是心無固志政  
無定經職所當爲一不暇問民之休戚漠然不聞  
叔季之世凡貴游之不更事者選人之昏耗無手  
筆者皆注縣而去魚肉斯民恣其藉躪民怨盜起  
朝廷不知多事之際所宜深察臣愚欲望 陛下  
赫然下令嚴 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剝之慘崇寬  
大之化抑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則恩交義結不  
特使民可貧而不可亂而尊君親上固將可使制  
梃以撻利兵此久安長治之策也惟 陛下幸聽  
之

其四

臣近侍經幄兩蒙 陛下諭及邊鄙之事臣竊思  
兵非易事不敢輕對然不容終嘿謹條其所聞淮  
東之寇舉國皆以爲難而臣以爲不足慮或者以  
臣爲好異臣非敢爲異也蓋臣計之熟矣要當原  
其初而觀之彼其初不過苦於北方饑饉及畏鞬

人殺僂故相率而來。丐一飽以逃生耳。豈復有長志宏畧可以角逐中原哉。然聚則爲亂。飽則思奮。此蓋古今物情之常也。先正司馬光嘗論西戎名山之人。以謂餘衆尙多。還北不可。入南不受。彼將安歸。必將据邊城以苟活。是亦卽人情而論之也。夫人人國都而爲謀人之事。此兵家大忌。彼豈不知委身孤城。岌岌乎釜魚幕燕哉。而猶撞搪叫號於假息之頃者。蓋北方之路旣絕。勢必求營朝暮以延歲月之命也。今將一舉而殲之邪。則一日而

僂數萬人。古無是也。將使之分屯邪。彼決不敢信朝廷之不我僂也。然觀其一再自戕其徒。冀以自贖自新者。其心亦可謂顯白矣。今朝廷察其心。納其善而棄其過。不過賞其首犒其徒。則彼必俯心懷恩。俛首聽命矣。夫誰敢後邪。何以言之。蓋彼亦人也。安得暴露奔迸十年於此。而不思安定休息哉。而朝廷於此。更能擇老將以一軍令。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然後明降。勅命許以不殺。彼亦安得不

畏其威、感其仁、相與變驕、捍而爲善良、耻背叛而慕名義哉。此臣所以謂之不足慮者、非異論也。而臣之所慮者、比歲以來、風雨失節、水潦爲菑、蓋雨與水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盜賊、咸所當備焉。實德脩於念慮之微、實政行於日用之際、察守令之貪酷者而屏削之、取將帥之賸剝者而簿錄之、使民和於野、士快於壁、則易歉而爲豐、化菑而爲祥、特反掌耳。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邪。且昏墊之菑、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惟日不給、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惟宸衷加念焉。

其五

臣聞庸主之可憂、未若明主之當憂、亂世之可慮、未若治世之當慮。蓋自三代而後、人主無大失德者、皆謂之明主、雖未有失德也、然未見其進德之

疆天下無大亂也。然未睹夫致治之實。夫如是安得而不憂且慮邪。臣嘗攷天之運矣。十五日而一氣應。五日而一候。至寒暑之代謝。日月之往來。毫髮不爽。千古一期。未始一日而不然也。至於聖人之法。天亦曷嘗一日而不然哉。舜之屢省。不以一省而遂已也。湯之又日新。不以既新而或怠也。文王之不已。成王之緝熙。皆未始有自足之心。而萌怠忽之念也。然當時諸臣所以防閑而規警之者。猶無所不至焉。象箸之作。若未過也。而諫者已二

十五人。以爲用象不已。必用金玉。至禹之進諫。則又曰。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盤盂有銘。几杖有箴。湯之所以自厲其心者。可謂至矣。而伊尹一德之書。猶深寓其規拂之意。坐則銘几。卧則銘席。成王之所以自防其心者。亦可謂切矣。而羣臣敬之之詩。周公無若商王受之誡。益致其嚴。蓋堯舜三代之君臣。無一日不以警戒爲事也。漢之武皇。唐之太宗。天資英偉。始初清明。今年召申公。明年策仲舒。凡土木之事。神仙邊功之事。俱

未萌也、而申公已戒之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仲舒亦戒之曰、正心以正朝廷、而汲黯又曰、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武皇惟不能謹其終也、卒也、輪臺之悔、晚矣、太宗闢封倫之言、是魏徵之說、力行仁義、躬致太平、亦可謂至明不惑矣、而蘊古太寶之箴、已上之卽位之初年、其辭尤爲挺切、如曰、惟辟作福、爲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僚陳其所倡、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

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成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亾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亾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我智而拒諫、矜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一彼此於胸臆、捐好惡於心想、如衡如石、如水如鏡、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闇、勿察察而明、我皇撫



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天下爲公，一人有慶，又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而魏徵之在當時，亦有十思之疏，見可欲則思知足，將營繕則思知止，處高位則思謙降，防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壅閉則思延納，嫉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

因怒而濫，此十思也。又有十漸之諫，其詞曰：陛下正觀初，清淨寡慾，今訪怪珍，此漸不終一也。陛下正觀初，重於役民，今漸奢肆，輕用民力，此漸不終二也。陛下正觀初，役已以利人，今也雖有憂人之言，乃爲樂身之事，此漸不終三也。正觀初，親君子，斥小人，今也雖重君子，敬而遠之，雖輕小人，狎而近之，此漸不終四也。以至始樸素而終奢靡，始信賢而終聽讒，始禮士而終傲忽，始深居而終馳騁，始自治而終好兵，始愛民而終不恤，如是者凡十

焉。嗚呼！人之一心如六馬，一心之御如朽索，一日失閑，萬里犇逸，而况人主之心，宗廟社稷之重，土宇民物之衆，皆關乎一念之微者，可不知所以養之乎？心本靜也，物誘之則搖，心本明也，欲汨之則昏。昔之聖人保之護之，操之守之，明四目以廣其見，達四聰以公其聽，聲色不遁，貨利不殖，讒說之必聖，邇言之必察，使一心清明，萬理昭澈，政之所當施，令之所當發，人之賢與否，言之心與慝，莫不坐而燭之，如辨白黑，雖欲不治，可得乎？臣望清光之日久矣，仰識陛下之心，純一而有守，清明而無累，推此以旃，可以爲堯舜，可以爲湯文，而臣區區之愚，猶願陛下守此純一，保此清明，始終如一，勿移勿怠，法盤銘之日新，戒無逸之荒溺，上焉有以繼列聖傳心之統，下焉有以慰四海望治之心，則天下幸甚。

代上殿劄子

臣聞天下郡縣、土疆旣殊、風俗亦異、然而其間莫不有百年之利、因循而未興者、亦莫不有百年之害、因循而未除者、民有欲而莫與之聚、有惡而莫與之去、以臣耳目所接、無郡無之、唯爲守臣者、憚於建明、難於改作、上下相蒙、率歸苟且、或一歲而他遷、或二年而代去、故往往前後因循、無肯畱意者、不然則分千里之寄、歷二年之久、其勢足以奔走提封、其權足以統臨屬縣、築一臺營一觀、意所

欲爲千里響應。安有爲斯民興利除害而有不可爲者哉。又况國家裂土置守。固將使之問民疾苦。分國顧憂也。庸可使之乘朱幡。佩銀符。一無所建。明嘿然而來。嘿然而罷哉。彼漢唐間號爲循吏者。攷其所歷。莫不顯然。皆有可紀之迹。如治屯田。興水利。正田賦。建學校。其成效實績。照耀簡編。而非後世之所謂政績者。徒空言也。臣愚欲明詔大臣。自今守臣之郡。必使延見邦人。博採輿議。以咨訪一郡之利病。而又遲之半年。使之習熟其風土。周

知其疾苦。然後以其一二大者。條具來上。勿拘以名件。某利可興。某害可除。某弊可革。某事當建。明某法當申。嚴必皆灼然合民情。行之而必效。傳之而可久者。無鹵莽以塞責。無誕妄以生事。無諱其難而言其易。無利於獨而害於衆。朝廷以其條奏付之後。省擇其可行者。下之責其成效於二年之間。而朝廷則又加少寬假。信之專。任之篤。不以人言而奪其謀。不以旦暮而急其效。二年之間。郡秩未滿。則亦不以召。不以遷。斷斷然必責其成。而後

已。至於誕謾無功，誣罔不實，生事擾民，無補於國。凡若此類者，悉重寘典憲，以正欺罔之罪。而其言可行，行可績，量其勞能，以示旌擢。如此則海宇之大，無利不興，無害不除，其爲明時治道之助，實非小補。

其二

臣聞赦過宥罪，聖人之格言，而數赦有罪，非先王之令典。昔之賢君，深識治體者，莫如唐太宗。其語侍臣曰：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朕卽位以來

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昔之賢臣深歷世故者，莫如諸葛亮。其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然則赦之爲害，自古明君賢相，未有不知之者。唯其末世陵遲，王政不綱，事從姑息，故頻年數赦。長惡惠姦，以爲斯民之大害。曾不思聖人之所謂赦過者，蓋爲過誤者耳。至於故犯，無小乃聖人之所必刑者，而亦用赦焉。幾何不使之肆其姦暴，以戕賊夫民哉。是故赦不欲數，亦不欲先定。今三歲一赦，大霈渥澤，至於每歲慮囚，雨暘決遣，不過

恐獄訟之淹延與刑罰之寬濫耳。而有司不悟，亦遂以爲赦焉。且當郊之歲，又有疎決，則是一歲再赦矣。夫頑惡之民，逆數赦期，赦前爲姦，赦至無罪，此赦之所以不欲先定也。一歲再赦，則姦暴公行，而善良無遺類矣。此赦之所以不可數也。且夫國有大慶，疏恩海宇，亦不過減租蠲賦，賜人之爵，及高年酒帛耳。而今之爲州縣者，好行姑息之小惠，不知爲政之大體，往往有殺人而不死，爲盜而不刑者，以是爲陰德焉。不知善良之被其害者之爲

何辜哉。且福善禍淫，天之道也。王政之綱也。一夫之屈，可以致六月之霜。一婦之寃，可以致三年之旱。逆天道而惠姦民，亦豈聖人配天其澤之意哉。晉武帝嘗曰：近世立太子，必有赦。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曲惠小人，朕無取焉。遂不赦。武帝此言，亦不可謂不知理者。臣愚欲乞明詔，攸司如盛暑慮囚，雨暘決遣，但令刑罰中理，不當妄有蠲貸。至於雖遇郊恩，與非常之赦，凡殺人爲盜，情理盡害者，亦當遵守。祖宗故事，並取奏裁，無復有過

恩宥滋長姦惡蓋去狼可以牧羊去莠可以殖禾去惡可以全善所忍者一人所全者不知其幾人也。實天下幸甚。

其三

臣治郡亾狀日懼黜幽既竊寬恩更洿卽選慚無毫髮自效明時而臣所領屬縣有公私困弊臣所目擊者其敢嫌不以聞臣竊惟松陽爲縣實在畿甸而官司圖籍尺寸不存是致賦租失陷詞訴糾紛役使不均科配不等富者田連阡陌而匿賦貧

者產去稅存而代輸令或精明尙莫窮其根柢一或庸謬悉受命於鄉胥由是訟滯賦稽劫去相望臣領郡之始知其被害爲深故於本縣賦租則每爲之寬期人戶陳詞則必爲之窮究由是一邑賴以小安然爲悠久計則未也臣愚卷卷欲乞 聖慈特頒 睿旨令本州及漕臣公共選辟京官之公廉強敏者以爲令許以便宜寬其文法監司守臣無受妄訴無惑浮言聽其措置根刷版圖或令人戶手實自陳或令都保互相推糾取見闔縣產

土之數無失經界高下之則一新圖籍以均一縣兩稅之額如埤落漲塞許令核實去除庶幾賦役均平公私安便實千萬世不窮之利也異時籍圖既定一無詞訴則乞朝廷別行旌賞仍乞下吏部將松陽知縣永差京官免注選人尤爲幸甚

其四

臣仰惟 國家以民養兵以兵衛民兩者各安其所而不相病今夫內而禁旅外而屯戍又下而廂軍土軍及配隸之徒各有統屬莫敢侵軼唯比年

放停之兵犇潰之卒 朝廷雖已招收其在郡邑者應募無餘而山谷田野之間以臣耳目所接尙多有之晝則行乞夜則狗偷甚則三五爲羣公肆喝取方此歲惡而 朝廷皇於賑卹民賴以安獨此害未除民猶以爲病又况小盜不戢大盜之招已事昭然不容不監臣竊見諸州禁軍廂軍防城舖兵往往皆有額闕臣愚欲望 聖慈行下諸州如放停及犇潰之兵在其管下卽隨闕額收填不惟田里獲安抑亦緩急足用天下幸甚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乞宣付史館劄子

臣等仰惟高宗皇帝中興炎祚盛德大業聚見於寶訓一書蓋嘉定六年今丞相所進而先皇經幄嘗誦讀一周也陛下踐祚之始咨命儒臣且誦且講祁寒盛暑靡輒靡懈涉歷四載遂徹瑤篇夫脩己以恭奉親以孝事天以實用賢惟公去佞惟斷寬征以厚田里之生信賞以作士卒之氣惜財用抑濫恩四九載之宏摹七十篇之奧旨陛下皆已遍觀而熟識之矣惟能留聖心而勿墜謹終始以

力行上以揚烈祖之耿光，下以垂萬世之丕桀。臣等深慚固陋，獲際休明，雖愧盡規之忠，敢忘稱美之義。欲望聖慈，若稽彝典，以今終篇，宣付史館，取進止。

辭免除秘書丞兼權右司

寵靈逮下，駭懼并中。伏念臣備數日畿，行周歲籥，雖歛粟粗登於常籍，而牢盆一洗於羣姦。至論激揚，茂聞風采，方圖朝夕，自力消塵。適會千秋，來稱萬壽。方帝城之甫入，曾天陛之未瞻。迺拜榮光，俾還舊列。既貳書林之事，載參省掾之聯。允惟埏埴之新，深覺恩施之重。若爲戴荷，祇速顛隳。仰望公朝，特賜敷奏，無嫌易命，使訖外庸。別選英髦，增重班著。

辭免除起居舍人

臣伏聽風雷如臨淵谷竊惟柱下之史寔應極東之星蓋自有唐已號清華之選至于我宋乃參嚴近之聯因是揆量豈容昧冒伏念某自還使節屢玷除書寘彼周行尚堪策厲擢之峻切則謂徼逾仰思孝廟之朝嘗可侍臣之奏立之近側許其直前夫豈徒然必有爲者屬令慙攝猶懼弗勝今使爲真益章非據又况紫薇借筆丹陛飛毫儒生至榮明時盛選云胡二者乃得兼之伏望公朝特賜

敷奏必別求於茂異，或姑俾於攝承，務得良材，有光記載，所有恩命，其未敢祇受。

辭免兼侍讀

皇太后

渙汗四發，履薄一忱，竊以麗日新明，咸仰尊臨於慈極，震雷初號，首令趣啓於經幃，班行竦聽於微言，綿宇豫占其泰治，然念仰禪於帝學，莫先遴簡於儒英，必德望颯昂，乃可潛孚於心術，必見聞該洽，乃能增益於聰明，如臣至愚，於道何有，儻使承問而無對，曷如先事而控辭，伏望 皇太后陛下，亟寢誤恩，別求碩彥，上不虛太后屬望之志，下以

承 聖主時敏之功，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

皇帝

聯翩有命，媿懼交衷。竊以天子御曆膺圖，莫先聞道。儒者懷才抱術，務在致君。矧當紹祚之初，尤爲進德之始。上欲繼百王之正統，下欲垂萬世之丕謨。肇開講讀之筵，宜得鴻宏之彥。豈容亾具濫使充員，如臣顓蒙，今復荒落舊習，但知於佔畢大原，莫識於指歸。使徒誦其口耳之間，何以補於聖明之學。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誤渥，別簡耆英，庶幾大闡於微言，可以增光於初政。所有恩命，臣未敢

祇受

辭免除刑部尚書

懇辭恩命，未拜俞音，情激於中，誼不容已。竊以班  
聯八座，非他有司，得其人則朝廷尊，非其人則累  
盛代。况飛龍在天，萬物咸覩，一黜一陟，一詔一令，  
八方爲之風靡，四表於焉具瞻。一當人心，天下自  
服。如臣才術，無一瘡人，而爾儀曹，曾未聞其俎豆，  
俄然憲部，何以習其條章。又况史館經緯，玉堂詞  
掖，極一時之清切，兼五組之光華。取名過優，席寵  
太甚，反觀內省，惕若靡寧。伏望 皇帝陛下，初肅

皇綱首嚴宗祀，姑令典禮，仰奉明禋。至若進讀代  
言嗣容，控免誤恩，憲部先乞收還，干冒天威，殞越  
俟命。

皇太后

維天蓋高，聽或未下，惟人有欲，必徹爲期，選用之  
間，人主未嘗不審，辭受之際，人臣必貴自量，伏念  
臣夙揆迂疎，不求聞達，始焉干粟，唯以養親，詎意  
遭時，寢塵法從，廩然知懼，甚矣逾涯，至若六卿，尤  
爲華近，必也道德足以範世，名節足以表時，識慮  
足以決幾，詞章足以華國，人與位稱，不作不疑，如  
臣至愚，一無足算，容臺充數，閱日幾何，玉帛鼓鐘，  
猶未知其名物，制詔法令，乃遽總於條章，伏望

皇太后陛下容覆如天，貸其方命，照臨若日，察其愚衷，章睿哲於能官，畧小嫌於反令，姑令習禮，仰奉嚴禋，至若史館經幃，玉堂詞掖，盡公朝之清貫，極儒生之至榮，深虞一紀之微，莫勝五組之重，尚容嗣控，未敢併陳，干冒天威，隕越俟命。

辭免除翰林學士

仰承威命，俯震愚衷，竊以設官本虛，得人則重，一不當任，何往非輕，是用兢危，期於拱辟，伏念臣少涉藝圃，晚荒墨池，自忝攝承，久慚荒陋，方賦曰歸之請，併還所假之官，詎意出繙，竟令刻印，且三王訓誥之作，編爲六經，而兩都制詔之詞，雄稱八代，是後員充於六押，亦須才擅於三長，惟蟠萬卷於層胸，業兼馬鄭，故吐萬言於累牘，詞最班揚，蓋非學則無以周千古之廢興，非識則無以辨萬微之



關係然必也。筆扛鴻鼎，斯能道一人之心，則辭落  
丹青，乃可鼓四方之動。載稽唐室，尤重詞臣。且自  
武德以至開元，粲然文體，蓋因顏侍以暨蘇頌，典  
我制書，既深忌於淹遲，尤貴明於體統。伏望 皇  
仁，俯垂天照，亟歛風雷之號，無孤雨露之施。別簡  
奇才，往當嚴任，庶使鴻筆麗藻，或能振昭代之文  
風。抑令鯁論宏謨，有以贊中書之政本。所有恩命，  
臣未敢祗受。

戊子乞祠劄子

臣不避顯誅，輒申危款。伏念臣學膏荒落，天質迂  
愚，甘從州縣之曹，姑竊斗升之養。公朝誤渥，驟點  
清班，寧皇特達之知，由庶僚而塵法從，陛下殊尤  
之寵，自常伯而洊詞林，幾載于茲，一毫莫効，分量  
既溢，神理弗容。比侍經筵，忽得眩疾，賜湯液，賜麋  
粥，曲示恩私，給鬻炭，給掖扶，幸逃顛踣，由是而後，  
終失其經，食飲既虧，舉履漸弱，右臂麻木，兩目昏  
花，一滑爲常，百藥弗固。雖時趨於帝幙，亦日覩於

天墀自顧孱羸咸出勉彊竊慮因仍不息氣血日  
虛訖底疾顛仰孤大造伏望 皇帝陛下鑒臨若  
日容覆如天念微臣之病侵寔陛下之親見察臣  
非僞賜臣歸休儻稽溝壑之填尙期湯火之蹈

戊子內引劄子

臣至愚極陋躡冒清華執簡金鑿譚經虎觀日侍  
清燕初末五年儒臣之榮何以逾此所當力鞭駑  
緩仰答鴻私而臣頻歲以及今春憂患沓至懇祈  
閒退期弭餘蓄而天眷流行至于四五臣俯休私  
計仰負隆恩則又峻直堯奎須符舜履且特御便  
殿引令內辭顧遇始終何以稱塞臣山林之影雖  
移而猷畝之忠故在固嘗攷聖經之紀載參往哲  
之講明其道不難知其事不難舉然自三代而後

時君世主或委之而不爲，或爲之而不竟者，非不能也。是不爲也，使其塗轍旣正，行之而不舛，規模旣定，持之而不息，則何治不成。何古不復哉。臣匆匆去國，無以自效也。惟以典學養心，二言獻之，是說也。陳之於口者屢矣，今始奏之於牘焉。雖然，虛辭盛而真積少，其弊在乎下聽言多而躬行少，其弊在乎上。此蓋今昔之所同患者。惟陛下加之意焉，取進止。

辭免除敷文閣學士與宮觀

賦祿祠庭已銘大造，陞華奎閣難冒疊恩。去少還多，感深泣繼。伏念臣獨抱孤節，謂了一生疇意。儉人鑿空造窳，訖墮大僂。幾絕明時，追孽霧之一空。乃青天之再睹，方作新於聖政。示更始於愚臣，瓶粟久虛，敢不重拜雲章進直。所當控辭提舉玉隆萬壽宮恩命。臣已於當日望闕謝恩，祇受訖。所有敷文閣學士省劄未敢祇受，謹寄徽州軍資庫。恭望皇慈，曲軫天光下臨，收還北闕之恩，免濬西廂。

之綬庶安分守永答生成

辭免除寶文閣學士依舊官觀

綸言誕布奎直躡陛聞命以還震心不已竊念臣  
蚤塵華近晚試蕃宣盜起鄰封令其招捕是時羣  
寇出沒三州不啻十萬殿步官兵雖發三千兩月  
不至臣亟行招刺驍勇鼓率土豪昭武南劍之間  
多行剪僇由是羣賊相率納款十已八九夫何仇  
曹忌其成功鑿空造謗被毒十年而某杜門省愆  
不殊一日敢意天高日照特昇隆恩欲望公朝曲  
賜敷奏收還成命免累公言實拜生始成終之賜

乞休致劄子

臣仰恃隆寬輒伸賤慙伏念某孤忠樸學幸際休明被遇寧皇延登法從繼逢上聖獲睹龍飛兩制八年再司貢舉詎止宣勤於翰墨固嘗畢力於事功豈虞設筭之深迄中含沙之毒掩衆長於一已駕已說於他人况大明方揭於中天豈厚霧能霾於終日天聽甚邇國論不搖今既及年所當納祿伏望公朝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庶遂初心天地成終之功糜隕不足論報干冒等威俯伏俟命

繳進耕織圖劄子

臣近因進讀三朝寶訓內農穡門一段云太宗朝有同州民李元真者獻養蠶經太宗畱其書於宮中賜錢一萬臣讀畢奏云紹興間有於潛令樓璿嘗進耕織圖耕則自初浸穀以至春籩入廩織則自初浴蠶以至機杼剪帛各有圖畫織悉備具如在郊野目擊田家高宗嘉獎宣示後宮擢寘六院紹興帥臣汪綱近開板于郡治臣旦夕當繳進一本以備宴覽玉音嘉納之臣今已裝背成秩謹

以進呈伏望 陛下置之坐隅、時賜睿覽、一則知稼穡之艱難、而崇節儉之化、二則念民生之不易、而輕租賦之歛、則 高宗稱賞其圖之意、迨今猶一日也、天下幸甚、

再乞祠劄子

臣不避嚴誅、洊申愚悃、臣近者兩表籲天、一狀申省、乞從閑退、或畀叢祠、斬以少弭菑咎、伏蒙聖慈、一降答制、兩降不允、指揮臣不敢久畱威命、期以一起朝參、然後再陳欵幅、今既易月而憂患熏心、終不容已、伏望 陛下哀矜而垂聽焉、竊念臣去冬一疾、氣血未復、甫及春初、又失長子、四歲之呱、盡室之號、行道之人、所不忍聞、臣復何心、尚此安坐、重念臣庚辰之冬、納節歸班、九閱歲華、而幼女

童孫摧者五人三子偕來又失其二纍纍旅木盡寄郊垆日俟乞骸相與俱返歲復一歲因循至今寧期一朝又復有此四十之子待以傳家日薄崦嵫僅餘幼息身既焦灼尚無望於生全心益荒迷豈能脩於職業伏望 皇帝陛下矜其困苦拯其阽危俾備祠官獲訪歸路挈此數椽復于故山庶幾少追於餘殃或可尚延於殘喘實拜天地生全之賜

其二

臣累具奏狀乞畀叢祠伏準省劄備奉聖旨依屢降指揮不允不得更有陳請者疊于睿聽寔冒嚴誅臣非不知仰體 陛下之隆恩退服 陛下之威命然臣積歲亾補久合投閑巨罰游罹尚復固位則是臣下不知人道惡盈之理上不察天運消息之機矧臣少時粗爲聞道豈其既老乃輒冥行重念臣受寧皇之知不爲不深蒙 陛下之恩不爲不厚豈不願殫尺寸期報萬分而臣分量已盈菑害日甚前者乞從閑退惟以宿恙未平今茲奇



禍侵陵、豈非天孽難追。凡臣困苦之狀迫切之詞、具載前章、不敢煩瀆、伏望 皇帝陛下察臣唯慙與拙、一言不敢爲欺、念臣諱禍貪榮、必將益召陰譴、又況明良千載、英俊若林、如臣等倫、去來孰計、所冀乾旋日轉、天高聽卑、特降恩言、俯從哀請、俾歿者獲全於正首、而存者或保於餘生、銜戴恩施、何所紀極、

再辭免知福州

某昨拜恩綸、亟騰免牘、繼班詔命、未賜俞音、感懼交懷、不容自己、某竊念閩爲重鎮、福實大州、內揆衰殘、其敢冒昧、重念某竊無事之粟、已十二年、曉夕以思、如苾在背、所以連歲卷卷、所狼納祿、又况漏盡未休、神理所忌、老不作璽、垂戒前編、更望公朝重賜敷奏、特寢八州之命、仍恭萬壽之祠、庶幾上穆師虞、下安愚分、戴天履地、沒齒何忘、臣下情不任戰栗俟命之至、

辭免知贛州

聞命以還措躬無所伏念某學徒泥古用不適宜、  
六經之間有全摹豈皆空說兩漢而下無長策何、  
取遠功柰何百未一施老已迫後今者尙蒙軫錄、  
俾効驅馳而臣已乞垂車豈堪展轡恭望 皇帝  
陛下矜其告憊賜以歸休凡其未殞之年悉是報  
恩之日干冒天威臣下情不任隕粵俟命之至、

程洛水先生集卷三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表箋

天基聖節賀 皇太后表

願壽聖人。方沸八荒之頌。介福王母。寔均四表之心。應皇家始命之時。侈慈極同天之慶。中賀恭惟皇太后陛下。道參元化。德合太初。惟其功在宗祧。而不居。所以燕鹿天心。而無已。臣日瞻南極。星拱東朝。雖七秩題期。曾莫伸於虎拜。然萬齡紀錄。尚

益衍於鴻圖。

賀 皇帝表

天地泰初、不應造基之始、宗祧大慶、於昭紹統之祥、驩浹兩宮、春和八極、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纂聖祖神宗之服、傳明王盛帝之心、唯其一視以同、仁所以萬年而受祿、臣攷先天之易、知膺命之符、望九色之霞、若隔層霄之霧、效三呼之嶽、長傾下土之葵。

浙西謝表

畢三年之制、僅竊餘生、司八郡之儲、遽蒙誤渥、方起家而拜命、俄入境以觀風、望近雲天、臨深淵谷、伏念臣嗜古、雖力施今、則膠初無康濟之才、徒抱經綸之志、平生疎樸、既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第、芻叨簡拔、濫遙周行、四閱年華、五盼勅目、甚慚瑣質、疊滂清資、覆載難名、消埃莫效、迺因積釁、今偶未亾、敢期一節之華、頓下九霄之峻、控辭不獲、亟赴所司、茲蓋恭遇、吁咈羣言、照

臨百辟采新田之芑已急儲才樂在藻之魚尤令  
當位肆如謏腐亦效馳驅臣敢不愛日程功飲冰  
率屬體政和兼領之意務在豐財思淳化設官之  
原尤先平糴期殫尺寸仰答萬分

讀 高宗皇帝寶訓徹章繳進經筵官詩表

堯書竟秩端由時敏之勤鎬宴疏恩輒告罔功之  
賜省循所被怵惕靡任竊以轍改東都系隆南渡  
祖宗基緒復之於艱難險阻之餘朝廷紀綱正之  
於板蕩陵遲之後士氣悉摧而獲振道統幾絕而  
幸傳顧三十六載之偉烈宏模寔億千萬世之重  
規疊矩爰暨嘉定之六載始成聖宋之一經故凡  
更化之集勲莫匪詒謀之有典 皇帝陛下初承  
寶祚首讀瑤編四閱年華僅周篇秩仰惟 祖訓

咸在 聖心蓋高明自得於精微而誦說僅分其  
章句今焉霈澤乃爾濫沾綸綍輝煌寵靈赫奕飽  
八珍於舜甑沃三酒於堯尊華鞶飾注水之奇紫  
璞範端溪之產香分仙木茗昇靈芽顧此便蕃若  
爲稱塞臣等唯有俯陳篇什仰贊恩徽申述丹衷  
少酬洪造願如成湯之好學銘盤孟而德日新切  
比元和之獻詩奉 太后而天齊壽

謝除吏部侍郎表

纂言西省滿歲偷安贊事左銓一朝誤寵更陞華  
於史館仍申命於詞垣控避莫回凌兢以拜中謝  
竊以周立冢宰寔統官常唐以中書兼領吏部故  
能區別流品進退賢愚不以格拘是謂道揆馴至  
後世分爲列曹旣曰有司但當守法奈何持者不  
力撼者無涯挾故者私干恃權者公奪條敘旣廢  
吏謾益紛至若代言尤當遴簡鄭駁動無滯思管  
閣同僚陸戾漠不經心毫飛長紙或九制立揮於

退朝之頃，或數詞已占於對客之時，至若遺子代  
爲，斲牕求本，或掩關而謝謁，或閉戶以抽書，貽笑  
當年，遺羞往牒，敢圖久假，竟俾爲真，伏念臣自量  
迂愚，不求聞達，悠然半世，漫爾微官，但安寂蔑之  
濱，忽玷招徠之數，更歷華貫，點滂清班，方終陟屺  
之篇，又賦登畿之節，未周歲籥，復覲天威，日月幾  
何，風雷翕忽，超貳中曹之事，重參右掖之聯，允謂  
微逾，若爲稱塞。皇帝陛下，寬仁堯舜，勤儉禹湯，  
坐觀世故之推遷，洞見人才之忠佞，遂令寒馭，頓  
冒華腴，臣敢不深思所蒙，惟當自力，銓綜一遵於  
成憲，敷綸必戒於甘辭，才雖乏於三長，慮尚幾於  
一得，壯行幼學，敢少負於明時，厲節爲忠，竊自期  
於他日。

謝除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

選部分曹再周亾補容臺貳事。一旦爲真合兩制以維新纂二經而仍舊恩隆莫荷責重難酬伏念臣爲學甚迂受資益戇管蕭往矣分非當世之才箕穎悠然但作故山之想。芻叨抽擢浸服清華言語侍從之臣昔爲盛選內外書命之事兼者幾人豈以凡庸有此超躡。皇帝陛下與天同量立賢無方勇者百鈞每量材而惟稱筮而千里迺至臣而輒差臣敢不驚者鞭之少展平生之力月幾望



矣。終期暮景之全。

代浙東提刑謝表

司庾東郊，甫終荒政，出函西掖，就畀祥刑，不移舊封，恍驚新命，伏念臣愚闇而不逮事，行能無以瘡人，開黃卷對聖賢，力希前軌，向赤霄問岐路，絕意榮涂，偶被薦揚，浸叨簡拔，五年趨闕，毫髮無所建明，一節渡江，筋力不敢自愛，拊摩饑饉，蘇醒札瘥，謹謹自勞，往往無補，偶逃深議，力詭後圖，冬隙浚波，講求水利，年豐積廩，務欲糴平，以次施行，未見經緒，少遲旦莫，庶露涓塵，冒下恩言，俾專臬事，方

君行仁政務臻三面之寬。欲下無冤民，尤謹庶獄之任。仰思至意，俯揆非才，恭惟穆王詳明，虞帝欽恤，上慕衣冠之畫，先期囹圄之空，謂祖宗家法之傳，以仁立國，故中外監刑之事，奚擇非人，矧列王畿，尤關天慮，謂臣當一旱再澇之歲，粗知愛人，付臣以二議三讞之權，必無濫法，因加推擇，亦免將迎，臣敢不小大盡情，出入以理，嘗聞諸夫子當求無訟之源，庶幾如臯陶仰贊好生之治。

代岳州到任謝表

分桂水之符，習纏巨痛，付巴丘之印，游拜明恩，辭軒陛之崇嚴，宣詔條之寬大，伏念臣有濟物之志，無過人之才，慨念先臣輔皇朝，殆逾十稔，不肖後嗣，望清塵如隔三生，嘗洿中除，旋從外補，甫畢素冠之制，又叨黃紙之書，唯有糜捐，或能稱塞，恭惟濬堯帝能官之哲，深武王恤遠之仁，謂是偏州，均爲共理，念臣已試一壘，當諳田里之隱微，察臣久侍上都，素識朝家之德意，責之來効，或有可觀，惟

此岳陽寔惟湘會、歷攷晉人之遺跡、猶存杜預之壯圖、拱護武昌、要識輔車之勢、鑿開楊口、實爲襟帶之區、方當閒暇之時、不費封畧之志、臣敢不激昂自奮、平易相安、齋公府之心、當益守竇庠之拙、戇固長江之險、或能尋陶侃之規模、

賀明堂大禮告成表

躬三歲之祠、一奉祖宗之典、涓九秋之吉、又新神聖之儀、馨德昭聞、休祺狎至、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隆顧諟、敬迪靈承、合乾造之大和、體皇穹之佑命、歷祿清廟、精一意以肅將、升禋紫旻、格三靈而叶應、懽聲所暨、際海惟均、臣玉館祈天、竹宮望日、奉璋文廟、阻陪顯相之庭、奏賦太清、願繼詞臣之頌、

賀元正節表

端平美號已表新元、泰和有初、當在今日、既盡繼志之事、必慰在天之靈、皇帝陛下堯聖盡倫、舜稱絕德、績紹已逾於十稔、儉勤常若於一朝、月之微、月之端、載戴一王之制、孝之終、孝之始、永垂萬世之規、

慰 皇帝表

歷年主器、素繫人心、一日乘雲、難知天道、九重悲動、四海哀深、恭願寬無益之思、觀不窮之數、丕承眷命、方開祖烈之光、茂建元良、永篤宗祧之慶、

謝曆日表

右掖左馮、獨望堯雲之近、東賓西餞、首頌漢曆之新、恭惟象日欽天、用賢事帝、惟不紊羲和之命、故能推虛昂之星、朔同稟於海隅、春先回於日出、臣敢不式遵乾度、載飭人時、正會有儀、萬壽萬陪於虎拜、歲收不散、三農長慶於魚占、

謝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表  
江湖地迥，六年深丹闕之思，閭闔天開，一日疏紫  
宸之渥，惟簪履俯憐於舊物，故綠緡遠抵於空山，  
戴荷莫勝，感懼何已，中謝伏念臣學無他術，守但  
樸忠，被遇寧皇，延登法從，親覩時乘六龍之日，首  
擢秋官八座之班，末自北門，叨守南服，雖一髮不  
慚於俯仰，而百謫頓生於滿盈，儻或爲議者之言，  
當昇狗猪而不食，如其爲讒人之妄，則投魑魅以  
何辭，固知嗾犬以棄人，唯欲飯牛而待旦，果上聖

啟端平之運致敷天絕銜茹之寃六合光芒一洗  
沉滓皇帝陛下體大易柔剛之義行春秋生殺  
之權頃焉龍德正中布湯后優優之政今也廟謨  
獨斷昭文王赫赫之明雖弛張已合時措之宜必  
沉潛以養高明之克是以上而二氣之叶序下而  
羣品之昭蘇顧若微臣尤涵大育下祥光於蒙昧  
之谷回陽和於凝沍之時進之奎直以華其名賦  
之祠粟以贍其乏光榮特被報稱難圖臣謹當不  
負幼聞益堅晚節服堯舜無爲之化詠羲黃有道  
之年今幸遇昌辰其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敢不嚴  
真奉多男祝聖人壽祝聖人

代賀 太皇太后還南內殿

神仙別殿頃從文祖之遊閭闔連宮今答神孫之  
請許年移御此日重還恭惟福備三朝道隆太姒  
定宗社之大計撫國家之盛時四海之老皆安一  
人之孝無極臣肅將明旨欣際熙辰玉關峩峩長  
享安寧之養璿源袞袞永觀紹述之休

代賀 皇帝表

駕肅東朝，幾載極文孫之孝。仗還南內，一朝開大  
母之心。家國儀刑，神明感格。恭惟道稽三聖，法垂  
百王。謂方鳴蹕清道五日，而一朝孰若步輦乘茵。  
終朝而三至，懇祈既力，精誠遂孚。臣將命奚堪，逢  
辰斯幸，寧親神而歡四表，聿觀風化之原。混天下  
而爲一家，行睹規恢之業。

代賀 皇后牋

望長樂之宮，常懷定省。接椒房之殿，今奉晨昏。仰  
體聖衷，深諧孝德。恭惟道參乾極，德配坤元。屆親  
蠶繭觀之辰，躬問寢龍樓之節。贊謀中禁，成典外  
朝。臣身阻班庭，分嚴進牘。事光前代，薄唐朝西內  
之淒涼。化格敷天，動李密表中之懇惻。

代賀平蜀表

殘虜浸平方，講內脩之政。狂童忽橫輒，干自殄之  
誅。宗社叶休人神共快，臣仰思 列聖積累之盛。

實基萬世延洪之休率土承有截之風含生知而  
內之義疇謂元惡敢包禍心忘公朝亭育之恩隕  
私門忠孝之緒三靈憤怒九牧囂騰果在須臾悉  
就摧剪茲蓋聖武不殺至仁好生雖神戈不至於  
坤維而皇靈如赫於天際仍俾脅從之類咸沾蕩  
滌之恩灑然汚染之區熙若清寧之地臣肅將明  
指幸會熙辰此日藁街已正鯨鯢之戮他年渭上  
更來氈毳之朝

代母舅黃寺丞處州謝表

晉丞卿寺莫稱使令退守侯邦又煩推擇經年須  
戍揆日合符德意恢洪恪心宣布臣其中謝伏念  
臣奮身寒遠遭時休明蚤竊儒科浮湛州縣晚登  
薦剡點汚班行薄正大農參聯外府備殫綿薄亾  
補絲毫自請牧人乃叨乘障睠言古栝允謂輔藩  
山深水幽夙名簡靜民貧土瘠今號窮空何取虛  
庸恐難稱塞 皇帝陛下體乾立德秉吳行權固  
本寧邦先於屋下分符置守要在擇人知臣惘惘



無華務行實政。謂臣筋力未憊，可備前驅。况臣頃  
獲陞辭，嘗伸奏牘，與利除害，守法奉公。凡所建言，  
肯如空說。力圖一得，少報萬分。牧羊去其敗羣，烹  
鮮期於不擾。上以體朝廷共理之意，下以遂田里  
舉安之心。

代總領到任謝表

始承威命，甫任將輸。旋拜恩言，就移給饌。仍陞郎  
選，增重使華。沛然天澤之溫，凜若淵冰之薄。臣竊  
以環師仰食，固自平時。厚稍增屯，莫難今日。居者  
行者，之皆餽。所謂以十人之食，而食五人。新籍舊  
籍之浸多，大約以兩月之糧而支一月。既屬供調  
浩繁之際，復承術意詳盡之餘。優於昔則將奚以  
加，減於前則滋所不可。要必變通而無滯，庶幾左  
右之具宜。乃以乏人，竟令充位。如臣者受資不類。

遇事多迂，謂幼欲學而壯欲行，雖抱卷卷之志，然濟時務必須時勝，終無犖犖之才，方奉詔以飛芻，洊更書而總賦，初謂朝昏而代匱，寧期俄頃以爲真，方大計之仰成，豈薄能之足倚，此蓋伏遇持兵槃水，措國泰山，歌采薇戍役之詩，奚憂儼狃，壯淮甸藩籬之勢，漸向關河，欲於多事之時，責以難能之效，臣敢不念深扞圉，顧厚本根，無橫賦而有贏貲，敢不體昔賢之意，卧連營而皆宿飽，庶令知天子之恩。

謝除禮部尙書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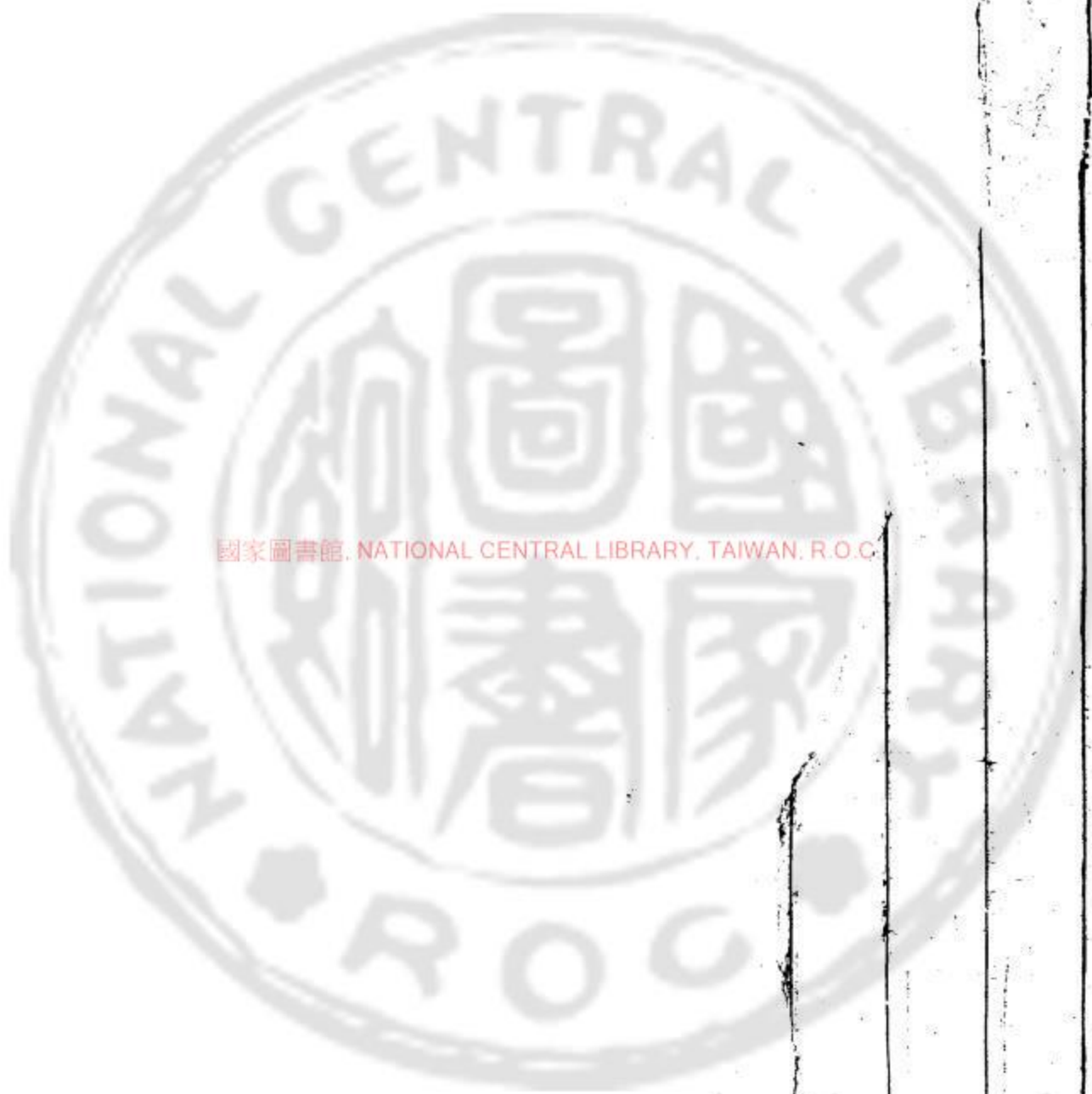
國有司寇，奚補攝承，汝作秩宗，遽叨真受，祗服龍章之渥，濫陪鴛序之升，中謝竊惟政化之機，無越禮刑之具，禮旣明，則刑可措，刑雖用，而教寔行，蓋先王秉德以相須，至後世失經而偏廢，將欲復盛時之治，必先求當世之才，如臣者爲學甚迂，受資尤薄，蚤歲頗期於自見，中年益困於無聞，仰被先皇特達之知，擢真法從論思之列，金匱石室之秘，旣許濡毫鸞坡鳳掖之間，更容兼筆，逮皇明之繼

作又天寵之頻加、首令進誦於金華、亟使超司於玉貫、榮垂五印、報茂一毫、方俟黜幽、反蒙獎異、丹書尙著、未能虛周、固之囚、綿蕞空存、寧復識商臺之禮、初承明命、寔震愚衷、皇帝陛下、稟堯舜之聰明、而守之以謙、躬禹湯之儉勤、而持之不息、猶欲急聞忠讜、博覽英奇、以光先帝之傳、以茂中天之業、遂形一札、徧及羣工、且元勛猶未覩於加恩、而臣等乃例叨於晉列、至如史館嘗備闕員、今以遷官又僥陞次、外拜華渚、內抱兢惶、而臣敢不惟直、以清由夙、而夜樂同和、禮同節、尚當求理義之源、經三百曲、三千庸、敢泥威儀之末、

建寧府到任謝表

祈間五表、冀弭餘菑、疏渥九重、輒叨異數、控辭莫遂、拜命知榮、中謝竊以南渡宸奎、莫峻堯儲之直、東甌節鎮、獨高舜履之封、唯久班常伯之聯、始克稱公朝之寵、如臣者虛庸特甚、忝冒尤多、歲月因循、稱効寂蔑、分量既溢、菑害日侵、所冀歸休、庶幾弭咎、幸蒙從欲、又拜腴恩、皇帝陛下、盛德圖終、

至仁惠下，既屋經筵之侍，尤優詞禁之臣，遂使孤  
蹤亦冒殊寵，臣敢不江湖望闕，歛衽戴君，付以菟  
符，當開萬井三登之樂，畀之祠館，尤虔兩宮萬壽  
之祈。



程洛水先生集 卷四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議 附進故事

仁文哲武恭孝皇帝謚議廟號

議曰、臣聞皇墳帝典、咸述於徽謨、玉鑽金函、悉備於美號、然史記五帝之壽、於古獨高、而商稱三后之年、歷書有永、蓋履位既久、則膏潤之被也必深、而享國既長、則治功之凝也必盛、唯功德之兼茂、宜名號之益章、恭以熙朝、上承堯運、仁皇御曆、

四十二年。高宗中興三十六載，偉淳熙之繼體，亦四七以承休，逮我光皇，垂及三紀，義昊而上，莫可訂詳，詩書所編，於斯爲盛，昭德作謚，宜鑒在茲，恭惟大行皇帝，夢日開祥，神光闡瑞，萬善衆美，天授神鍾，迹其登賢聘逸，消庸斥回，放勛之明也，歡奉兩宮，善述前志，重華之孝也，食不御珍，衣常屢澣，大禹之儉也，陰燠小愆，露禱清禁，文王之畏天也，未斲眎朝，暑寒不變，宣王之勤也，眎民若傷，念兵若已，敬大臣，恤小民，察邇言，而莫惑，聖讒

說而不行，郊廟迭舉，以隆報本之心，親幸儒宮，以示右文之化，日惟一講，肇始再臨，錄宣聖之後，賜諸儒之謚，與學上窺於軒昊，飛毫俯爛於雲章，旣書說命以賜輔臣，復翰無逸以置座右，蠲兩浙丁錢之困，減江東折帛之重，建學以屋宗枝，錫廟以表忠節，苑囿不脩，游幸絕跡，禁令特嚴於金翠，仁心下逮於肖翹，聞民食之稍艱，卽發豐儲之廩，念民生之不易，數捐內帑之金，凡帝軌王塗，聖言哲行，若脩身之三德，暨爲治之九經，無不躬蹈而力

行積久而不懈，用是純德上格，寔意下孚。五雨十風，羣生茂豫。冰天桂海，愛戴同心。重譯韃靼，連歲輸忱。四世金讐，絕幣不與。粵自南渡，塊土未還。今也名若魏梁，大若齊魯。畧河以北，循山而東。奉圖職方，請印少府。而又中土人心，影從風動。豪士則挈州送款，黔民則襁褓歸仁。列處邊亭，凡數百里。萬艘餘粟，沾及儉荒。矧其傳國古璽，元祐寶章。與夫薦天之璧，祀廟之器。爵尊環珂，鐘律鏗鏘。列玉大圭，盡歸廣內。邊吏不絕受，史館不絕書。履德於踐祚之始，收功於真積之餘。巍巍煌煌，光洗六合。如清風戒曉，而白日昇。如蟄雷起春，而應龍奮。良由德盛於身，故功顯於世。本末有第，非倖而致。仰惟玩志穆清，觀道昭曠。宜千億歲比算，三皇顧以求衣中宵。忘食過肝，焦勤聖體。寢爽天和，旣愆豫於逾旬。尚臨朝於一日。若與臣子永訣，仙凡自是廣庭不再。清蹕三靈爲之色變，萬宇爲之心摧。初玉几甫憑，亟命聖子丕承大統。盛德日新，謀惟先帝之詒。孝極慈幃之奉，而又首遵母后之

訓必行三年之喪付託得人海邦胥慰體天議謚  
亟命耒臣臣是用循 列聖之規刺六經之制闡  
章天之藻德酌希代之雋功合爲徽稱用昭億世  
謹按謚法功施於人曰仁聖德廣運曰文知人能  
官曰哲闢土斥疆曰武接下不驕曰恭繼志成事  
曰孝夫澤流方夏餘被北方非功施於人乎道統  
旣明邪說自殄非聖德廣運乎信賢逐佞至明不  
惑非知人能官乎北方與版日衍月增非闢土斥  
疆乎羣臣謁奏竦躬危坐非接下不驕乎憤解百  
年功光 列廟非繼志成事乎夫賢起有堯之野  
萬國咸安舜躬天德之全出寧四海或遺大龜之  
寶亦取安邦或惟武功之圖亦貴能救然則寧之  
爲義大矣哉夫植顯號建鴻名必也稽之事業攷  
之僉輿關諸百聖而不疑質諸鬼神而無媿故薦  
於天而天心受陳於廟而帝意愉韋昭曰王者無  
上故於南郊稱天以謚 大行皇帝尊謚宜天錫  
之曰仁文哲武恭孝皇帝廟號寧宗



祧廟議

謹按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疏云王者祖有功宗有德雖七世之外其廟不毀故七廟之外猶有不毀者可以觀知其明德也夫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此商之七廟也至於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此則出於七廟之外而不在于乎七廟之數也是以晉元帝議立太廟而太常禮官以爲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由是言之凡宗有德而不遷者皆在七廟之外也明矣自商

有七世之廟由周而來未之或改至唐開元增爲九室是爲九世國朝倣唐立九廟故太祖太宗爲一世廟真宗爲二世廟仁宗爲三世廟英宗爲四世廟神宗爲五世廟哲宗徽宗爲六世廟欽宗高宗爲七世廟孝宗爲八世廟光宗爲九世廟然以前代考之太祖皇帝爲帝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爲帝者太宗之廟蓋萬世不祧正所謂與太祖之廟而七固在於九廟之數也至於嘉祐制書以真宗

爲帝者宗百世不遷元符制書以仁宗神宗配商之三宗永祀不祧紹熙制書復尊高宗爲不祧之廟夫仁宗真宗神宗高宗親盡則當祧非若太祖太宗之比今俱以功德而詔以勿遷勿祧此正書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與商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固當在於九廟之外可也夫真宗仁宗神宗高宗旣在九廟之外則自太祖以至于光宗實爲五廟而已光宗爲五世廟則大行皇帝始爲六世

廟如是則於祖固無所祧於廟亦無所增質之於經而爲當參之於禮而爲宜固無而可議者若曰 真宗 仁宗 神宗雖不可祧而實在九廟之內公而下之當以次而祧然 太祖 太宗既萬世而不祧 真宗 仁宗 神宗 高宗復百世而不遷則九廟之內已存此四廟此外惟五廟而已他日或又以功德詔曰勿祧則不祧之廟將不止於四而五廟當殺而爲四爲三勢將至於祭禰而已其可哉區區之愚質之經傳謂 大行皇

帝始爲六世廟無可祧亦無可議者惟增展一室以祔 大行皇帝謹議

明堂中辛議

近者伏睹制書易郊而宮區畫之善萬口一詞但今歲季秋上辛乃九月八日初五日合致齋乃適係顯肅皇后忌日考之國史事有相類者如紹興元年明堂初用九月八日後改用十八日得非以忌日不可致齋乎四年明堂初以九月五日後改用十五口其避顯肅之忌明矣而當時乃以未得

九月節爲言然祭用辛日惟取新潔之義而已曾不計其氣候也今歲九月十八日爲中辛而十六日巳立冬切慮或者又以冬爲疑然隆興二年初以十一月二十九日南郊後以晦日改來年正月上辛然則易冬而春其不拘節氣也審矣區區管見合用中辛於義爲稱伏乞 朝廷更下禮官參酌施行

### 邊幣議

殘虜不道殺僇邊民然其辭則以幣言也犬羊之性人進則退人退則進彼固謂我可以恐喝也得則取積年之幣否亦苟數月之食吾力雖未爲全而在彼則甚憊非丙寅丁卯比也法當悉銳以挫其鋒使所至失利垂翅而遁截其歸路隻輪不返然後使可遣幣可議爾許國之說不爲無理姑令條畫何人可將度用幾人賚幾日糧幾日而成功彼之居守者何人守兵若干其領兵而出者何人

戰兵若干、韃靼已與之和否乎、大盜已與之爲一否乎、知彼度我、織悉條上、其行與否、又在廟謨耳、雖然、功業見乎變、而守常蹈故、乃自昔中國之患、韃靼所當結、豪傑所當檄、邊將自爲之、朝廷無與焉、成則享大利、否亦無損於毫毛、用力寡而成功、倍、否則邊事一開、將不止一殘虜而已、管窺無長、然不能自嘿、唯朝廷擇焉、

### 進故事

周顯王十四年、齊威王、魏惠王會田于郊、惠王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尙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徙而從者七千餘家、吾

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甚哉、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堯舜之肇立人治、三代之享國久長、莫不以得賢爲基、故春秋戰國以來、凡數百年、餘澤未泯、當時列國爭以得士爲重、然則齊威王之言、非春秋諸侯之言、唐虞三代之流風遺法也、雖然、當是時、豈惟齊哉、楚以得臣重、鄭以子產重、晉以叔向重、魏以田子方重、燕以樂毅重、自是而後、漢唐開基

之君、守成之主、皇皇汲汲、求若弗及、蓋亦習見三代戰國之遺、而深監亾秦賤士之失也、炎緒六葉、至于武皇、雄材大畧、運動一世、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興大學、脩郊禮、改正朔、定歷數、協音律、作詩樂、建封禪、服匈奴、平氐羗、蕩南粵、紹周後、國勢尊疆、治効彪炳、亦旣同風三代矣、而帝也、方且今年求茂異、明年舉將相、旣招獨行之賢、復思踈弛之士、若一時不足於用者、何哉、唐之初造、四方未一、干戈未收、乃開館宮西、延置

英傑異時所與，基三百載之業，成正觀之盛，若杜如晦，若房玄齡，若虞世南，若褚亮，若姚思廉，若于志寧之徒，皆極一時選，畢萃天臺，亦若不，可一朝緩者，蓋高祖太宗知夫翊扶昌運，垂憲後昆，非若是不可也。下而戎狄異類之立國，亦必以人，不然元魏之據有中土，胡爲而獨久哉？戎狄之窺中國也，亦以人而爲叛服，不然何以虜酋相戒，願勿以晉爲圖哉？然則是道也，戎狄猶知之，其可以堂堂中國，而無可憚可畏之人乎？矧今也新附未，外扞未嚴，將貪且陋，而不足以鼓英豪，兵怯且貧，而不足以應緩急，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管仲有言，一歲之計在植穀，十年之計在植木，百年之計在植人，蓋人才之盛，非一朝一夕之功也。涵養數世，封殖百年，然後可以足一代之用，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晉擢之，未成者當長育之，不唯

可以供一世之求抑亦可以遺子孫之用雖然  
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必得夫文武兼資望  
聞蓋世者而用之則其在朝也可以尊中國之  
威在外也可以壯長城之勢雖中外有故倉卒  
變興而國勢自重於九鼎人心亦安於泰山矣  
方晉南渡士大夫有見王導者曰吾今日見管  
仲無復憂矣然則無有如導者安得而不憂邪  
導不足言也堯舜之智不偏物也親賢之爲急  
唯 聖心加之意焉

隆興初北方歸附日衆宰執建議請於唐鄧海泗  
諸州置立關隘凡關之外有以全城送款者用周  
人封建之法以其地之廣隘而王侯之賜之鐵券  
許其世襲土地貢賦悉資用度刑賞生殺並照勅  
令施行更不奏審每歲正旦朝郊祀卽令陪位遇  
有警急更相應援義同一體以圖久遠之利

恭惟 藝祖受天明命奄有方夏幾二百年矣  
乃姦諛誤國裔戎亂華赤縣神州淪於區脫今  
天人効順尺刃不煩循山而東畧河以北請命



下吏願更印綬，此千載一日之逢也。然經理區畫，招徠還定，使復爲全壤者，非一手一足之力，一朝一夕之功也。蓋寓度寬者可以集衆智，貨利薄者足以得人心，必能運動於英豪，乃可并包於閩外，深觀諸將，未見其人，又况氣偏東南，地裂西北，懷近安者遺後患，圖久逸者先暫勞，審勢度宜，莫如分建，助其不給，永作屏蕃，二虜於是而窺覘，羣盜於焉而叛服，設施一中，孰不懾心，三邊有休息之期，四海遂安平之望，否則

藩籬旣撤，內動牽聯，財匱力殫，孰知底止。歲月緬邈，蚌鷸相持，幾不再來者，古今事變之常覆。護癰疽者，自昔中國之患，儻今日之事，跡僅同於膚髮，則他日之疾，決不至於腹心。千載良謨，定於俄頃，大抵功貴能立，尤貴能收。漢高英明，亟定諸將之賞，唐宗猶豫，倒持藩鎮之權。傳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唯陛下亟圖之。

紹興十五年三月，高宗謂輔臣曰：朕觀五十年前，人才皆是。仁宗涵養所致，以此知人才正在

作成也。蘇軾亦言竊觀仁宗四十餘年之間，左右前後之人，其大者固已光明雋偉，深厚雄傑，不可窺較，而其小者猶能淳朴愷悌，靖恭持重，號稱長者。

至哉高宗之言乎！真萬世帝王之龜鑑也。天之於人才，無代不生也。至於培之則成，作之則起，沮之則銷落，委之則斷絕。此又係乎人君之責焉。爾昔董仲舒之告武帝，亦曰：陛下思往古以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不

素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然則人才之成，亦豈一朝一夕之力哉！百年養之，一日用之，平居無慷慨之士，則臨事無激烈之人。臣嘗汎觀士大夫之間矣，人心未奮，士習未清，羔羊之操微，骨鯁之風熄。夫苟長育之功不加焉，則前者浸沒，後者未成。世變不齊，人才中乏，識者蓋深憂之。雖然，奇才不世出，中人滿天下。故臣區區之愚，謂已成者當封護之，未成者當養育之，不惟可以供一世之求。

抑亦可以爲萬世之計。昔者齊威王謂魏惠王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十二諸侯皆來朝，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夫以蕞爾之齊，而其國中可恃之才，其盛猶若是。矧今日撫中興之機，圖中興之業，可不以是爲急務哉！惟聖心加意焉，則宗社幸甚。

唐大曆十二年秋大霖，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

韓滉奏幹不實，命御史按視，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澡稱縣境苗獨不損，上曰：霖雨海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敖視之，損三千餘頃，上嘆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澡南浦尉。

竊聞積雨害稼，雖三代盛時，間所不免。惟聖帝明王，不以爲天數，而必以爲天戒，故側身脩行，上之所以畏天者爲甚，至蠲租已賦，下之所以恤民者爲甚深。故水旱雖出於天者也，而使

之不能爲害者。是又君之所以爲天也。若乃庸昏之主，非歸之於定數，則諉之於適然。是故告之而不知，警之而不懼，而禍敗乃至矣。雖然，代天者君也，析地裂壤而與君共理者，守令也。不幸一方有水旱之異，往往掩覆，率不以聞。其或言之不曰旱不爲虐，則曰水不爲災。此風相仍，千載一日。唐大曆十二年秋霖爲害，黎幹言之而韓滉沮之，御史核之而劉澡又欺之。向非代宗英明，則上下蒙蔽，何由明白。善乎帝之言曰：

秋霖溥博，豈得渭南獨無。又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當言損，何不仁若是乎。至哉斯言，萬世人君之軌範也。惜乎代宗明足以燭姦而罰不，足以懲惡。欺君害民有爲劉澡者，誅之以警其餘可也。乃僅自令降而尉焉，使爲臣子者何憚而不爲欺哉。恭惟陛下盛德格天，歲書大有，然一氣嘿運，升降靡常。廼者五月之霖，幾於太過。邇日之雨，亦近於霖。浙右諸州地勢卑下，所傷已多。他郡積雨之餘，螟螣盛生，戕賊禾黍，而

福建諸郡又復有苦旱者，臣愚竊慮郡縣壅不上聞，欲望陛下仰思天戒，俯念民生，亟下明緝申飭守令，凡有損傷，速以實奏，如隱而不奏，與奏而不實，命臺臣監司覺察，重寘于憲，大則勒停，小則鐫黜，庶幾上答天變，下慰人心，抑臣猶有愚忠，敢畢其說，往者梅霖未爲太過，而江淮城郭間有頽圯，甚至都城西隅，亦復坍塌，數丈質之古史，稽之前代，水陰象也，亦兵象也，已事前聞，瞭然可鑒，惟陛下內則益加聖心，

外則益脩政事，使菑害日去，福祿日來，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

孝宗皇帝聖政，淳熙八年六月丙寅，樞密院進呈，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郭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庫俵布搭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令日下住罷，併本息蠲放，仍令責問本人，號曰老將，猶有此等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何不早

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等事須卽以實奏聞

臣竊惟 國務莫大於備邊邊備莫急於養兵軍中委瑣往往人所難知臣得之營壘者頗悉試陳一二焉諸軍調發或回柵拆洗所支發遣錢總所支降未到卽借兌於軍中備急庫比總所錢至自合正還今乃暗收總所之錢用作欠眼按旬克除又於支給之際或二分或三分折支鐵錢交子軍人安得不困邪此其一也諸軍

每旬券錢元降旨揮會子七分鐵交三分今會一貫市換鐵錢二貫四百乃止以鐵交三貫一二百準會子一貫與之減克於錙銖軍中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二也諸軍赤旁並已勘同然後出給今糧審院率以小節不員追逮軍司合千人千里往來絡繹于道得賂卽釋動數百緡被追之人無非哀率軍人又安得不困邪此其三也朝廷清明賞功不吝今乃每上功狀必行箕歛賞功未下已困饑寒此其四也箭手臨陣

施過箭鑿軍司已卽申報消破元數而三軍回營之日不分施用及委棄之人並勒買納却以其納過之數作添置入帳支破官錢此其五也諸軍擺鋪專傳羽書今乃令其擔擎籠伏甚於軍期山溪水漲殞於非命或稍沾水濕則懼罪而逃此其不恤者六也陣亾之卒其妻與女法當措置嫁遣軍中乃今不恤使之流落失所軍人見之莫不寒心此其不恤者七也一壺之醪可醉三軍片言所臨温若挾纊平時不恤其困

苦臨陣乃欲其授命古今無是理伏願 陛下疏其貪狀示以顯懲仍戒餉臣隨事奏發使諸將股慄咸畏 陛下之明三軍聽制咸知 陛下之恩則戰守攻取何患其不如意邪唯 陛下財幸取 進止

高宗建炎元年詔曰比來州縣受納秋苗務加槩量以規出剩可行禁止三年 御筆朕累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於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力

臣竊惟兩稅之重莫甚今日，而州縣洿吏，又從而取贏焉。夏稅有絹，秋稅有米，以今準古可謂重矣。絹有本色，以物力取也；又有和買以錢鹽易之也，今皆無焉。白取耳，然亦各有法則焉。比年以來，州縣受納每疋之重，至十三四兩，其幅之濶，至於二尺二三寸，以直計之，不下六七千絹。不及等則又從而拘沒之，夫本色絹取之既重，而和買絹官又白取，况上供之絹，不過以之給官與兵耳，何至過重與濶，徒以困民若是邪。

至若秋苗，則州縣斛量尤爲非法，升幾於斗，斗幾於斛，斛則加倍，大約二石方輸一石，輸及其半，則廩庾已溢，於是或折楮以便姦，或易秣而爲釀，秣之直高於稅也，民何以堪。恭惟九重惻怛之仁，朝廷寬恤之書，無日不下郡國，而民之憔悴於虐政者如此，且比年三邊戍兵未撤，而內地之民，反不若邊民之猶被優澤者，良以貪狠之守，錢烏之令，剝啄生民，無有紀極，所至田野十室九



空凡以爲此臣愚欲望 陛下仰法高皇俯念  
邦本特班明制嚴飭監司絹之重輕各仍本州  
之舊無增無過其不中度者隨即給還使之別  
輸無輒乾沒仍勅戶部無輕退庶幾州縣不得  
並緣爲姦爲蠹秋米斛量止取常耗無創私斛  
以沃貪饕儻稍格詔旨按發以聞監司故縱則  
御史劾奏庶幾橫歛少戢民力稍寬元氣充盈  
至和感格 宗社幸甚生民幸甚取 進止

洛水集

卷四終

程洛水先生文集 目錄

策問 卷五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試閣職 二

試上舍

禦戎



學校

監司郡守

任相

六經疑難

理財

弭盜救荒

江淮形勢

歷代文章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人才

史

講議 卷六

易議 三篇

尚書序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臯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記 卷七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賜名清湘書院記

富春道院記

札溪書院記

富春驛記

徽州貢院記

休寧縣脩學記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昌化縣學門記

翰苑續題名記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靜勝樓記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御史星記

代壽冷御史

西湖禊事記

遊金華三洞記

遊龍井記

世忠廟碑記

代作三賢堂記

沈御史生祠記

徽州謝守生祠記

新城折納秋苗記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徽州平糴倉記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武寧橋記

昌化吳安阡記

梅山浚河接山記

富昨寺記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重建方興寺記

歙縣黃坑院記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靜江府英烈廟碑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五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策問

癸未知貢舉

詩賦場

問正月元日上御路朝發德音下明制加寵儒先  
恩施甚備既越日又以張公載節惠之典未舉復  
命賜之夫元者天運之新也王治之始也乾坤闔  
闢原於意端朝發九重夕孚四海學士大夫可不  
仰體明指深探大原而以躬行自勉哉雖然道非

異物也。由開闢以迄于今，天地以合，日月以行，星辰以明，草木以蕃，山嶽以峙，江河以流，民生以遂，人極以立，皆道也。揭之則光，委之則晦。至若流行於宇宙間，則未始一日而或熄，不爲堯而存，不爲桀而亡也。是故欲與諸君議其凡焉，蓋自大極一判，伏羲神農黃帝首發其秘者，而後之言正統，乃始於堯舜，何邪？三聖而後，自成湯文武，以至于洙泗，見之易著之書，亦可謂深切著明矣。而當時猶以爲文章可聞，性天不可聞，又何邪？諸儒迭興，同

尊孔氏，同信六藝，宜若無異焉者。至其備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敷陳往古，掎挈當世，不知荀卿子之書，果能羽翼增光邪？又若上酌天時盈縮之數，下推人事成敗之端，天人始終之理，君臣上下之分，陶冶大爐，芴薄群生，不知楊雄氏之學，果皆淵源洙泗邪？王通氏微而顯，曲而當，芴通大義，洪闡教源，上不蕩於虛無，下不局於器用，唯義所在，果足以接獲麟之統緒邪？韓愈氏隄障橫流，矯拂媮末，撥衰反正，洞視



千古果足以表裏軻雄佐佑六經邪雖然得於心者精聞於耳者未繫欲動而爲天下道言而爲天下則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道統主於上則關百聖而不慚道學傳於下則垂千古而不敝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有如發育之仁陶成之化魚躍鳶飛其盛若此諸君其何以稱之邪其以平時陶育大醇躬行自得者詳著于篇庶以仰承聖天子崇儒重道之意

癸未知貢舉

經義場

問古今一天下耳善審其勢者定其衡變其權使首不軒尾不輕則天下可以長治而無亂久安而無危而世之言治者則以爲運匪胥庭俗乖巢穴上聖御歷則極與天同中代以還則因時施事不知大法大經之際果有差別否邪夫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者制而用之謂之法變而通之謂之神審什伍以相持明版籍以相閱限夫田以絕兼并定五刑以折姦暴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

作以厚本業、崇教化以陶性情、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材藝以別官品、擇精悍以習師田、修武備以嚴戰守、申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勸懲、察苛刻以絕煩暴、然則唐虞之所謂泰和、三代之所謂長久而漢唐之所謂紀綱制度、其先後緩急亦復有取於此數條者邪。先漢初年意度洪闊、溷之如海、育之如春、蠲租減賦、歲無虛時、家給人足、克然富庶、乘牝牡者擯街達、守閭閻者厭梁肉、有若郡不貢士、坐以蔽賢、進得其人、加之上賞、諂諛成俗、微

見厥初、砥厲清風、益嚴再造、一時之士、鴻毛祿位、泰山名誼、姦夫織萌、望風摧落、抑何士習之易變、若是邪。詩書所載、戎狄是膺、荆舒是懲、齊威越燕、伐山戎、趙武靈王服單于、秦繆用百里奚、霸西戎、吳楚之君以諸侯役百粵、故司馬太史公有言、今中國一統、席捲四海、內輯億萬之衆、豈終晏然不爲征伐哉。後遂北討強胡、南誅勁越、大抵中國盛則戎狄微、戎狄強則中國弱、攷之古而然、質之今而否、乾坤之策、陰陽之數、離合之機、消息之理、將

以漸取之耶，抑一舉而覆之邪，抑亦待其自亡邪，彼漢人所以固天命繫人心，維國勢其意深矣。未易諉曰不足論也。諸君抱負英奇，咸欲自見於斯世者，其根抵六經，追風三五，運宇宙於寸心，徹幾微於一指，攷人才盛衰之故，察天人因成之機，行之後，王者或不膠於古，施之前代者，或有取於今，勿迺勿迫，科別而條析之，以備明時之采擇。

丙戌知貢舉

詩賦場

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上揆之天道，下質之人紀，年不名一也，而曰元，月不徒正也，而加王，說者謂人君卽位，必改元，常事耳，不以爲重，然則果常事乎，抑重事乎，又曰文王卽位已改元年矣，而中間又改，武王卽位宜改元也，而乃不改，比其受商命也，又宜改也，乃又不改，然則書元亦舊矣，奚獨重於春秋乎，或者又言元宜以天瑞，然則建元，元光之義，亦有得於聖人之意否乎，雖然一者天之所

爲而元者聖人之所爲，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自三以往則巧曆不能筭矣，顧變而爲元，則毋乃有所執邪？及反而求之於易，則卦六十四也，以乾爲首，乾六爻也，以健爲德，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推而至於時成之位，保合大和，則元之用大矣。至象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然又曰天德不可爲首，何邪？夫道始乎伏羲，用於黃帝，成於帝舜，上下數千載間，皆一元之功，用也。然伏羲之易機神義密，非文王夫子孰能明

之。至神農黃帝三墳之書，所謂象形氣之宜，原陰陽之化，與夫二聖傳心之妙，則巍乎天地不足爲大，織乎塵埃不足爲細，果皆合乎一元之運耶？否則華胥之俗，泰和之風，將何道以致之耶？唐虞之廷，天同神比，都兪一堂之上，三代賢佐，當其君踐祚之初，陳謨進戒，編之書，紀之詩，燦燦有序，不知孰爲澄源正本之論耶？仰惟皇上躬承慈訓，嗣纂炎圖，收聰蔽明，急先納問，凡危言之罔拂，正論之開明，固已山積而淵涵矣，不知其先後緩急亦可

得而言之否耶、人謂所招之詩緩而未切、引裾之  
諫迫而不舒、不知司馬溫公三言之要、凡獻三朝、  
然則萬言十事、未免支離、而德本化樞、果皆不越  
乎是耶、唐人大寶之箴、先朝唐鑑之作、皆獻於  
繼統之初、其言凜凜、其目繩繩、不知孰可行於今  
日乎、人謂一元之義不明、千載無書法、正始之道  
不著、百世無善治、其稽三墳之易、以參乎春秋之  
元、究唐虞三代之陳謨、以合乎有唐之鑑、使後聖  
之心一乎前聖之心、而伏羲之治、不絕於三代之  
後、矧惟有司恭承御札、奎畫煌煌、垂訓明白、曰、文  
辭浮靡者、必非偉厚之器、議論詭激者、必無正平  
之用、又曰、場屋私弊、售偽亂真、法令具存、所當申  
飭、毋使僥倖者濫進、而忠樸者見遺、大哉 聖謨、  
昭揭軌範、諸生何幸、獲逢初政之辰、悉吐平時之  
學、有司將得以觀其抱負、而援之以上、應務得實  
才之意、毋冗毋畧、

丙戌知貢舉

經義場

皇上睿性聰明，聖學超詣，日御經幄，時發玉音，凡於講學事，親畏天愛民，求賢納諫，分別忠佞之事，莫不該貫古今，通達倫類，片言所加，悉中機要，而乃盛德謙冲，不居其聖，樂善忘義，好問弗倦者，何耶？蓋昔者總章之訪，君疇之學，盤有銘，席有戒，暨夫詢八虞，咨二號，度於閔天，謀於南宮，諏於蔡原，而求於莘尹，凡所以卷卷若是焉者，以爲非若是固不可耶，抑亦姑示其志勢耶？然當時之所咨所

學者亦可得而聞耶。雖然帝德之運備乎。聖神文武之體。而皇極之疇。亦取乎沉潛高明之用。夫明而不苛。斷而不復。仁而不失之姑息。剛而不流於暴虐。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仁乎。四罪而天下咸服。則又非徒仁也。勇智以表萬邦。一怒而安天下。非義乎。克寬克仁。惠鮮鰥寡。則又非徒義也。夫性具一德。德具萬善。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至於拔萃之才。則獨稱上智矣。乃有皇王帝伯之辯。豈天之降才爾殊耶。抑學力之至與否耶。夫天也。日月星辰也。東西之行。各不相謀。而周天之期。古今不爽。得非其行不息。其度有常哉。不知若晝夜之有經。若四時之代行。何獨至於舜而然耶。漢之武皇。卽大位年未二十。崇信至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唐三百年。首稱文皇。年幾弱冠。濟世安民。二君非三代之後英主乎。而未年所就。迄歎其初。彼堯之兢兢。舜之業業。湯之日躋。文之不已。所謂繼天而立道。與時而偕行者。果皆至聖能之而成。康已降。舉不足與是耶。人謂自後世天德之論不

明蹈中庸者或不能極乎高明，體博厚者或不能配乎悠久，夫是以醇風緬邈，古道闊疎，使生民耳目不復見雍熙之盛，其信然耶？緊欲振三皇之綱，紐五帝之維，昉乎一念而被乎八荒，等乎百王之上而流乎萬世之下，其論爲孰篤，其指爲孰歸耶？其究天人之原，融古今之極，明乎乾坤不倚之德，以參乎天地常久之道，是果六經之所垂憲，而百王之所共守者耶？諸君何幸親遇初政之辰，來應求賢之詔，御札丁寧，務得忠樸正平之士，上意渥矣，毋忘納言之義，益殫歸美之忠，有司將拔其尤以獻焉。

試閣職

問彫題卉服，被髮左帶之種，蓋自上古聖人固已委之窮荒之外，彼其一起一仆一盛一滅，皆其醜類蛇吞獸獲，互相博筮，互相雄長，而吾中國未嘗問焉，然五帝之時，葷粥已逐，不知猾夏之蠻果其種耶？或粥已微而別有蠻邪？夏商之際，戎稱不一，不識漢初冒頓之盛，果其類邪？抑諸戎悉併而淳



維忽起耶，至若五種之胡散漫中土，磐牙根柢，虎  
耶鷓張，乃日未靡旃，胡亡胡存，狄吞狄滅，然或十  
年或數十年而盡，亦或百年而乃殲，抑何久近長  
短之不齊耶？然則由五帝更三代以至于秦漢，則  
所謂以戎滅戎，固甚較著。至若力所不足而求助  
於中國者，亦時有之。呼韓邪欲圖郅支也，而請援  
於漢；黠戛斯將滅回鶻也，而借力於唐。不知當時  
中國果何以應之耶？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  
命，卜曆萬祀，蠶茲韎鞞，十逃天紀，日月緬藐，漫漫

百年，以其時考之，則過矣。故我祖宗得請于上帝，  
假手韃人，火烈穹廬，又交蜀幟，遂使鯨困失水，梟  
鳴毀巢，今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以方張之狄，  
臨垂盡之胡，咫尺中原，遲回累歲，未能虜其酋而  
覆其族，何耶？豈以萬里逐利，兵家所忌，鞭雖長而  
不及腹耶？抑初銳末困，力憊連年，強弩之末不足  
以穿魯縞耶？又不然則游釜之魚，巢幟之燕，尚足  
以假息須臾耶？雖然連歲布欵，約以連衡，有如航  
海市馬之事，固若黑白不侔，然則果當從之耶？慕

容請命輸情甚悉，而當時廷臣虎斃虎生之說，不至坐失事機耶！然彭豸負矢以翼周，北豸驅旌而佐漢，縱擒伸縮作敵作使，古人豈無遺筭可尋耶！今欲遣介子討罪於龜茲，班超行誅於鄯部，一馘渠率再縛狂酋，使穹廬之長盡識漢儀，辮髮之民咸沾皇化，然後告類上帝，薦功明神，上以慰列聖之靈，下以垂萬世之觀，策將安出耶！其悉數之以備上之採擇。

其二

問經國莫重於邊，備邊莫急於將。然今昔異時，離合異勢，攻守異宜，雖無常勝之規，亦豈無不可敗之法。詎容不講之於平時邪！晉人有言：大丈夫當功濟四海，詎老一儒哉！故晉敗楚于城濮，晉侯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楚之甲士百萬，不以爲懼，予玉一將，則晉之君臣側席而坐，爲國者其可無人邪！被甲請行，一飯米斗，固取乎更事之多者。然官爵高，年齒邁，或不免於敗，而少年官輕者，乃卒成雋功。何邪！佩弓四石，繆稍二丈，固取於

萬人之勇者而射不穿札、戰不乘馬、亦爲當時名將何邪、定荆之役必六十萬、三萬之虜必用六萬、兵固貴乎多也、然提衆三萬而天下莫當、領騎三千而虜庭蹀血、或多或寡何所用不同邪、自古立國東南者以江爲重、所謂五十餘里之間、僅屯數四、則兵力固忌乎分矣、然所統七千人、築壘十一、烽火相望、凡三十所、亦未嘗敗事、然則或分或聚、果孰便邪、撫納新附、聲薄河南、而靈武河中之事、一以爲使、一以爲敵、何邪、平澤潞、征太原、討重進、火李筠、禁旅十萬、威震六合、官軍豈不可用邪、其謂禁旅不若土人、契丹不畏官軍、不知二者果孰足恃邪、上黨之役、當時善兵者以謂當發忠武、武寧兩軍、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不過數日、必覆其巢、然則官軍士兵亦可雜用邪、雖然、吳起兵家者流、意其非兵不談也、魏文侯一日問以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起曰、君能使賢者在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民安其田里、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

矣。夫謹黜陟，培邦本，定國是，此唐虞三代所以紀綱治本者，而兵無與焉。顧起乃以爲言何邪？由前而論，則其事詳；由後而論，則其說簡。將孰從而折衷邪？方今殘胡未殲，久戍未撤，其稽今昔之異同，考籌畧之得失，孰緩孰急，孰後孰先，酌其宜於今者而言之，以備廟朝之采擇。

試上舍

問：頻歲金穰，餘糧棲畝，年穀一侵，農輒告病，何耶？聖人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雖乾溢靡常，而民無菜色，奚術而然耶？郊野縣都，咸有委積，以之賑之，隨在而足，後世常平義倉，得其意之遺矣。何古人之行之，則收實效，後世用之，則皆虛文耶？發廩弛租，一毫不靳者，君也。然推君之惠而致之民，則非君之所能自爲也。獨不觀漢事乎？漢人之言曰：方春和時，群生滋茂，而吾農甚苦，其議除田租。

則是豐年猶除之也。又曰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名之曰盜，則是豐年猶禁之也。漢人之顧念邦本，整飭吏治，使天下曉然知朝廷好惡之意，可謂深切較著矣。然郡國之間，饑民至相食而固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佩符共理，乘傳觀察，抑爲何事耶？夫事迫切者，乏宏規，驚荒唐者，鮮實用。由是書生不達時宜之誦，漸發於流俗之口，曾不思當世之務，不問之儒者，將孰問耶？是故願相與商畧之，且移民就粟，與夫載穀免傳，令民植蔗菁與夫入粟拜爵，或許畱歲儲餘，悉發糶，或郡敢過糴，坐以違制，是皆先代之所已行者也。或請籍丁壯以爲兵，或欲蠲征稅以通賈，或請借他道常平之粟，或欲復官田廣惠之倉，是皆先正之所建明者也。然今昔異時，五方異俗，智若流水，日勳不窮，亦豈容膠柱哉？伊欲上澤旁流，無所壅閼，使要荒如幾甸，幾甸如堂皇，吏稱其職，民樂其生，充然如五鳳黃龍之間，豈無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績者邪？其以平時澤物之規模，勿迂勿迫，著之于簡。

有司因得以占焉。

禦戎

仰惟國家德歆于天，誕受天命，列聖重光，卜歷萬祀，而蠢彼韎韐，干迷天紀，妖焰燭于攬槍，腥氣昏于河洛，乾坤爲之坱軋，海嶽爲之震蕩，翠龍旂鸞，偪仄東吳，日月緬邈，駸駸百年間者，神矛靈旗，飈馳電舉，匪天命威力是憑，惟人心忠憤可保，固宜布和成將帥，植髮成于櫓，指麾而虎兕作威，感激而風雲變色，俘名王，馘狂酋，獻之先廟，使巢山駕海之徒，狼麤烏章之長，頓顙虎帳，請命悔罪，然後

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汛掃宮室、修謁園陵、陟華蓋、於太微、反雄都於古汴、使華風扇于黑水、和氣塞乎堪輿、凡戴髮含齒爲中國臣者、疇不願之、而乃事乖本圖、重喪王畧、卒徒倒戈、不戰自奔、邊方千里披攘、狼籍、父子兄弟、肝腦川流、嗚呼、豈繫天爲良由人謀、謀之不臧、旣往何悔、伊欲國威寢伸、扞圍雄固、以雷雨洗川澤、以清冷釋冤蔽、務靖近患、徐議後圖、策將安出、耶區區宇文泰於師旅勞動、吏民困弊之時、猶能命所司度宜制二十四條、以便目前、然則以今準昔、所謂因時適治者、固當諉之勿問耶、雖然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士大夫而不懷鄙夫失得之念、則事幾了然矣、不然則周之宣王、與其一時依乘風雲之佐、由今望之、豈真若神人者、孰爲巨孰爲細、孰爲當先孰爲可後、諸君有思濟之心、而無失得之累者、其勿迂勿迫言之、將上之人、或有取焉、

學校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効  
可知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遊學之路受業之  
地未詳也後漢有辟廱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  
生員之選試未聞也唐人於太學之外有國子學  
又有四門學洪文館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  
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  
天下之學旣不盡興而取士又不盡出於教育後  
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首謁



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於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大學之制未備，而先有湖學。慶曆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寧，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於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曆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逸之以習射授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旣取以爲太學之式，必不至於闕疏不識熙豐之學法，果出於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於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興大獄爲衣冠之深恥，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制，其間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寧出於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旣已

荒蕪不治，近世名卿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得專心於講習，旣爲之規，以示講學修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游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未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游者未免流舖餽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於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曆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寧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於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髣髴焉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監司郡守

問：寓內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旁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饑民相食，而

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間，揆以人情，寧復刺劾聞一飛表，莫匪褒章，風憲當若是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轡，視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奸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民，故民怨於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間，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往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之由，酌先朝班

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於觀風者

任相

問代天惟君助君惟相宣天緯稷皇猷陶民極緊相責也顧不重歟故方論之也稽衆叶下上合下符以示其不敢輕比得之也延置左右禮絕百僚以示其不敢慢既任之也披心腹一休戚都俞唯諾纖芥亡嫌以示其不敢疑蓋以爲不若是非所以重宗祧隆國體也是以道尊禹臯勛華用昌德崇說且殷周用顯華辰丕祚有自來者獨怪秦漢而下登進多途則選拔輕名稱不一則位望損宴

見不冠，則名節壞，甚者請苑方闕而輒下廷尉者，不怨責以吏事而災異策免者不倫，成王畏相亡其甚矣，而其間隨世以成功名，史不乏書，何耶？唐祀三百，謂非明君良弼扶持之力可乎？而稽厥任人，則慊然千載，箴規朕失，不可或離，其相與之真似矣。而退朝未幾，怒形於色，畫指書空，憤語深甚，何亟子亟奪若是邪？進見大臣官而不名，其待遇之盛似矣，而姦佞得志，忠直見疎，抑何文至實衰？若是邪欲與宰相參決大事，不欲以煩碎爲言，若知大體者，至奏除卽吏輒他顧不答，儻進退黜陟一不與聞，則何者爲君相職業耶？在君者姑置勿言，而在臣者抑當自厲耳。朝廷有政，傳經以對，言多法義，上以爲任公卿則擇之不爲不審，而姦人用事不時白奏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義，輒與平生論議相反，何邪？彼起自流人一歲至宰相者，誠不足言，顧乃有意誅宦官復河湟，舉賢望翕然慰人心，絕不類徃進，何邪？論相以道德，次之人望，次之而近代以還，或由文藝，或因勞功，皆得以坐

廟堂而號丞弼，公餗旣覆，身名擯落，其何能敬成主德，震懾姦心，上弭天變，下鎮物望哉。雖然，代未嘗乏才也，天未嘗不欲平治也，展經世之閎謨，扶中天之景運，躡前賢之軌範，還盛古之流風，則將何以邪。唐人有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景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遂及禍。敗乃知，亟進數罷，誠治本也。信斯言也，則任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非邪。果賢邪。患其不久，非人邪。一日已甚。然則久速之論，孰從邪。人主虛矜以求賢，海寓饑渴而望治，繇古然也。盍相與茂明之。

六經疑難

問太史公有言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而六藝固有未易考者姑言其大較焉晉太康初有得古書者惟易爲備而無彖象文言杜預以爲聖人造之於魯猶未播之遠國然漢世固已爲十二篇矣何耶古人之易卦彖象爻各不相雜然則以彖象爻辭雜之卦中使古易不復見者何耶書之所存五十八篇孰爲伏生之傳孰爲隸定之書秦誓一篇伏生書乎壁中書乎史遷是之孔氏非之

宜各有見書有十體益稷以謨名可也多士以誥名可也如旅葵君陳等篇命乎誥乎抑訓乎十五國風之敘由來遠矣季札觀樂之時孔子尙幼然則敘果誰定乎卽其國風之善否本其國亾之先後其說孰是序於詩大矣如江有汜殷武以爲非衛宏之所能及至於言風雅之有變正與夫以關雎鵲巢而繫之二南則又以爲非卜商之見然則序果誰作乎周官一書已亾其一劉氏以考工足之儒者咸以爲非然則成王在豐作周官果其書乎今攷其書建官之制耳而乃列於禮經至於明堂一篇正周公制禮作樂頒度量于天下者乃不見之書又何邪禮記一書或謂成於孔門之諸子又以爲戴聖雜取家語及子思孟軻荀卿之書不知果今之禮記邪中庸一篇似非禮經劉向得樂記宜自爲書而又禮樂合爲一經何也聖人作春秋一用周典而啖助以爲用夏爲本左氏親見筆削公穀皆出子夏而論議不同乃如異師公穀旣盛而左氏尙微鳳龔諸人極力扶持猶不一振今



左氏乃益顯而二家僅不絕何邪或謂公孫固韓非摭文著書而鐸椒虞卿亦采取刪拾不知果有得於聖人之意邪無曰六籍爛然家傳人誦疑六籍固疑吾心也又無曰吾惟道而已他非所泥則又幾於稊稗嘉穀者試相與細繹而根證之有司得以祛宿疑焉

理財

問食貨之政前謀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攷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濶疏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於不可校者何邪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於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爛然有敘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

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邪？良法旣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迺愈煩而愈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摹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掎克聚斂之政，悉弛而不用。至於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爲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邪？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

不存，不知安石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采擇。

### 弭盜救荒

問兵危事也，毒民於一時者未足計，貽禍於亾窮者爲甚慘。蓋風塵一開，狼子動心，於是盜賊之變起，怨氣干和，歲事凶嗇，於是饑饉之憂形。是故君子於兵不敢易言之，雖然鼠竊狗盜，古所不免，惟爲政者必有消弭之術，旱乾水溢，天有定數，而爲政者必當操其豐凶之權，尹翁歸之爲右扶風也，推迹盜賊無有遺脫，而京師肅然，畏其威嚴，至龔遂則罷其捕逐，惟務安之，渤海之盜亦爲之止，若

猛若寬，皆足以成功。何耶？天之所生地之所養，以之足斯民之用，有餘也。特有偏而不均之患耳。富者庾滿，則貧者甑空，勢也。於是均平之政生焉。曰：常平曰勸分，曰由狹徙寬。凡所以使之有豐而無凶，損有餘以補不足，皆王政之綱也。乃者姦臣昏庸，輕於稱兵，洞丁邊民，乘時嚙諍，區區幾一飽耳。而風起四野，檄書狎至，懦夫憤眊，不知所爲。荼毒黔黎，空虛杼柚，曾未聞有窺左足而先應。論片語而投兵者，何邪？旱暵蝗蝗，頻年繼作，瀕江人相噬而依山之人，則煮草根啖之。富民閉糴，饑殍盈野。思昔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州縣講求荒政，若不暇給。今不知幾倍壬寅矣。而有司莫之問焉。比諭富民以時發粟，直則無損也。乃陽均其數，陰肆姦謾以罔其上。曰：某所置場也。曰：爲米若干也。曰：已糶若干也。曰：官吏巡視已至某所也。則皆空牘也。場未始置也。粒米未始至其地也。官吏未始識其面也。州烏乎知之？部使者又烏乎知之？爲富民者，乃且因時射取要厚直，損衡量，民方急食，惟賈

是聽所謂豐凶之權至是在富民而不在公上矣  
伊欲廣公朝厚下之恩壽元氣靈長之脉非州牧  
監司責乎酌寬猛之宜以平姦剗核賑卹之實以  
活流殍寧無長術乎盍究言之抑以觀通達世務  
之學

江淮形勢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  
之圖山川尤爲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  
也立國於東南無百二山河唯曰長江爲戶庭兩  
淮爲藩籬爾世之熟於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無  
江則淮寒脣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  
奄江表魏據淮甸吳之君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  
淮也南唐跨據江左九重淮甸歲當水淺戍守浸  
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於大江之南

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不勝其力。備多則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如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甸，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邪？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算。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遊，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比江淮數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於時而切於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歷代文章

問人文之盛宣賁國章，譬諸五色祥雲與天爲瑞，故攷世歷論治體，每於一代之文得之。若昔封禪之君，厥有文字褒表盛觀，崆峒誦堯，衡山紀禹，皇乎唐乎，莫可載已。六籍遺文不登聖人之筆者，珉離離，玉章章，間出於史傳間，令人動目獨恨遺逸。三事悉出天漢，而閒編脫簡浸離其真。于時諸儒固已閔惜，今之所傳顧皆舊書邪？有如石鼓之歌，千代傑作，夫子西行果不到秦，彼岐陽之蒐乃成。

王爾今所傳七篇自邀車旣攻訖于天求，又是固張生所持者耶。漢初最爲近古，李陵一書，氣幹頗高，類非近體，而或者以爲齊梁之士所擬，果何見而云然耶。當是時歌與樂章已有七言至五言，特未也，而蘇武之作人，以爲漢今所傳李詩自有鳥西南飛而下，凡七篇。蘇詩自童童孤生竹而下，凡二篇，與蕭統所編絕不相似，然則以何爲是耶。世有梁父吟一篇五言也，爲三士而作，彼諸葛孔明抱膝而吟者是邪。人言栢梁體者七言也，有似乎聯句，彼漢武皇與一時廷臣登臺而更倡者是邪。宋玉諷釣二賦靡而能諫，賈誼之賦早雲，董仲舒之對，郊祀對雨雹，帥有深致，迺不見於二史。何邪。班固載楊雄之作備矣，至雄自敘以爲平生爲文不解五經之訓，惟得於輶軒之使，奏籍之書，於君平翁孺爾如成都四壩銘，龍骨詩三章，乃雄少年立聲名者，而皆不錄何邪。至於州箴如所謂世雖安平無敢逸豫，與其官箴所謂內不可以不省，外不可以不清，其詞藻典麗，意存規正，真足以警一



時而詔萬世者，方之古作，孰可比肩乎？唐韓文公古之人也，其文古之文也，而或者猶病李漢不知其不當錄者爲何篇邪？柳子厚欲興西漢文章，因吳武陵來爲出書數十篇，不知所出者爲何書邪？李衛公謀議援古文章爾雅，而卒不大明於世，陶淵明平生灑落，自出天機，閑情一賦，人以比國風，而蕭統復律以楊雄諷一之義，何所取據耶？夫文以氣爲主，以意爲輔，以詞爲衛，彼所謂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特其凡爾，近時文弊，具見廷申之奏，則科舉之習，殆將一洗，諸君汪洋學海，舉翔翰林，暇日評古借筋於前，數子必有取焉，毋薄有司以爲不足語古。

士風吏治國用民力

問古今之時不同、而國體政條民生日用、凡明君  
哲后之所訪咨、忠臣謀士之所獻納、要之一日可  
行、則百世可守、青編爛然、何所不備、舉而措之、存  
乎其人、安用耻於祖襲、而務爲新奇乎、士貴乎博  
學也、然則甲乙策試、開五十難、與夫天子命題、異  
之有司、不知昔人所以作新文體者、尙可行乎、吏  
貴乎趨事也、然則一縣合治、上下相司、與夫中書  
宣指、察其對義、不知昔人所以嚴於攷課者、尙可

用乎沿邊屯田講之熟矣特未有及乎內地者然則州郡之間都督之府軍非臨敵且田且守不知昔人建明規畫者亦可言乎以至士氣患乎未振也近則有伸敢言之請彼慕古遠者高其論贍文辭者去其華比之委賂納說荷檐吐奇由壺關以上言自南宮而諷刺是則昔之人所以芻求直言者至矣應之者爲何人國用患乎未通也近則有重緡錢之請彼龜貝旣寢緡鑑專用充都內之金紹園府之職深功學之患難輕重之權是則昔之人所以講明錢幣者至矣對之者爲何策夫終畝不稅則國用靡須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不知昔之人所以博訪兼足者亦有良法乎深汰圭符妙簡銅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不知昔之人所以講求擇吏者亦有高論乎士風也吏治也國用也民力也經國之務要不出此數者諸君行且充庭入奉大對可不及此間暇講明古人之問答以備聖時之采擇乎况乎誦先聖之典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則揮翰流離稱述世務使班揚

韜筆伸舒結舌如晉人所以告語庠序者願毋多遜

人才

問學者取友不足今世又將及于千古故尚論古人學者所先班孟堅人表之作規模閎深後之秉史筆者莫能踵武世之君子蓋嘗病之彼其采摭百家網羅見聞栢皇陸栗之君綠圖大填之佐登彙無餘其用力亦屢矣然自明由曉升級至于隕丘受延禧此燧人四佐也自金提主化俗至于陽侯爲江海此伏羲六臣也胡爲遺而不錄耶皇帝諸臣如風后力牧伶倫岐伯之儔紀載尤備然如

天老掌教知命正俗地典受州五聖主道與夫燧  
人之四佐伏羲之六臣者皆尤有功於斯世也乃  
不得與封鉅諸公比何耶帝虞盛時分置八伯若  
伯若棄若咎繇暨垂各主四時而羲和之後各以  
一人爲之貳焉今所存者七伯而已冬伯之後實  
缺其一何耶昔者歷山雷澤之游有友七人焉自  
雄陶以至靈甫凡與爲七然尸子止載雄陶不載  
靈甫然則以何爲是邪天下之士從吾夫子游者  
大半然亦有四友焉有六侍焉其亦出於四科否  
漢高之興羣龍雲附卓卓然絢繪簡編動人觀聽  
者曰三傑曰十八侯而乃以三十一人悉爲功臣  
何其盛邪三國鼎立爭致英豪而一時之士多歸  
心焉今之所載者魏九人蜀四人吳七人而已抑  
何其少耶世祖功臣三十二人而雲臺所圖僅取  
四七以應列宿世之君子獨無一言何耶嗟乎功  
臣之士道德之士悠悠千古浩如煙海不可枚數  
請復於洙泗終焉史稱魯有八儒如子張氏爲諷  
諫之儒孟氏爲疏通之儒仲梁氏爲移風易俗之

儒以至樂正氏爲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爲傳易之儒，不知所謂八儒者，果沫泗從游之士乎？願悉數之，且以觀平日尊賢取友之志。

史

問丘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卓乎無以議爲也。後漢之書成於范曄，不知與漢紀三十篇同乎異乎？三國有志成於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優乎劣乎？東西二晉，祖國規摹，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其任。而聞見華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真，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於此耶？由魏迄隋，其間六

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脩撰而涉歷累年，訖無銓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奏停後魏而獨脩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既爲序論，又爲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萬之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議，家家果皆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母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洛水集

卷五終

洛水集

卷五

四十一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六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講義

易議

三篇

易有君子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凡十三卦之制器如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氏之衣裳。無非以象而制之者也。若夫生著立龜。興神物以前民用者。皆占也。然則器也。占也。萬世之用備矣。毋俟

乎有言也。惟言與動，則君子之言行，有國之政令，  
樞機之所關，理亂之所由，天道日新，世變無窮，悉  
寓於三百八十四爻之中，所以先哲之言易者，獨  
於言動加詳焉。蓋爲人君而不知易，則太平何自  
而可致，爲人臣而不知易，則德業何由而可成，嗚  
呼！作易之聖人，豈徒以知易望天下哉。正以用易  
期來世耳。曰乾元用九，曰王用三驅，曰公用射隼  
于高墉之上，曰利用建侯行師，曰利用涉大川，諄  
諄然無非以用詔天下萬世。雖然是特發凡耳，書  
不盡言，言不盡意，讀者又當知觸類之學也。夫

易之爲書，一名而三義具焉。曰簡易以言其德也，  
曰變易以言其氣也，曰不易以言其位也。曰德曰  
氣曰位，名雖不同，要皆所以爲道也。若昔聖人闡  
先天之學而成後天之書，凡所以斡旋元化，昭融  
天理，紀綱人事，罔不備具，使爲人君者得之，則可  
以宰制宇宙，酬酢神明，天地以之時敘，民物以之  
順成，爲人臣者得之，則可以輔相彌縫，弼成萬化，  
進則盡忠正之節，退則全廉靖之風，脩身者得之，

則盡心養性不流於虛無。遜世者得之則樂天知命不沮於憂患。是故載之於簡編則無非實理。施之於日用則皆有成效。而後世學者乃率以空虛恍惚言之。流弊之極。至於淪爲異端。嘻。可懼也。故不思龍出於河而八卦宣其象。麟傷於澤而十翼單其用。繇三皇歷五帝。至于夏商周而後其書始克大備。商瞿子木實受吾夫子之傳。其後浸大以至于西都之王服京田。王同服生田京房王孫東都之荀劉馬鄭。荀爽劉表馬融鄭玄更相祖述源流不絕。至于魏之王

弼集諸家之善得聖人之意。故其注至于今不廢。是以江右諸儒並傳其學。河北學者莫能及之。惜乎江南義疏十有餘家。舛其本真。流爲釋氏。所以重發正觀間孔穎達之嘆也。雖然易之爲道吾旣聞之矣。易作於伏羲也。而乃以周言之。何哉。嘗觀易贊以爲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連山以艮爲首。象山之出雲。連而不絕也。歸藏以坤爲首。象地之包藏萬物也。周易以乾爲首。言其道之周普無所不備也。茲一說也。而世譜等書則又曰神

農之號一曰連山氏亦曰列山氏黃帝之號一曰歸藏氏然則連山歸藏並以代名則周易以周稱豈非易成於文王故題周以別商耶此易緯所以亦言因代以題周也歟雖然易之名吾得而聞之矣然則易果孰作又果孰成之耶嘗觀禮緯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故天應以鳥獸草木地應以河圖洛書伏羲則而象之乃作八卦孔安國馬融姚信王肅皆以爲然無復異說至於重易之人則諸儒之說不勝其異王輔嗣之徒以爲伏羲鄭玄

之徒以爲神農孫盛以爲夏禹史遷以爲文王其言夏禹文王重卦者孔穎達以爲攷諸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取諸噬嗑之事由是言之其說不攻而自破至於言神農重卦者亦未爲得何者易之下係又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孔安國尚書序曰伏羲造書契則是伏羲固已象夬而作書契矣又安得神農重卦而後有夬哉故重卦之人王弼以爲伏羲而孔穎達亦以王弼之說爲是然則伏羲制卦文王

辭、夫子翼易、所謂人更三聖、其爲灼灼無疑矣、至於由三畫而八卦、自八卦而六位、陰陽剛柔之理、上下承乘之象、所以廣大精微、與天地並、而三聖人之所以盡心垂世者、俟入經隨卦言之、此不悉具、姑陳大端、若是以與諸君共講明焉、

易何爲而作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明也、易何爲而重且翼乎、曰有憂也、何憂乎、憂是道之不行也、然則於何而見之、曰慮是道之不明者、其辭簡而嚴、憂是道之不行者、其詞詳而盡、學者

乎其心定其慮、取聖人之辭而玩之、則聖人之心瞭然矣、易曰伏羲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非伏羲氏之心主於明道乎、是故三畫之學寂寥簡短、而天人之緼悉備無遺、此明道之體當然也、至於文王夫子之時、則夏商賢聖之君久矣、不作禮廢樂壞、道孤無主、文王憂之、故與闕天太顛太公望散宜生之徒、講明體察、斷然取易而重之、其後文武成康之君相繼而作、而又相之以周公召公畢公君陳、然後世變風移、道洽政

治斯道得以大明。至夫子之時，則玉迹浸熄，詩聲日微，而是道又絕而不行矣。夫子環眎當世之士，如長沮、桀溺、傲世絕物，既不可與共斯道，獨得一老聃、彭祖而與之周旋。藍田呂氏謂老聃、彭祖皆殷周之老成人，計其得於殷周盛時，耳目所接，淵源所漸，所謂見而知之者，固甚不淺。而吾夫子亦曰：我老彭，所以見其尊且信之意，尤爲拳拳也。獨夫子猶以爲未也。於是周流列國，萃天下之士而與之遊，凡天理人情事物之變，故悉以身體之。至

晚年而後，十翼出焉。故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有如十三卦之說，歷敘神農氏之所以用益，用噬嗑，黃帝堯舜氏之所以用乾坤，用渙，用隨。此言人君之用易而在上者。又言箕子之用晦，顏子之用復，此君子之用易而在下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其詞詳其指深，所以望當時至矣。而當時之君，未有能用之者，徒能私淑其徒而已矣。按前史，商瞿子木親受易於聖人，自是而後，傳授不絕。至于東西都之士，然後以至于

王弼弼不得其真也。而亦以注顯。雖然商瞿子木以後所謂傳授不絕者。易之辭爾。至於當時高第如曾顏冉雍子思孟軻之後。所謂得之於心行之於身。今其遺書如曾子十篇。如中庸如孟軻之書。卓然足以爲易之羽翼者。非史臣之所知也。自秦而後更漢歷唐千百餘年間。不惟上之人無有用此易者。然自王弼以後。以至于唐下之人。亦莫有傳此易者。江南義疏祖尙虛無。蓋至於唐。僅得一孔穎達。辨析音義。頗爲當時所宗。然至於聖賢用心斯道。大統彼固未之深及也。宋興百年。名儒輩出。胡安定得其用也。邵康節得其數也。程明道伊川得其理也。周濂溪得其體也。張橫渠得其用也。然後易之道遂大明於天下。善乎孔穎達之論曰。聖人仰觀俯察。象天地而育羣生。兩施雲行。効四時而生萬物。若行之而順。則兩儀序而百物和。若行之以逆。則六位傾而五行亂。詳味斯言。則易果將有用乎。抑亦徒作之而已乎。聖人於乾發明爲君之德者。惟在剛健中正。自強不息。於坤發明爲

臣之義者，惟在於直方正大至明九卦之序，則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凡以之盡心養性脩身齊家之道，無所不備焉。使人君而用乾之義，則天德行剛，健威權不至於下移，紀綱不至於廢壞，使爲人臣而用坤之義，則敬以直內，決無有所謂諛說而欺君者，義以方外，決無有所謂嗜進而苟得者，爲士君子而用九卦之義，則履以和行，謙以制禮，損以窒慾，困以處窮，益以裕德，必如是，然後可以謂之用易，而易之道行矣。國家開設學校，建立儒官，凡月之朔，必使之登席講書，豈徒爲文具哉？講之而不明，弗措也；明之而不行，弗措也；如其講之而不求其知，知之而不求其行，則又何以講爲哉？吾儕小人，眇然其形，蠢蠢林林，雜在萬類之中，饑而欲食，渴而欲飲，亦何以異於凡百有生之類哉？而其所以師友千載，陶冶萬物，卓然自離於林林蠢蠢之中者，惟曰禮義廉耻而已耳，名節風操而已耳，不然，一日舍是，則孟子所謂異於庶物者，義希矣。可不畏哉？可不謹哉？朋友有志於易者，幸相與講



明而體察，自夫用九卦之義，以盡士君子之操，他時推之事君，則必能盡坤之義，以爲名世之臣，亦在勉之而已，識者將於此乎觀焉。

### 尚書序

書記言古，右史之策也。昔管仲有云：古之登封者，皆刻石紀號，字有彫毀，孔子睹而不識，至記其登封之君，則以無懷氏爲首，然則伏羲以前固無字畫，特未以之教民爾。伏羲氏出，書契始作，文字浸興，是故三皇之書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謂之五典，墳言大也，典言常也。周官小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楚靈王謂倚相能讀墳典，然則皇墳帝典固已繁然，吾夫子篤生晚周，得古書三千餘篇，於是悉力

整彙刪除繁冗如班固謂於古今書外又有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亦云此周時號令也以至先儒謂許行所指神農之言與夫陰陽醫方所稱黃帝之說凡若是類悉刪不錄以定爲百篇蓋勛華揖遜而典謨興湯武革命而誓誥作此蓋世道綱維而吾夫子定書所執以爲依據者秦法日急仇視聖經孔安國之祖子襄收其家書藏之屋壁漢至孝文有意復古詔求治尚書者聞濟南有伏生勝故秦時爲博士召不能起亟遣晁錯受業焉纔得秦

誓以前二十餘篇爾魯有共王聞遺音於升堂之頃乃盡得科斗書焉科斗蒼頡古文體也周用之至秦更爲八體其一曰隸以科斗之體而定今文之隸於是爲二十九篇然猶未有傳也自安國作訓詁而義以明書旣成會有巫蠱事隋唐以來其傳浸顯正觀中孔穎達爲之作正義而後書之義益無餘蘊矣書之源委大略如此雖然學者誠能知天道人治立於帝堯故聖人以堯典爲始悔過用賢治道根本故聖人以秦誓爲終以其大綱大

領者推爲致君濟民之用，則古文訓詁傳授如區區前所陳者，皆筌蹄芻狗也。觀書者必有攷於斯。

堯典

三皇遠矣，少昊高辛之世，生人未滋，帝業未鉅，風俗簡陋，制度濶疏，樸而未彫，伉而未文，故其書無大可錄者。天右斯人，篤生有堯，堯繼帝摯之後，紀綱三才，恢張萬化，立人治，明天道，以爲天下後世法程者，粲然有倫。此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堯始，而楊雄亦曰：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宓匪堯，禮義峭峭，非虛言也。今取堯典一篇讀之，始終相維，綱目具舉，次一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此堯所以開萬世進德之法也。次二曰親睦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此堯所以開萬世立人治之端也。次三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仲叔、使司四時、此堯所以開萬世明天道之本也。次四曰疇咨若時、登庸疇咨、若予采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此堯所以開萬世用賢之法也。次五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有能庸命、遜朕位、按史記堯爲帝、嚳之子、帝摯之弟、繼兄則禪代之事、未之前聞、至堯乃慨然以天下而授之舜、此堯

所以開萬世揖遜之法也。次六曰釐降二女于漉、汭、嬪于虞、此堯所以開萬世王姬下嫁之法也。若脩身若齊家、若治國平天下、大綱大目、罔不畢舉、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子序書、斷自堯始、其以此歟、學者窮經、要須先觀一篇、終始大槩、則篇中章句自可迎刃而解、此愚所以畧其章句、而首敘一篇大旨也。若夫所謂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此一篇之序也。馬融、王肅以爲孔子所作、而孔安國正義亦以爲然。

蓋惟聖人足以論聖人，非孔子筆力孰能序此。自若稽古以下，則史官之辭也。雖然此堯書也，而謂之虞，或者以之咎安國。至比三國志以曹操爲魏始，晉史以司馬懿爲晉始，非也。蓋堯典一書，雖堯之事，而秉筆記錄，則虞時史官也。故謂之虞，堯舜一體。夫亦安所嫌哉。說者又謂堯爲名，放勳爲號，亦非也。攷之謚法，翼善傳聖曰堯。至於釋名，則又以爲尊高，嶢嶢然則堯固美名矣。又何號焉。上古之世，生死同稱，死而謚，周道也。人君之有尊號，則又始於漢哀帝耳。堯舜之時，安得有是哉。此亦不可以不辨。

舜典

天下大物也，堯無故而予之舜，舜無故而受之堯，人顧不震且駭哉。今觀舜典一篇，載舜之事亦多矣。孔子敘書不言其他，而以歷試諸難一語斷之。吁，若孔子足以察堯之心矣。且堯非不知四岳之不足禪也，而遜之岳，非不知舜之可舉也，而隱之何也。蓋以天下而與庶人，古無是事也。故堯之遜

必自四岳始，岳必不敢當也。堯始示其意曰：明明揚側陋，四岳知堯之意，不間乎庶人也。故始言有鰥在下曰舜，然則堯之屬意於舜也久矣。而豈在師錫之後哉？然猶以諸難試之，所以暴舜之德於天下，使人人見之，人人知之。而後天下可以無一人之異議，謂夫治道之本，莫先乎人倫也。故首命之徽典，百官之任，莫重於宰相也。故次命之宅揆，禮典之行，莫始乎朝廷也。故次命之賓四門，天地百神莫難於主祭也。故又納之於大麓，凡天下之

所謂難者，悉以授舜，舜亦以身任之。徽典而人從，居揆而事敘，賓四門而穆穆，是人受之也。納於大麓而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天受之人受之，然後在堯可以無慮，在舜可以無愧矣。舜自卽政之後，齊七政，類上帝，巡四岳以觀風，朝羣牧以攷政，制車服以勸功，明典刑以威惡。命伯以典禮，命夔以典樂，以至百工之事，治水之事，川澤林衡之官，各有紀敘，森然不可亂。凡堯之有所待而未及爲者，舜悉爲之。堯之已爲而未備者，舜則備之。刑

賞既立、禮樂既彰、然後益信堯爲天下得人矣。舜之施設雖不止此、要其出治之本原、則不過乎此、毋庸多論。至於始終大槩、則有不可不言者。請因先儒之論而發明之。夫子序舜典曰、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孟子又曰、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又曰、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則知舜之在當時、一匹夫爾、而帝繫等書、以爲顓帝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蟠牛、蟠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史遷亦以爲堯爲黃帝之孫、舜爲黃帝八

世之孫、孔穎達引左氏之言、以爲至瞽瞍其國乃除、信斯言也、則自瞽瞍而上、皆有國邑、以相傳襲、何可謂之側微、不然、左氏所記檮杌饕餮之徒、亦必紀其爲帝王之系、何獨瞽瞍莫有記其所自來者哉、孔孟之言、信而有證、則舜之始可以無疑者矣、說者又謂舜巡守南方、至蒼梧而不返、自唐韓愈固以爲不然、然未有以孟子之言爲證者、孟子之言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鳴條在河北、而蒼梧在嶺南、地理遼絕如此、此不然一也、

且舜既禪位則禹爲君矣，巡守之事於舜何預，此不然二也。使舜而果南巡，則至於霍山之去蒼梧尚千餘里，胡爲巡守訖事乃復徧歷遐陬乎，此不然三也。先儒之論明白如此，學者尙何疑焉。

### 大禹謨

禹以功，皐陶以謨，此當時之所同知。至於禹之謨，皐陶之功，人所未知，故舜時申重發明之，而又進禹以昌言也。然則禹何言哉？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此吾夫子所謂爲君難爲臣不易，一言而興邦者，寂寥簡短兩語而止。故帝既俞之，伯益又都之，則又曰：惠迪吉，從逆凶，亦非有豐餘闕博之論者，益又從而伸衍之。此外則言六府三事，頗爲詳備，又其次則一再稱皐陶之功而已。攷禹一書



所言絕少，大抵禹之言簡潔明白，無有繁縟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效，誠所謂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者也。而豈若後世進言之士，長篇累牘，多爲詞說文采，而不適於用者乎？是故言雖少，不害其爲善言，嘉謨也。雖然，豈惟言哉？觀其平生處事，無非憂深思遠，不爲一時之美觀，而求爲後世可遵可守之法者，傳子作貢二事是也。堯舜傳賢，禹獨傳子，可謂犯天下不美之名，然可以杜天下萬世爭奪之禍，商人之助，周人之徹，夫豈不善，而禹之貢法

卒至于今不廢何也？蓋昔者洪水之變，禹傷先人之功不成，慷慨受命八年於外，計其涉歷患難，周旋世故，亦熟矣。故其晚年立言簡當，處事精確，類皆如此。且天下之知禹，莫如舜者。至禪位之際，不言其他，唯曰克勤於邦，克儉于家，不矜不伐而已。蓋勤儉謙退，乃禹之得於天而主於內者，故其見於立言，則簡當處事，則精確，影必肖形，未必類本實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表裏源流，斷然不誣也。先儒謂後世小夫智不足，效一官則自以爲能，無

尺寸可以及民則自粥以用上禹之功德如此而退然自託於不見不聞之地此昔聖賢獨禹以大稱也與人能常以此說置之胷中時一玩繹則漸漬開明一切驕矜不期消而自消矣學者尤不可以不察

### 臯陶謨

君之道得以用臣之道得以言堯舜攷古而行故謂之典禹臯陶攷古而言故謂之謨君臣之分不同故典謨之名亦異要其足以爲萬世法程則一而已禹之謨首言克艱臯陶之謨首言迪德二臣之言雖若不同而其君臣之間相勉以躬行相規以自盡亦一而已古今以謨顯者莫如臯陶意其陳言之際必有高論則亦不過曰謹厥身敘九族邇可遠在茲夫自脩身而睦族由睦族而推遠此

蓋古今之正理，聖賢之格言，雖臯陶莫得而易也。知人安民亦爲治之大綱者，臯陶又繼言之。然禹聞脩身之說，則拜而受之。如知人安民之言，則吁而難之。何也？蓋脩身在我可得而勉，而知人安民事端闕大，非可以易言也。不惟禹難之，在堯舜固以爲難也。然於二者，差擇言之，則知人爲尤難。此臯陶所以反覆開陳三德六德九德之人，所以攷德者如何，所以用德者又如何，而於安民之事，則置而不言。亦言官得其人，則民無不安，信哉！知人

之尤切於其道也，而又終之以無教逸欲政事懋哉，所以勉舜之躬行不倦者，累累不置，以至典禮刑罰悉歸諸天，以言非君之所可專，聰明威悉歸之民，以言非君之所可私。大綱小紀秩然具備，此臯陶之謨，所以獨詳於禹之言也。雖然臯陶豈徒言哉？曰：朕言惠可底行，又曰：思日贊贊襄哉。是則臯陶不獨以陳謨自任，固將以躬行輔禹也。而豈若後世之臣，以空言自逸，而以躬行強其君哉？然則臯陶之謨，固萬世進言者之法，而臯陶之愛

君後世之輔治者，尤不可以不知。

益稷

益稷一篇，皆舜與臯陶胥訓告之辭，爾而以益稷名篇，何哉？蓋伏生之書，以益稷合於臯陶謨。至孔安國得壁中之藏，始釐而爲二耳。觀臯陶之篇，曰：「思曰：『贊贊，襄哉！』實與此篇。」予思：「日孜孜之文，文勢相接。然孔氏所以釐而爲二者，先儒以爲竹編之簡，不能多容，故斷而爲二。苟其文之接也，則亦不害其爲一。」如曰：「臯陶曰：『俞！如何？』蓋臯陶方陳謨，禹也，則曰：『吁！如何？』至於此篇，禹方言功也。臯陶亦曰：

俞如何、大帥昔之聖賢推善遜美、更相後先、故禹以如何之問、而發臯陶之謨、臯陶亦以如何之問、而明禹之功、而豈若後世同列於王朝者、相忌相克哉、如曰濬、畎澮距川者、蓋一畝之間、廣尺深尺者曰畎、廣深二尺者曰遂、九夫爲井、井間廣深四尺者曰溝、十井爲成、成間廣八尺曰洫、百里爲同、同間廣一尋、深二仞者曰澮、然則畎遂溝洫澮皆水之所自行者、吾夫子謂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然則觀禹之所以縱橫經理之遺迹、信乎其用

力也、如禹之告舜曰安汝止、舜之命其臣曰汝翼、汝爲、又有以見當時君臣之間、情文簡易、上下無嫌、而非後世君臣之間、君日益尊、臣日益諛也、如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作服者、蓋自日月以至華蟲、凡此六者則繪之於裳、鄭康成以爲天子之服、得以備十二章、至於公則自山龍而下、侯伯則自華蟲而下、子男則自藻火而下、卿大夫則自粉米而下、要其說必有所據也、係易者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則觀象作服固始於黃帝至於具此采章先儒以爲不知始於何時舜言觀古則知在舜之前無疑矣如曰聞六律八音在治忽者蓋六律六呂當言十二而惟言六律者先儒以爲舉其陽則其陰可知也如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蓋要服之內則爲九州於九州之間擇諸侯之賢者十二人以爲師以率州牧以糾羣后至於外薄四海則荒服也亦使五國以爲屬屬有長焉其曰咸建者以言不惟內而九州爲之立師至於外

而四海亦爲之建長則是禹之功豈止於平水患而已而其經綸當世使之內外相維而總攝治體者其纖悉周密爲如何哉如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者若隨文生意本無難見者但先儒以爲觀此一段上下不相貫或者舜欲禪天下於禹而禹遜臯陶時語也詳觀文意寧不信然如曰合止祝啟者蓋祝啟皆水音也正義引郭璞以爲祝如漆桶啟如伏虎祝以合樂啟以止樂至於終篇君臣作歌更相警告不以

既治既安之爲可恃，而常若大危大亂之在其後，後世有如齊之君臣，於飲酒歡樂之時，而不忘乎射中在莛之事，嘻，尚庶幾焉。

禹貢

禹貢一書記禹治水本末，區畫九州，任土作貢之事也。然禹之治水當在堯倦勤之時，舜歷試之際，宜謂之唐書，而敘於舜典之上，今乃敘於此，而謂之夏書者何邪？以其書乃夏史官所錄耳。說者謂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此史官之辭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亦史官之辭也。若夫自冀州既載，壺口以至訖于四海，皆禹自述經行天下，與夫用功先後，山川主名，草木之生，遂土色之黑白，田

賦之高下。山之首尾。水之源派。纖悉登載。奏之於堯。藏之史官。史官畧加刪潤。以成萬世之信書。此說誠有理。蓋冀爲堯都而所都近河。故禹於每州之下。必言浮于水。達于河者。誠以每州規模方畧。經理既定。必自河還冀。以白于帝也。冀州帝所都。居水之下流。而河之患爲甚。故禹之用力先焉。而九州之次。亦以所治爲先後。水性下注。故治之之道。當自下始。是故自冀而兗。兗而青。青而徐。徐而揚。又從揚以西而荆。荆而豫。豫而梁。梁而雍。雍地

最高也。故最後於雍焉。當時之水爲患最甚者。河爲最。江次之。淮次之。而河之所行多在冀。兗。青。徐亦下流也。被害爲慘。故禹之功先施於四州。而河患衰矣。雍與豫雖近河。然下流旣治。水亦漸消。可以少緩也。故次于揚。次于荆。以治江與淮。江淮治而水患平。然後次于豫。次于梁。次于雍。以治江淮上流之餘患。此禹功之次序。而治水之本末也。禹於每州必陳其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可謂詳矣。然以其州境隔絕。山之脈絡。水之源委。或綿亘於兩



州之間者其足跡之所歷與夫施功之次第或未  
得以著見故於九州之後又復以其山之勢水之  
源而備言之自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此皆不  
言水而直以山言之所謂隨山濬川導山之澗谷  
而納之川也自導弱水至于東北入河此又不言  
山而直以水言之所謂決九州距四海蓋導川之  
流行而歸之海也然經言導山獨記雍梁冀豫荆  
揚之山而已而兗青徐之山不記焉何哉蓋三州  
之山絕在東河之東不與西屬各於其州見之矣

故不復贅言之然九川之水有不因山而導之者  
水出於平原也如弱水黑水沅水是已有因山而  
導之者水出於山谷間也如嶓冢導漾岷山導江  
是已有其源甚遠而導之不及其源者導河自積  
石是也有其源甚邇直由其源而導之者導淮自  
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是也河在北  
故先言河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濟水發源河北  
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故次濟與淮渭與洛俱  
入于河故又後言之天下之水多矣而此舉其大

者言之耳。至於三江之說，不勝異同。顏師古以爲中江與南北爲三，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水松江，韋昭以爲浙江松江蒲陽江，而王安石以爲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各據所見而言，莫知孰是。但東坡以爲自豫章而下，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南江。自蜀岷山過九江，會于彭蠡，以入于海，是爲中江。自嶓冢導漾東流爲漢，過三澨，至于大別，以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以入于海，是爲北江。此說最爲有據。蓋嘗縱觀於彭蠡之口，今豫

章之江，所謂西江，而岷山之流爲蜀江，導漾之水爲漢江，論江之大無過此三江者。三江旣皆入海，則震澤之區安得不定乎。至於九江之論，尤爲不一。獨九江圖謂九江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別於鄂陵，終於江口，其論爲不誣。蓋嘗自九江望之，直枝分派，別爲九江爾。非必有本原也。此潯陽記所以有烏江蚌江等九號也。歟。然其名號則起於近代，計禹時未有也。亦猶河有徒駭馬頰之名耳。河自積石至于大伾，率依山而行，自大陸

以北則出於平地，禹懼其衝突也。於是因地之形而逆設爲九河，凡河之道則不建都邑，不爲聚落，不耕不牧，以防其決。故謂之逆河，非謂九江同時並流也。雖然，攷之禹貢，其間山崗之連屬，水勢之流演，有不可以簡編求者甚多。如當時之水勢自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然後由淮泗以達于河。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於黃池，而江淮始通。禹之時，則未有此道也。孟子謂禹疏九河，淪濟潔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而說者

以爲孟子誤指夫差所通之水，以爲禹迹。夫孟子去禹未久也，而猶不可攷，乃欲以今日耳目之所聞見而求合禹之書，豈不大悖與？學者反覆禹貢之所載，參之以諸儒之所發明，而又詳之以耳目之所接，疑則闕之，而無鑿以臆度之說，斯可也。禹貢山川之勢，亦旣畧言之矣。至于九州禹初別之，所以畫其封圻而察其土俗者，極爲詳備。釋爾雅者，以爲兩河間其民氣習情性大抵相近，故曰冀、冀者，近也。濟河之間其氣專質，體性信謙，故曰兗。

兗者信也。淮海間其氣寬舒，其性安徐，故曰徐。徐者舒也。江南之民其氣躁勁，其性輕揚，故曰揚。揚者輕也。荊州之民其氣剛悍，厥性疆梁，故曰梁。梁者疆也。河南之民其氣安舒，厥性寬豫，故曰豫。豫者舒也。河西之民其氣蔽壅，受性多急，故曰雍。雍者壅也。然冀之北與夷狄接，儻不正其封疆，則將有猾夏之患。舜於是分冀之東北爲營州，正北爲幽州，西北爲并州，方禹治水，冀之北境未有定域，故獨於冀不言封界者，其以此歟。至於商之時則

無青，并青於徐也。周之時則無徐，并徐於青也。名號更革，雖若不同，要皆不出於九州之域而已。水患旣平，土性復故，人得稼穡，於是始作貢賦之法。攷之於書，九州之田，雍、徐、青爲上，豫、冀、兗爲中，梁、荆、揚爲下，九州之賦，則冀、豫、荆當其上，青、徐、雍當其中，揚、梁、兗當其下。何田與賦參差如此哉？蓋賦出於田，而又參以土焉。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此賦之出於田也。曰庶，土交正底，謹財賦，此賦之出於土也。賦出於田，參之以土，而又以其灌溉之利

否與人力之勤惰而加審焉。此其所以錯雜不同而一歸於當也。雖然賦非天子所有也。諸侯用之以守邦國。以承王命。以討不庭。聖人特爲之差別。爾至於貢則四方之入于王者。賦有常經。貢無定制。必曰錫命而後貢。後世舉天下之賦。悉輸於大農。而所謂歲貢亦有一定之法矣。至於五服之說。亦不勝異同。賈逵馬融以爲甸服千里。其外四服則二千里。相距爲六千里。鄭氏以爲服五百里。乃堯之定制。至禹闢之。每服增五百里。四方相距爲

萬里。蓋禹之治水。其功在於平治山川而已。未嘗用力於廣拓封疆也。正使廣拓土地三倍於堯。而詩書皆無述焉。何哉。况周之九服。大司馬明言王畿千里。其外八服皆五百里。相距爲九千里。合王畿爲萬里。自國畿之外。以至於衛。悉以封侯。其外三服則爲蠻夷。是則周之土疆凡萬里也。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驗其山川。不出禹貢之域。而里數不同者。蓋禹貢據其空虛。鳥道直而計之。而漢則以人迹所

至而言之故王肅以爲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  
回邪委曲動有倍加者正其意也然則漢之土疆  
豈非亦萬里乎孰謂堯之土疆而止於五千里也  
孔氏正義以爲堯凡五服服各五百里爲二千五  
百里二方相距爲五千里以四面言之則爲萬里  
王肅馬遷俱以爲然蓋禹貢封域歷三代至漢初  
一無所變更則萬里之數不應不同也是皆先儒  
之說故表而出之庶幾覽者得其要云爾

### 甘誓

甘誓一篇蓋啟與扈戰誓師之辭也甘者扈郊之  
名而誓者與將士設約以明賞罰之信也如湯誓  
秦誓或舉其爲王之號或未戰而立爲之名至於  
甘誓牧誓費誓則各以其戰之地而言之其爲戒  
厲師徒宣明號令則一而已大抵師直爲壯曲爲  
老王者之兵論曲直不論疆弱故啟之誓師必先  
數扈之罪五行者天之所生人之所恃以養古先  
聖王所爲兢兢然致懼於汨陳者也而扈乃威侮

之則將有火不炎上水不潤下木不曲直金不從  
革土不稼穡者矣三正者道之大原人之所恃以  
立古先聖王所爲建皇極而厚彝倫者也而扈乃  
怠棄之則將有變天之道絕地之統亂人之紀者  
矣計扈之罪未易悉數啟特舉其尤大者言之扈  
罪如此師出有名三軍之氣烏得而不壯邪三代  
以來師用車戰所謂步卒者坐作進退皆聽之車  
故啟於戒車之際獨加詳焉曰左不攻左右不攻  
右御非其正此三人同在一車之上也春秋之世

魯與齊戰孟氏之軍則孟儒子爲左顏羽御邴洩  
爲右季氏之軍則冉求爲左管周父御樊遲爲右  
又左氏記樂伯之言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鼓攝  
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則是古  
者車戰有左有右左則主射右則主擊刺而御則  
居其中此甲士之車大畧如此耳至於將之兵車  
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中央主擊鼓與  
三軍爲進退節度者也因并言之古者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祖以行故士之有功則賞之於祖主

之前明不敢專也。又曰：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主以行也。故士之不用命者，則戮之於社。蓋社則有幽陰肅殺之誼也。雖然，扈禹之後也。國語謂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然則亦兄弟之國歟。說者謂有扈之罪，經無明文，竊意其有歸益之心，無君啟之志。故啟從而討之，而正義又以爲蓋自堯舜以來，皆以傳賢。至啟乃以子而受禹，故扈不服。二者之說，宜皆不然。然舜之承堯，禹之繼舜，受禪之際，天下晏然。至於啟方卽位，扈乃不服，啟獨無以致之者乎？聖人序書，不明君臣之分，而直言戰于甘之野，其非王者有征無戰之意乎？噫！啟之德衰矣。

洛水集

卷六終

洛水集

卷六

三十一



程洛水先生集

卷七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記

行在重建大宗正司記

唯天降衷彝倫攸敘，唯聖建極，人道爲先。夫人道  
昉乎夫婦，嚴乎父子，明乎兄弟，衍而族之，一而宗  
之，皆天之彝，而人之極也。故盛帝哲王，揭道統範，  
人心如川之流，如風之靡，而無一毫與吾扞格之  
意者，蓋敬其親，所以教天下之孝；長其兄，所以興

天下之梯，睦其族所以作天下之順，其事簡而易行，其理融而罔拂，萬化之權與百王之軌則，未有一日而能舍是者。宋受天命，德歆于天，天寔祚之子孫，千億蓋不止乎魯衛毛聃郤雍曹滕畢原，鄆郇邢晉邢茅而已也。而吾祖宗之意慮其散而不合，合而無以教之也。於是法堯則周，設爲宗正以統之，南渡以來益加密焉。旣設南外於溫陵矣，又設西外於三山，西南旣皆設矣，又於行在置大司以繼二外焉。豈非緒裔日繁，經務日滋，故規置

日詳邪？初在所之司，建於衆安橋之南。嘉泰改元，埃於融風，廼徙而建於開元宮之左。迨嘉定十有七年，歲益久，屋浸壞，丞相遂言於上曰：宗故無學也，今學矣，而宗正一司所以出政令而輔教化，與學相爲表裏者，矧其所治，乃潛宮之故址，可弗治乎？上曰：俞。乃予緡錢萬有奇，俾亟新之。於是重門耽耽，隆堂屹屹，碧瓦鱗鱗，朱門奕奕，地與屋稱，屋與事稱，都人聳觀，萬詞一偉。已而知大宗事與知大宗丞聯車來訪，曰：願有以記之。予聞官寺

古人必葺，非直爲是美觀也，非唐居而移體也，凡以重其職，故嚴其屋，嚴其屋則敬其事耳，然則大宗之所以爲事者，何以哉？曰：謹生始以防其僞，重婚族以厘其別，時衣廩以恤其困，隆道誼以明其教，嚴憲罰以禁其惡，則麟趾之化陶然大醇，於以磐周石而重漢鼎，億千萬年與。宋無極，其職顧不係於大宗邪？惟宗正世有賢德爲天族表，必能上稱大君擢任之重，下慰宗支瞻望之切矣。宗正名師貢，蓋崇憲靖王之子，今官檢校少保奉國子也。

檢正都司重建直廬記

四佐七輔，光贊皇圖，他未具僚也。唐虞官百，一相百揆，夏商官倍，伊虺竝登，方是時，事猶鮮也。至周則繁矣，既立冢宰，又立公孤，然亦鮮也。至漢唐則又繁矣，故漢唐命相，浸不一焉，得非世益變，事益繁，故官益備邪？天監宋德大命集于藝祖，首相趙韓王，舉天下之事，一歸中書，而後相之名

始正其後立三公之官以宰相領之而後相之職始尊蓋宰相者以總萬微統百官爲職而公孤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爲事宰相公孤固道與法之所由以出者然則爲之屬者其可專以法言哉上承下覈亦貴乎知道而已一謀議焉期以宣朝廷之教化一賞罰焉期以示朝廷之勸懲一士之伸期以興天下之英茂一夫之汰期以沮天下之庸回運動期以折遐衝惠利期以洽微細夫如是則雖法也亦道也非法之外他有道也雖然由漢

而來丞相設兩長史而三公則又各設其屬至隋唐於尚書則置左右司郎中及員外郎我朝於中書則又置檢正諸房公事屬亦衆矣然則未有以勛名事業大顯於世者果才難邪抑用之不盡耶稽之國史王蕃建言都司於省事無所不預今宰相入省諸房填委徑稟請筆但以草檢齋赴郎官寄日押字而已請依元豐崇寧舊法諸房各具簽貼先都事次檢點次郎官押訖然後請筆以行今丞相之宅揆也一用故制未始輒變然智燭亾形

亦莫敢以銖兩欺者。暇日復命其掾曰：都曹之廬  
敞矣，乃捐金使新之。於是庚辰葺功，辛巳已役，治  
事之舍敞潔清明，且結亭以合議，疏沼以澄心。耽  
耽間間，志慮不煩。盍思古人所謂助和鼎味者，固  
不止摘微隱於簿書，校寡多於錢穀而已也。雖然，  
天之生才，參差不齊，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  
萬。大者閑於大而毋忽於小，小者安於小而毋媚  
於大，各務罄竭相爲師師，惟知有國，罔知其他。人  
主無爲也，而論一相於上，宰相不親細務也，而列  
羣掾於下，羣掾之職舉則中書之務可清，中書之  
務清則垂衣之化可凝。然則都曹之繁大矣，可不  
思所以答吾君吾相者哉！某嘗叨列掾，且嘗豫營  
築之役者，故同列以紀事爲屬辭之不獲，輒附所  
聞者如右。

行在重建進奏院記

古者諸侯述職于王，所必有館焉。周立邑，漢設邸，周而上可推也。唐中不競，藩置益舛，我國家天臨海境，東至于海，西達于關，南淮、北冀，萬里一揆，制爲大中、下都督府，又路爲都督府，又路爲安撫司，鎮府州軍凡餘四百，上之施令，布教雷行，雨沛朝，發九天，莫周萬宇，下之執秩，拱稽歸時，事脩常職，凡郡條之宜，民情之隱，奉章而上，謁稽疑於太宰，質政於有司，川流環運，道不虛足，使要荒如畿甸。

畿甸如堂陛，不知有天關九重之隔者，皆於邸而咽喉焉。又域外羈縻之州，五十有三，咸凜聲教，又其外曰海濱，海濱之國以百數，若安南高麗等，歲時入貢，又若鼠島麟州，騰風踏浪，譯言賈寶，自達于舶司，亦有請于朝者，然則是邸顧不甚重矣乎。六龍御東，志在北還，往往百司庶府，僅取苟具，故邸亦草繕，中更融風，嘗再繕之，草又甚焉。歲老益摧於事，弗稱矧今也。齊魯魏博之間，連城數十，奉圖請命，皇仁天覆，懷來方輿，執玉萬國，日月可冀。

邸顧若是將焉攸賴，乃典邸朱君王君請之，朝朝頒萬緡，遂更新之，豐棟厚梁，平庭壯楹，宿直之廬，書檄之儲，胥史之居，洗陋揭庫，具曰偉哉，比成也。乃落之，甘泉之從臣，宰樞之列掾，咸在焉。二君謂予曰：古者官脩其方，故物不坻伏，方之爲言書也。書其設官之由，職治之事，朝夕以自厲焉。周官三百六十，官各爲書，其典適四方者，則又物爲一書，多或至五書，後世弗奠厥官，其書亾，故其職因之廢放，所由來久矣。今院再建書，未遑也，記其可已。

乎。其謂二君知邱之爲重也，而作新之，才能集事，智能役物，故費半而功倍之，皆可書也。至若知邱之當建，而又知職之當爲，且欲記之以庶幾古人之脩方，是尤不可不書也。然古者官無崇卑，皆得以其職諫焉。夫上宣下納，邱之職也。因出納以寓箴規，非古人脩方之意與。然則由唐迄今，凡領斯邱者，率至大用，豈無爲邪？由其號者，觀其實，後其職者，繼其事。二君之意深矣。朱君名藻，王君名與權。

淮東提舉司門樓記

竊嘗慨嘆寓內之事，有當爲而不爲者，有已爲而廢而莫有繼爲者，要皆有時焉。時至矣而未得其人，得人矣而無其志，皆不能以有爲也。朔風烈而未耜間，春雨濡而桔槔卧，時未應也。晨已秣而病駒難駕，漏已殘而雌伏無聲，非無其時也。無其才也。負慶忌之勇而一羽莫任，具飛廉之足而跬步弗前，非無其才也。無其志也。當其時矣而又得其人，有其人矣而又厲其志，則泰山可挾，北海可超。



華胥之俗可還而結繩之治可追也。而况有司營繕之事哉。由漢唐而來，兵賦所出淵藪江淮而向也。淮東常平茶鹽使者則又兼淮西領之，其任可謂重，其權可謂尊矣。而其建臺布治之所，則前直津亭左迫州宅，右底廢營偏仄荒蒼，來者欲迷，然則開拓之振起之，非其所當為邪。乃其司自揚徙秦，自紹興以及于今，浸浸百年，而未有為之者。嘉定壬午，今使者來始克為之，歲事於癸未之季秋，迄工於是年之清祀，於是崇門耽耽，飛樓屹屹，東西對峙，神工天力，隆若泰華，深若滄溟，其氣足以吞海濤，其勢足以填淮服，然則非時邪，非才至而心亦至邪。然樓之中拱凡三十尺，結霧薄雲，上侵赤霄，得無大過邪。使者曰不然，吾嘗讀易而有得於大壯焉。蓋大壯之為卦，乾下震上，四陽並進之象也。而聖人繫易從而推明之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然則作室而必取大壯，非大壯則奚以自別於營巢邪。雖然，抑有慮焉。昔人有懲營築之

事者曰工不使鬼必在役人財非天來終須地出  
今役也糜金之緡逾四萬役民之日將二萬民顧  
不病邪然予又聞之使者其羸取公上而歛不及  
下工優祿直而民不告勞則又何慊乎是哉而或  
者則又曰公臺不築而王侯錦木民乏環堵而公  
府雕墻母乃不可乎曰不然今昔殊時損益異制  
茅茨不剪莫再虞韜阜門仞堂具存周典至其野  
則田萊闢入其邑則室廬整戶有田家有宅廬環  
有桑菜茹有畦先斯人而憂後斯人而樂是道也

兼舉而不相悖並行而不偏廢則又安得謂之厲  
民以自奉哉樓芻築臺眎聽益廣公餘暇日登樓  
坐臺乾端坤倪一瞬八荒近而閭閻之戚欣官吏  
之貪廉阡陌之荒治耕耨之早晏戶口之登耗禾  
黍之嗇穰瞭然在目因得以脩吾令而行吾政至  
若憑虛極眺則齊魯鱗鱗關河蒼蒼忠憤所激風  
雲入懷紆百年之壯志振萬世之長策際斯時用  
斯才充斯志其又可量邪使者楊氏名恕自丞大  
宗正授少府節而來

行在重建都督府記

象垂天缺，聯絡勾陳，勢密羽林，環拱丹宸。漢分南北，以居重，唐設府衛，以御輕。大牙足以相制，內外豈容適均。茲歷代之深意，逮我朝而作新。龍蛇龜兕，隱隱絃絃，其屯如雲，其動如霆。犀甲熊旂，金節嶙峋，一麾萬趨，統於將軍。將軍之居，宜阜宜潭，儻陋弗閔，曷壯國觀。顧若步官，訟陋爲甚。住去代來，疇不思振，才力束之，百年一瞬，仆興有時，今候迺來。歲月幾何，已一新之。惟工惟材，匪役匪征，廩屋

直豐兵民欣欣用能崇門碑兀隆堂岌業煙浮瓦  
碧霧籠牕濕登高眺明意氣八荒右湖澄鮮三軍  
解裝左江澎湃萬騎奔場疏沼沚屋垣廡耽耽沈  
沈不啻百楹捐緡三萬糜斛五百悉取於節抑之  
餘曾不爲毫髮之歛始於寶元之冬迄於丙戌之  
春罔愆于經人若不聞昔之笳鼓謹壯旗幟精明  
對壘覘之猶曰能軍然則今舉也改百年之陋轍  
建一旦之宏模不足以觀人乎曰未也方其將畧  
心傳靈機圯授濡湏振迹固始知名虬騰周戍之

間鸚立漢壇之上弓鳴辟歷劍躍龍阿指搗而川  
陸回形叱咤而風雲變色馘首斬將破整摧堅稽  
功校勞剖竹分蕃泱泱淮水暴暴淮山且不寧是  
也能貴而不能賤能豐而不能約偃息華棖之下  
甘卧重裯之上鮮醲足以敗其真歌舞足以蠱其  
心強筋頓輒於習閑髀肉復生於久佚此蓋自昔  
建功業者之所同患也今也輕煖不被體腴甘不  
入腹手斃日運腰弓夜鳴一寒暑等渴饑忠精義  
氣始末不渝唐人郭中令有言受恩塞下制敵行

間東西十年前後百戰，天寒折劍，濺血霑衣，野宿  
驚心，飲冰傷骨，跋涉險阻，出入死生，所仗惟天，以  
至今日，噫嘻，其殆庶幾乎？蓋由其性然，惟其性也，  
則居此爽塏也。吾知必能曰：壁壘之衆，寧無雜蛙  
蛭之濕居者乎？眎此華好也。吾知必又曰：列亭之  
戍，寧無引蘆葦以自障者乎？每飯則思日昃未炊  
之士，方衣則念天寒不褐之家，且奚以知其然哉？  
觀其嚴湯液以起病，厚嫁聘以恤孤，保封田以衍  
餉，明功籍以振滯，偏裨無困役，符籍絕苛征，士旅

歸心連營一詞，推此以旃，決知其有此居而不樂  
其居也。不然則總核之朝黜陟之公，胡爲乎山未  
靡旃畀之金鑑之符，而使之總牙璋之律哉？雖然  
是亦未爲可安之地也。聞之西北有故都焉，泰山  
黃河之靈，望雲就日之人，延頸以俟翠華之還者，  
不知幾春秋矣。今也閶闔風生，靈旗影高，思紹興  
草創之意，憤東南王業之偏，擁天授之神矛，落攬  
搶之妖稜，振霜飈而掃敗葉，鼓天浪以洗危巢，然  
後警蹕，驂乘奉六龍而還上都，大開明堂，汛掃陵

廟、幸丹鳳門、大赦天下、謀臣猛將以次論功、賜第  
帝城、永蕃王室、斯時也、吾居其庶、幾可莫乎、然則  
是役也、姑書始焉、侯王氏名虎云、

賜名清湘書院記

真宗朝張公景狀柳公開之行云、公少誦經籍、天  
水趙生老儒也、持韓退之文百篇授公曰、質而不  
麗、意若難曉、子其詳之、公一覽、不合嘆曰、廣有斯  
文哉、因爲文直以韓爲宗、且名肩愈、字紹先、又曰  
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聖之大教、續韓孟而  
助周孔、又兵部侍郎王公祐得公書曰、子之支出  
於今、真古之文也、兵部尚書楊公昭儉亦曰、子之  
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然則公之道、韓公之

道也。公在先朝，一時羣賢尊慕如此。按公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張公作行狀，乃咸平三年而公序韓公集有曰：予讀先生之文，年十七，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固已得韓集。去穆公脩時已數十年矣。歐公脩蘇公軾更出其後，而歐公畧不及之，乃以爲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公仲淹作尹公洙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磨之，時人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適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伯長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

文一變，而古讀范公此序，則韓之道始發於公，而尹公穆公歐陽公皆繼公之緒，亾疑也。夫如是，則洗西崑之陋，而上承六藝之統，使我宋文體陶育大醇公之功，寔在諸儒之先。初公刺史全州也，作堂湖山，遐邇來學，親爲指授，迨今全人師慕如新。前牧守監司，援白鹿故事，乞名書院，亾慮十數。史君楊侯若請尤切，率尼未下。寶慶改元，程侯榆典州事，顯述顛末，復請于朝。朝廷下儀曹，某時待罪春官，與尚書郎劉致一合詞于朝，曰：三代盛時，天

下之學不一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蓋不止天子諸侯之國有學而已所以本朝慶曆既令天下州軍咸立學又令天下大小縣皆得立學此正三代多設學校之意况道以文而後名文以道而爲古柳公古文之倡實有功於斯道今若倣濂溪東湖令本州揭榜仍撥隸州學一等教養於理爲順丞相是之曰此郡所當言而朝廷所當行者亟言之卽日報可名以清湘書院且俾郡博士兼領之成命初傳儒紳欣躍斯文所繫油然有光雖然韓之

道更四百餘年至公始振公之學又二百餘年迨今始然道無古今人無先後而顯晦則有時焉天也今全之士旣喜公之教行於時則當推公之道垂於後必也順彝則察紀敘瘖嚅道真經緯謨身則公之澤庶乎亾涯而上之賜庶乎不虛矧爾賢侯崇其廬豐其租俾爾多士休佚以養其氣饜沃以屋其學發之而爲詞章充之而爲氣節大之而爲功業其又可量邪侯以紀事書扁爲屬亾何持憲節廣右扁已揭記鐫未遑也嗣守趙侯必愿



忠定丞相之孫學與行世其家故下車首鉞之又  
前守林侯岳亦嘗卽其地作新書堂是皆有志斯  
文者嗚呼是事更數守歷數十年乃克備豈惟全  
士之幸哉上下湘江儒館相望堯舜周孔之道浸  
昌矣

富春道院記

朝廷張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今州縣之官方其  
未至也人畏其來旣來也人望其去不特望其去  
而已至有以三不肯書其門者怨之怒之之深也  
亦固有未至也人徯之旣至也人安之旣滿也人  
畱之畱之不可而去也雖久而猶思之不止思之  
而已且復祠之祝之子孫世世不忘之抑何頑友  
之俗不同若是邪及攷其所以然則俗無頑友也  
吏有不同耳夫所謂良吏者無赫赫之功無皦皦

之譽。唯奉法循理而已矣。法者朝廷之公也。理者吾心之天也。率而循之。不過廉以飭已。寬以愛民。嚴以戢吏。勤以集事。四者具矣。而又風之以教化。漸之以禮義。使詩書禮樂之澤。浹洽乎平川廣谷之間。則斯人也。豈惟後之安之。思之。祠之。祝之而已。一有所爲。民驩趨之。築一臺。營一觀。率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營築若是也。至若一遊一豫。一觴一集。見其羽旄之美。聞其笙箏之聲。則又曰。吾邦君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燕遊若是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至若貪且酷者。凡有爲焉。民疾視之。一臺榭之築。一亭觀之。脩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臺觀。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一觴豆之設。一管籥之陳。則又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邦君之好宴遊。與夫何使我至此極也。此無他。厲民以自養也。然則何以爲厲民哉。曰。賦歛有經也。或取贏焉。或再輸焉。或先期而督迫焉。或豫貸而不償焉。寃抑所望以伸理也。乃一以金爲斷焉。有則勝。否則負多。

則勝少則負是非貿貿黑白蒙蒙商校寡多白晝  
爲市民不幸小有過差則譏伺之搏執之僂辱之  
得金而後已雖不盡焉而其徒抑何繁哉曾子曰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民今而後得反  
之矣君無尤焉吁可懼也壬申癸酉之歲予之爲  
春江也嘗欲築堂名以道院已而再期來塵班列  
迫不暇也而亦不敢焉不敢者何也懼斯民之或  
疾首蹙頞也後十有一年今令君竟爲之予未知  
斯民之情也已而詢之邑人則皆曰可也民以爲  
可則令君之嘯詠其中皆邦人之和氣也笙歌其  
中皆邦人之頌聲也夫所謂道者卽理與法之所  
聚也曰院者卽理與法之所由以出而覃乎百里  
之封者也夫如是則春江之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如飲醇酎棲鶴白昇二十八鄉之間皆道院也豈  
止數楹之屋而已哉令君行且秩謝翩翩天朝予  
亦將乞身西還鼓櫂春江登道院之堂采遺愛之  
詩而爲令君無窮之賀將不止今日區區紀筆而  
已也令君姓李氏名彌高家永嘉

札溪書院記

古者天子之國都下暨庶人之黨術咸設之學以淑斯人故凡父兄之教告師友之講磨觀聽之所及言行之所形無非詩書禮樂之文孝悌忠信之事靡一夫之犯義有比屋之可封至和所薰叶氣嘉生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人民育被之聲歌紀之典冊上下數千百載間非一朝一夕之效者三代衰學校廢子衿刺興專門習盛甚則倚席不講蕪地爲蔬學存道亾民罔用勸漢唐盛際已

不足觀。矧厥昏庸。其胡能淑。我宋秉籙。文治蠲興。聚學爲海。輝詞成林。海隅出日。罔不同之。比年東南。尤爲特盛。逾嶽而巖。山深水幽。亂雲橫塢。是爲札溪。吳氏世居。詩書傳家。有諱堯臣者。蚤游成均。晚紆青綬。餐霞噏煙。不粒人間。或傳以爲仙云。猶子舜申。益力於學。歲在甲戌。其子應酉。果奉大對。然則稽古之功。亦旣畧見。方且考卜奇勝。肇造書宇。講堂其中。扁以達善。前有湧泉。疏池滌研。兩廡旁翼。爲東西齋。齋上爲閣。左曰明經。經史子集之書藏焉。右曰見賢。古先賢哲之像列焉。門之外壘土爲壇。環植以杏。結亭曰風雩。伯仲子姓。蕭蕭雍雍。蚤夕其間。以脩以游。旁有老桐。莫知其年。一日震雷。不煩斧斤。乃以其材象洙泗聖人而事之用。瞻儀刑。以肅朝夕。雖然。豈無所自哉。康廬洪氏合朞功之族。築館共之。  大宗皇帝賜宸翰命之官。資其子卒登巍科。聖朝勸學其盛若此。士生斯時。曷以仰承休德哉。必也。遡古聖人所以設學之意。考昔賢所以躬行之實。思夫古之所謂士者。養於

家漸於鄉、然後舉於州、而用於天子、此自源徂流者也。又念夫古之已仕、而歸者、則坐之里門之堂、使里中子弟得以朝夕質疑、而問義、故曰仕而優、則又學焉。此自葉流根者也。始而終終、而又始、學烏有已邪？若夫誦堯之言行、跖之行、而徒曰富貴利達云者、此則世俗之學、而非先王之學也。某之爲賜谷書院也、欲記而未暇、而吳君以札溪之記爲屬、吳君於先君中表也、其可以詞荒解乎？然學無異事也、是說也、不惟記札溪也、所以記賜谷者、亦不異是也、吾黨小子其識之。

### 富春驛記

杜工部月明泊舟對驛云、更深不假燭、月朗自明船、金剝青楓外、朱樓白水邊、城烏啼耿耿、野鷺宿娟娟、皓首江湖客、鈎簾獨未眠、富春據錢塘上游、千車鱗鱗、百帆隱隱、日過其前、而征舍才數椽、客至無所館、往往躡老子之宮、踐浮屠之室、其來塵軼其去水空、公私交病、不知幾春秋、予彈絲稍間、築驛江渚、至者如歸、越山如畫、金剝差參、其旁絕

類草堂所詩旦夕代去繫舟驛下收吳煙越雨盡入毫端繼公之詩於數百年後亦一快也癸酉冬記

徽州貢院記

新安貢宇地於宣和嗣建未遑也歲賓興則假諸宣廟州庠蓋是時試藝者少紹興浸盛廟學無以受乾道戊子邦君郟侯升卿始規廟東閒地及增市於民者凡六百二十丈爲屋百楹今六十年士五倍門迸入躡踐屢驚屋不足芘蓋以蘆葦上下交病者三十年於此矣更十數守咸睥睨莫就今侯來首垂意焉鄉校獻議謂前地可拓侯乃偕別駕洪君侃博士王君日新率履相攸果可焉於是

括餘閒平阻險因高下且徙教官之舍而他之前日之湫蔽者一旦地闢天開改兒易跡是斷是虔功成不愆昉事於丙戌之冬休徒於丁亥之夏新者以間計一百二十有七舊者百楹亦再繕之潭潭沉沉林鬱雲屯五門洞開東西徑可入中坐萬士裕如也自是父兄之遣子弟者無爭門疊趾之憂而羣試之吐英奇者有暢目爽心之助侯之惠多士爲如何邪且是役也亦有數焉初邾侯之始創也歲爲戊子是秋卽試士明年冠南宮占鼎魁聯翩上第者兩倍他時今侯之增廣也來年又爲戊子則已丑臚傳之盛亦當增廣於乾道矣雖然數者天也成之者人也今侯之來固天所以佑此邦而成此數邪初議者以地褊欲遷之城外某馳書于侯曰徙非便也役艱大必墮因循且潮陽可監也歲在甲戌潮之士嘗首南宮矣已而以選場狃陋遷之其後凡再舉寂無奏名者今又復故焉侯信其說乃躬行度之議乃定茲大役也非仁且勇安得不搖於異議蓋新安爲畿輔凡分左契者



皆朝廷推擇而來，故多得良牧，彼怠而荒政，刻而苛，歛纜一二計，今侯之賢也。冰雪其操，襤褸其民，堂皇其屬邑，符移不繁，財用自裕，而又振丙戌之水，代秋苗之輸，新川驛之橋，建休寧之寨，凡可以便斯民者，靡不力焉。可不牽聯書之以告後之爲政者乎？新天子明德日升，垂意吏治，每臨遣守臣，丁寧戒飭，用是陛辭而退者，莫不震竦，知所趨向。先朝蘇公洵之論曰：近之守令，賢邪？民譽之歌之，必傳傳，則必達於朝廷。若夫遐陬僻壤，雖使盜跖

爲守，檣杙饕餮爲令，郡縣之民，羣嘲而聚罵者，雖千百輩，而朝廷不知也。顧新安在國門之西三百里，有此良牧，豈不上徹明目達聰之朝邪？雖然，侯之所以望於多士者，不惟計偕而已。道之所在，始於修身事親，終於致主矧吾邦碧嶂峭立，水清石鑿，歷數先賢，皆卓然以忠義風節名世，蓋其毓於山川者然也。唯多士勉之，以無負賢侯興起之意。侯天胄名希，齊詩書傳家，父子兄弟十餘人，踵取儒科，其行治爲金華公族標表，故其見之政事者

若此

休寧縣脩學記

紹興中錫山先生陳公之茂來尉休寧遷學于南門之左今六十八年屋侵壞邑大夫毘陵張侯抃脩之不異新宮尉吳門吳侯大淵克蒞是役書三來詭以紀事某邑民也不學是懼安能紀辟不獲輒誦昔聞古者自六歲學數與方至十五入太學如擊石火如導谷泉不擊不導火泉固存擊之導之火泉乃出人有成性道體具備學問一施德業日廣非昔無今有也至若過時廼學則已跳躍逐物矣揉之維之刻之琢之俾還性初廼順帝則夫時而學與過時而學皆可達諸聖賢神道顯德坦然亡壅嗚呼先王爲之設學不可一日緩已國家昭德恢儒今二百五十年聲容文明匹休三代自移蹕吳會新安在甸服三百里教化所漸益近且先故休寧百年來比屋詩書衣冠鼎盛士之繇學致身者踵武相屬嗚呼錫山建學明道所以期惠吾邑人者獨致身云哉今大夫以廉敏稱知先教

後政首加葺焉。士之峩冠曳履入于其間俯仰以思曰。吾之學知一性之本原者乎。學而仕者曰。吾之仕知名誼風節如吾邦之先達者乎。學者不徒記問詞章而思其本原。仕者不徒簿書期會而思所謂大節。使吾邑隱然爲多士鄉。此錫山意也。亦今大夫意也。某亡狀庶與吾邑人日新厥圖益奮不解。且系以歌。用昭無忘。松蘿茗蕘兮屏其虛。東溪紆餘兮帶其郭。有學宮兮屋渠渠。峩新冠兮衣裾。裾春薄莫兮風舞雩。秋爾霽兮涼生墟。服仁食義兮力蓄畬。圓規方矩兮行瓊琚。靄靄闔闔兮論雲衢。名節崔嵬兮照史書。于勉于于勉于。玉此詩歌堅不渝。

休寧先達續題名記

寶慶丁亥冬。海寧令君與鄉校之秀以書來曰。邑之進士題名植石校宮。今五十年。字溢矣。將代石嗣之。而未有以敘其繇。且新安試士之宮。乾道戊子。賢守郝公升卿寔新之。次年己丑。士之試禮部者。方公恬爲南省第一。汪公義端爲廷對第三。與

夫聯翩上第者是歲特盛，近史君趙公希齊再新之，又適當戊子秋賦，己丑春官之歲，願牽聯書之以章明厥證，予謂天道之行率有常數，六十年而一還，數之常也，然題名之設勸戒並著，古人抑亦有深意焉。皇上膺圖受籙，于今五年，而來歲始親策士，士之抱英奇懷經濟者，得遙龍墀從容竟日，悉吐所欲言，上焉有補於國，下焉有利於民，非士之榮乎？然其姓名一登此石，則昭昭乎示的於無窮矣。異時人將指之曰：此名臣也，是以道德聞者，或曰：是以功業顯者，否則又曰：是以名節著者，凡若是者，皆足以大吾鄉邦矣。一或不然，則人將指其名而言曰：是敗吾名教者，是爲吾鄉邦之累者，凜然清議，千古不磨，夫惟用其所可榮，去其所可戒，則斯石者非石也。夫子之木鐸也，其亦令君宣化之意乎？令君應氏，名塾，天台人。

昌化縣學門記

縣爲畿赤文學，宜林海，乃由唐武德而來，踰六百載，士不名一第，至比歲，乃寢盛何邪？顧所養奚若

耳學校養才地也。璧水泮宮類置官邑校才所出也。乃無焉。唯令耳。令垂意則學。否則閭屋耳。甚則園蔬耳。然學術有淺深。意向有實否。故計效有大小。胡可誣哉。乃嘉定癸酉歲邑之士章薦貽書春渚曰。吾邑之學凡五遷。淳熙己亥令錢公攷于縣之東。卜今址作新宮。崗地平行。溪山紆環。然前櫛岷。屢無地可徑。寄門東偏。旁蹊弗正。山川若障。蹟莫可睹。吾邑人歆然未快者。歷今三紀。乃今令君趙公始媚金錢。盡得其地。載闢載除。乃峙伉門。乃翼崇墉。乃辟端達。言言開闢。宮墻益尊。東甬諸峰羅立。獻狀秀氣。益發如挾。壞雲如剖。前屏端闕。洞直。天造神劃。學故宮也。而改貌易眎。斬若更新。人無賢愚。莫不用快。則又曰。吾邑之學作於錢公。而闡教崇文。昉於卞公園。由卞而後。令時得賢。故學賴不廢。才日以成。今令也尊道術。厚教化。父母我民。師式我徒。且前有賢令。創尊經閣于講堂後。橫雲截峴。非不甚麗。而前塗未開。弗顯弗明。維學肇造。將四十稔。乃底于今。始克大備。顧不偉諸。而又

歲延秀雋闡厥政事益市圖史博我見聞學徒所資悉給于公民歌其愛士洽其教夫治學宮推學道書可後乎願爲吾邑書勿疑嗚呼學乎學乎記誦云乎哉士乎士乎爵祿云乎哉根本六藝出入百氏脩諸家而放諸圖窮則安而達則毅不離乎道一也雖然是學之成寧止成淳熙之緒哉自慶曆四年詔郡縣立學而是邑之學乃至今日而儻顧不甚難歟思其難則由是路出入是門可不研諸慮勉諸行乎此則令君之望焉耳不徒斷石紀載而已也某慶元間勾稽縣版嘗有意於此門與塗而未愜者今聞竟成之不爲邦人喜邪乃引筆不復辭

### 翰苑續題名記

謹按中興翰苑題名記云唐寶應中學士官族皆刻石屋壁皇朝景德初趙安仁晁迥李宗諤始復置壁記由丞旨陶穀而下至直院率以除授歲月次第之繼者咸得踵列中遭變故今不復存故紹興題名特自中興始而東都舊記則未有討論

者、暇日同寮相與言之、未慝焉、迺取洪氏翰苑羣書所編名氏、其自王安石以後編所來未及者、復根據他書足之、由建隆至靖康凡一百九十二人、寫之翠珉、刊寘玉堂之側、以補一代典獻之缺、恭惟天啓炎圖、挺生真主、當五季戰爭之後、復見唐虞揖遜之風、聖子神孫、奕葉相授、而其間元勳重輔、碩望鴻儒、率皆步武禁林、柱石當代、迺於此獨無傳焉、則何以增輝映於金坡、起人心於方來乎、雖然、士欣遇於一日、論常定於百年、考人才之盛衰、等虛名於榮寵、有如歐陽脩所云者、吾儕因得以自警焉、

江東提舉司湖山樓記

某前年奉檄校進士試繇江寧上當塗涉蕪湖歷青陽以達于秋浦、凡五百里、皆江東部所至有澗池、池有楫、凡池廣陋、水淺深、溉田若干、悉書于楫、植之池、因詰老氓、氓曰、無問也、意甚美、行者病之、縣旦暮遣吏來度丈尺、吾擾矣、都鄙因緣爲漁小、不如式、又疵焉、於吾池則如故也、今常平使者行

一紙文書，氓自浚自築，了無落事，又能嚴飭屬縣，催科有省限，不得先期督迫逃亡，當核賦不得抑令代輸。凡我父子浸得休息，言已。又曰：使者歲行部舊也，今出則人徒少，無一征道，吾墟落如不聞，氓不知他。若田野則蒙惠利實多，某聆其言，因念公呂蜀產，任東南使事，民情風土，疑鉏鋤不相值者，今發則合節約，束不繁，人自得於湖山之外，得非五方號異宜，治理本無二邪？堯舜之治天下，禹之治水，子賤之治邑，黃霸之治郡，顏闔之御馬，梓慶之削鐻，皆此道也。世之多事以病人者，抑亦病矣。既二年，事益清，官益暇，廼於治所之偏，作堂曰秋浦。浦橫其下也，堂上結樓曰湖山。九華諸峰羅立其前也，惟池山水州，翠微鎮子諸山，固名清絕，然九芙蓉參差碧霄，環視他阜，自覺迤邐。有如吞吐大江，沈涵乾坤，則秋浦實如巨浸。池之山水盡在是矣，而又規裁端閣，意象突兀，翔太虛而納千里，與山水稱。其季，兵部侍郎爲作扁，字徑二尺，與堂樓稱。已又書戒某曰：爲我紀始焉。某每病世之



紀事者率以頌如前所述得無自病邪曰不然以口譽人曰盜沒人之實曰媚盜固耻之媚其安乎念無與於吏事莫知他政獨得於田野者如此而以病自嫌欺也矧樓未足紀作於政和人洽當代入覲之際是可紀也畧其鉅而書其細書法乎雖然公生于靖康忠義宇文公之家貌甚溫心特毅臨事挺挺不可搖奪平日施置罷行一毫不妄樓豈徒作哉蓋吾夫子嘗登高諸子侍夫子四望喟然嘆曰於此致思無所不至矣蓋高則靜靜則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故晉人有言玩芝蘭則悅德行之士睹松竹則思正操之人臨清湍則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然則登斯樓坐斯堂者挹九華之高飲秋浦之綠又當若爲其思耶抑公以此樂貽方來則固以此思貽亡窮邪若乃千巖滴翠十頃澄秋虛簷納出洞之雲飛棋動涵波之月夜奕而神仙集朝吟而烟霏生他年儻遂寄目則追今日手玉斧事而爲公賦之未晚也至紀工程之先後商靡用之夥細殆非所急宜無

書公名紹彭字信臣蜀之成都人開禧丙寅仲春  
五日記

勝靜樓記

己丑進士故溧陽尉詹公之仲子廷堅貽書於僕  
曰先人之廬負山面溪溪上平曠羣峰羅立予作  
樓於右廡以延覽溪山之奇樓之左右綠水紅蕖  
雜以他葩樓下爲室以貯圖史上則虛之以爲休  
燕之地蓋區區之志在於息陰而辟影棲寂而辟  
喧居高而辟塵者也前將作監王公炎爲取老氏  
之說扁以靜勝幸不鄙爲我記之庶知所以用力  
之地焉予聞大學之道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儻靜而不慮則頽然  
昧然而已耳何物之能勝邪苟因夜虛寸肩暇皇  
試一思之孰非外假豈惟吾身之微哉凡兩儀之  
大萬類之繁古今之相仍寒暑之更禪咸若是而  
已矣至若陰陽之本動靜之萌一動一靜互爲其  
體曷不於日用之間而觀之人必定也然後能應  
非動生於靜乎至於過者日化神者固存非靜出

於動乎。夫如是則動與靜一。物與我一。而又烏用乎勝之邪。故曰聽於眇故能聞未極。眇於新故能見未形。思於睿故能知未始。孰謂戰國之論議而非源流於沫泗者哉。雖然心固御形而形亦役心。今夫蹶者趨者形也。而心顧動焉。聞君頻年征塵滿衣。今也倦翼還棲。遊雲返壑。宴坐斯樓。靜觀羣動。大而山川之流峙。細而薄荷之枯榮。上而烟靄之卷舒。下而鳧鷗之出沒。壺中天永。金烏影遲。如老坡所謂一日可當二日。百歲可當二百歲矣。此君之體其靜者也。然聞君有子甚才。讀斯樓之書出而爲當世用。得非動又生於靜乎。雖然亦豈惟君之父子哉。將君家之子孫。凡老者則用其靜。而壯者則用其動。動靜之理無窮。則斯樓之用亦無窮也。夫豈徒爲一時登覽而止哉。

於潛縣重建縣衙記

潛舊爲州。今爲天子玉縣。眇扶風諸邑甲焉。然令所居燬於火六年矣。而莫之或治者何哉。得非疆衍事繁賦之供上者廣。非窘於力之不裕。則困於

才之不優，夫是以因循。迨今，今令之來，始克營度。自堂徂廡，自門徂基，咸作新之。夫令所以長乎民也，儻其所治，左朴右摧，上濡下塗，則何以肅觀瞻，便聽斷哉！大抵身安而后心乃佚，心佚而后理乃明，非不急之務也。天下本無事也，激之則事生，州縣未嘗無財也，竭之則源涸，今令也。一年而事簡，二年而財裕，三年而沒興，優游暇豫，事半功倍，蓋儻功於寶慶之元，而卽工於丁亥之歲也。昔班孟堅之傳循吏也，所謂震裕之名，殊常之治，咸無待

惟曰奉法循理而已矣。使夫人也而能奉朝廷之法，順吾心之理，則又烏有生事以擾民，傷財以害人者哉！獨怪乎州縣之間，沾沾自好之士，屋無不營之日，亭無不築之時，他山之石，困於鑿牛山之木，殘於伐百工，疲於犇命，齊民苦於百役，汗者以是而囊金，健者以是而釣名，至所謂屋成而民勞，車澤而人悴，元氣所關，彼固未嘗過而問焉。春秋侯國作一臺，營一門，聖人必謹書之，其垂戒萬世之意深矣。若潛之役，非可已而不已也，財取於

節抑之餘而不病乎民，民役於農工之隙而不奪其時，是皆可書也。不寧是也，頒詔有亭，嚴更有樓，園扉帑藏，征司賓舍靡一不作，庠序教化之所自出也。抑又首新之，於是邑之能事畢矣。初民以令居之未肅也，相與于于而來，合力作之不日成之，而令也則又省刑薄歛，吏不至門，使百里之間得以安卧，月明而無吠犬之聲，此又令之所以報民之力也。僕舊官芻邑，且屢以事至，潛喜其俗醇事簡，又幸其今得良令之不煩也，故併書之，使後之因俗爲政者有攷焉。

潭州湘潭縣新建堂宇記

四方士大夫之論謂官轍之難莫難於爲邑，詰其故則曰賦有定藉而上征無藝，入有定期而督迫常先，故吏益媮，民益慢，由是益不可爲。嗚呼，盍亦反其本而已矣。獨不見洙泗之諸子乎，治蒲治莒爲單父爲武城，道路平籬落整，田疇無荒，瓜茹有行，細猶若是，他容有不治之事哉。下而漢唐循吏亦復班班史簡，然則今之人何遽不古若哉。無亦

始勤而終怠。始明而終闇。始廉而終墨。始謹而終肆者。有以害之乎。湘潭之從予也久矣。予見其敏而恪。廉而不懈。蓋期其必有立也。今也初爲古縣。徃人信之。今爲湘潭。百姓歌舞之。又能以其餘力而新其所治之堂。百里之人若曰。吾之所以安於室廬者。令君之賜也。令君之居。豈容不相與叶力以治之乎。於是不日而成。人不知役。嗚呼。堂未足記也。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聖賢之言至是而驗者。容可不記乎。使世之儋爵析圭者。人人知服洙泗之教。則唐虞太平。其不自田里始乎。其不自州縣始乎。然則食君之粟。牧君之民。可不思所以勉之。

御史星記

代壽冷御史

太始以後、圓清定位、日月星辰麗焉、其中爲宮、泰一常居、是爲天極、四方各有經星、以領別宿、是爲天綱、衡之旁有三星、一曰執法、是爲御史、方火德用事、燿炬推轂、一出虞淵、則天下喘息、莫敢仰望、是故執法之星、實奠厥所、英芒正色、不舒不晦、夜午光寒、奪人精爽、他星伏見、蚤莫居躔、行次肅然、不得亂者、時惟執法之功、王人清明、則天象地、衆建臣工、森布班武、是以有御史之官、太守冷公稟

炎精正氣執法殿陛間，御史星也。然執法之南有  
匡衛星，是曰藩臣以象諸侯；執法之東有斗魁星，  
是曰上相以象三公；其星開霽和明，怡然瑩然以  
寧民物以符太平。繇端門之次以歷藩臣，又繇藩  
臣之次以位斗魁，安知執法之星不爲上相之星  
乎？若夫上台舍其左，黃道經其西角，亢見而壽考  
少，微顯而文明，老人出而治安，是又與執法端門  
並明千古者，不必盡書。姑按甘石經以爲御史星  
記。

### 西湖禊事記

寶慶三年上巳，京尹戶部尚書袁公招從班十三  
人脩禊事于西湖。僕因言上巳之集，自蘭亭之後，  
惟裴白洛濱之游爲盛。蓋唐開成三年，河南尹李  
待價召留守裴晉公、太子少傅白公、太子賓客李  
仍叔、蕭籍、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  
燕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後音樂，左筆研，右壺觴，  
望之若仙觀者如堵。晉公賦詩，四座皆和，而白公  
又爲十二韻，當時人物之盛，游觀之樂，至今想之，



令人羨慕。僉曰：古今上巳之游多矣，獨晉永和唐開成燁然至今者，皆由當時有以紀之，不然幾何不埃滅邪？且今日之遊，羣賢畢至，舉觴張圃之池，艤棹蘇堤之柳，謁先賢之祠，仰千載之風，羽衣蹻蹻，抱琴而來，彈有虞南薰之歌，弄空山白雲之操。已而聯轡孤山之館，引滿海棠之下，是日也，曉烟空濛，晝景澄豁，覩物情之咸暢，喜春意之日新，卻絃斷管，一塵不侵。越嶂吳山，盡入清賞。凡販夫所粥，畢售于公，左右遊撓，不令亦舞。此京尹之仁，都民之和，而太平之觀也。於是樂甚，獻酬交舉，或哦坡仙之什，或論晚唐之詩，頽然西景，放舟中流。九日清明，且期再集。顧唐人上巳，命改十三，矧九日又如清明乎？是集也，儻有以紀之，寧能多遜蘭亭洛濱邪？雖然，吾儕亦豈燕安於是哉！他日輿圖盡版，護蹕上京，則追洛水之遊，尋曲江之勝，未央也。尚當續紀之。

遊金華三洞記

出藍溪門行可十餘里，至上申下三洞，下洞石壁

卓立水深三尺人仰卧舟中羣僕呀立用竹竿箭入丈餘乃登听仰視石門去人面僅四五寸舉火燭四壁壁有題名皆五代國初人不見風日墨蹟如新中有搗藥臼臼可濶三尺有泉正滴其中終歲不滿旁有仙人田丘陌井井有耕犁蹟又有仙人衣如摺疊羅帛洞中有蝙蝠大如鷓鴣白如玉正類坡仙所記碧落洞中蝙蝠觀已乃出洞約闊十丈許此下洞也中洞有水簾飛涎濺沫有石壺深不可測足稍不謹則墮其中幸有石天窗光燭其處此中洞也上洞亦有石天窗其石如亂雲如堆卵石崩裂欲落人皆不敢仰視然亦亘古至今終不落也中有洞房側身乃可入上有王女端坐如觀音纓絡具備觀音之前有泉蜜甘能愈疾人既飲復筥挈以歸時偕行者八人其七不敢登畏其險也聊記之以示來游者

遊龍井記

余舊讀秦太虛筆記謂元豐二年中秋後一日自吳興過杭還會稽龍井辨才法師以書招其入山

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參寥道人，相與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于惠因澗，入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龍井亭，酌泉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數，寂不聞人聲，有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也。行二鼓，至壽聖院，謁辨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予讀其辭，想其事，甚欲一追故步者，不記幾年矣。乃辛巳歲立春，出清輝門，經淨慈寺，過白蓮院，上風篁嶺，謁龍祠，酌龍井，遂至辨才塔，飯于月林。月林辨才所廬也。主僧出范文正東坡藥城參寥辨才遺像及坡遺辨才水墨羅漢八軸，軸皆二象。仁皇飛帛四字與南唐草字四紙已而酌泉淪茗，復汲二盞以歸。徑旁佛舍多不知名，獨白蓮爲近晚不暇入。四山多怪石，如亂雲如虎豹，下眎西湖如盤，狹處僅若帶。沿路居民眎昔不加密，炊烟斷續相望。澗泉則灑灑如故，但太虛乃宵征所不見者，怪石與西湖及炊烟耳。元豐詎今百三十七年矣，人事幾變而景物則宛然。當時可爲太息。辨才結廬

今爲廣福寺，一山屹然內向，故備錄以告來遊者。若水若曾若愚侍東家周叔向俱。

世忠廟碑記

仰惟忠壯，挺生梁朝，建宗社之殊勲，配朝廷之大享，威靈動蕩，宇宙輝煌，當今古歎之民，咸被神功之賜。方進士之肇新祠宇，羅鄂州之備述碑辭，是皆協順於人心，猶未仰于夫德，秘實懼焉。今者里社相與合詞於縣，縣白之州，州上於漕，漕臣以亟聞，蒙賜廟號世忠，念程氏得姓凡十四世而

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來三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更十三世而爲忠壯公，又十四世而生都使巖將，昔忠翼有大功於王室，今忠壯降嘉德於生民，世篤忠勞，錫爲美號，爰卜湖濱之勝，聿嚴廟貌之新，山川英奇，再發靈於此日，神明福祉，永垂佑於方來。紹定戊子孟春中沐齋孫翰林學士通政大夫知制誥玉牒官兼侍讀秘謹記。

代作三賢堂記

仰稽乾象、俯括坤維、觀日月之所交、參陰陽之所  
極、凡曰帝王之邑、必於天地之中、理固宜然、勢常  
異、是自三皇之曲阜、暨五季之大梁、其間迭遷、曾  
不一數、或據冀河之勝、或都大華之奇、或因漚澗  
之濱、或取峭亟之險、天啓我宋、古怵作京、代無定  
都、地大則一、蓋地大則物衆、人多則事繁、是以堯  
先流化於平陽、舜亦躬率於蒲坂、以其難治、施化  
特先、迨至西京、俗蓋非古、土木被錦繡、倡優僭后  
服、小盜依大盜、白晝顯行於達路、閭閻餽子女、絲

竹遨遊於侯宮、澆風川流、靡弊膠底、知一尹之莫  
任、析三輔以分司、二百年間、能尹十數、前稱張趙、  
後美三王、攷其設施、率先彈壓、不日發姦摘伏、則  
曰枹鼓不鳴、至云宣化於京師、則未始或書於往  
謀、商邑翼翼、四方所觀、彼豈不知力莫能逮、災圖  
再造、駐蹕錢塘、睠言吳越之中、宿號東南之盛、矧  
今也鸞旗豹尾、星拱天臨、宮闕崔嵬、江山吞吐、雲  
橫雉堞、侵漢連霄、鱗比坊衢、飛塵踏霧、千族之所  
聚、萬貨之所犇、賣繪滌器之流、懷材抱略、昌脯賣

漿之輩，並驚分鑣木，覩金鈿，南還北闐，軸接則香車，鏤鳳鞍，聯則寶騎游龍，剖決旣繁，儲湏益廣，左酬右接，昕夕不休，比歲以來，滋病不治，粵唯今尹被命四年，令修不頃，風行如偃，萬戶安眠於皎月，羣姦側立於層冰，微燭不驚，寸枹息警，靡廢不起，靡敝不新，至若蘇堤浸就頽圯，築橋翼岍，十軌並馳，加以危亭參差對峙，芙蓉楊柳圖畫初開，百年流風一朝頓復，尹曰：未也，政而不化，河汾懼焉，乃益學田，乃屋學餼，學徒肅雍，上儕璧宮，旣而則又

曰：今化旣施，古訓未白，於是又移祀三賢，用昭桀則，嗚呼！得非彈壓之外，固有甚大者邪？厥初孤山有寺，廣化寺有竹閣，以奉香山，莫知何年，侑以二賢，已而廣化化而爲觀，遷寺北山，閣亦隨焉，有守周侯，淙惡其囂喧，乃遷三賢附於水仙，水仙坐堂，三賢在廡，過者悲之，睨而不顧，今尹曰：噫！吾責可辭，規度逾年，得之堤旁，稍西百步，宿號花塢，後壠如屏，衆木搖天，前峰如幙，晴嵐漲烟，十里湖光，一碧澄鮮，乃請於朝，朝命曰：然，於是諏日程材，平幹

授工千杵築堤萬斧治宮、栽花蒔竹、石梁卧虹、昔  
有酒亭徙之橋北、一徑窈然與人世隔、如宮水精、  
如屋琉璃、乃奉三賢祠而祝之、嗚呼、三賢相望、禹  
稷顏回、同道異用、不同者時、高風直節、凜凜巍巍、  
是舉也、簿書期會云乎哉、獄訟財賦云乎哉、雖然  
爲政不難、知所後先、天之降才有能不能、朝廷  
以爲勞且久也、擢之地卿、復領京邑、非才之難而  
識之難、儻工於壬午之臘、竣役於癸未之春、都人  
和豫四方來觀、咸曰休哉、宣教化於我人、暴風烈  
於昔賢、非能行其所學而不汨於俗吏者能若是  
邪、修茅焦之廬、葺仲舒之墓、享此意於無窮、慰我  
都人之思者、非來者之望而誰邪、嗚呼、而知三賢  
欣欣而相語、于于而偕來、挹山之清、飲湖之綠、千  
億其年、統湖山風月之盟無疑也、都人以尹之意  
而謁記於子、旣書其凡矣、於是又爲昔鹽樂章、使  
都人歌而祀之、

有唐御曆、峻又海林、香山之靖、聖徒之清、善於  
僧孺兮而不黨於僧孺、姻於虞卿兮而不累於

虞卿六十少二，翩然濯纓，雍容人間。十九周星，異日元稹，黜文饒，嫉僧孺，宗閔交仇，罔極。眎斯人兮，孰失而孰得邪？皇宋四葉，丙子歲成，峨眉之下，乃生異人。新法之議，烈烈如冰，惠州之厄，熙熙如春。泰山名節兮，鴻毛祿位；藜藿鼎食兮，嶺海朝廷。彼美一人兮，君復孤山兮，結屋冥鴻，叫月兮。謾羅布地之宜，天駟超河兮，不入金羈之束。嗚呼！捍湖滌井，想長慶之良規；西菩雙澗，哀熙寧之新題。梅影橫斜兮，寧須封禪之無辭。彼士之有可而無否者，骨鯁之風衰，知進而不止者，廉耻之道微。三賢之風，百世之師，嗟乎！廬千載之敗閣兮，今新釣石，借百年之堤。姓兮，干今返壁，招二鶴以重歸兮，去來於孤山之側。噫！嘻！有新我祠之賢尹兮，寧須和璞之重逢。有三弦之可鼓兮，當還虞氏之遺風。玩吉祥之花，觀南屏之魚兮，未多羨乎修菊之叢。倘來者之能必葺兮，期分爾席之西東。

沈御史生祠記



繇錢塘西行二百里烟靄林薄間叢百餘家是爲  
昌化土壤荒落中產絕少乃縣有酒征毒民甚亟  
釀方熟高下抑配舉不得免度時取直急於經賦  
逃空追逋公私騷然慶元二年冬天子擢校書郎  
沈公爲監察御史一登文石陛慷慨激昂爲民請  
命藐茲赤子困於州縣帥壅上聞四聰旣達風渙  
雷行三年閏六月府牒至縣凡月爲錢二千二百  
餘緡悉蠲無餘初民月輸府僅五百緡聽自釀前  
有令納媚於府於月輸外創增二千二百緡奪爲

縣務已乃課出無所剝民滋慘今悉蠲俾爲舊惟  
公家富川每趨臨安必道昌化悉民斯害久寘于  
懷一旦明目張膽勇言不遲訖使三十年之害二  
百萬之課一語去之凡民俗逋縣令劉君亦貸而  
不取以稱公盛德且合邦人之願繪象校宮以祈  
公壽謂是顛末某所親見盍記諸某嘗竊讀公之  
奏章蠲湖北之盜賞去興國之淮衣均湖北之田  
賦昌化酒征凡與爲四然則圖公之象自東極西  
詎止昌化矧若四事繫人心厚邦本國有無窮之

休公亦有無窮之聞，然則霽蹟揚芬，可殿他部。十月既望，植石學宮，雪顛秀眉，扶携來觀，驩言不圖。獲見今日，酒不復配，吏不索錢，酒價既平，醉舞蹀躞，散爲恩波，雙溪之泉，拜手薦冠，摩挲翠珉，雪霜皓皓，無侵公貌。日月翩翩，莫計公年，願托頌詞，長言於無窮。天子萬年，今公秉鈞，金章紫綬，今照青春，丹青粉澤，今上麒麟。

徽州謝守生祠記

休寧之士吳君紹成，以歙之鄉貢進士許君森等書來，謂吾邦使君有善政，有美功，凡我六邑之人，父兄子弟兒童走卒，皆欲象事之，願得一言以信。今而垂後，發其書讀之，則曰：使君剖符而來，閱歲已再，而惠利流行，績用章灼。夫所謂善政者，聽斷之敏，不與焉；獄訟之清，不與焉；右庠序以崇儒化，增兵庫以嚴武備，折絹直以便民輸，亦皆不與焉。然則何以爲善政哉？吾州山多田隘，雨暘小愆，農末皆病，比年饑僅，相仍烟青色悴，使君精意感通，每禱輒應，是以連歲咸得中熟，朝廷省賑資之費。

田里銷愁嘆之聲。而又吾州山谷阻深，惡獸所萃。比年虎豹遁跡，民莫逢旃，非政之善者乎？新安衢嚴接壤，前歲盜發常山，使君獻言于朝，調精兵，遏衝要，賊竟不敢離穴。至若吾州四境，則悉發禁卒，益以寨兵，弓手激犒優腴，士心鼓勇，宵柝日鉦，響震山谷，賊巢雖近，不敢輒望。新安遂使提封晏然，民不知盜，非功之尤大者乎？由是士頌於學，工歌於市，農詠於野，而行旅贊於途，皆曰：賢使君之賜也。茲特掇其大者耳，餘則更僕不能悉數，讀其書

玩其辭，核其事，信矣不誣也。是又安得以詞荒爲解哉？抑又竊聞其先正相國之司江東常平也，歲適大侵，而視饑視溺之仁，賑貸備至，全活一百六十萬八千人，施之一路者，且若是，其後相天子赫然爲一代良弼，則其所以施於天下者，又可知已。宜其有子，今又臨吾州哉！紫陽巉巉，練溪泚泚，山高水清，百世興起。

### 新城折納秋苗記

自先王宜民之政不傳，而後之施于民者始強矣。

民惟吏是命其奚敢差池然父母斯民者固當赤子體貼之母以小不便而不加省也新城土不宜杭水不通舟民糴於旁郡而輸于府歲以爲病者不知幾百年乃御史劉公始以折價爲請上知其便也亟報曰可數百年之病一朝去之大川廣谷之間和氣充塞拊蹈布野初縣令趙君希益以議賑貸詣府因謁御史御史訪以民瘼趙君首以是告京尹王公柟奉宣唯謹命甫下卽日檄縣歲所輸價如昌化於潛嗟乎利興害除固有時耶然時不能以自爲亦人爲之耳不惟此也廣州東莞之米舊輸之縣比年以來涉溟渤而輸之州民亦苦之今奏也併復之新城之人欲象而祠焉御史不許然二邑之人所以心祈而辭祝者御史又惡得而禦之趙君以邑人之意而求爲之記記不可已也然言諫之澤將薄海均被史不勝書顧止二邑而已邪趙君爲縣再歲而羸勸耕桑崇學校微而橋梁靡不經慮今復以民之所甚病者告于當路而去之而思其所以爲民者未已也邑人其拱以

侯、御史名堂莆田人、

開化張氏義役田記

義者天命之公、人道之達、由義黃堯舜氏以迄于今、莫之或改也、後世講學寢微義利之說、不明、然後始相刃相劓、迭負更勝於一世、嗚呼、此里所以貴乎有仁人、而鄉所以貴乎多善士也、三代表役民之制、紊秦極矣、漢更之、亦龐雜而不綱、自是益紊矣、我宋刻五季之陋、追三代之遺、以催科責戶長、以追胥責里正、明白簡易、法非不善也、而官昏

吏貪、橫征亡藝、與夫裕屋強宗、侵陵貧弱、於是役訟日繁矣、今張君震龍、與葉君謙而下、相與爲義、役因其貲產之高下、裒金市田、儲粟西坡、以募出、力當公者、凡十八戶、其名氏悉題于石之陰、自是戶不知役、可爲永圖矣、嗚呼、張君之心、仁乎哉、仁與義具、推而行之於其鄉、放而推之於州、又放而達於天下、則大道之行、天下爲公、講信修睦、比屋可封、於是乎可期矣、予歸自閩、過其鄉、目其事、嘉其志、故樂爲道之庶有、

徽州平糶倉記

王者受天明命以撫方憂然不能以自治也乃列  
土建侯使之大小相維而衆治之凡以爲民而已  
顧人才不能齊也而汙者賤之酷者戕之昏者縱  
吏而害之彼知以愛民爲心者而又政術不足以  
及之故王澤所以常壅而民生所以日艱也歎爲  
州其山峭壁其水清激雨終朝則萬壑迸流晴雨  
旬則平疇已拆故乾與溢特易旁郡又其地十爲  
山七八田僅一二雖歲上熟所歛無幾一不登則

細民持錢，謁糶亡所，往往懷金而道，孳顧其之家，曾不足於歲廩者。然日擊田野爲之盡，然傷之，乃輟常產二百畝，別儲其入，率以夏秋之交，損常直發之。然所及數里間爾，思所以廣之，未能焉。乃一日，邦侯遺書，大抵亦謂新安易水旱地陘而收薄，雖常平有粟，然請于朝，告于部使者，率坐阻絕，賑卹不時，今也裁冗費，得美緡市米五千石爲屋十三楹以廩之。民告糶則唯眎元直使市價莫增，歲饑不害，嗚呼！且新安環萬山一溪如帶，往常

得米于朝矣。陸運旣艱，舟漕復阻，吏姦米腐，屈然亡補，嗟乎有米而莫致之民，亡米而使之有備，才固不同若是邪。然人未始無才也，顧用之奚若耳。用之於公則及人，用之於私則害政，然才至矣而心復至焉，則不徒爲愛民之名者矣。得著人焉，森布宇內，萬物吐氣，則太平惡乎亡期哉。且歛之城一面負山，三面臨流，狃於地利，城地不治，今侯也。城則築之，門則作之，且復繕城爲堤，植以楊柳芙蓉，爲邦人行樂之地，使深溪疊障之間，粉堞雲齊。

丹樓霞爛。山川城郭。一朝改觀。夫有廩以飽其腹。又有城以衛其居。非才至而心亦至焉者。安能周密若是哉。然後益信。夫春雉之馴。秋螟之散。昔人必歸之圭符銅墨者。非誣也。雖然。智者作之。明者述焉。作者固所以開其後。述者尤所以永其前。享是而有志於民者。嚴其發歛。使是米也。常存焉。其或才足以有爲者。又從而益之。使是米也。有加焉。則今侯之仁。固將與天都之峰。練溪之流。同其深長矣。然則邦人之有望於方來。與今人之有望於後人者。其有終窮邪。紀事者固將又得而書之。侯宋氏名濟。天台中書舍人之子。學與政皆世其傳者也。



富陽縣創建豐本倉記

古者下有常產上無橫征故雖旱乾水溢至于累歲而民不告病者積之平時也中古之民貧富不能皆齊也於是上之經理者益密使都鄙田野咸有委積以待荒瘠至于後世用度日繁力不能及民也則糴之豐年糶之歉歲命曰常平租賦之外別取於民者以爲民備命之曰義倉其意猶委積也奈之何菟符墨綬不能人龔黃家卓魯也陳新不易而腐敗之省察不時而吏蠹之甚者他用不

足、潛易而空之。於是民無所賴矣。比歲守牧之賢者，市粟築倉儲之別地，蓋慮異時侵易如常。平義倉也。至縣則未聞有爲之者，力不足也。孰知有爲富春者，獨表表於畿甸間乎。豐其屋，高其廩，儲楮六千緡，平則糴之，貴則眎元直發之，發而復糴，並書于籍，佐貳掌之，而六十萬之儲則常在也。其倉則以豐本名之，非念深細微而慮周亡窮者，其能若是邪。令君張氏名脩，故參知政事巖之猶子，學與政咸有緒承，故見於行事者若是。且今之州縣亦間有爲之者，然察其所由不歛諸富民，卽罰諸束矢，不取贏於夏賦，卽掠羨於秋租，披民之心，腴已之名，雖不曰繁，亦不謂無也。今富春之儲廩也，節抑於百度之間，累積於三年之久，一毫而上於民亡預焉，賢矣哉。傳曰：田野縣鄙，財之本也。垣窳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敘，貨之源也。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此非縣所能也。來者謹其出納，時其歛散，毋失其循環之本，又能隨其方力

而增益之則已幸矣。雖然本末源流之論雖不能也，使吾能加之念而庶幾其萬一焉，則又烏知其不能哉，亦惟來者勉之。

吉水縣創建居養院記

某之母舅故外府丞黃公諱何，爲縣爲州所至多遺愛，歲方饑，癘氣紛薄，雖與夫率憚莫前，公必徒行戶至，使緡粟藥物，人被乃已。平生全活殆千萬計，蓋其天資然也。今其次子閱爲吉水丞，一日書來告曰：廬陵八邑，其七皆有居養院，吉水獨無之。凡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率棲寄浮屠氏，結草爲廬，風日不蔽，且浮屠氏亦厭苦之，相與請于閱，閱葺常平廩，偶有羨材，又有屋之籍于官者，亟白之。

令、令黃君聞而樂之、共白于常平使者乃度地于縣之南爲屋十楹、日贍二十人、而使者又歲給常平五十斛、以備溢額之病而無歸者、別爲屋以居之、名安樂院、自是生有以養、疾有以藥、沒有以藏矣、願有以記之、嗚呼、此其爲吾舅之子乎、其漸源有自來矣、雖然、赤子匍匐入井、悍夫知救之、此固人心之天不可泯滅者、不特三代聖人爲治之大經也、顧予每見州縣間惠利之事不難於爲、而難於久、往往爲者代去、來者不享、則一切影滅矣、不特居養一事而已也、儻繼其自、今屋則增繕之、租則增入之、自二十人而百人焉、千人焉、又由一縣而之州焉、之天下焉、則斯人也、固將陶陶自遂、養生送死而無憾於天地間、有不待屋之而自安、食之而自飽者、亦皆由是而推之也、來者其勉之、

武寧橋記

嘉定十年夏四月大理評事知武寧縣趙君某遺書於某曰某蒞事再期行且代去縣南之水行六百里匯于彭蠡以入于海舊有浮梁人跡所集千車萬夫日憧憧不止廢不治者今七十年邑人屢請于有司而力未能然不敢一日忘也銖節粒稽日累月積乃量期度材規事授工凡爲梁舟五十二箇籍版八十四丈冶鐵爲纜二千尺有奇役始仲春徒休孟夏行者便負者安而不知其費若干

工若干，咸曰：其折木天江乎？抑精衛填海乎？吾氓不知也。雖然，橋成易也，然不保其不壞，壞而脩脩而久，久而又壞，又脩，吾置田八十八畷，營屋十有一楹，課其所入爲脩具，所以望於後之人者無窮也。子其爲我記之，使來者有攷焉。予方困於埃壒，未暇也。適同年倪君瑀見過曰：吾將爲縣也，予嘗治劇矣，其何以贈我？予曰：得非代趙君乎？倪曰：然。予曰：趙君方以記橋見屬，請因附一言可乎？倪莞爾笑曰：趙君明敏有守，豪宗辟易，監司郡守皆賢。

其政而予繼之，懼弗能也。予曰：不然，厥今吏道之難，莫難於治邑，然奉法而循理，鉏強而擁釋，則治之之道也，得其道斯易矣。且子之才雋而敏，子之志宏而平，民之望子與夫監司郡守之待子，決不異於趙君也。異時以餘力而跡其橋，俾勿壞，皆子所優爲者，趙君得其代矣。寧止爲此邦喜邪？予又竊聞之古之聖人，剡木爲舟，剡木爲楫，以濟道路之不通，是亦可矣。而智又生焉。於是而又有橋，故津梁道路皆古人爲政之經，徒杠輿梁，月有定令。

今之爲政者唯急賦租簿書而以是爲不急先王之政荒矣而况於孟軻氏有志於援天下之溺其不以爲迂者乎雖然民宅生於令令亦宅生於守爾寬則令可以及民急則欲措而無所世之不因而立不隨急而攻者幾何人哉吾故因是橋之而竊有感焉亦惟君推是惠而大之將不止一掃可書而已也是年五月十日記

### 昌化吳安阡記

成周蜡氏掌凡飢禁置褐縣衣昭虔示信書其日月來者可證委曲丁寧不輕造命我宋膺圖天臨海鏡惠浹萌生恩覃翔泳寓內州縣有圃曰磴保合太和人全形性昭天涌泉布濩涵浸九卿趙公擢秀天枝皇皇玉節周觀八維利事便條興植無遺起自吳門護曹王畿猶慮磴圃狹不足支又命州縣別阡異埒以處良族以收遺觀劉君大成時令昌化奉檄載馳載詹載暇古縣之南平川之埧

乃墾乃基、乃垣乃廩、阡曰吳安、名以地借、佛宮道廬、未藏之骸、悉瘞其間、母復狼籍、消齒遊魂、昭沐光價、耄稚扶携、且觀且詫、曰公仁哉、及于枯謝、初公漕淮、行之淮壩、劉君在滁、爲仁義阡、今命漕部曰淮實然、惟公愛民、無東西偏、十年一日、亦無後先、三代辟王、視民赤子、保養生息、各安所止、王道靈長、闔端演迤、粵惟我公、經綸方起、克此以旃、莫可量只、敬成泰和、措民安理、皞皞陶陶、養生送死、民之望公、奚時而已、爰法唐碑、因韻以紀、俾民伐石、拱手以俟、

梅山浚河接山記

世謂東晉不競、皆士大夫不知名檢致之、然竊觀當時不急仕、不附炎、瓦礫阿堵、至蹴以足、士無賢愚、付百年於杯酒、凡若是數者、後世亦復有之乎。穎叔之爲人、蓋庶幾乎晉人之風度者、幅巾藜杖、目視八荒、翛然不類食煙火人、歲晚卜梅山、有清湍奇石、蒼松翠竹之勝、一臺一室、標以佳稱、曰梅隱、曰虛舟、曰無邊春、曰閑世界、至其自號、則曰塵



外人其曾次可知矣。然亦有不可曉者。平時讀狐首錦囊諸書。率語人以富貴利達之事。諄諄然作家。則以詒子孫。市田租以永蒸嘗。至去年冬。復捐萬錢於梅山之陽。浚河一帶爲山九阜。曰吾以此爲此方居民千萬年之利。且曰坤土也。乾金也。坎水也。土生金。金生水。生生化化。循環不窮。是雖合乎物理者。然竟未能忘情斯世。何邪。穎叔神氣清明。未老也。予期旦莫。乞身西還。當招穎叔於寂蔑之鄉。授穎叔以出世之法。俾若前數者。冰融羽化。毫髮不留。然後相學。浮空汎景。以遊乎無倪。使穎叔樂之不厭。視人世如塵。觀故迹如蛻。而又何有於羲黃源大夢之境哉。穎叔姓丘氏。名士龍。家世建溪。然予區區書其名氏州里。亦蛻矣。

富昨寺記

海寧之南里名太清溪山虛曠川源衍沃其民秀醇其姓皆平陽氏有名漸字進之者急義樂予里中號長者其奉慈氏教深篤古招提有名齊祈名富昨者皆進之立焉初富昨爲寺甚古燬於臘寇紹興七年旱進之率里人禱於遺趾雨不旋踵歲以稔告於是進之飾宮造像命沙門以奉之今駸駸百禩矣而有所輒應歲不知水旱遂爲此方垂福之地故進之之孫與曾森森秀發詩書之澤禮

義之風，靄然於平川廣谷之間。其曾孫曰三鎮者，獻名天府。曰瑀者，待補太學弟子員。曰大信者，登癸未進士科。曰雄飛者，亦將以武功入仕。餘皆穎茂方興，未涯非進之一念之造耶。然寺介山間，施與不時，炊煙頻冷，主席屢曠，屋且老將弗支。進之之孫曰弼，倡而新之。其曾孫瑀施十畝，其孫如松施五畝，彼眎儀聽倡，洋洋動心者。又將不一而足。則寺之浸盛亡疑也。然則瑀之是舉也，豈惟續佛燈，實能享祖意。此寺無窮，則進之之此意亦與之。

爲亡窮也。然則瑀也，豈不賢哉。質之舊牘，進之之再造也。有頑弗良，訴之州者。州下之縣，縣證以紹聖石刻，乃信其爲古。而又備坐崇寧之法，寺院之無額者，爲民存之，以便祈禱。至紹興三十年，又有妄詞者，時右丞相洪公遵實守新安，爲故府將妄詞者撻而屏之。自是外障悉降，僧徒乃安。紹興間，寺方成，進之以密多院僧，炤燈主之。燈旣老，進之之子名子才，字文德，又度德惠繼之。是後去來不常也。至慶元乙卯，進之諸孫始以方興正乙主之。

正一化智嵩又繼之。今瑀與如松，又將度程普潤以後之則正一之派將永有傳矣。嗚呼百年之間，祖孫四世，一意所傳，綿綿弗墜，嘗觀世變之推遷，驗人事之興廢，而後益嘆瑀之善述也。雖然，豈惟四世哉？將進之之家，若聞若來，與其雲仍，此意承承千載一日，則如來氏所謂因緣果報，使其子孫繁衍昌碩者，又烏有終窮邪？余非佞佛者，卽事而紀之，不敢沒其實焉耳。其視世之人，徂囊錢困穀之資，以并吞愚弱，憑凌里閭者，則進之與其曾孫瑀，豈不尤爲可書邪？

齊祈寺釋迦大殿記

頃予記富昨寺，嘗併及齊祈矣。然未詳也。蓋齊祈作於唐武宗會昌之時，閱九十餘年後，晉天福間，程玕復新之。宣和火於方寇，紹興間汪進之再築焉。然址于平地，形勢弗稱。有老禪淨曇者，徙而置之夾山之半，雖山實平，林壑幽勝甚，宜其爲瞿曇家也。若門若堂，以及輪藏，皆曇傾橐然大雄殿，則未也。於是里有孫居士諱蘊，字茂達者，倡而具之。

費以巨萬，獨任十之二三焉。惟五天竺諸佛所聚，爲衆說法，初無定所。山林江河，人天鬼國，七寶池中，大千刹土，凡屬法界非法界，三十二垣河沙界，無所不說。何必殿邪？曰不然。入度千年，垂教萬劫，不假莊嚴妙勝，安能感發羣心？所以香滿六天，殿開千柱，波羅奈國，猶施萬寶之筵。佗化天宮，尚啓千蓮之座。乃知寶殿，尤重法門。所以老曇欲爲居士，證明殊果，垂諸方來。而居士愧辭不矜已力，今其孫祖印，遠紹曇心，作爲集善之堂，臚列布金之

士。居士冢子曰：持聞之，欣喜旣施，緡以迄其役，復殖產以奉其祠。父所欲爲，子則不可不爲。君子謂是舉也，其善述志也。夫抑能顯親也。夫雖然，金仙氏之說，予所不知。然或知所向焉，則其人之不可爲惡也，審矣。居士疏明博雅，推重儒紳，於浮屠書亦復旁暢，唯能了十二因，故能滿四十八願。顧此大雄師，丈六黃金色，巍巍忉利宮，神光照夾山。具此三禪，絕風水火。此方士庶，永作福田。持以書來，謁記於予。予之從姑寔歸居士，持予中表也。而持

之弟中立又予同舉進士也其得而辭乎然持欲  
記堂予則記殿焉堂生於殿者也記殿則堂見矣  
初相毀之役也凡七人皆賢而樂施者程雱孫顯  
孫文瑞孫作孚孫士清洪雋吳文思而曇亦居其  
一焉寺之比隣有汪澤民者賢士也三子皆亡予  
憫其乏嗣也市田入寺以祠之又慮久而奉之不  
虔也故附書于此使後世併有攷焉

### 重建方輿寺記

有唐正觀十三載寺寔始建于孫祈龍紀紀元水  
蕩之咸通十四遷今地施其地者程從約經界紹  
興官牘具迺至淳熙歲丁酉融風扇火夜生光有  
一長者作鐘樓巋然獨在餘埃滅自是偏叩布金  
人若門若殿若干佛工緒相仍三十年始復莊嚴  
還舊觀住山永慶老比丘領衆作禮來請記我聞  
萬法本來空世間無物非虛假而况樓臺諸殿閣  
以及黃金兼紺碧是故如來一彈指以大圓覺爲

伽藍汝今要見黃金屋。在汝一念起滅間。善財當  
日出胎時。七寶樓臺誰所造。顧我又聞金剛劍。斷  
除障法無量極。或爲劫水或劫火。種種變相壞津  
梁。而我一切等觀之。化魔入法成大道。汝今須認  
白蓮花。猛火燄中元自在。向來劫水與劫火。自然  
化作清涼池。卓哉此寺建千年。現在方衣三十衆。  
人人各脩菩提坊。此屋萬劫永不壞。此屋旣不壞。  
更念彼衆生。顛倒是非場。出沒煩惱海。一切貪求  
心。一切屠殺心。現業上薰天。華屋如露坐。念昔天  
帝釋。一鏡照四洲。月轉寅午戌。當照南瞻部。衆生  
業深故。了不知怖畏。願燃大智燭。破彼昏暗衢。更  
調甘露漿。消彼熱惱病。令彼得安居。此屋偏大千。  
我亦懺悔者。師歸刊之石。

歙縣黃坑院記

我聞西方有智人甚仁且剛拓拔自立欲毆六合  
內外皆一信善其說茫洋濶大而卒不可泯絕者  
吾儒之道實行乎其中也若夫累亢重郎藻稅畫  
楹元堦堤塘千步十鍾百步兩魚大約江左又不  
若淞河之盛郡之南五十里曰黃坑環黃坑十里  
僅一剎唐太和建也皇朝大觀間僧特盛屋不足  
容楨三小院居之迨臘寇咸燬焉今獨黃坑院耳  
紹興戊寅以次經理至淳熙乙未乃得智愚主之



始有說法之堂。然猶未備也。智愚寂法。文享之。文才幹通敏。若三門。若方丈。若鍾臺。若大士閣。若華光祠。暨夫香積之林。食息之舍。伽藍祖師之奉。靡一不備。南溪如帶。北壠若屏。嵐靄紆環。已名占勝。而又樓觀突兀。金碧輝映。周旁鮮麗焉。予樂其地之曠幽。且嘉文之起仆也。爲之紀厥由來。且市田施之。他日乞身而還。岸巾橫策。歲一遊焉。如來以遂衆生願。欲爲法者。使予亟還歸田。亦豈無法哉。自今當朝夕以俟。

饒州明教禪寺重建應真閣記

予與阿羅漢。若有大因緣。念昔已未歲。嘗夢入松林深處。有精廬。金碧交輝。煥五百阿羅漢。環坐各自如。或耳挂金環。或手持玉印。或容開齒。或眉散雪毫。或猛服獅龍。或安乘馴象。或金刀裁剪。或藥曰摩挲。或天女獻花。或龍王貢瑞。千態復萬貌。種種德難量。其中虛一席。意若俟予來。慇懃敘間闊。挹予使卽席。予旣卽席已。相顧若慰喜。久之夢乃覺。追記絕了了。所以辛酉歲。方興像羅漢。予乃

為莊嚴持軸山尊者已而題其扁具言前夢因今  
有慧滄禪書來自明教謂我住道場一切皆作新  
再睹應真閣墮敗六已久因發勇猛心今幸得員  
滿上可摩星漢中住五百尊碑瓦如喬嶽彈壓此  
山川亦如紫雲閣崔嵬瑣聖居願得公提筆此閣  
永不壞予以因緣故亟諾不復辭往聞能仁師徧  
滿無常住時住人天海亦住彼虛空而我阿羅漢  
親授正法眼故住水晶宮亦住煙蘿樹應供閻浮  
提亦復住此閣又如布金園無在無不在稽首山  
中人勿作此閣觀如在石窟山親見密多羅如在  
旃檀林親見摩犀那復念阿羅漢曾受佛屬付常  
令在世間如醍醐甘露我今與羅漢本不隔微塵  
一念若到時五百人增一師傳佛照衣醒處不待  
曉安知他羅後最後無度者今我請與師及與番  
陽人及與天地衆精進無退轉四大海水融但均  
一濕性山林及江河月光常克足此心如此閣無  
壞亦無新他時至番陽更當問閣訊

淨慈山重建報恩光孝禪寺記

西方有異域宮殿皆天化，鷲嶺布金園，則以人力故，惟以人力故，則有易與艱，然而願力堅，雖艱亦能就。崔嵬淨慈山，東南推甲乙，鉏荒不計年，吳越號惠日，道潛與延壽，相仍坐教席，皇皇太宗，更號壽寧，紹興有制，追嚴佑陵，載易今名，厄度中更，佛智道容，再堂應真，曇密法進，寶殿經營，季皇御曆，賜金趣成，既成臨幸，震動山林，嘉泰之四，埃于鬱攸，退谷義雲，載吼龍蚪，傑閣層空，天畫雲浮，河

沙真諦輒賜龍樓，唯是羅漢之林，大雄之殿，費大莫興。吳霜幾換，嘉定庚午，起禪老窟，一顧慨然，孰振祖風。爾議擇材，爾謙程工，規置堅定，一朝屹立。都人駭嘆，謂出神力，無礙廣脩。尤奉尊者，五百鉅人，耽耽廣廈，功緒方延，合而未全。乃以小嫌引去，翩然自爾。八年，住牒四傳，丹漆金碧，迄未之員。幸已有命，以崧再至。至不期年，始克竣事。於是濕紅映地，飛翠侵霄，簷轉鸞翎，塔排鴈齒。星垂珠網，寶殿洞於琉璃。日耀璇題，金椽聳乎玳瑁。良由于秋。

紀節召入闕庭，賜號賜衣，殊渥亡倫。椒殿邃嚴，天賚亦均。風動八表，歡喜見聞。施以金繒，川委雲蒸。佛行有橐，亦復自傾。嗟此突兀，其工匪易。凡二十年，始終乃備。瞻言佛行，傳佛照衣。有行有法，聲傾一時。昔去今來，了無滯礙。以未了故，故復重來。今既了故，所說未了。一日杖錫，求我說之。顧惟天賦寂蔑，興墮清幽。往來錢塘諸山，渺然不記歲月。凡劉道真之所記，顧野王之所書，鴻漸之所經，坤元之所志，莫不披宿嵐而挹爽，玩夕照以含和。或偕

釋子道人俱度風篁之嶺。或與高人勝士同登月桂之峰。或忘歸而屢宿石橋。或乘輿而獨瓢冷澗。或遇葛翁於北塢。或逢仙許於南泉。或賡遵式之留題。或聽智僧之長笑。或近見法真之張寶帳。或遙詹釋遇之上驪峯。蓋因前世曾遊。所媿今生失脚。已而又循赤嶺。過慈雲。乃見寶蓋法幢。威儀隊仗。雲行雨施。再生彌勒之峯。勢就形全。雙踞石龍之首。更分餘脉。復過穿珠一結。雷峯穹窿寶塔。聳熏爐於前。應護一氣。以中涵三阜。橫陳雙龍後伏。

勿輕加於營築。庶永闕於靈奇。雖然六一居士更有偈言。東南地秀絕。山水澄清光。餘杭幾萬家。日夕焚清香。煙飛四面起。雲霧雜芬芳。其俗事宮室。佛屋儼侯王。五采瑩丹漆。四壁金焜煌。上垂百寶蓋。宴坐以方床。南方精飲食。玉粒甘露漿。晨興未飯僧。日晏不敢嘗。惟今淨慈林壑之幽。官室之盛。羣心之歸。眎此偈言。了無一異。但未知雲堂千衆坐臥食息。何所解入。三世諸佛。數千羅漢。受此供養。果報云何。若能以了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

證無生忍。造不二門。則食息自如。坐臥何歎。至若諸佛以及羅漢。能堅初誓。化度衆生。消一切聲利。斷一切疾苦。滿一切願欲。昆虫水旱。永絕災異。山河大地。悉得安寧。則持荅國王大臣。是名果報。雖然如上莊嚴。如上功役。猶爲有底禪。未是離世法。須於光明藏中。化出白銀地。現七寶樓閣。如光明如來。方爲實相。咄。一彈指頃。徧滿十方。如山巍巍。永劫不壞。以此功德。是爲淨慈。鄰峯喚起辯才。今日同聞知見。禪師俗姓徐氏。名妙崧。賜號佛行禪。

師云、

臨安府五丈觀音勝相寺記

予比年焚綺研不復作美語。今壽來千里門之不去者逾月。勉卽其錄而次第之。其錄云。寺負錢塘龍山。唐開成四年建。曰隆興千佛寺。後有西竺僧曰智。冰炎一楮袍。人呼紙衣道者。走海南諸國。至日本。適吳忠懿王用五金鑄千萬塔。以五百遣使者。頒日本使者還。智附舶歸。風鳴海洶。舟且傾。智誦如意輪呪。俄見如意珠王相。十首八臂。度高十

丈風息遂濟智謀揭高梁可容十丈勝相以吞佛  
施時千佛寺乃僧光主之有閣高八丈光請於忠  
懿以閣爲殿立五丈之像者二合爲十丈皇朝治  
平中改賜今額建炎間灰於臘寇唯勝相一閣屹  
然雲際不墮劫火紹興初光之享孫曰清中興之  
清有子琦珍珍之子性奕世經理乃克大備乾道  
間光堯皇帝聖子神孫三殿臨幸盼賚甚渥由是  
聲益振今師壽者性之法子也清峻自厲壯耄一  
日架鍾繚廊宿仆盡起金碧輝煌增光疇昔至蒙  
東朝出內帑賜之風連邇遐舍予日至且有施田  
以惠亡窮者嗟乎現十丈無影之形而奪海航之  
人於魚龍之腹要爲奇事至於動三殿之臨幸感  
東朝之恩錫尤豈偶然哉自是此山當爲錢塘勝  
境福被民生當與長江爲量數矣備末之功等乎  
開山然則壽也實屹立乎三百九十四載之下來  
者勉諸

靜江府英烈廟碑

有國所重、唯民暨神、民之司命、惟神與吏、乾溢札  
瘥、率爲民戚、吏政弗良、乃祠乃祝、吏不惟神、政思  
良哉、政不自良、單厥心哉、古邑貝山、公實生焉、曰  
于曰何、公氏名之、少游鄉校、威望已偉、有獠嘗畔、  
公鯨僂之、邦人德公、歲時奉之、繇唐抵今、十年弗  
怠、廟貌弗顯、曷慰氓心、民李太初、有詞于縣、今令  
史渭、亟白使者、轉而上聞、錫名英烈、千歲靈休、一  
巨暴白、邦人驩迎、用榮上賜、洪惟 國家明德、卹



祀凡以民請，必表異之。豈徒表之，還以祐民。予守  
潛藩，併命剪盜，悉力憊甚，願得少休。上恩可之，行  
次建陽，介來乞銘，俾刻廟庭。銘曰：

公生有英姿，禮義爲干櫓。疇昔獠負固，磔之如  
磔鼠。比日鼠跳晝，公神在帝所。霆擊風其驅，笑  
談清廣寓。桂漿烈分荔，子黃東甌閩。分西衡湘，  
功成歛威兮歸故鄉。流惠我民兮湘江長。

程洛水先生文集 目錄

序 卷八

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李文昌箋表集序

金陵校官錄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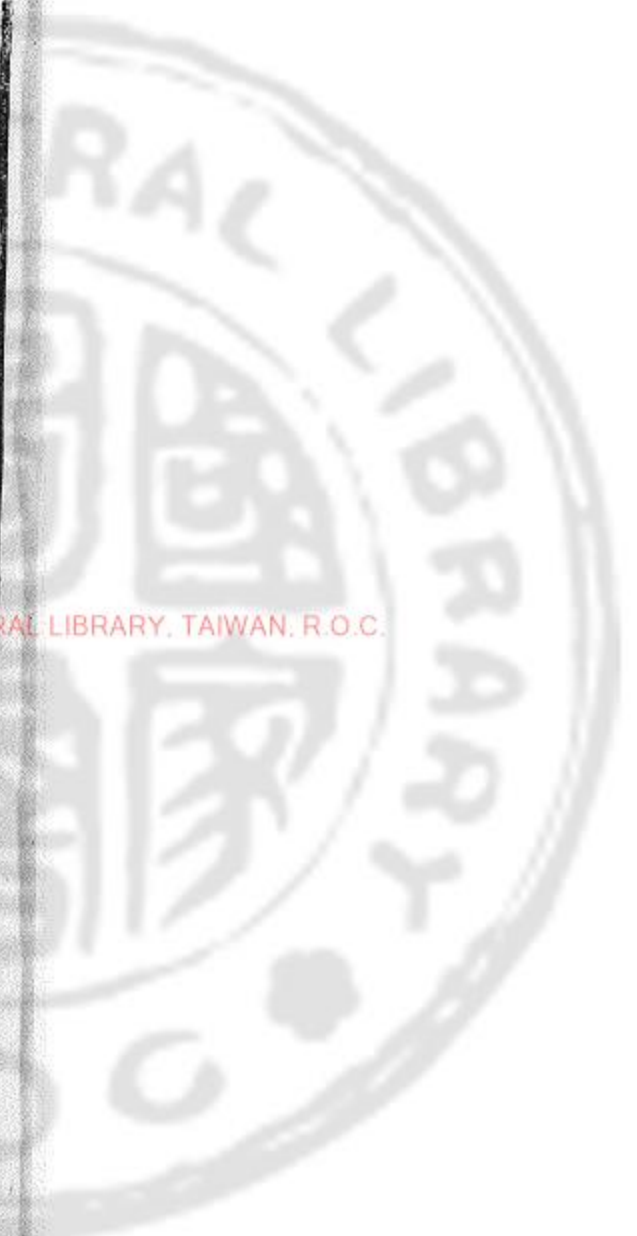
新安續志序

吳安撫竹洲集序

洛水集

序目

射



汪叔耕方壺集序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吳基仲詩集序

曹少監詩序

新集玉堂詩序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送章景韓序

送李童子序

送吳進士序

相者張仲思覓序

題跋

卷九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誌銘後

跋林府君誌銘

跋東坡莊引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跋楊文公真墨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跋孟東野集

跋梁衡山德政碑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書歐陽脩撰誥後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書桃源居士汪公詩集後

書故友趙君善湔詞場投卷後

書李林甫傳後

書富春斷案集後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書和靖尹先生焯奏疏後

書本草圖經後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書稔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書金華義役冊後

書崔尚書尺牘後

書唐人絕句編後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書山谷帖後

三

書四家禮範後

書皇朝文鑑後

書王國瑞科院所刊遺教經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墓誌

卷十

董知縣墓誌銘

黃君茂齡墓誌銘

許郎中墓誌銘

呂君尹之墓誌銘

黃運幹墓誌銘

吳靜翁墓誌銘

程用之墓誌銘

姚饒州墓誌銘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靜勝居士承務郎致仕詹君墓誌銘

黃通判墓誌銘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吳范二姊墓誌銘

行狀 卷十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朱惠州行狀

祭文 哀辭 卷十二

祭景獻太子

祭袁侍郎

祭朱用之

祭程樞密

祭葉水心

祭表弟黃運屬

祭姊夫范器之

祭汪給事

祭王秘閣

祭俞侍郎

祭王衡州

祭汪大卿

祭李端明

代祭黃尚書

代祭嗣秀王

代祭潘夫人

代路祭

祭叔父

夫人哀辭

弟六二奉議哀辭

若水哀辭

若曾哀辭

曹監酒哀詞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王少卿哀辭

汪子心哀辭

程洛水先生集

卷八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序

胡魯川中庸大學序

胡君說要之書取太極中庸大學而一之此聖人之心而未見之於言者也而胡君發之至論陰陽之中而及於春秋之分至要皆非口耳之學也子思子之言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此爲論道者言之也又曰道之不行



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此又爲行道者言之也夫論道而過之則爲荒不及則爲陋非中也行道而過之則爲矯不及則爲汙亦非中也唯言之而順則道自明履之而安則道自行後世以來其在天下國家則謀議日多而事功不立其在學士大夫則講學日盛而踐履缺然識者固憂之胡君之爲桐廬也民安其仁士服其教見之政事而反之躬行無一而非中非世之徒事空言者其徒徐君旣取其書刊之且卷卷然以序爲請至干再三不置焉卽是以占其心之所存則於其行也必力是又當秉筆以俟

#### 四明高氏春秋解後序

王者以道治天下則春秋之道隱不以道治天下而惡其書之著則王臨川是也先儒謂聖人謹四時之春正天地之經也謹一王之書振君臣之綱也謹日月之書順方物之宜也謹人名之書辯君子小人之道也謹中國外戎之書正華戎之分也謹父子兄弟夫婦之書序人道之正也禮樂征伐

之權朝覲會同之節凡大經大法粲然靡所不備用之則王舍之則亡雜之則霸方周之衰王道寢微聖人憂之此書所爲作也若曰道雖不行於一時書則可垂于萬世有王者興猶可稽之以爲驗操之以爲決故曰王道之權衡也先儒嘗病丘明昧於經意汨亂綱常若天王於卿士而言貳與叛上公下臨侯國而言拜成王室討諸侯而言背盟君臣三綱之首也而悖謬若是則改而正之寧無望於後人乎公之學蓋欲泐伊川之書以求聖人

之心者如言平王在位日久恬於頹靡無復振起之畧諸侯專肆變法壞紀亂臣賊子接迹海內戎狄強暴憑陵中國平王不可望矣故托始於隱公及二百四十年之後則齊晉又衰政出大夫吳楚橫行中國不復知有周矣故終於越入吳其志慮可謂深長而規模可謂正大惜乎排擯沮抑不使其身獲安於朝廷之上書雖不廢於當時而道則不行於天下蓋臨川欲滅其書是猶畏春秋之存也金陵之秦則眎書存亡皆以爲不足計矣王黜

聖經寔基我禍秦害忠良益稔戎驕流毒千古吾不知何時而已邪愚是以讀公之書悲公之心爲之掩卷三嘆然猶幸其書之存也庶幾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定遠寨戰守紀實序

昔之善兵者謂戰易而守難名言也蓋戰者惟角一日之長守者必脩旬月之備守之爲難固也然上下一心兵力雄彊城池高深儲峙克斥則旬月之備又何難邪今王侯之事則固有甚難者連率以爲不可守則上下之心不一矣城甫築而未甃則藩籬不足恃矣虜衆號一十萬而萃於一邑之下則兵力不敵矣矧間歲是邦嘗經躡蹂則人心益不自固矣至若六千之糧餉道不繼則又未暇

論也。然則言守於斯時，顧不甚難耶？而二酋以方張之勢，再薄乳關，卒能使之喪氣褫魄，扶傷曳憊而歸者，何哉？今觀其當日規模，誠有足書者。蓋將每患其怯也。今也分地而守，則將先登城，出關而戰，則將首躍騎，慷慨白衆，以死自誓。一將敢先，萬旅爭奮，非勇乎？將亦惡其刻也。今也時其寒燠，恤其疾苦，恩旣浹於營屯，野外入保，排議畢納，愛復孚於田里，非仁乎？將尤病其褊也。今也有謀則僉，每斷則獨，分事授任，各當其才，非智乎？合是三者

而又以忠爲主，則何守不固，何戰不克哉？古之人有行之者，方叔召虎而後，不知其幾人，不幸而不濟，則亦不失爲張許輩。然則當日之功，豈偶然而集哉？夫使爲之將者，勇怯而自沮，則何以倡三軍，措刻而不仁，則何以一衆志，狹隘而自用，則何以合羣才，三者旣乖，則又何足以言忠哉？且兵法云：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二酋犯邊而首攻一邑，非虜之深謀乎？今也一城不下，百城堅守，瑕者猶堅，虜謀始奪，由是所至失利，卒以狼狽，則是

以一城之金湯而爲兩淮之砥柱所繫豈不甚大哉雖然未有能守而不能戰者也人謂虜無他長唯有進無退者能吞之使世之將兵者皆能以是而自厲焉則漢北無匈奴矣顧其所以詳著于篇者非爲當日耀爲來者之法耳覽者當自得之

李文昌表箋集序

文以氣爲主學克之辭緣之至梁昭明以體爲的而後其論大備蓋真宰散淋漓清涵之氣人得之則能吐英奇陶物象而爲文然則有體也不以體焉夫人可能也體以爲的則駑車不得後駮龍不敢先矣怡軒先生生亡他者獨與書爲神交根本六經貫穿百氏牛醫馬經亡所不窺發而爲文則汪洋漫漶聯綿縹緲若太虛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而流光乃若見之章奏則又明白整嚴純正狼

惻與他文輒不類，蓋章奏之體當然也。公自言少日過庭聞其先正少師之言，謂表疏翰誠君父務在平正無爲艱深，噫！淵源所漸深長哉！其季合淝帥大東雅好其文，萃擷弗遺，廼以公歷官歲月次其表疏繫以荅詔，鈇梓百篇以昭伯氏逢辰之盛，以示後學告君之體。然公之伯仲與季俱以文鳴，諸儒號爲文章家，異時當偕傳不朽者，俾淺學牽聯其間何邪？避不獲命則引而列之右簡，使學者有攷焉。

### 金陵校官錄序

學舊在冶城，景祐中徙今所，大凡山川清淑之氣，惟水所鍾，今清溪般薄其左，而秦淮源不啻二百里，茫茫漾漭帶橫其前，與清溪相照映，瀉而爲回瀾，放而爲犇濤，感而爲奇文，涵而爲太虛，而學峙其中，故建立以來，衿佩日盛，每三歲一大比，則舉鄉書選春官多繇弟子員，而比年特盛，惟其盛也，故舍講說課試之外，師生之相見也，日常少，其不學，謬當講席，日因檄文至宛陵，有兩生候道旁，眠

其刺曰學生挹其人則不識徐叩之則言游泮且  
暮矣因念朝夕與居至于三年亦非偶然者顧渙  
然若是豈人情哉且甚愧不能朝夕見相觀而善  
重愧不能強識一至于此乃歸而爲巨編屬學錄  
韋君悉記其名氏然去來無常惟其所值當以代  
去之日爲斷他時征涂官轍邂逅相遇咸得以有  
攷并序其所昉而列之右簡幾來者知所昉焉雖  
然在邦在家必聞者不關諸富貴利達而在吾名  
教中人能務自植立卓然有以表見一世則暗中  
摸索之語固爲陋甚然果若是則亦何藉此編以  
備遺忘邪是說也不惟規諸友也抑以自警焉嗚  
呼倚席三載無所發明乃強聒於代去之日得無  
重愧乎在某固以爲愧也抑諸友則無以爲強聒  
也幸甚

新安續志序

方有志古也志而不續則中曠矣城築之脩徙戶口之登耗租賦之增損人物之盛衰吏治之得失世變亡窮則方志亦當與之爲亡窮也今新安之不續周一甲子矣不識六十年之間凡所當紀載者將安所托乎後來者抑將安所考乎吏治以爲不急儒者以爲當務蓋吏治苟目前儒者之慮常遠也今史君四明劉公炳行當代去郡綱畢舉而尤於是卷卷焉乃得郡博士李君理掾莊君與鄉



之秀士考訂而論譔之，於是郡無餘事矣。昔之仕外而入覲者，山川戶口條奏靡遺，古諸侯述職之意也。然則公之進對華林也，近在朝夕，其於是書必將有取焉。

吳安撫竹洲集序

雲漢昭回，日星光潔，天之華也。川嶽之融峙，草木之纖穠，地之華也。天秩天敘之彝，皇墳帝典之經，人之華也。然皆一本於自然耳。元氣霏霏而不結，明河澹澹以流光，天何意於華哉？山澤悉付於高平，萬象自爲於容色，地何意於華哉？赤圖馬負於靈河，綠字龜呈於溫洛，聖人亦何心於華哉？大抵乾坤列而道闡，聖賢出而道鳴，器巨者其聲龐，量淺者其詞薄。才雋而言卓，德厚而言醇，氣餒而言

卑道長而言遠表裏符華實貫斷斷不誣其可握  
而長之哉竹洲抱負不羣志氣激烈思欲提精兵  
十萬直入穹廬繫單于而獻闕下盖一飯不忘也  
迨其見之詞章則峭直而紆餘嚴潔而平澹質而  
不俚華而非雕穆乎郁乎有正笏垂紳雍容廊廟  
之風平生湖海之氣抑何不類若是邪盖公太學  
十年交當世士所以涉歷者爲甚深而又與其兄  
俯受徒隸華旁午數州之士從之游者歲常數百  
所以陶育大醇者爲尤至晚而湘南又得南軒鍼

砭而切磋之至是盖無遺憾矣然則學者讀公之  
言必當觀公之所養則本末源流庶乎其有攷也  
雖然由唐而來數百年間風人才士大編長軸欲  
以自見於斯世者殆海藏山委而世或厭觀之今  
觀公之集大而國家之務細而州縣之政又微而  
民生日用之則疊疊卷卷不絕於口舉而措之天  
下謂之事業又豈止詞章而已然儲屋而施狹曾  
不得盡見於世天也公昔上殿論事磊落奇偉孝  
皇一見奇之畀以海陵之符而言者驚異卒躋其

行。嗚呼。吳江賦鸚鵡。落筆超羣英。驚鶚啄孤鳳。千  
春傷我情。自昔固然也。而又何有伯休元瑜輩哉。  
千載之下。悲公何窮。然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  
拂珊瑚樹。而公固不窮也。某生也。晚視公。蓋前輩。  
而公之子。炯將梓公之集。欲某一言於篇末。蓋累  
年於此矣。而公之孫鉉。又復申言之。誼不得以晚  
學辭也。乃敬書而歸之。

汪叔耕方壺集序

太史公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而列傳首孤竹者  
之子。乃復續之以力拔山之項羽。何哉。比其敘屈  
原賈誼。亦復抑揚詞旨。且自言發詩書之隱約。葛  
稚川謂述往者以思來者。又謂其爲一代之偉才。  
不其然乎。叔耕蘊霞牋。王滴之奇。思出天表。蓄而  
不試。憂深思遠。未易遽班之賀白也。嶧山積石三  
十二里。孤桐琴瑟而鄒魯地接。古稱多儒。休寧斷  
崖。鵝石之秀。江南鮮比。君始一奇乎。僕頃爲史官

不能取君傳之逸民，今一念之歉然未已，然猶有期於才者，姑以此編寘之方壺，脩菊寒泉，振我清風。子心往矣，子壽何辭。

柴史君德政詩集序

昔之善守邊者，周之南仲，漢之周亞夫，晉之羊祜，至唐則稱李勣，本朝則稱李漢超輩，然攷其所以爲善者，不過安百姓，恤士卒，與夫忘已用人而已矣。夫所謂安百姓者，均其徭役而無倖優偏困之人，寬其賦歛而無苛取疊征之害，量其軍事所須而無旁緣誅求之苦，夫如是則百姓安矣，百姓安則何守不固，邪，所謂恤士卒者，察其艱乏，矜其疾病，明其賞罰，懲刻削之蔽，戒喜怒之私，則士卒感

矣、士卒感則何戰不勝、邪人之有技若已有之、目  
眇茫茫、心緯八荒、合謀并智、無敵四方、此百萬人  
之將也、古之所謂守邊之善者、不越三者而已  
矣、予從弟日章爲尉、宿松猶子若疇爲理、羣舒各  
以書致巨編曰、此安慶史君德政詩也、且合其鄉  
之大夫趙君路、分陳君通、守而下、凡十六人之詞  
來言曰、願有以序之、予適困多事、未遑也、閱半歲  
又請焉、予嘉史君之有善政、又嘉其鄉之大夫之  
有公言也、夜半秉燭、取其編閱之、靄然煙雲、鏘然  
官商、其聲洋洋、克滿淮壖、大抵皆前之三說、信乎  
其可詩也、其餘增浚城池、創造樓櫓、招勇士、利器  
械、嚴教閱、脩學校、靡一不舉、且龍舒之人、不特歌  
之、頌之而已、士象於學而祝之、民廟於達而祠之、  
夫古之人、植大勛於天下者、無他焉、惟曰得人心  
而已矣、果若是、則詎止保一城、守四境而已哉、雖  
以之長驅中原、克復神京可也、旣以爲邦人賀復  
爲史君勉

鄱陽董仲光詩集序

詩與樂皆所以宣天地之和者也是故以美頌爲貴次則風刺焉次則譏切焉又次則怨怒焉降是則風雲顯晦草木英瘁而已耳亡補也與爲亡補也寧怨怒焉寧譏切焉然方之風刺則劣矣若夫治世之音旣安且樂使天下之口皆鳴天地之和則非詩人所能也必有任其事者焉余與董仲光聲容未接乃不遠數百里而以序引爲屬夫豈徒然哉吾觀仲光之詩皆有感也仲光之感其比與

於州縣之間者乎。然春雉未馴，秋螟未散，未易責之。蒐符墨綬者，方聖主臨御，輔以賢臣，使紀綱清明，百度惟正，量入用財，以天討罪，然後妙簡守令，奉宣寬大，將見仲光之含霜嚼鐵，幽夏狼切之詞，悉化爲咸韶矣。惜乎無以仲光言之朝者，吾是以悲仲光之心也。雖然，寧與仲光事哉？陶鎔水石，開勛業，銓擇風光，靜事權，醉鄉天廣大，風光三千篇，仲光胡自苦於彼而不樂此耶？殆必有爲也。仲光，鄱陽人名，佛仲光字也。

### 吳基仲詩集序

洙泗論學文之序，在於入孝出悌，愛衆親仁之後，然則非本不立，非文則無以行之耳。文非所先也，詩自旣刪之餘，世之鳴其和，寫其怨，陶冶一性而藻繪萬象，森然於丹漆，鈇黃間者，胡可勝計。卒如春晷秋蜩，時過則歇，無復遺響於人間者，非詩不工也。其大者不立也。新安吳君屋字基仲，篤學嗜文辭，然天資孝友，誠確溫恭，樂天知命，恬於勢利，退然中古人，一日以詩一編示某君，於某有連爲

丈人行也。某誦之過作而曰：君之棲幽寂而譽雷霆，生今代而名後世，不在乎區區章句間也。而君固有大於詩者。世之作詩如君者多矣，往往無以傳其詩焉。詩能獨行乎哉？君其益務克達使之宏廣，如山之高，如水之深，如日月之升，君之進於行未已也。然君之詩平淡質實，亦皆踐履體察之所形見者，讀者可以想見其人焉。紹興間有聲大學，號江左二吳者，君之先大夫諱俯，與其季父諱偁者也。其先大夫文行冠冕士林，源漸流衍，君復大之。古之所謂世家者遠矣哉。

曹少監詩序

詩難言也。自洙泗聖人既剛之後，惟唐杜工部寔擅其全，垂今千年炳炳。一日凡當時號爲雋逸清新奇古平澹專美一家者，至是皆聲銷芳歇矣。蓋少陵少年獻賦，固自不凡。加以往來梓潼山谷，凡十餘年，涉患深行道熟，則其所養可知矣。人謂詩人窮而後工，工何足言哉。人而至於窮，則於道益深耳。如少監高臥一生，孰量淺深，故發而爲詩，非



徒章句之謂也。學詩者當於斯觀焉。然由漢魏而  
來，先王之澤熄而詩亦亡。於是六義之名始歸詩  
人矣。人自名家，家自世業。故公之後，姪孫某今之  
曾孫某，皆能接公之緒，有詩聲士林者，其漸源遠  
矣。

新集玉堂詩序

某一日坐直廬，偶思曝背譚金鑿之句，因念禁林  
多勝事，與其異時對客談於茆簷負日之時，曷若  
披遺訪佚而紀之於編帙之詳邪？適院吏有錄至  
比年名公數詩者，習有感焉。是非玉堂缺典乎？乃  
益加采彙，駉駉盈軸。遂第歲月書而石之，以永其  
傳。且留餘石以俟後之作者，如同僚陳正父則又  
父作於前，子和於後，尤爲比年衣冠盛事也。

送王狀元歸天台序

天台王君寶慶丙戌進士第一人、僉書威武節度判官公事、其年十月十七日來訪、謂期集已事、今將束書而歸、念無以寓其卷卷也、於是爲之言曰、方歲孟春、天下之士雲集京師、求試於春官者不啻萬人、而君以宏才正學、裒然爲舉首、今歸也、天台之山川草木、咸添秀色、而里中父兄子弟、連車接袂、相與迎且賀於里門之外、且家誠其子若弟曰、讀書應舉不當若是邪、嘻、亦榮矣、然嘗攷建隆

迨今凡百一榜舉首百一人其爲台輔者六人執  
政十二人自餘登法從者殆不勝筭先正有言士  
之膺是選者知其身必達故自愛重而不肯爲非  
天下公望亦以鼎貴期之故相與愛惜成就以待  
其用至哉斯言萬世不易之論也僕故取而書之  
以當贈言

送章景韓序

景韓與其子及其鄉之英將並試于儀曹邑大夫  
東海劉公設河南縣尹之燕侈其盛而送之酒三  
行某酌而祝曰景韓賢者也招英雋館之門身親  
之子弟從之鄉之願學者悉歸之今遂與其子與  
其鄉之英若董與盛皆嘗學于其門者聯貢于上  
京嘻景韓賢者也又酌而祝曰聖朝重科目大  
宗伯以進士姓名來上則練日選辰皇帝夙興  
御集英殿新進士繇麗正門魚貫而晉肅班廷下

親承天問、其如董仲舒、劉蕡、正學以言、無如公孫  
子曲學以欺世乎、又酌而祝曰、唐昌繇、唐武德以  
來、未有以進士起家者、今景韓與二子、與其鄉之  
二英、耕破天荒之後、則家傳詩書、人拾科級、一枝  
仙桂、香滿唐昌、則人顧不推所自來者乎、則又酌  
而祝曰、明年之夏、景韓與其子、與其鄉之英、青衫  
快馬、聯騎而歸、某與劉公、與其邦之父、兄子弟、相  
迎於縣郊之東、否則、是時某且代去、亦當會景韓  
於脩門、釀酒擊鮮、爲景韓喜、以道今日之事、去去

鵬程闊、酒行可以起

送李童子序

予比歲每見童子、大抵神氣懔懔、膚血不克、往往  
後日成就缺如也、今李神童則不然、目瑩而神全、  
體克而氣實、固已具于雲蔽日之姿矣、養而成之、  
則父兄責也、今旣被命榮還矣、其務深居簡出、時  
其食飲起居、使之葆育天和者數年、然後教以六  
經、大旨輔以百家雄辭、又涵浸醲郁者數年、然後  
作爲文章、以與秀雋角逐於禮幃、吾知前無畱敵、

而後之植立尤未易涯也。老鳳挾雛以歸，徵序於予。予不爲高論也。於是因詩以送之。嘉禾戢戢，蜂方乳。請君移植白瑤圃，沃以詩書詞翰雨。培以陰功，屋德土。十風五雨，謫堯天。家家高廩若雲連。如云未長，握其巔。願君毋若宋人然。

### 送吳進士序

楊子雲有言：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技。故天文地理曆象術數、風雲占候醫藥卜筮，古之儒者未嘗不兼通之。先漢去古未遠，子雲之言蓋記古之儒者之事也。司馬子長始裂爲九使之各爲家爲流，而後道術裂矣。然論司馬季主與夫醫者越人之事，猶有深意。未始不並行而不相悖。後世作史者不以郭景純傳之技術，其源流固有所自也。由唐以來，開裂尤甚，殆不可合矣。而韓昌

黎之說則以謂爲君子者必於是而兼通之否則不足爲君子焉然則孰非士之所事邪里中吳君炎一日來見儼然衣冠鏘然容止琅然論議則固儒生也又一日以長牋爲貺展而視之則出入卦例布列形勢點龍發穴覘風察水則又有陰陽家老師宿學之所不及者其謂世之儒者不能兼而合之乎予欲招而館之使之解經紀史抽發文思爲童幼師暇時休日則與之登高涉流步龍崗而窺鳳穴顧不一舉而兩獲哉叩之吳君則今歲已晚也

相者張仲思覓序

孔明公瑾祖豫州謝幼度諸人固未嘗死但浮沉梁益荆吳耳如君眼明不患不識但慮足未編耳盍行乎儻得之悉與俱來

洛水集 卷八終

洛水集

卷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九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遷行重訂

題跋

跋故刑部侍郎贈端明殿學士謚忠愍程公

誌銘後

人主以禮義待士大夫，以忠孝厲風俗，故天下有  
變而人心不搖，士臨死生而大節不屈，夫苟諛佞  
貪濁之夫，尊顯得志而正直公方之士，排抑不伸，  
風俗一成百年不變，求其如公者不可得也。雖然



崇其號者美名也錄其孤者寔德也名與實稱然後可以示勸厲所捐者細而所關者大上之人其加之意焉

跋林府君誌銘

三代衰士習變講說浸盛踐行日薄聖人有憂之故平居語其學徒不曰行有餘力則曰恥躬之不逮不曰有能一日用其力則曰躬行未之有得所以警策萬世者詳矣盡矣而後之學者窮年白首焦唇敝舌祖述虛無轉相傳授曰吾將以窮性命

之理中下之士樂其說之易也遂相與躍然和之曾不思理義之學洙泗抽其機孟氏抉其秘學者讀而習之則德可神道可顯脩身齊家致主澤民沛然有餘用矣而又安用爲是無用之空談哉予以兼官玉牒叔全爲宗丞日相款也暇日出其先府君行狀志銘一編展而讀之則知公之學始於身行於家信於友朋而孚於鄉黨禮部侍郎袁公狀其行攻媿先生樓公志其墓二公敬愛之辭如出一吮蓋二公偉人也夫豈輕於與人哉非公之

道行於人乎、二子一孫、踵取儒科、而季子叔全燁然朝行爲國珍器、非公之道通於天乎、脩身謹行本於宮廷之間、而成效大驗見於天人之際、聖人所謂躬行君子、未之有得者、謙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安知後世無下馬仲舒之墓者邪、

跋東坡莊引

前志有之、昔之聖人、範金作鼎、以燁以燭、以事上帝、以奉宗廟、而其烹飪之大者、則以之養聖賢、隆古盛時、野無賢遺、賢無家食、降及三王、率繇是道、漢唐而下、薄矣、且公以直道峻節、被遇先朝、神考知之、宣仁太后知之、未爲不辰者、讒口嗷嗷、放逐無寧歲、乃崎嶇齊安、荒城敗牒之間、折荆榛、驅瓦礫、然後得平地、手鉏之、歲取麥麩、以自給、已而又於陽美之鄉、區區然爲百斛之謀、亦可悲已、而當

時大鼎肉食者尚仇之不置雖然公天人也一死  
生齊榮辱久矣飲水如漿食莧如羊有此百斛豈  
博萬鍾攷德問道者當如是而觀焉又嘗竊聞之  
岫嶽遺碑聚見博古之室平原手帖多歸忠誼之  
家叔全珍此其賢蓋可知已

跋趙承宣拱督府檄

檄不易爲也昔人定三秦曉巴蜀一諸鎮折強虜  
必擇當其筆者爲之否則志慮不宣辭氣不揚觀  
聽之間弗孚弗竦將何以懷荒忽之異類當百萬  
之雄師哉侯晉人今居南鄭世儒學熟古今治亂  
氣直膽張語及疆場則髯奮如戟長刀大劔犖犖  
牙頰間故其發爲辭章峻厲雄奇援據精切可以  
沮金石而撼風雨聽之者安得不馳志伊吾之北  
哉嗚呼日晦而光洞霆蟄而聲薄人心久鬱一發

不可制行當有取侯此檄三釁二熏而馮軍牙者。

跋楊文公真墨

富貴百年事功名千載人後世有作者不易斯言矣且公在詳符間與欽若輩比肩于朝今二百年而公之字畫猶爲人所重彼欽若輩姓名今皆安在邪雖然顏魯公之字人謂其筆端挾忠誼之氣然則豈其字之重哉士當知其所以爲重者矣矧公之孫爲掖垣掖垣之孫爲今刑部尚書郎刑部儒雅飾吏士林推許然則天之胙忠義烏有終窮邪

跋山谷兄弟山礬梅花圖

瑒類德人，梅稱勝士，品雖不同，清淑所寄，我相昔人，好竹而清，好桂而神，好菊而隱，好萱而慈，好之遑何，染懿餐和，不知瑒之爲馨，我之爲馨邪，梅之爲潔，我之爲潔邪，故曰玄牝之門，爲天地根。

跋王魯公北使口宣詞藁

右宣辭廿有七，乃左丞相魯國文定王公在翰苑時手筆也，大抵作文非難，知變爲難，蓋千篇一律，音賢所病，儻胸中有數萬卷，則筆下肯尋舊籬落哉，顧此二十七篇同一題耳，而神奇變化各出機杼，了不相沿，亦可以占公之所緼矣，頃有爲東溪楚詞者，凡數十篇，如印印泥，吁，安得使之一見斯文哉。

跋孟東野集

孟郊字東野，其父廷玠，選爲崑山尉。郊生於崑山，郊有詩詠，終南言家家梯空碧，詠爛柯言跨虹之勝，年五十始應舉，則平生履蹟蓋徧西北東南矣。僅一尉溧陽，而鄭餘慶再辟從事興元，行次闔鄉而卒，纔六十四。張籍請謚貞曜先生，韓愈爲墓銘。無子，二季，鄭郢又在江南，其窮獨固若是邪？蒼頡制字，鬼夜哭，龍潛藏，豈非東野平生穿天心，出月脅，固宰物者之所不恕邪？士之微幸逢辰，取數已

盈而猶嘆於不遇者。亦可以自警矣。少陵之材有怒霓抉石。復有鸞輅紆徐。有廊廟雍容。復有佩劔磊砢郊有是乎。一於寒且迫而已。孟子謂居移氣。養移體。發爲詞章。見之氣兒。曾子謂出辭氣斯遠鄙暴。士其可不知所養哉。

跋梁衡山德政碑

公之爲衡山人。宜其教績聞甚休。遡其設施於二年之間。唯曰誠而已。誠天道也。而况理一邑乎。初縣有宿租嘗弛征矣。州使復征。公曰。吾寧去耳。信不可失。卒不征。州亦卒悟。夫民孚於不日。而州孚於既久。何邪。民心公也。州有貸心也。然皆終於孚者。人有此誠也。公捐一身爲百里蔽民。惡乎不感。感與否。公不計。吾知盡吾職耳。聯篇累牘。伐石紀政。豈公志哉。京秩必試邑。試必三年。法也。法不足

以興起人心，故借賢而材者，時於法之外而表異之。故公獨二考召入王朝，然則天下之爲縣者，孰不自厲求爲梁公哉？民邦本也，令民司命也。若昔治平，率由州縣始。他日家龔黃，人卓魯，自田里亡愁恨，克而至於變時雍。吾將於衡山書始焉，公爲人質厚不褻，器度隆然大，可以有受，其可觀者將不止於爲縣而已。

跋僧知雲草書南嶽草菴歌

予嘗謂篆依於科斗，隸依於篆，楷依於隸，行依於楷，而草又依乎行也。由唐以後，神於險，恠於徑，省離其本真，鑿空營結，秋河明滅，春霧霏微，甚者至不能自辯。此坡仙所以起惘惚之愁也。南嶽此歌，人能皆誦，故今讀之，乃能纍纍若貫珠。然予頃歲嘗評師草矣，今又十年，尚未離此業。蓋吾法本空，吾字本幻，投其筆，火其書，宴坐焚香，遊神太虛，故紙敗墨，勿畱吾廬。師當是時，又豈神品之所能



書歐陽脩撰誥後

頃讀骨鯁集頗恨見陳公柬書而不見歐陽公書  
今觀許公翰哀辭乃知二公之書大旨畧同國家  
涵養士氣至是百七十年矣而當時乃僅得二公  
焉豈士氣固難於振而易於沮耶士大夫當有事  
之時同吮是非俛嘿就列蓋啗於美官而怵於銛  
斧陵遲至是皆權臣寔爲之夫作成於君上而脅  
制於權臣祿食者已無足望而鳳鳴一端乃間出  
於草萊豈非祖宗涵養之澤而人心不可泯沒之

天耶、嗟夫、上恩寧失於寬、臣言寧失於過、至於勢  
可以達乎上下而謂之宰相者、與其蔽忠言而悞  
國事、孰若屈吾身而伸公議、有如千古鳴犢之事、  
彼固不以爲意、而追表旣行、孤忠益白、則當日姦  
夫之臭、不知何時而歇、然則學於吾聖人而相其  
君者、得失重輕、亦可擇於斯矣、然自二公而來、今  
又百年、曾未有以忠言言而蒙僂者、士氣盍少振  
哉、

書李統制大父武義公死節事後

唐人謂武人輕於死、以取名、惜乎其未見李公之  
所以處其死也、觀其先事度宜、規模深遠、使當時  
受者如流、則志成、烈章寧止以一死報國哉、雖然  
公亦藉一死以畱吾心也、凡後之有志者、拊吾事  
而感吾心、則其事猶可爲也、然而士之抱負志畧  
沈於下僚者、每患於難知、比其感慨暴白、則已患  
於無及、公時則偏裨也、握人物之柄者、其早圖之  
無徒、撫遺編而太息、則公之心有托矣、公有孫紹

祖甚廉而仁，與士卒同甘苦，內外親之，無歸者，依食區處之，常千指，風誼潤澤，固深長若此，抑天之報，斯人常亡窮邪？

書俞侍郎錦野亭詩後

詩非徒作也，有上下風刺之義焉，亦非徒采也，聞之者必戒焉，夫苟如詞人之靡作之，而無補熄先王之澤，采之而不用，則何取於作，抑何取於采哉？後唐明宗一日問宰相馮道曰：今歲豐登，百姓瞻足否？道以爲豐凶皆病者，唯農家爲然，且舉當時進士詩五月糶穀，二月賣絲之句，明宗悅其詩，命左右錄而諷詠之，然不聞其有所賑恤也，其眎今日因諫以述公之詩，亟寬一邑之民力，可同日論

哉大抵東南一隅地未加闢而州縣汙吏征取日繁有能因公之詩量入制出去其太甚如經總月椿者此東南生靈曉夕之望而不止乎一邑也或者猶謂吳粵錢氏之奉版籍也稍減其賦而江南李氏之歸疆土也輒增其額故錢氏之裔昌而李氏之後絕不知此邑胡爲而獨不減乃垂三百年而後公始及之邪然則邑之父兄子弟所以蒙被此詩之澤者可不家傳而人誦邪公之一話一言不忘斯民而命嗇其年不竟其施天也午夜青燈

掩卷三嘆

書故友趙君善湜詞場投卷後

拳風汎槎恍然前事今不復夢矣然一見屬鏤猶動濺血龍庭之想是固與生俱生者邪庚辰星節後五夕書之闔廬故國

書李林甫傳後

肅宗欲發李林甫之墓李泌諫曰若爾如明皇何肅宗泣曰思不及此泌之言一時承顏之孝也古人達孝其然哉

書富春斷案集後

古者兩造之詞使之納束矢然後聽之矢不入則  
是理不直也兩劑之訟使之納鈎金然後治之金  
不入則是事不堅也矢以表其理之直金以示其  
事之堅訴謀之入於官府者其難如此故訟簡而  
刑亦清今之州縣監司方受詞之日少以百數多  
以千數以二尺之紙設蒙筭之詞費不十金誣說  
已行所言皆虛了無寸罰訟謀安得而不滋善良  
安得而不困至若田里細民所負者直而所遭乃

抑亦固有之，則又在乎聽之者神而明之，不當執一而廢百也。

### 書建安葉洪封事後

此書甲寅乙卯間建安葉君洪所上三代而後龍逢也。予時居山間，絕不聞知。比相逢於建溪之上，又失於刮目，平生一恨也。洪字子大，如有幾會當言之史官。

### 書岳王家所藏高宗御札錄後

按飛新傳在淮西日被御札十有五，虜寇河南詔助劉錡兩月之間被御札又二十有三，厥後秦檜錄其家悉歸左帑。孝宗卽位飛之子霖抗章旬賜始復還之。今此軸唯二十二札而已。古者撫士以恩，御將以威。今觀此數札，則高宗之所以待飛者，可謂恩隆意縟，不啻父子。飛當不知死所矣。而飛亦激昂自任，圖所以報高宗者，不爲不力。始末十五年不爲不久，而功業所就卒不能如志。君子思

當日之變，覽諸將之事，未嘗不起千古之恨。雖然  
毋惟焉。今又百年矣，而狐鼠失穴，苟活一旦，可謂  
極矣。而罕木之尸，今猶未鞭，豈非天哉。又豈非人  
哉。

書和靖尹先生焯奏疏後

靖康初，公以种公師道薦不起，已而趙彬以劉豫  
僞命招之，於是犇走入蜀。迨紹興初始，赴行在，用  
范公冲之薦也。盖公受學伊川，伊川沒，聚徒洛中  
者十餘年，一時縉紳想望其風采，非以虛名取也。  
比至闕庭，所陳一疏及與時相一書，所以扶皇綱  
而立人道者，萬世猶生，亦非徒出也。賢者或出或  
處，一於爲道而已，豈曰徒名哉。

書本草圖經後

圖經本草一部，金陵秦丞相家書也。予嘉泰甲子  
在建康時，得於粥故書者，所用之紙，間有大觀間  
往還門狀，又有一幅，乃司馬溫公手簡。溫公薨於  
元祐，改元至大觀，已餘二十年矣。黃鍾大呂不登，  
清廟乃與瓦缶俱棄，道旁爲樵兒牧孺蹂躪，是可

嘆也。按此書玉石部第一卷，未有胡壽成叔者，記其書得於海陵劉夔，夔得於晁待制家，劉謂兵革流落得之甚艱，且再三丁寧加意寶護，胡又云予深佩其言，觀者亦當珍愛之。此紹興四年五月三日語也。又不知何時轉歸秦氏，古書漸少可不珍之，官不隨出，永畱萬松書房，書籍不分，分必散落，世世付之知而好者，庶不孤初藏之意也。溫公手簡予已付若愚，本草圖經已付其屋。

書東陽呂進士友志攻媿齋記後

子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當時服膺聖門之士亦多矣，而能自訟其過者寡，蓋知訟則知攻矣，千百載之下，乃有如公者，卓然於霄堦間，使生當晚周，吾聖人必不起，未見剛者之嘆矣。然觀公生平，果何所愧，而歲晚乃有問公幾日出，長安者，曾不知公之謀歸，蓋未嘗一日不卷卷也。彼君子哉，蘧伯玉猶曰：欲寡其過而未能，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令於國中，毋謂我老而不我教，信乎。



人生有限，智力有盡，而義理無窮也。彼皆大賢大智也，而猶加省若是，吾儕小人可不知日厲而夕惕哉！故予讀君攻守之論，謂非曾中知有千萬人，吾往之勇者，未易至是也。於是爲之嘉嘆，書其後而歸之。若夫詩說首編，推原四言五言之所從，始至言也。然未知尚之以瓊英乎，而與夫胡取禾三百困兮，亦何俟乎栢梁體邪？昔人謂精學者如隙中觀日，汎學者如空處觀月，真可以爲監矣。

書朱文公與沙隨先生書後

沙隨承河南正派，其學主乎力行，眎後世諸儒徒以口舌相授者，萬萬不侔，宜乎朱文公尊之以老，而退然以晚學小生自處也。伊川亦嘗推尊安定矣，曰出於安定先生之門者千二百人，皆卓然爲當世有用之才是，皆尊其學，慕其人，故公其論，當時是之，萬世信之也。文公此書往年沙隨之壻董李興嘗以示其爲書其末矣。今沙隨之孫仲熊又携以來，仲熊知承其家，且復津涯乎澹貧，不苟求。

沙隨之澤深長哉。

書犁春謝耕道所藏朱晦菴夜嘆長篇後

秋夜不可晨，秋日苦易暗。我無汲汲志，何以有此憾。昔人固同此感也。然楊子雲有言：人羨久生，將以學也。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嗟乎！學乎！夫豈角無用之空談乎？善乎！歐陽文公之論曰：學問足以潤身，政事乃能及物。文公所至，興利除害，孳孳然以惠民澤物爲事。又豈以口耳三寸之學，教學者哉？煉形羽化，真寓言世間，那得有神仙？要須力穡，乃逢年。畫犁十載，旣空懸。君不見黃鶴樓前金色鮮。

何如歸煮白石員。

書陳忠肅公尊堯書後

金陵半山寺王荆公故宅也。頃於其寺見其象，漫面不髭氣，狠而盈，故上不知有君父，中不知有賢者，下不知有生民，傲兀冥行，畧無旁忌，睹象誅心，令人鬱然。讀了翁尊堯一書，千百世之下，聞者爲之興起。

書金華義役冊後

世謂三代以後，世變益下，人心滋玩，吏治難興，噫，有是哉！凡所以若是焉者，吏弗良耳。吏之所以弗良者，實意不克，而或作或輟，念慮弗一，而乍公乍私，如是而尤諸人，誘諸世，可乎哉！今宗正少卿王公起金華之義役也，殫心計於始終，而無勤怠之間，捐公帑於左右，而無不均之患，且復條畫精詳，防閑備具，宜乎七邑如一家，千萬人如一心，則亦千百年當如一日矣。夫有田則有賦，有力則有役。

民未甚病也、自銅符墨綬之非其人也、征歛之苛符移之迫、或先辦以要譽、或厚橐以自豐、然後惛然罔聞、縱吏漁獵、於是役者病矣、故富者避之、貧者困之、累月連年、爭辯不休、而生理蕩矣、不睹爭役之害、烏知義役之便哉、役便矣、惟令也、奉法循理以役之、而無敗其成、儻朝廷又以金華市田之法徧下郡國、使寓內州縣皆則而行之、則均四海、和兆民、乖爭之風熄、輯睦之俗成、變時雍風泰和寧、有異道乎、吾固爲天下幸之、詎止金華千里之幸哉、

書崔尚書尺牘後

嘉定庚辰歲、僕在姑蘇、得同年崔正子尚書書云、出守朱離之際、諸州券直已靳、不給募者散去、此爲惡况、嗟乎、去來一理爾、美惡一况耳、今日之來、卽他日之往、今日之美、卽他日之惡、無來卽無往、無美卽無惡、正子自蜀歸、屢召不至、豈其一去來、齊美惡、至是而爲天遊邪、其視出於機、入於機、死生醉夢、終不之覺者、又天壤矣、

書唐人絕句編後

壽皇朝有進唐人絕句一編者，切謂可無進也。頃在經筵，嘗蒙宣諭，比日作字頗多，旦夕示卿等。予卽奏云：雲章宸翰，固是帝王能事，但只以祖宗朝觀之，太宗飛白實在諸僭國悉平之後，高皇草聖亦在中興已定之餘，方今民貧兵困，羽書旁午，內脩外攘，正軫聖衷。若夫筆神墨妙，遲於他日功成治定之餘，未晚也。上云：極是極是。予又記在講筵時，嘗進進士聶夷中二月賣絲、五月糶穀之詩，欲

寬民生之艱也。又嘗進樓公壽耕織圖詩，欲以見  
桑稼之事也。每當講讀，則又以寶訓故事錄爲小  
冊進之。此外不敢有所進也。

書張子西銘解義後

橫渠西銘其門人呂大臨與叔解釋甚明，其後楊  
時中立疑問亦切。伊川終以楊之疑爲非，而以西  
銘爲繼孟子之絕學。要之汎愛者原道也，親仁者  
入德也。而西銘固曰：民吾同胞也，物吾與也。輕重  
劑量一字天淵，不知楊氏固何所疑邪？惜乎年止  
五十八，官僅登朝，不一見之設施耳。然其志在經  
界，則恐在今亦未易行也。

書山谷帖後

右軍無筆法，公孫無劍法，司馬子長無史法，不知皆何從得之。

兩曜列宿皆出沒瀛海，然天積氣，地凝氣，乃獨不旋轉邪？寶慶丙戌五月望日，平地湧水，山多剝裂，得非運動之時邪？七夕後三日記。

長江大河泰山喬嶽皆浮寄水面，而人生浮寄六七十年，乃動欲與天地等久，日月長春使漆園禦寇諸子見之，則將如何分別小大年邪？

書四家禮範後

樂由天作，禮以地制，古我先王未始加毫末於此也。若夫朝覲會同之節，冠昏喪葬之常，品節之潤澤之，使之各當其可，各適其宜，則聖人事也。如其矯繞苛細，雜以不經，則世俗之所謂禮，而非聖人之禮也。此書乃淳熙庚戌予待先舅太府丞幸大治之時，命筆吏徐說編之，今俯仰頃耳，已四十九年，二外弟皆先逝，筆吏徐說袁抃亦皆不存，戊戌九月十九日早偶見此書，青燈熒然，爲之感嘆。

書皇朝文鑑後

文以鑑爲言，非苟云爾也。上焉者取其可以明道，次則取其可以致治，又次則取其可以解經評史，又次則取其辭高義密，而可以追古作者以模楷。後學至若教坊樂語之俳諧，風雲露月之綺組，悉當削去，乃成全書。蓋草創於前者，精擇未遑，而討論於後者，所當加審。胡不觀楊子雲好深湛之思，韓昌黎手不停披百家之編，必有餘暇，乃可評攷。不然，浩浩千古之作，豈易去取哉！而呂太史得年



僅四十學者所以爲深惜之，洙泗聖人也。而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聖賢雖殊，而老壯之候一也。

書楊國瑞料院所刊遺教經

此編勸善戒惡，不啻萬言，然大旨不離乎仁義禮智信五字而已。吾儒之道與天地並，約之不盈一指，克之可彌六合。故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書大呂申公試卷後

文采有餘而器識不足，駿發有餘而韜晦不足。故曰有才者之言與有德者之言，氣象蓋天淵也。他日元命之壽夭，功名事業之鉅細，亦若天淵焉。故

予讀呂申公之試卷，安得不爲之嘆息於斯。

洛水集 卷九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墓誌

董知縣墓誌銘

古之學者格物以致其知、開物以成其用、二者常相須而未始相悖也。自王者之迹熄、曲學之士雜然四出、窮理者流於虛無之說、而不本乎性命之原、用世者汨於功利之卑、而不知乎經濟之本。此先王之道所以不明、而隆古之治所以不復。至嵩

洛諸儒先後發明體用備具然後談經者始以理義而爲歸讀史者以理亂而爲斷濟時者亦以行道而爲急至若商功較利如所謂俗吏者人亦得以指其非非講學素明之力邪君之學蓋源流若此故平日之論以爲自漢以前固未易言而唐之人才亦非後世所可及者相則房杜將則李郭節義則張許論諫則魏陸文則韓柳詩則李杜字畫則歐顏下而至於術數技藝亦皆精絕一世而非設爲文具者至若空犬羊而蕩戎羗僂鯨鯢而造

王室勛業巍皇卓桀當代豈後世空談者可望邪降是而後往往縕藉有餘而振厲不足論議有餘而事功不足文彩有餘而武備不足意氣有餘而風骨不足夫是以風雨不適不能調姦宄不戢不能滅戎狄不賓不能服千百餘年委薊一日非講學不盛之故也人才不如古耳每聆君言意其必有立於世者而今則亡矣命也夫蓋君有奇骨長身而廣口言議英發志氣激烈平居開口未嘗輒及州縣細故上則期於以道輔佐吾君分別寓內

賢不肖而進退之、抑浮費以減無名之賦、歛擇監司郡守以奉行祖宗之良法美意、下則期於選將帥肅軍政、以殲殘虜而紓宿憤、其志念蓋若是、夫豈爲是繆悠者、顧乃一仕爲令而黜、再爲令而死矣、由是觀之、則又非無才也、用之不究其才耳、然攷其生平隨寓、必有以自見、初調筠州新昌尉、丁父艱、再調成都征商猾吏、屏息征課、自裕東南士入蜀、舉員足、乃出秩滿蜀人留之、會年饑、曰吾嘗爲活人書條貫悉備、使其書行天下、無捐瘠矣、一

京秩皇計哉、乃亟走行在所、上之執政、是其說下之畿漕、俾鋟木以班諸路、注德安府應城令、方須戊丁卯歲、侵番守檄條荒政、於是山巔水涯靡不霑被、適應城易、右選改授郢州文學、至則作新校、官市田畷百、以資士之不能上春官者、中庸大學章句論孟注說、皆指授口講、士知向方、舉者如式、授温州瑞安邑、素名劇首、有鉏疆聲、大姓側目、會常平使者行部、謂其慢於走趨、巨室從而中之、劾歸、邑人遮車餞、詩滿載、調辰溪、辰地遠、人緩於學、

君乃急之，取成童以上擇師教之，且身率之。其年  
文風大振，先是林蠻洞頗爲民害，官姑息之。君至  
嚴教，令縮不敢出。旣又招其酋曉以禍福，使得自  
贖，偶生界有入寇者，酋果領衆斷其歸路。君曰：此  
以蠻制蠻也，勝則賞之，否則蠻失利耳。於我無與。  
又爲置連珠寨百二十所，寇至鼓四起，掠者雲集，  
無窮之患也。人尤德之。方平蠻時，出入溪谷，厲氣  
侵薄，得嘔泄之疾，日甚，遂請挂冠。旣日正冠危坐，  
從容而逝。十年十二月七日也。階爲朝奉郎。蓋君

之學出於沙隨程公迥，而沙隨之學則源於嵩洛。  
故君終身守其力行之說，而以及物爲究極之地。  
活人之書已足垂後，有若辯明聖孝書、壽國脉書、  
求賢變俗書，皆切於當世者。餘詩文多散落。家有  
抱膝藁十卷。君雖慷慨以功名自許，然襟度灑落，  
平時絕口不言勢利，方罷瑞安歸也，得地十畝，種  
竹栽花，莟芙蓉莊，賦詩觴客，逍遙其間，不知仕之  
黜也。在石城時，甚愛水簾，稍暇卽之讀書。竟日上  
饒懷玉山歲時一游，游必畱至買田付僧爲游費。

水簾懷玉之僧皆刻像巖石間，一時高人勝士咸作詩高之。曾中所存可知矣。董出黃帝後，董父以擾龍事舜，封之豳川，賜之姓，命之氏。代有顯人，至君九世祖始家德興之海口，族日大，以儒學仕朝者相望。曾大父旻，大父湜，考樛，贈宣毅郎，妣張氏，贈孺人，孤甄，奉匱歸，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葬其邑之金獅源，妻封孺人，沙隨之女也。有家法，先歿而祔之。二子長甄，次城，皆敏而好學。君之未究者，或在是邪？甄將乞君遺澤，一女歸張文州長子曰世美。二孫穎、碩，其孤以狀請銘。某與君同爲癸丑進士，三十年間凋落過半，今又忍銘君邪？然交久誼，屋將安所辭邪？乃系之銘。

出而不能兼，善謂之竊位；入而不能獨樂，謂之干時。干時者，竊位者危。君明於體用之學，合乎行藏之宜，儻有能者，胡必已爲游神碧落之境，晞髮太華之池，從羨喬之羣仙，觀羲昊之昌期，此宿昔之志也。固始終而以之。

黃君茂齡墓誌銘

黃氏之先光州固始人也。五季之亂，行王審知入閩，爲判官，因家焉。後析而三，一居福清之塔林，一寓閩邑之黃卷，其居長樂北鄉之黃壠者，君之祖也。高祖實由黃壠入于邑，生二子，知變，知言，知言爲弟，後生彬彬，生山立，辛未進士，今以朝奉郎主仙都觀，其曾大父知變，生球，球娶王氏，生三子，長卽君，二早世，一女歸張，其家高曾以來，號鄉里善人，君少力學，里中有欲合衆力爲善事者，必推君



爲倡事乃集姿度豁然平生無私語凡所行者皆可告之人性好生而力不給率節數日羸又一市之操網罟弓矢者計期以歸生於紹興丁卯十二月二十八日沒於嘉定乙亥孟冬十日配石梁盧氏以紹興己巳九月九日生嘉定戊辰四月二十七日亡子公碩女許歸郭習孫德生孫女三人公碩卜以明年月日合窆于縣之某地走千餘里謁銘於予予開禧甲子分教秣陵公碩爲弟子員予爲得漕牒一試輒中甚孝而文刻苦自立然則君不亡也君諱椿字茂齡銘曰播之以青陽乎而長之以朱明乎而實之以素商乎而固之以玄冥乎而則又復興之以享歲乎而種德一也報其有二耶

許郎中墓誌銘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之日。詣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爲人。至不筮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臥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叅政開督府。辟公爲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壯至老。布衣疏食。一室蕭然。疎幃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委諸橐中。居乏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

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壯從諸公游，晚授學，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爲主，故凡出公之門者，質而不華，誠而不僞，厚而不薄，望而知其爲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莊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某年某月，寢疾，某日，終於官舍，子植，諱，大，碑，郭有道，烏乎媿乎，公嘗有言，國之強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諱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人，銘曰：

大閑耽耽，皇極巖巖，萬邦所瞻，天下泰山，毋曰曠曠，幸有表在，惜哉歲闌，訾黃不再。

呂君尹之墓誌銘

君子之爲善合內外之道而已而功利不與焉然昔之聖人乃以福善禍淫吉凶影響之說著之爲經以示天下萬世何哉蓋聖人取其常而君子委其變取其常者所以詔乎人委其變者所以盡諸已常與變在天者難必至於人道之常則不可一日而不盡君子之爲善要亦如是而已矣旌德之呂氏派出新安予聞之里人謂君幼時見一夫之不獲一物之所失道路之險而未平者橋梁之毀

而未治者則一念油然而生比壯家益饒凡頃所見悉償無遺其所未見者聞之惟恐其後年饑發廩以活旁近逋者蠲之疾者砭之亡者積之遐邇畢懋焉善根所性無一毫徼於外也然天道之還捷於形聲四方賢譽一日翕歸且復仲子入進士第季子亦有聲文場旌德未多見也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是可不爲世書之哉曾祖某祖某父某君諱某字尹之幼警敏讀書輒了大義事親極其孝其父嘗語之曰儒世業也然未有聞者不在汝必汝予焉汝其識之故君教子尤力卒伸父志非孝之忠乎配汪氏子三人長應洪仲應黃季應雷女三人長適進士汪某次前定海主簿程若疇次浮梁尉汪某孫男八人女四人生於紹興乙亥之人日終於嘉定己卯五月之下澣初君有志脫落世氛作江淮放浪之觀至海陵被疾二子亟往旣越月奄然而逝無苦也聞者咸惜之其孤卜以今年某月某日窆于齊名有衣之原夫人祔焉仲子尉歛甚廉而敏予所知者

而若疇又予猶子以狀請銘，不得辭也。乃序而銘之。古之隧碑必著字傳遠也。今取焉。銘曰：鄰乎歛兮，版乎宣地。百里兮，邑旌川雲。橫紫邏水，浮煙風遺。太古靜而顛，彼君子兮，隱其間。內自力兮，不求宣。不求而來，亦不卻天寔。揭之爲世覺。今朝卜窆，須寬平。有子植立方，峻嶒壘書。時至照林洞。

黃運幹墓誌銘

黃帝者有熊國君少典之子，順天之紀，立人之極。盡地之利，振兵削暴，而四海寧。設監分治，而萬邦和。草木淳化，蠢動虫蛾，日星叶敘，土石成材。功施無窮，故天厘其報。其孫高陽，其曾孫高辛，又其玄孫放勛，以及虞夏商周，皆世受天命爲天子。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今徧兩間矣。矧黃爲顯系乎？故繇漢唐逮五季，以詞學功業見於世者，獨盛。蓋統緒漸源深矣。君黃氏名渙，字與翁，籍徽之。

休寧曾祖中理祖傑奉直大夫父何進士起家嘗  
守括蒼岳陽二郡入朝丞太府君用慶元三年南  
郊父任明年試銓部首詞賦選主德化簿太守以  
爲才攝判官二年事無巨細倚之總餉使者令董  
軍儲異時庾吏受貨所輸濕惡君律已戢吏米皆  
精鑿月一給軍聲歡然比滿去咸餞遠郊有依依  
不去者茲可以觀軍政矣以關陞三表轉從政郎  
注諸暨丞歲通侵庾司撥以濟戶至人給全活  
甚衆令去君攝其事官無談錢以告身質富民得

三十萬藉以流通令之行也無以裹糧君輟俸遺  
之鄰縣有枉斃者累驗莫究憲檄君與同驗至則  
屏吏躬視果得冤狀憲劾前官以君名聞養濟院  
歲久屋傾鰥寡孤獨者老者疾者咸失其居君鼎  
新之又有訟數十前後令莫決君爲剖析率數十  
言人皆折服且寢食縣齋治事訟無留囚無繫秩  
謝監司辟慶元穿山鹽官鹽爐列海濱者七八十  
劇暑隆寒往來不憚先是課不登君入鹽則削平  
籬面官不取贏予錢則當官給散吏不得扼故亭

民樂輸歲課以美使者列之朝賞儒林郎塲濱海  
路多磔硤君砌石餘二十里自是爲坦涂部使者  
及刺史各以京削薦之任滿漕司又辟三石橋酒  
官及考苦脾下乞致其事轉通直郎賜緋衣銀魚  
命下而易簣辛巳歲也娶趙氏冀王東位臨安通  
判師德之女封孺人男華迪功郎臨安府富陽縣  
主簿女許適知瀏陽縣徐瑑之子剛中維太府丞  
歷中外四十年而所居屋見星月飯不足支半歲  
君居官亦洗手奉職貧益甚其歛也衣襦不具咸

謂世傳清白性孝友篤寔姿識警敏無他嗜唯書  
爲娛藻思清健有老筆流輩傳誦之初太府丞娶  
嚴陵方氏因寓于嚴然早夕思歛也卒窆于歛君  
盍從之而君之孤華謂得吉於建德之白茅塢遂  
以癸未歲孟春十六窆焉太府丞子舅也君予內  
弟也銘其可已乎銘曰

才與命帥相違才孰賦命孰司其諸天之所爲乎  
或謂才天所惡用不融季不固然則胡爲而賦又  
胡爲而惡鴟鴞高舉社櫟獨全不才者顯無用者



延我思古人嘗問大鈞往往蒼蒼嘗若不聞豈其  
不聞好惡或異垂之不刊豈年與位歛與嚴壤寔  
連體乎地魂乎天其從乃祖乃父於崇唐之原千  
億其年

吳靜翁墓誌銘

公諱仁靜翁字也幼警敏嗜書壯游辟雍一時師  
友皆海內英茂異時余公端禮謝公深甫當國奇  
公才欲以異恩畀之公謂儒科可芥拾也辭焉夙  
與伯季俱學伯爲丙辰進士公則屢試屢卻然卻  
益厲晚彌篤每語其子曰學以經爲菑史爲穫決  
科之詞抑末耳噫斯足以見公之學矣公之大父  
勇義秉正以長者稱里中龐眉皓髮雍容期頤公  
左右侍跬步弗去夜則侍其父臥大父旁榻族鄰

稱其孝，侗儻有大志，然慈屋根諸天，窶者贍之，疾者藥之，歿者槥之，至若賑孤卹遺，蠲租折券，砥道築橋，病且革，猶諄諄以授其子，子亦能紹其志成其事，夫名以自況，公真能稱其名者，然稱則宜壽，顧數止易卦，非大鈞時不可測者邪？比歲以來，承流宣化之道，缺人以訟爲能，公晚歲講學益明，閎理浸多，其居鄉也，恂恂侃侃，有東州伏不鬪之風，至於人之有訟，則必曉之以理義，譬之以禍福，往往聞者爲之止熄，學不施於政而行於鄉，下焉有

功於里閭，上焉有助於有司，學之有益於人也大矣，人羨久生，將以爲學，生而不學，何以生爲哉？此公之尤可書者，書之所以爲世法也。平生爲詞章，有靜軒雜著，曾大父師心三舍貢士，大父士通保義郎，父弼迪功郎，世居海寧之臨溪，娶程氏，有淑稱，先二紀卒，二子曰光，曰炎，女適進士朱夢發，孫汪真，桂真，孫女二人，公生於紹興己卯孟秋十日，終於嘉定壬午臘月三日，二孤將以甲申仲冬初，澣葬君嘉善鄉吳芳源治命也，走書吳山求銘焉。

某與公爲世姻且相好也銘可已乃次第銘之銘  
曰、  
上承太伯之休緒兮千歲蟬聯下開雲來之慶基  
兮、  
峽颺其綿祖阡之旁吳芳之源山嶙嶙而矗矗  
水洄洄而涓涓寧羨乎八龍之雜集且觀雙鳳之  
翔舉施不薄則報不廉兮吾固上質之蒼然詔爾  
後人兮益思所以承其休而壽其傳

程用之墓誌銘

程氏得姓凡十閔世而生忠翼疆濟公由忠翼而  
來三十二世而爲新安太守越自太守始居新安  
更十有三世而生儀同又十有三世而生都使都  
使當巢寇旣平之後聚族而謀曰往者盜據吾屋  
以駐兵今大盜雖殄而四方寇攘方自是始蓋謀  
所以辟地乎然徙必依山也時平則安意穡桑緩  
急則憑恃險阻此亡窮之計也族之父兄弟謹  
以爲然於是相率去黃墩由草市而上各擇勝地

散居之。曰臨溪。曰漢川。曰富溪。曰會里。曰普合。曰遐富。曰新屯。而漢川富溪與夫番陽諸族則又由臨溪而後始散也。故臨溪古墓山猶有祖壟在焉。自是世故相仍。盜奪蠡起。而吾族耕鑿山中晏然。亡警。非都使觀時識變之明乎。用之富溪族也。王大父學王父達父卓世以詩書相授。不求仕進。用之尤力學。中歲弗售。乃宗老氏。移心吐納。且用力濟施。性質直。姿清介。不昵昵取容。亦不皦皦自暴。非其道也。一介不取。諸人以義動。則捐所有畀。

之亦無難色。非勇於義者邪。是皆可書者。不幸嘉定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亡矣。得年七十一。次年重九日。思禮奉其匱窆於開化縣崇化鄉高嶺之原。治命也。男思禮女適吳某。孫師文師孟。思禮走在所乞銘。義不得辭也。乃書以授之。銘曰。

用之導引餘。復檻陰陽書。杖策徧江浙。望氣混沌初。一日踏高嶺。曰此真吾廬。後爲展翅鵬。前有生驥駒。鯤鵬善變化。乃乘駟馬車。以是期子孫。此意豈小乎。其繼奉其言。乃植千歲梧。雞籠在何許。明。

月同魂孤。市田復築舍。守者令安居。歲時頻展省。  
雲仍勿怠諸。

姚饒州墓誌銘

君諱元哲字叔愚其先吳興人後徙明今爲慶元  
府高伯祖希始以儒學奮高祖容州戶曹阜寔後  
之曾祖孚左奉議郎壁水擢第妣孺人史氏祖孝  
全朝散大夫贈通議大夫妣碩人楊氏父穎對策  
孝皇臚唱第一妣太碩人王氏君生二歲而孤隨  
母育外氏外之祖卽左丞相魯國王公淮也校書  
澤不及朝之士與校書同年者以君志尚卓絕詞  
學茂異乃合言于朝特延賞其主福州連江簿臚

分戶賦井井不紊省視抄目雖夥靡遺秩滿勅授  
劑局纖悉藥物用廣惠民之意今丞相深嘉其才  
陶冶曲至傳公伯成以著述科薦謂其刻志問學  
思欲以文章議論著爲文有法度急於營養雖就  
延賞其學與文方進不已獎而成之必有可觀貳  
卿一時鴻宿不輕予可乃期許若是然則可知已  
秩滿勅授激賞酒官凡林稻麴蘖水泉淘器靡細  
不密於是酒最京師改選爲蕭山邑素土瘠且歲  
患潮汐君焦思盡瘁卒使公私俱立寶慶乙酉龍

輻東涉君主縣之宿頓爲責尤重乃殫力畢心塗  
潦不避迄事無闕邑序久圯亟加脩繕宣聖從祀  
之象咸新之且申固江岸使水不得齧砥石築路  
餘百里行不病涉人德之相與祠諸學治狀浸白  
表薦日盛主管城南左廂事左廂最延袤五方稠  
雜訟謀填塞君早受夜決事不踰宿吏莫銖兩欺  
初江潛舟如鱗各占強宗官不得使君悉籍之俾  
之番迭無幸免亦無苛役僉謂柔不茹剛不吐君  
其幾焉歲丁亥肇稱禋祀大而園丘方澤次而百

司應給、昕莫駿、犇巨細肅然、廂事小間、則又闢廨門、新繫室、作堂窿然、扁以清風、前後官此者、困於滌冗、君獨振之、咸謂中興此官者、差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君以邦計所司、出納宜謹、率未昕趨治、迨晡方退、甫再考、朝廷以君履踐深、治行著、差知饒州、居亡何、屬微疾、逝、唯以不克終、養爲太恨、年四十有九、位不究、才年不稱壽、天也、平居書不離目、籤帙滿屋、漕貢凡三至、己丑榜始收、一第、校書冠多士、止校中秘、人謂鍾在君矣、乃又若是何耶、

娶王氏封安人魯國王公之孫女也、子屋易名汝翼、世其業、女二、長適承務郎程若愚、次未行、其子以紹定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葬君鄞縣陽堂鄉福泉山、屋單孑、顧能間關水陸、護其匱、抵先阡之近、擇窆、蒔松、事物不苟、行道之人哀而孝之、千里書來、屬志其墓、予與有連、且知君舊矣、可辭乎、銘曰、儒爲醇吏、爲良、謂其行藏、乃方、然則才矣、必位以行之、位矣、必年以久之、然後可及民物、此天人之勢合也、疇昔之士、率多相違、人固可計、天不可期、

有子志學尚其勉而

王宗卿母夫人袁氏墓誌銘

詩人之稱賢母多矣，而未有若魯人頌僖公之母者。既祝之昌熾，又祝之眉壽，形之詩歌，傳之萬世，信矣乎僖公爲春秋之賢君，成風爲當時之賢母也。若夫人者，真足以匹休儷，美於千載之上也。與夫人有賢子，由宗卿守嘉郡，郡人寶文閣學士葉公適，作爲荅春詩，凡百餘言，極言賢守之政，與夫慈母之德，邦人論之，四方之人傳之，非是母孰生是子，非是子孰慰是母，人生若是，可以爲榮矣。顧



不足以上儕魯頌之懿軌哉。夫人姓袁氏，名妙覺，字亡礙，越之新昌人。歸朝奉郎王君思文。今七十七年矣。初，宗卿爲棘丞，安車入京，徑于剡歲，方侵餓者盈道。夫人論宗卿曰：「邑當賑卹，畏不敢言耳。」兩邑生靈之命，甚於倒垂，爾可不告之邪？宗卿亟以狀達州與庾司，得萬緡濟之。夫人停橈，錢清報下，乃行。比就養永嘉也。每聞平反，喜見詞色，適民廬有燎者，夫人炷香露禱，風亟反而熄矣。非精微一念之所徹邪？嘉定辛巳之歲，皇帝受元符玉璽。

宗卿遺其弟夢錫持表來賀，朝廷官之初品，拜命而歸。組綬聯翩，綵戲堂下。夫人曰：「異恩也。平生無遺恨矣。」生於紹興辛亥，終於嘉定壬午，年九十二。累恩太安人，子夢庚，夢良，蚤卒。夢龍朝奉大夫直秘閣，主管建康府崇禧觀。夢錫迪功郎，處州麗水縣主簿。女適進士史必端，孫節初，奉初，將仕郎。吳初履，初益，初謙，初豐，初鼎，初良，初孫女六人。夫人奉慈氏教，務爲送往之具，及期也，卻味與藥盥手而逝。非得出世法者邪？嗚呼，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秀質分於天和，善行熏於世習。晉唐之間，生於謝氏者多詞藻，出於郭氏者率驕華。習使然也。王爲名族，代有顯人，而朝奉君猶欲大其門，夫人寔能成之。課諸子誦書，率至夜分，屬諸子以師，必於正士。宗卿竟由進士起家，以直節清名，歷御史府宗正卿，直中秘書，爲良二千石。蓋夫人生長詩書之族，其漸源深矣。嗚呼！棣華河鯉，固必原其所自邪。銘曰：

長潭世累，何其屋良。人閱歲七十九，過十而三尤。其久，大兒赤鞞凝霜舊，小兒翠藍新。賜綬婦，養孫卮千鍾，酒縉紳欣。豔未始有，早事姑章。縱紳漱晚采，澗芹湘綠。釜平反一念，天方曠。曰孝曰仁，宜其祐海上。鰲峯造天秀，千歲乘鸞。附其右，錦軸金花來暮晝。松栢如雲，昌厥後。

靜勝居士承務致仕詹君墓誌銘

君諱廷堅，字朝弼，姓詹氏，爲鄧州南陽著姓。晉大興間，康邦公之孫曰瓘曰敬者，最知名。敬徙新安，而瓘徙嚴陵。高宗朝，任樞筦，諱大方者，瓘後也。其徙新安者，世居婺源，流派日衍，詩書日盛。其伯父洙，登進士丙科，君其所生也。幼穎異，日誦千言，壯從諸老遊，根源伊洛，爲文詞簡潔精深，不爲科舉之習。先生長者靡不稱之。君每曰：正心誠意，吾性所當盡也；脩身齊家，吾身所當踐也；科舉可爲吾

累乎其大父奇之謂必亢吾宗早失所怙事母夫人洪氏至孝及終廬墓三年未嘗見齒作堂名孝思擇名儒訓子孫建樓聚書至萬卷日於其上手不停披得善言善行卽以訓子若孫大監王公炎扁以靜勝其亦嘗爲記之往侍伯父官遊姑蘇惠山梁溪之勝適得一區遂居焉園池靚深日與高人勝士觴詠爲樂予又嘗爲作漢隸山堂方壺四字揭之平生眎利鴻毛重義丘山訪文正范公之孫求義莊規模亦爲義廩以惠族屬故舊多勉君

以仕者君獨確守性所當盡身所得爲之語以遺東朝錫類之恩以壽拜命曾祖某祖某父某襟懷平曠不求不競子孫森森頽然有立卒享高年以微疾終於錫山正寢亦可謂脩九疇之福矣兩娶皆汪氏又徐氏男四人長自牧先二十二年卒次自任自立皆能力學世其家其四白正亦先卒女三人胡升胡元衛王箕其壻也孫八人長京次亮廸功郎紹興蕭山縣尉奕廸功郎建康江寧縣主簿又次公壽益壽仁壽彭壽齊壽曾孫務本將以

某年月日葬于常州宜興縣之香山，自任自立，介其友陳圭以銘爲請，辭不可也。乃序而銘之曰：延陵季子之適齊也，其子葬於羸博之間，曰骨肉復歸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紫陽惠山十許驛間，若來若仍，其敢忘旃。晴空白雲，朝往暮還。

黃通判墓誌銘

漢與唐餘七百年，當時士大夫家世以廉白稱者，纔十餘族，果哉世清之難也。寺丞由太府再典州，而飯不及歲，所居堂庭不備，長子渙歷任三四，君亦更縣倅州，而貧則皆如其先。非父子兄弟世授素約者歟。君以父任入官，酒正儀真，不苦水，再承新城，及考以親嫌去。又丞武寧，易選令南康之建昌，通守蘄春，所至崇教化，創學田，豐常平，建義阡，決滯獄，延名儒以迪後學，補社倉以惠饑年，廩平。

余凡爲斛數千，皆其力請於司常平者，所至人士悉祠以祝，一時監牧之賢，如今丞相喬公、今樞密陳公而下，凡數十人，欲表其政，是爲不負所學矣。推君之學，盡君之志，巨止若是而已，而年僅六十四天也。然齒已宿，吏事繁，乃口不絕吟，手不停披，賦詠數百篇，率有思致。初黃氏由壽春徙新安，曾祖某祖某奉直大夫，以詩書相承。至父寺丞登乾道丙戌第，京西漕鈞瀨方公仍歸以孫女因家焉。至君嘗欲還徽矣，而志念弗遂，今寔于嚴之建德縣龍津鄉，娶曹氏封安人，女未笄許適星源張氏。子莘靖嘿好學，不碌家法，嗚呼庶幾可興者。君諱閱，字定翁，生於乾道庚寅四月六日，終於端平甲午三月某日，而藏於次歲乙未季秋之月。予與君爲中表，知君爲詳，然則銘其墓，以垂方來，辭將孰宜，乃爲詞曰：

詩書之緒，清白之風，若來若仍，亶亶曷窮。嘗攄其學，曾未大穫，傳君之心，維其後人。

殿撰程農卿墓誌銘

唐虞三代之用人，必取精毅彊敏、端良淑茂之士，以成天下之大順，以致天下之大利，則民生以屋，國祚以綿，斷斷然不可誣也。嗟乎！如公者，蓋庶乎才德之兼茂者乎！其頃與公同爲宰掾者，累年見其於軍國之大政，州縣之細條，人才之優劣，邊方之緩急，來則能明，至則能斷，已而白之，宰相則約而不繁，辯而不沮，孰不以大用期之，而止於是命也。夫蓋公自初筮地，不遠親，事必咨稟，歿亦告之。

於墓人稱其孝也中外踐更餘五十年其爲州也  
襁負其民東濕其吏其爲部使者也公明果斷風  
動列城其宣明教化也則所至崇學校盛生員行  
鄉飲人謂洋洋易易有成周洙泗之風且復萬里  
走介以市蜀本之書其給兵也賦不加而餉不竭  
其總邦計也經理靡密而調度益贏其治天府也  
抑豪右嚴火政決滯訟增解目省公事以衆大之  
區而固空天詔加獎以尚書館北使而迄事如禮  
其賑荒也不俟監司之命發常平之粟其措置稱

提也甫及浹旬悉復元陌其爲右銓也寒暖無滯  
淹之嘆膏粱無僥倖之門創相風之烏以絕綱運  
之淹滯畝敷和買而去物力之征脩先賢之墓以  
屋風化凡遊觀之地一斤不營至於葺營壘築倉  
廩凡可以爲公家利者則不遺餘力有如加葺戰  
艦番給巡舟所以防江者甚備省酒官以創戰崎  
之寨移海內巡檢以鎮定海之烏崎核鹽鈔之資  
次而商賈流通去宜興之茶引以絕後害折新城  
之麥價以便民輸却圭田之入以廉率下建錢清



之浮梁而免籍民舟，絕軍中陞補之弊，嚴招刺等仗之法，革虛籍之冒請。初，公帥粵以衢寇，故至則削平，二年按堵。凡公政績滿，粵與明家祠人誦今未已也。市田以去錢湖之葑，創庫以繕東津之橋，其興利除害必爲悠久計，大抵若是不止去葑浮梁一事而已。其遺蹟皆可推而尋也。凡公表表以政事聞於時者，皆終身佩服文簡公之訓，飭也。哀家藏副本之書，以益鄉校。新稽古之閣，以壯儒風。建四橋以惠鄉井，而猶卷卷然見於家居之日。嗚呼！

足以見其仁至義盡之亡所終窮也。拾見次而易遠次，以便暑途交代之耄。營兄姊之後，昇從弟之官。士論義之，其子端升預漕舉，則喜見顏色曰：一薦未足喜，且喜詩書氣脉不斷，則其所以傳家者不以籛金明矣。其孤端升書來言曰：先君之窆久矣，而銘猶未也，敢以請。某出同譜，居同里，仕同朝，道同志，義可得而辭乎？然萃衆美以銘之，則愧非其筆爾。銘曰：

惟天降才，有物有則。惟王分職，量能度德。不惟我

家隆古是式登進一朝百官封植猗歟公才萬夫  
之特賜知其二回知其十不茹不吐強哉中立善  
刀割然必中其劇安坐子儀馳騁光弼聖門設科  
虞廷列秩二十二人豈容兼得公才獨全卓然挺  
出四品階官候對一息豈曰不遇猶爲時惜霽水  
澄藍下山翠壁千歲雲仍來省其宅

承務郎致仕韓公墓誌銘

山川人物清淑之氣不易相值也而值又有厚薄  
焉厚則久薄則暫厚則大薄則微人不天不因天  
不人不成吾讀玉山韓公之行狀而深有感焉公  
家再世登儒級二子爲同年進士一亦貢于鄉公  
年垂八十得非清淑之氣獨屋于其家乎公天資  
淳固講學篤至故其於義利之辨爲尤明事母孝  
母之歿也公五十矣而廬幕不去兄弟析貲悉推  
而不取盜作其鄉諭以禍福亟散去里中禱雨龍

見于郊、爲橋梁以濟行旅、倡義役以便族黨、治司鑄戶、指人墳墓、屋廬以爲鑛地、公爲白之官、鑄戶卒罪、居民得安、女兒適王氏、公撫其二甥、一爲通守、一擢進士、士有一善尚足名世、而况公道純德、備可不大書邪、子三人、祥、太常簿、以公疾辭、差知撫州、補奉議郎、知安吉州、武康縣、祺、鄉貢進士、女一人、鄭一俊、其壻也、孫男四人、韶、孫齊、孫南、翁東老、女孫四人、祥等將以四年閏十二月庚申、葬公西源、某頃歲癸未、謬司貢舉、得公之二子而補、又有連走書求銘、誼不得辭也、銘曰、

世多巧者、公獨拙邪、是畸於人、而偶於天邪、清風滿谷、萬夫肅肅、三明方翔、公平不亡、

陳府君并夫人何氏墓誌銘

某頃年兩至秋浦、般礪、紫微山上、見其水光山暉、  
聯嵐接靄、爲江左奇觀、竊意其間必多育德人才、  
士、今讀陳府君之行述、不誣也、君諱璣、字天受、系  
出於媯國朝寶元間、大理寺丞、昱出守池陽、愛秀  
山玉鏡之勝、遂居焉、今二百年矣、曾祖畸、祖彥賢、  
世以孝義聞、遂爲望族、父大政、故脩職郎、調鄱陽  
司戶、雅淡不仕、母錢氏孺人、君稟初明悟、自幼不  
凡、從鄉先生游、秀出儕輩、系試輒左、遂無復仕進

意篤志事親，承顏養志，父歿居喪盡哀，送終盡禮。母年高，謹事益力，平居恂恂，待人平恕，犯者不校。里中囂訟多，曉化之。歲丙寅，邊陲繹騷，君謂縣令曰：防江本以衛民，今久於妨農，反搖根本，令聽其言，請於臺府丞，散所謂俾得安業，人知所自，莫不感悅。乙亥歲大歉，於是悉發所儲，減直出糶，貧者施之，人賴全活。遣其子夢高游上庠，交天下士，以講貫義理，涵養氣質爲先，不止爲科舉而已。丙子秋，夢高預鄉薦，次年中進士第，調祈門尉，歸拜重

闈，雙親綠髮，莫不榮之。而君慈訓益嚴，戒以少年登科，當急培厚德業，爲盛時偉器。幼子夢敬亦登名天府，夢高之官以迎侍爲請。君曰：汝大母年將八袞，豈堪遠遊，廼舉明道語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愛人，亦必有以及物，汝能潔已奉公，一意愛人，吾雖家食猶祿養也。夢高遂奉母以行，職業脩明，薦剡交上，君襟度篤實，趣識融明，年未五十，息念世紛，不問家事，日侍母慈，從容往來宗姻間，以爲親樂。一日同室有鬱攸之變，金帛錢穀未免有乘時

攫取者、君曰非偶然也、物儻來耳、不歸於盜、則燬于火、吾豈復以此累人邪、人服其識量、丁亥春、遽嬰風恙、一日呼二子告之曰、生死常理、生既無嫌、死亦何悲、乃奄然而逝、蓋平日所養深、廬如此、得年五十有七、寶慶三年二月二十有二日也、夢高夢敬、乃以是年九月三十日、窆于畱田之原、女一人、適鄉貢進士喬奇、孫二人、敬學敏學、孫女二人、尚幼、家法整整、慶源深長、皆君一念之造也、娶何氏、奉槃悅滫澑者、越三十年、如一朝夕、暨司戶既

世、事姑錢夫人尤謹、歲在乙酉、夫人病革、適恭人暴苦腫瘍、家人危之、方且力疾榻前、日奉湯液、或勉以少佚、則曰姑病未愈、遑恤我躬、純孝一念、發於天性、舅姑既歿、歲時奉祠、蘋藻必親、至於睦娣姒、厚姻黨、撫孤幼、表裏協比、曾無間言、其愛子也、不事姑息、曰慈母多敗子、當擇嚴師教之、夢高尉祁門、祁門居萬山間、俗以椎牛爲常、恭人惻然謂夢高曰、牛爲耕稼之資、法嚴盜殺之禁、汝能曉以利害、使知避就、亦奉職之一端也、於是嚴爲禁戢、

祁俗一變，辛卯元日東朝介壽拜錫類之恩，夢高授常德推幕駸駸，仄戍忽命二子周行庭戶所寓淪茗曰：吾年已老，婚嫁已畢，生平無憾矣。汝父諱日將臨，吾當相從於地下矣。二子驚請所以，曰：吾昨夢朱衣二女，駕雲輶相召，恐不復久於人間。又曰：生死常理耳。府君之諱翌日果逝，實紹定六年二月廿有四日也。畱田之窆亦既久矣。乃嘉熙庚子之歲，其孤以顯謨葉公狀府君之行及壻喬君述夫人之懿而謁銘於予。予嘉其爲親之意久益

卷卷也，乃爲之銘曰：

九華列筆，下橫秋浦。筆禪其秀，浦大其宇。英英其華，君寔開之。綿綿其基，君實培之。始於事親，終於及物。仁至義盡，不孝不忒。成德達才，教風周普。載觀其子，益知其父。畱田松栢，叅天其青。天上璽書，照石麒麟。

洛水集

卷十終

洛水集

卷十

三十七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一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行狀

母舅故朝議大夫太府寺丞黃公行狀

黃氏世緒高辛代有顯異其在新安休寧始大者則公也奉直弱冠有文名未強仕卒公生僅三月祖奇公謂當亢吾宗愛之特異諸孫奉議郎吳公舜選公之祖妣之弟也祖垂歿託公於吳公吳公使與二子俯偻遊已而復從程公尚書大昌遊所



得益超詣與賢書登丙戌第時太恭人華髮在堂公調吉州太和主簿而歸喜運慈顏里黨美豔周旋膝下凡三年丁太恭人艱再調饒州番易簿公謂賦版公私所繫不輕出朱入墨不敢少縱三年三易守皆知其才委檄沓至公悉心區處上下翕然有部使者以私怒一尉俾餘干丞核其臬丞以無臬報使者怒復委公公察之寔無臬也併丞直之使者愈怒斥公庭府謂當與尉併劾公不爲連俄使者罷乃免公平時出語如恐傷人至臨義則

毫髮不屈類如此旣滿郡守王公師愈畱爲掾凡數月公辭而歸關陞用三表公獨登五陞從事郎堂除三衢教官衢多士學校不肅有宗姓爲學生者以其父與公雅好干規矩屏去不恕職掌無小大陞補必以課試有謁于郡于外臺送至者皆不內士樂其公復市田及僦屋歲增以萬計使教與養俱備薦者如式改宣教郎知興國大冶冶當孔道彫落殊甚公痛革浮費銖粒有經下車暮年公私漫洽蜀騎西來歲無虛月前此芻粟不備凡部

送者繫馬縣庭，毆擊吏胥，公經理閒田，許民耕佃，顯一司掌之，以備馬綱之用，且具言于郡與部使，者俾勿壞，至今賴之，土產鐵，境有湖中，峙三山，適兩淮嚴盜鑄之禁，磨至其山，至四千餘人，尉出警，輒角敵尉，慮其有他，乃不白州縣，而密聞帥憲，司帥聞之，朝調九江官軍，軍且至，公曰：彼民爾奚至是哉？乃檄主將軍于境，走一介，持尺紙，諭以禍福，且抽戍兵，開間道，使可以趨生辟死，其徒未信也，遣數輩來覘，知果撤戍也，乃一夕遁去，幾半，公復

匹馬入其巢穴，其不去者，望見公，單騎小艇自湖中來，乃相與言，知縣果無害我意，遂相帥俱去，公復取屋廬柵寨，與凡盜鑄之具，悉焚之，乃歸，不費一鏹，不僇一人，卒使一邑晏然，邑人合詞以爲不然，必生大變，濫殺無辜，當如大奚山茶商之事矣，士民相與祠于鄉校，人謂可以言功，公嘿不言，初縣有學，無以爲資，塵封講席，公爲具緡，廩延其鄉之秀民萬人，英嘗從晦菴先生遊者，爲之長，勸來學徒，講貫問難，不顯爲科舉計，縣事之暇，公復橫

經與之發明大義，自是誦聲日盛。邑之應舉者，倍曩時。偕郡計者，浸多。學宮隳毀，徧爲葺治。春秋器服，不惟不備，抑多非制。乃選學徒持書，旁郡求齊。公慶胄淳熙間，討論制度，更造之。俎豆冠冕，煥然一新。每釋菜，濟濟洋洋，觀者知所向矣。秩滿適四明，僉幙。近次，公亟就之。會甲寅乙卯，明越大侵，殲死相屬。公佐其長，脩舉荒政，謂使當食者羣集一所，則紛然殺亂，乃家至戶到，不辟涂潦雨雪，米圭撮必使人被之，不爲虛文。時樞密何公帥四明知

公寔勞，且遇公素厚。言之朝，減磨勘，擢提轄權務。務弊如毛，公隨事剔疏，洞見幽隱。吏不敢欺，且請罷優潤以惠商人，以革坐賈顯利。由是歲增四十萬緡，遷司農寺主簿，遷太府寺丞。皆出內之地。公究心其職，剗革姦蠹，蚤莫出入，寒暑不渝。初，內帑有積金，前後稱枝折閱，殊甚。廟堂疑焉，命公稱之。公權衡精密，有增無虧。吏戟手旁，眎大懼，不免。廟堂以爲能，樞密何公尤加稱賞。公居官不苟，細物大抵然也。凡再轉對奏議四篇，卷卷懇惻，欲廣聖

德結人心嚴郡守責寔之政重縣令之權上嘉內  
之論者謂既達大體復切時用求外任時秉軸者  
與公今年進士再三諭公盍少留序遷在朝夕公  
請益力分栝蒼左符栝山深人多盜奪凡有訴者  
公欲示急捕之意必檄尉逮之小擾不恤也至若  
擁糶植良不啻乳哺首與屬縣約情均一家應有  
逮會悉書于曆囊以往來不遣一吏至縣旁有貪  
沓撓政者事無鉅細必私請公據理從違多不滿  
欲乃旁午遣人造說百端侍御史陸公貽公書曰

是譎譎者豈足恤願益推所學以惠彫郡若因浮  
言輒裹退縮則張官置吏皆可廢矣公不遣一書  
入長安唯自信其所志已而流傳公當祠去者公  
笑曰朝廷黜陟豈容預知邪已而命下乃在月餘  
之後原其故乃前譎譎者自倡其說公謂臺諫清  
明決無此讀其奏乃出部使者蓋先是郡計赤立  
凡前後政四方月餽公到官悉罷之怨謗已譁適  
又有以宗姓祠祿來請者寔已溢額公遲之滯不  
悅遂與譎譎者醞釀至其奏無他語專言癯老不

事事在告之日多，而不知公在枯半歲，帥以未昕治事，僚吏苦之，且自至迄去，未嘗一日在告，此可覆也。公歸纔數月，清議益白，復畀岳陽，凡所施行，悉如括舊爲政，亡幾聲誦翕然，具見於士民。仁明十事之稱，謂太守入境之初，四縣義勇凡七千餘人，例迓于境，公曰：若等遠來，寧不落事，亟散遣之。此仁明一也。本州受牒例於五鼓投廂，職官檢沓，吏胥批朱，所訴未伸，費已不少，公乃於卯時大開譙門，縱其投廂，檢沓批朱，一切不用，此仁明二也。

城市之間，帥苦求發，如蜀藥鋪不願開張，屠家相帥逃去，其困傷甚矣。公市物絕少，每市一物一眎，市賈滿城，懽嘆以爲復見官常，此仁明三也。昔丁提刑奏議謂岳陽臨湘最爲湖北一路窮下之鄉，自後無言之者，公到任未幾，卽揭榜曰：此郡土瘠民貧，深可憫念，今將嘉泰三年下等人戶所欠苗米權行倚閣，此仁明四也。本州今歲薄歉，有田之家，預以官賦爲憂，公洞登民隱，復將嘉泰四年夏稅權行住催，三年四年未遠也，逋負尚多，追逮正

繁燭帖一出，驩聲雷通。此仁明五也。岳陽征商，比年浸急，至號爲沿江一路法場。蓋由公征旣重，復困專攔，公悉自斟酌，蠲減倍常。所謂專攔莫得恐喝，舟楫往來萬口傳誦。此仁明六也。老胥弄法，蠹公害私，民無所訴。公閱民訟，悉出裁斷，吏不與知。此仁明七也。本州間有三年五年七年之訟，不能決者，公自到官，盡索故牘，反覆詳視，原情按法，決遣一空。屈者獲伸，悍者屏息。此仁明八也。官事無程，通經歲月，得錢則斷，無錢者畱。自公交印，凡下

案者，限以時呈稟，下縣者限以日結絕。檢舉如期，吏不得畱。此仁明九也。方八九月，冷雨浸淫，氣候如冬。民旣躑糴，復慮晚稻有傷，亟發常平，且精加祈禱，霽色旋闔，禾黍登場，市無閉糴，賈亦浸平。此仁明十也。十事之稱，巴陵之人家傳誦之，人方恃公以爲父母，乃有游士不足於公，而又當路適有與前，諂諂爲姻黨者，復有予祠之命，奏疏亦無他語，一如前部使者奏，惟曰老不任事而已。公笑曰：予無意於仕久矣，今成吾志也。卽日東歸，父老遮

車號泣載路車殆不能進歸涂過武昌計使總卿見公皆曰巴陵至武昌亦遠矣而巴陵士民來此借留意甚懇切非其他文具比足見得人心如此令人嘆息公寓嚴四十年至是乃還新安故山省松楸會故老秘之母蓋公之姊也年八十公奉之如母里有塌曰清陂溉田千餘畝塌久廢田不治公一日過之曰是亦可以利人也乃捐資帥衆築之是春旱種不入土而塌下之田秧獨以時秋培入人懽戴之又爲選命主者授之經理庶其久于

今數年昔時磽确皆爲沃壤里社欲祠公焉居山間再閱歲山深地滋公平時無病苦至是感肺虛之疾家人以醫藥不便爲請乃買舟復下嚴瀨又數月浸苦脾虛遂終於正寢階爲朝議大夫爵爲休寧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方氏故京西轉運方公仍之孫承議郎傑之女封恭人先公二十六年卒男四人渙前江州德化簿居三年太守才之無一日不兼他領關陞脩職郎秩謝還侍甫數日公乃易簀次閱廸功郎新安豐軍安豐簿未試也篤

學有敏才，皆能大其緒。次全次興，早年一女未行。孫男一人，華將乞公遺澤，女二人。公性至孝，侍太夫人疾，祁寒不解帶，念幼孤爲天地間孽子，終身以爲痛，謂大父存育之恩，圖報無所，欲以年榮一階，少荅冥冥，未遂而終。奉兄姊采篤，舉先人貲產，悉畀伯氏，不問。伯氏沒，復經紀其孤，有舅之子，老而獨館之，終其身，死，擇爽塏葬焉。其隆風誼若是。其孤考卜玄宮，乃得於淳安縣神童峯之原，期以嘉定二年正月十五日奉公于窆。公天資清苦，務

自植立，然卽之粹然和氣，襲人。其學贍博無涯，惟以格物窮理爲宗。如論洪範五行，謂水性寒，出於水者宜愈寒，而其味乃作醜，醜溫也。火性烈，出於火者宜愈烈，而其味乃作苦，苦涼也。是皆物以極而反，味以激而生。故寒不生寒，而一陽生；暑不生暑，而一陰生。其講學爲後進宗師，凡以此其爲文，則韻平思遠，咳唾成章，著述多未暇編次。性廉介，洗手居官，入仕四十餘年，所居環堵，堂庭不備，歲上熟飯不足半歲。旣歿，其孤粥產以畢，葬祭，里評



益抑其清云、某方髫鬣、公期責甚重、已而挈以自隨、不異已生、厥今粗免不肖之歸、皆公之教也、然則備述行治、以俟秉史筆者、可諉之他人邪、謹狀、

### 朱惠州行狀

本貫徽州休寧縣千秋鄉千秋里朱公諱權字聖與年若干朱氏出顓帝周封于邾其後子孫出邑氏朱世居沛國相縣唐末有避地新安者居歛之黃墩十六世祖春始家首村父朝議慷慨有尚志尊禮名儒篤意義方公生而岐嶷童丬若成人六歲入小學一日偶失所業課冊先生頗有愠色曰母多慮某能盡默記乃追寫之他日得故帙一字不舛八歲能屬文讀書率夜以繼日寒暑不少替

鄉之南有山曰顏公，其高三十里，上有精廬館其  
上，手編諸家易說凡百餘萬言，作爲文辭自成機  
軸。淳熙庚子秋試，遂魁鄉薦。十四年登進士第，授  
迪功郎，調隆興府分寧主簿，未赴任。丁朝議艱，服  
闋，調福州連江縣主簿，須次，間工部侍郎朱公晞  
顏帥廣西，改辟象州連山縣尉，兼主簿，留攝幹官，  
盡忠毗畫，多所裨贊。慶元五年，以舉主關陞從事  
郎，調紹興府會稽縣丞。邑當東浙會府之下，三司  
委送紛沓，判決晝夜不倦。前後連率如辛公棄疾

李公大性，李公浹皆敬賞之。開禧元年，調泰州如  
臯縣，買納鹽場，考舉及格。嘉定七年，改宣教郎，知  
饒州餘干縣。邑當孔道，敗闕不可爲之數，其至也  
適當災歉之時，極力撫字，雖上司督賦急於星火，  
而以身當之，不忍一毫擾民，百姓感之，相與繪像  
立祠。十一年，轉奉議郎，賜緋魚袋。十二年，秩滿赴  
部，朝廷以作邑有聲，差監行在左藏東庫。時金虜  
渝盟，歲幣積於左帑，幾二百萬疋，寔有損腐。公條  
具上之，廟堂變通闢闔，因時制宜，朝廷從之。民以

爲便，金韃相攻，山東歸附，方講備邊之策。遂陳七事，一曰用人望。夫一世人材自有公望，如漢用趙克國討羗，羗人已知其善爲兵。唐用郭子儀屯涇陽，回鶻見之下馬羅拜。我仁祖用范文正公帥陝西，西賊破膽，大抵人望所屬，遐邇具孚。雖不勞設施，人自疎畏，以其信服有素也。方今荆襄制帥衆望所歸，則虜人不敢犯其境，間常窺伺，旋即敗退。蜀道前此繹騷非一，及朝廷揚制命起已試之舊人，付以宣司之柄，則轉亂爲治，易於反掌，是皆朝

廷之上處置得宜，則四方萬里莫敢不服者也。今兩淮重地，防秋及時，倘圖任威望素隆，不減蜀荆宣制之材者，授以制使之權，委以藩籬之重，則九重之顧憂可寬矣。其二曰計戰守。自殘虜游魂困獸猶鬪，談者每以戰乃危事而諱道，以守爲全計，而同辭是固愛國保民之善意。然自古對敵守境，未有不能戰而能守者。孫氏保有江東，以周瑜能戰而敗曹操於赤壁也。劉氏全有巴蜀，以諸葛亮出師而魏人畏之如虎也。前者殘虜寇蜀，嘗入興

元至大安矣。以我師勦其類而後止。又嘗寇淮。犯濠梁。逼安豐矣。以忠義兵擒其首而後退。則是能戰而後守之明驗也。宜明飭宣制司沿邊諸將。整軍經武。繕甲治兵。如漢將之行。必爲戰備。如唐將之練卒。常若寇至。平時則防關隘。謹烽燧。明斥候。固不輕舉。以徼戰功。如或虜人犯塞。必更相犄角。設伏掩擊。出奇制勝。使匹馬隻輪不返。則虜必懲創。縮畏不敢輕於窺邊。而後可以言守也已。其三曰。講備邊之至計。前者殘虜寇淮。守臣率多閉壁不出。是致醜類橫行肆侮。旁若無人。驅殺人民。殘破鄉邑。劫掠積聚。焚蕩廬舍。爲守將者。如越人視秦人。肥瘠未嘗過而問焉。迨夫封豕長蛇。盈饜溪壑。徐徐引去。亦不聞出兵追躡。問之則諉以獨力不支。是以若此。嗚呼。是不深懲前失。而亟爲後計乎。當蘇秦之爲從也。約六國連衡之衆。以抗強大。虎狼之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夫六國至難合也。蘇秦掉三寸舌。猶能合之爲一家。而獲效若此。今以我國家自有之天下。而行吾所得

爲之事宜無不可者、矧殘虜垂亡不足以望強秦之萬一乎、宜行下兩淮帥司疾速契勘諸將屯戍之兵、覈其事力方畧、有如他日虜或犯淮東、則使其處兵制其左、某處兵禦其右、某處兵當其前、某處兵掩其後、旣以遏其剽掠、且伺其可乘之時而擊之、其於淮西亦准此規、專命制帥司主其事、設有緩急立以羽檄調發、所合應援之處遣兵會合、如逗畱不進者、國有大刑、必罰無貸、規畫一定、則長淮之勢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虜苟送死破之

必矣、其四曰興屯田之大利、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輸邊一石費三千鍾、我國家中興、高宗嘗因營田官候對曰、營田就緒、庶可以寬民力、朕頃在食、稽嘗書趙克國傳以賜諸將、孝宗乾道中制曰、欲營軍食之儲、必講屯田之制、尺籍所隸、日有增加、邦賦所入、歲有定類、旣不可剝下以取給、固不若興田以雜畊、此聖明畱意屯田之家法也、今戍邊之兵連年不解、轉餉不已、民疲可知、况兩淮荆襄素多曠土、宜明飭制帥司及州郡、並開屯田、張官

置局、專庀其事、相地勢、闢草萊、具牛犂、辦糧種、各脩實政、毋得具文、春則具墾闢頃畝耕作人徒、秋則具稼穡登成收穫斗斛、詳悉申上、朝廷考其績用之成否、歲入之豐耗而行殿最賞罰之法、庶乎屯田之利可見、而軍食自此裕矣、其五曰收民兵之用、人皆謂自民兵之分、而民不可使爲兵、殊不知此可言於安寧無事之時、不可言於有警多事之日、如漢晁錯所論、唐李抱真所行、今不必縷數、我真宗時陝西歲取邊力人爲弓箭手而無所給、

曹瑋以塞上廢地募人爲之、皆爲精兵、仁宗時元昊叛、范文正公知延州、點集鄉兵、令刺其手、此我朝用民兵故事也、蓋沿邊之民、風聲氣習、剛悍果敢、馳馬荷戈、乃所素習、彼其久居土著、家室墳墓、牛羊耒耜、皆爲子孫之計、憤疾胡虜之心、人皆有之、特患莫爲之倡率、糾合耳、官司倘有以一其必力、作其志氣、互保鄉井、誰不樂從、宜明飭制帥司於荆襄兩淮州郡、皆團結民兵、用三丁擇一之法、聯爲隊伍、擇其首長、授之器械、教之戰法、仍行招

誘激勸之道使樂爲吾用則其人皆良農也皆精兵也不廩於官而數十萬之衆可具何憚而不爲哉其六曰堅忠義之心夫中原遺黎皆吾赤子彼見天亡殘虜襁負來歸國家撫之以恩結之以信莫不感激思舊志滅讐虜或者乃以來歸者衆糧餉難辦爲慮殊不知古人惟患人之不吾歸未聞以歸我之多爲病秦民歸心於漢祖所以創大業漢民歸心於光武所以濟中興故曰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今來歸者皆山東人迫於殘虜之虐爲避

災之計吾惟有以爲之主宰治有政令寬其刑役反其田里安其生業何患衣食之不給哉今忠義之將功效旣著宜以所得城邑悉使領之彼得憑國家之威靈非特建功於一時且將宣力於後日垂勲名保富貴固所樂爲其忠於國家永無窮矣其七曰定乘機之策嘗觀戰國時魏使龐涓伐韓齊遣田忌將兵救之孫臏教田忌引兵疾走大梁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遂大破魏兵而龐涓自斃古之大梁則今之汴也古之齊則今之山東也使

殘虜不敢爲寇則已如敢入寇第使山東忠義之衆疾走大梁衝其方虛攻其必救虜人烏得不速返以護巢穴返則如龐涓之敗明矣此安邊破虜之奇策也十三年正月差克省試中門官四月差克御試對讀仍兼初考官十四年三月轉承奉郎監行在都進奏院八月轉朝奉郎十五年正月差通判常州未赴差知惠州五月轉朝散郎初抵郡飛蝗甚熾乃默禱諸神且深自刻責乞以身代百姓受害是夕大雨水漲明日忽有鷹隼鳥雀以千

萬計相與喧噪驅蝗赴江而斃其爲政崇正學獎善類先教後刑勸農寬賦凡利民之事知無不爲一考之後郡計稍寬卽損已俸以助公帑自城壁倉庫廨舍橋梁祠廟皆一新之百度脩舉是時東廣諸州寇賊嘯聚劫掠鄉井或數百爲羣或數處俱發剋焰所至村落爲墟其渠魁曰曾官蘇况等皆驍勇一可當百朝廷屢放省札下本路重賞收捕公察僚屬中可委任者密授方畧且多予金帛使遣間諜務知其蹤跡設伏掩捕果生擒渠魁數



十赴帥司、梟首傳示、餘黨悉平、一路以安廣、帥應公純之上其功、得旨褒美、轉朝請郎、誥詞云、爾之爲州也、政以安民、兵以除盜、恩威之施、各當其宜、帥臣謂不一之盜、發之他州、而爾能悉取之、使濱海以南、今皆晏然、則爾之功實被乎數州矣、豈止一境之清哉、姑進爾階、以俟明陟、公拜命曰、戢盜安民職也、其敢言功、十七年龍飛、覃恩、轉朝奉大夫、解任而還、郡人惜其去、爲之攀送者數百千人、至有泣涕者、其得人心如此、是歲年七十、嘆曰、吾

少赴舉、不減年以欺君、今當謝事、豈宜復入脩門、卽上章乞致其事、寶慶元年七月、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三年六月、任滿再乞致仕、又差主管成都府玉局觀、紹定二年、累章力伸前請、九月得旨、特轉官致仕、進朝散大夫、因言素癯瘠、間關踰嶺、每自揆不能久于世、今年踰七十、澤及三子足矣、舉家務以付諸子、所居前挹清溪、喬木脩竹、隱映綠秀、乃卽其地築室曰芳洲、樓曰景星、亭曰濯纓、曰拂雲、日與賓客徜徉、酬唱其間、四年正月、覃

恩轉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五年五月下澣忽感胃疾時長子官浙東次海陵季待銓中都家人招醫不許曰脩促數也作三書以報三子不及其他惟勉以廉潔公勤而已投筆瞑目時六月朔旦也公天性純誠表裏若一處已接物正直而謙和內蘊聰明不自表暴居官清介常俸之外毫髮不取訟牒紛至裁決如流不可干以私服食器用取其僅足不務奢華雖仕至五馬人以為榮其自處無異寒素訓誨子孫惟以循理讀書為急人有嘉言

善行稱之不容口未嘗言人過失喜愠不形於色樞密程公卓除工部侍郎時舉以自代其詞曰朱某為士時嘗讀書蕭寺寺居深山窮谷人跡罕到攻苦食淡如是者數年出其所學遂魁一郡之士繼取科第後生晚進多師承之迹其居鄉心恬氣和未嘗訟人于公庭亦未嘗謀利于私室鄉之老稚起敬起慕逮試邑鄱江以詩書行撫字無迫切峻厲之政有寬裕優游之美邑人相與安之為立生祠其古之所謂循吏者歟迺今分職在帑出納

惟謹、臣知之既詳、信之甚篤、舉以代臣、實允公議、平生大畧、可見於此、嗜學迨致仕不廢、方冊待次、學者來從不遠千里、率百餘人隨材誘掖、後多知名之士、每言人心不可一日無用、昔賢運甓可以爲法、平生著述有納言十篇、末議四篇、默齋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初朱氏聚族甚盛、然未有以儒學起家者、公始入太學登儒級、已而分符竹列班行、由是族之子弟益知向方、姪申從姪况相繼登科、而詩禮之風衍矣、公生於紹興乙亥十月十日、終於紹定壬辰六月一日、享年七十有八、娶程氏、先十五年卒、累贈恭人、子男三人、長沂、儒林郎、辟差監紹興府石堰鹽場、汶從事郎、監泰州丁溪劉莊鹽場、洙將仕郎、女二人、進士吳去非、程明其、婿也、孫男七人、錫、鑰、鎮、鑄、鉞、鑑、錡、女七人、未笄、期以紹定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歸窆首村西山之原、一子復居故里、皆治命也、秘方營卜松崗而孟季朋來示以行述、顧居同里、仕同朝、誼不容辭也、乃因其辭列其狀于右、俾來者有攷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二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祭文

祭景獻太子

雲車一往，歲曆曾周。曉入龍樓，久聞佩環之響。秋  
深鶴禁，但生風露之愁。九重追悼，以如新四海含  
辛而未已。思臺故在，仙馭難回。某等記侍講筵，忍  
聞祥奠，望來臨於太極。淚徒灑於西風。

祭袁侍郎

洛水集

卷十二

一

某蒙公之知受公之教最爲隆異歲在丙子丁丑之間某所寓舍寔在旱河公時少監秘書也日旰退省歸塗經從必蒙賜顧有若義理之訓旣極詳明至論當世之事尤爲激烈且言自古聖賢有志當世惟孟子尤爲有用之才其治家也必曰深其耕易其耨五鷄二彘藝牆下以桑則家烏得不肥爲國者能使商賈願出於市耕者願耕於野仕者願立於朝則國烏得而不理爲天下者必泄中國而撫四戎則戎狄安得而不服有天下者猶運之掌則天下烏得而不太平其氣直而勇其言壯而明蓋不惟其學深於孟子而其姿稟實似孟子也使公而端委廟堂則進賢黜不肖內脩政事外攘戎狄則如前四者之効當必有可觀者不然假以期頤之年卧之寂寥之濱使之統斯道之盟一諸儒之向譬諸赤刀大璧不必陳之明堂而亦足爲清廟鎮夫何不然天嗇其祐一疾不留殄瘁之哀實關邦國安仰之歎均起多士蓋不止乎一人之私一日之悲而已也雖然如公之才以公之志豈

遂冥漠而已邪。不爲景星慶雲，以表明時之上瑞，則必復爲臯夔稷契，以開生民之太平也。必矣。賀山在望，莫拜翁仲之旁，香冽茶清，雪涕雲端而已。

祭朱用之

嗟嗟用之，人品如公，才藻如公，亦一氣之奇也。夫以齷齪之士，書骯髒之辭，盈几充牘，使後生無所則象，乃得如公者，斗酒百篇，舌翻湖淮，筆扛嵩華，續紫微之正脉，使百年英采，煥然如新，斯非一奇乎。而乃孝不終養，逝不待年，使鶴髮之母，反求方朔而不見，豈其如唐之諸王孫，太白長吉輩，亟赴東方，冰桃之賞，而其期不可後邪。矧達如公者，幸不底滯，胡不用平時之言，如淵明牧之諸公，自志

其墓而後行邪。然公有雄章雋語數百十篇，長留  
天地間，不隨之而亾者，則公亦何慊於世之樗櫟  
不才而獨壽邪。區區數言，聊當倍語。寒泉脩菊，一  
薦其悲。然又安知公不配食和靖水仙於西湖之  
濱也。

祭程樞密

嗚呼分祝融之派，有墨嶺之峯兮。鬱千仞之孤蒼，  
峙一氣之清淑。於兩儀既分之後兮，鍾異人於山  
之陽。餘數千載以來兮，蓋法從之相望。獨玉樞之  
一星兮，甫再見於黔寧之二邦。唯公早歲兮，頡頏  
於詞場。于蕃于宣兮，嘉績多于阜康。歸侍玉皇之  
香案兮，簪筆而持囊。乃一朝貳本兵兮，蓋將登庸  
乎贊襄。胡海寧天荒之旣耕兮，乃弗竟乎千載之  
明良。嗚呼疇昔之夜，瞻乎紫垣之旁。雲習合兮飛



敷掩瑤魁兮失光。太史占之曰：是何祥。嗚呼！允懷  
平時譜謀梓桑，言論所及家國皇皇，里社數條，謀  
之孔臧。曰：立忠壯之廟，徙閔口之屯。兮言而未償，  
惟望牛之奇偉兮，蓋參訂之甚詳。曾浹侍之踰旬，  
乃變起於杳茫。羞蒲供之蕭蕭，誦真諦之琅琅。魄  
之降兮，余山之崗。魂之升兮，白蓮之方。沂浙江之  
波，上嚴君之瀨，以達于練溪之浦兮。此心蓋隨之  
而南翔，然耿耿兮終莫降，徒清泪兮漲濤江。

### 祭葉水心

曠寓宙以奚歸兮，唯道爲依。逢論訟之方興兮，聊  
解安於翠微。觀肖翹之喙息兮，與夫草木之參差。  
驗斯人之耕鑿兮，信裘葛之惟時。方渾沌之初剖  
兮，巨止見其象滋。如天玄地黃之形色兮，寧事乎  
龍馬之神奇。上徹昆侖之巔兮，下周渤海之湄。仰  
窺盤古之初兮，俯占來代之期。感羲黃之啟鑰兮，  
居然萬世之師。馳帝塗驟王軌兮，洋洋易易之流  
輝。暨炎劉而訖五季兮，亦未始不啜其糟醅。彼風

后力墨之倫兮，迨夫臯尚之疇咨。築巖耕野之徒  
兮，接于周召之倚毗。由漢唐之良輔兮，以至于我  
宋之元龜。雖治體之分兮，有醇駁古今之異。而功  
業之見兮，有崇卑義利之睽。然皆本於躬行兮，非  
空言而可致。亦必依道有立兮，非一切而背馳。蓋  
粒非五穀兮，何以爲食。而嘉肴不食兮，亦奚療饑。  
蓋是理也。嘗發揮於洙泗之語，又辨證於七篇之  
辭。舍而弗講，紛紛奚爲。一仁義兮，涉歲一敬一兮，  
縻時。集脣敝舌，更請迭疑。審思力行，必也兼之。矯  
矯我公，長鳴盛時。告之吾君，不激不卑。內達國家  
之體，外明當世之宜。使卒行之，庶幾雍熙。胡午軸  
之已停，乃結轍於崦嵫。不能者時，天寔爲之。思疇  
昔之秦淮，獲從容乎歲暮。每接函間之席，常嗟行  
道之遲。公曰不然，唯人在茲。自爾契濶，緘書亦希。  
先丘雙蓮，惠然賦詩。曾報牘之未馳，乃凶問之東  
來。傷非我私，爲斯人悲。香烈茶清，公其格斯。

祭表弟黃運屬

嗚呼哀哉，昔我舅氏，學爲醇儒，行爲世則，內承太府，外紆州綬，施者不遐，未竟其積，君傳法衣，吾所素期，舅之未發，後人宜之，君亦甚材，始終惟學，四更事任，所守者卓，唯廉與勤，上官才之，故其所至，薦表交蜚，謂當朝夕，少行其志，一疾盛年，其委如蛻，嗚呼哀哉，願我與君，誼均手足，雖欲勿哭，焉得而不哭，先是一月來，會中都，別去，浹日，諄諄一書，書墨未乾，遽成千古，嗚呼哀哉，幸我頃年，得一奇

谷山川融和，鄰舅新卜，他日以君歸從舅藏，君其許之，享系必昌，責善君子，經理君家，凡可展力，如君之存，君其仙乎，無累死生。

祭姊夫范器之

甚矣，翹孽之爲禍也，古人以之講禮，今人以之喪生，甚矣，翹孽之爲禍也，某嘗考方書之論，參之以醫家之說，頃見吾姊夫之病，足也，固嘗以節飲之，說爲獻，嗣蒙報書，不鄙其言，以爲可當藥石矣，已而疾勢浸平，歲月浸遠，於是節飲之說，又復棄去，今也變故忽生，正合醫家所謂飲酒太過，勞傷於內，故心肺脉損，血如湧泉之說，寃乎痛哉，翹孽之爲禍也，惟吾姊夫事親以孝，撫弟以友，居鄉以和，

人有緩急，勇往出力，人皆稱其誼，可謂賢者矣。賢者宜壽，而壽止三十有九。蒼天蒼天，未可以理度也。世道浸薄，人情不美，凡平日握手論心，號爲親戚，盃酒慙慙，傾出肺肝。一旦有死生貧富之隔，則平日之誼一毫不見。凡可以欺孤奪幼者，惟恐不至。曾不知天地鬼神實臨其上，而世間固有烈士，夫靖觀其旁，不汝赦也。某雖無似，敢不與吾之弟助吾寡姊，撫吾孤甥，使之有立於世，而無爲不肖之歸。此則不敢不勉，亦幸九原閻陰有以相之也。

嗚呼！生有時，死有地，造物冥冥，毫髮不差。惟是頃年哭元壽，今又哭噐之，使吾老人奚以爲懷邪？聞訃之日，嘗於官舍設位，陳奠，伸一慟之誠。今也拜書慰吾寡姊，辦香甌茶，復以紆痛，棺不能拊，有淚如雨。

祭汪給事

嗚呼大江之南黥歙之間有郡焉曰新安其山峭  
刻而壁立其水清泚而流湍其人育山靈而吞水  
液也往往方嚴而勁正耻諛瀾而疾回姦其民則  
尙氣好鬪好訟其士大夫則尙氣好義可殺可僂  
而英氣毅槩凜然而莫干故其出任於時也多爲  
材御史否則爲真諫官此固自昔已如此而非獨  
今爲然也比年以來流芳歇滅乃有公焉挺挺特  
特獨立於靄峯之山詹前有光視旁無躅使新安

之名蓋重於天下而天下之士皆以新安之有人者蓋指公而言也志意卓犖功業焯耀而經濟康理之畧方槃槃也使之垂紳正笏雍容廊廟紀綱可使截截而長策可建治安也天實何意能生之爲時瑞不能久之爲國磐也嘿嘿者易合而皓皓者易汙庸庸者多奇而矯矯者易殲非人之所能爲天也況觀宇宙之大俯仰古今之變密察萬物之理未嘗不爲公喟然而永嘆也雖然一編之傳千古之芳公之不亾者固將如金石之不刊也譬

彼草木隨時榮瘁若羣飛競逐驕其妻妾於墻間者何異朝開而暮殘也而公又何患焉嗚呼公之高標曠度秀氣茂姿其將何之乎浮空汎景與汗漫游於無倪者乎爲神明典山川乎爲神仙登蓬萊乎復爲明爲哲蹇蹇諤諤危言極論居枹彈之職者乎抑復爲臯夔爲稷契雍雍陳謨贊化者乎不然則佐王之志經世之畧不當冥冥漠漠而遂已也其骨脆力弱不能自武而公固嘗謂他時必能有立於斯世者每不以餘子觀也秦淮之堧束

縛微官其役也棺不能拊其葬也紼不能引江東  
暮雲徒悵然西望於鄉關也一琰寒泉薦以梅英  
魂乎天來必能鑒某之卷卷也

祭王秘閣

嗟乎善人必福良吏必錄遺文玄旨爛然可覆胡  
爲於公而奪之祿胡爲於公而折其軸然後知大  
鈞之難問而司甄之莫卜也孝友家庭襟度冲穆  
爲縣廉平汭濱遺俗甫駕別車盜發窮谷街命以  
往奔走鹿續曾未論功顧聞旋轂齊視大觀澹然  
寵辱胡恙之微遽成往獨然則噶噶鉗鉗固在所  
取而淫誣奸慝或爲天育邪雖然一息微光千年  
芳躅君子固知所擇而君亦可以瞑此目也矧公



有子能持公門子而又孫以永後昆天之報公豈必公存某也公知甚厚公遇甚溫報公未能耿耿空言會拜翁仲一酌清樽

祭俞侍郎

嗟乎東西山之秀氣自宇宙開闢而來餘四千年至公始一發然則公之生抑何其難邪彊毅足以有立寬博足以有容忠足以廟上仁足以澤下歛而闕之可以接諸賢而開後學推而放之可以強王室而服戎羌然則公之受於天者顧不甚重邪文雖倡於諸儒官僅登於法從年未及於縣車公之所以自任與夫海內之所以期公者乃半涂而折軸然則天之所以生公者果將何意邪嗚呼公

其仍羽人於丹丘，畱不死之舊鄉邪？抑超無爲以  
至清與泰初而爲鄰邪？懷不盡於斯世，沒則爲明  
神邪？不然將復爲人以續未成之功業邪？公必有  
一於此也。某一見之頃，受公深知，念不能忘，而奪  
於多故，公歿踰年，始能緘辭以泄其哀，惟公其鑒  
之。

祭王衡州

嗚呼，公而止於斯邪？大鈞無意乎？斯民無祿乎？脩  
促有數乎？去來本無常乎？人以爲戚，而天以爲返  
其所乎？皆不可致詰也。生於鼎食之家，而躬韋布  
之行，習於富貴之事，而悉窮苦之情，三分菟符而  
惠利浹於民生，一擁舶節而廉白聞於天聽，淳熙  
賢相公爲仲子，謂天鍾美必將在是，胡爲衡陽，忽  
歸輦柳，嗚呼，公之族里侍公而婚嫁者，今失所待，  
猶未也。公之伯兄荒草孤墳，嗣系寂寥，待公而經

理者有年矣，今復奚待邪？壽山之阡，松栢干天，宴游其間，如困得眠，允惟眷誼，引紼莫前，陳此一觴，臨風恨然。

祭汪大卿

惟公稟黠，歛山川之靈，賦東南溫厚之氣，壯年翰墨，芳年上第，卿班郎位，則譽藹羣工，仗節分符，則惠鮮微細，世路廩於太行，疇能免乎毀譽，公獨湛然而玉冰，始終不見乎纖翳，年未及而乞身，嘆高風之鮮儷，蒔花木於城陰，謂百年之閱世，胡微恙之不仁，乃聯鳳而俱逝，使我一鄉之士，未知考德之計，某宿蒙下交，且申之以婚姻之義，微官有守，莫雪此涕，惟芻之生，比德之清，公其來乎，一監其

誠

祭李端明

嗚呼西山之爽、顧獨盛於公家邪、嘉泰甲子之歲、  
某有秣陵之役、道北固登甘露寺、有亭巋然、下眎  
金焦二阜、僅一粟、恭惟先生貳卿題名其上、而八  
龍並列其下、是時僂指題名已三十年矣、其後貳  
卿已仙、疇知所謂八龍者、多爲從臣、迨今猶有方  
進而未已者、且復伯仲律呂、海內號爲文章家、而  
又悉以功業顯、不曰西山之爽、獨盛邪、公八龍之  
長也、丰神峻徹、如明月之珍、如野鶴之聳、食蔬服

素室無歌舞，唯書與石相與死生。人知其爲清也，望之若厲，卽之乃溫。春風風入，不言自和。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人知其爲和也。清矣和矣，而無以見於斯世焉。山林一偏之士耳，而公也。論諫數十百篇，根本仁義，言之可行，行之可績。故四朝信之比其賦政四方也。以實德行實政，人誦之家象事之。殆半天下，甚至使虜而歸者，其首率問公年。今何官？大國有議，盍不令其來，得信實如尚書來，議必易成。嗟乎！忠信可以行蠻邦，聖人豈欺我哉。嗚呼！人孰無生，公獨久。世如是邪？人孰不仕，公獨有始有卒。若是邪？某受公之知，平生寡比。海內有清議，朝廷有良史，某請私以真清爲先生山林之謚，千里緘詞，有泪如洗。

代祭黃尚書

嗚呼哀哉！學旋天地，文陶帝皇。業傳家緒，行揭世防。論議足以達國體，制作足以翼聖經。身雖儀於殿陛，興長在於山林。有才若斯，顧鬱弗振。天清日光，始引自近。嗚呼！華簪綠殿，有星文昌。則上之用

公不爲不至、月弦懸車、留輔元儲、則上之眷公、不爲無意、奈何羣僊促班、玉樓午夜、路遙、飈車莫留、嗚呼、公真爲仙邪、將風節清抗、復爲商山園綺邪、謀謨雍容、復爲虞廷臯夔邪、不然爲和風爲甘雨、爲鳳凰芝草、燁然於天地間邪、雖然家有古文、史有佳傳、公乎不亾、千載如見、生芻一束、寒泉脩菊、惟以比之、清其如玉、

代祭嗣秀王

惟我國家、德歆于天、天實胙之、瓜瓞其延、碩大且才、寔徒孔繁、周啟土宇、大封同姓、析壤五十、猗與甚盛、千祀過卜、宗強之慶、厥有屬近行、尊蔚爲賢王、居富而能約、處高而不荒、服詩書之腴、親儒士之良、輕祿葭苧、味道膏粱、中外荐更、邦家用光、宜年千億、胡命有極、令愷壽終、茲謂令德、生爲磐石之英、沒作宗支、之則當宁、輟朝多士、太息其等辱、同輦路九京、忽非秋雲、靄靄兮清雪、迷秋風蕭蕭

今白蘋悲、曷寫哀、今酒盈卮、

代祭潘夫人

嗚呼、夫人名父見聞外、氏淵源、左詩右書、德屋而全、此爲女而賢也、令族歸駢、禮義益虔、不驕不舒、清約家傳、此爲婦而賢也、男方繩繩、女亦振振、蘭芽玉枝、堦戶芳馨、是訓是育、期於必成、此爲母而賢也、歲奉蒸嘗、載躬載祗、姻族均一、恩施不私、一話一言、忠孝足依、內堂外序、肅然正規、遂俾丞相一心、王室十載升平、邇遐寧謐、此夫人之所以爲助、而天下陰被其澤也、嗚呼、隆興丞相之子婦、而

嘉定丞相之夫人，則其生亦貴矣。上念元臣，失此良助，使出天墀，恩加卹賻，則其歿亦榮矣。而夫人內抱一真，盡捐世紛，眎平生之富貴，等太空之纖雲。今也瑤池宿契，青霓飄袂，豈復滯情於人間之世？其從慶國朝于玉京，風烈千年，鄭山長青，某等蒙被化鈞，既生且成，凶問初傳，闔門摧驚，再拜一卮，炯炯此誠。

代路祭

嗚呼，丹旄飛兮，慘都人，千鍾奠兮，徧江濱，孰有出而不歸兮，今歸獨榮，濟輓車於子胥之江兮，寸濤不驚，從慶國於太白之山兮，千歲齊名，嗚呼，春風蕭蕭兮，白楊飄，春雨陰陰兮，漲江湖，江妃警衛兮，沙不搖，會車千乘兮，慘煙霄，天竺之山兮，女則標清酒一樽兮，楚魂銷。



祭叔文

嗚呼先君三弟其二先零幸季父在如見先君今  
又奪之諸父盡矣嗚呼痛哉頃歲辛未辭家爲縣  
謂別不遠三歲卽見疇知迤邐又爲此來六年未  
歸竟隔夜臺嗚呼痛哉不攸不求樂天安命與人  
無怨視物不競謂百歲爲宜乃八表而逝嗚呼痛  
哉病不獲省藥不獲問棺不及撫別不及訣五百  
里杭歛神爽飛越嗚呼痛哉念昔遲次昕夕承顏  
他日西歸百感胡堪宅兆未卜庶相三弟以圖安

也。或學或耕，當勉三弟以卒業也。綠篠堤長，橫塘春碧，物象依然，人非故跡。嗚呼痛哉！海外之熏雙井之春，幽明不間，徹此香芬。

哀辭

夫人哀辭

嗟嗟夫人，歸我四十九年。奉蒸嘗也，必躬必親。事舅姑也，必孝必謹。相夫也，必以義教子孫也。必以忠儉于躬，勤于家，惠于僮僕，婦道備矣。而七十猶少二焉。蒼蒼胡可問，神明胡可測哉！一慟而已。然其逝也，却葷與茹，凡十餘日，日無以是滓我神識。了然絕諸痛楚，且徧告諸人以時日而後行，亦可謂令終矣。

弟六二奉議哀辭

兄之生也與弟同氣，學也同志，奉親也同孝，治家也同法，兄之隨牒也幾四十年，而書郵往來，月無虛旬，此心精微，未嘗不同，不幸吾弟天賦孔艱，抱疾之日長，而予友愛同體，未嘗一日不同此疾也。今也得年正合大易之數，慨想前賢終於此數者，簡謀如林，則亦不可謂不壽矣，子登儒級，則亦不可謂不振矣，且兄十年九出而今歲適蒙天眷，賜奉真臺，得以眎弟之疾，拊弟之棺，又將擇近地而窆之，則吾弟始終一無可憾矣，逍遙物外，勿墮人間世，此兄所以卷卷有望也，况兄所卜石室近在跬步，地師占之，謂當甲乙，他時卮酒一啖，相從於清風素月之夕，其樂無窮也，而予與弟又復何憾邪。

若水哀辭

汝於諸孫爲長，吾先君特愛之，故自髫年予親授以句讀，教以作字，屬對賦詩，稍長授以經史大義，爾性早穎，觸類自解，又稍長授以作文之法，學日

進詞日工，字畫疊疊，逼予書法。從予仕官，蓋三十有二矣。京口之役，抱病以往，予疑其不可久留也。力促其歸，歸僅四五日，又病遂不可爲。蓋其始之受於天者，各有分量也。吾其如天何哉！幸汝有子，雙瞳炯炯，非凡兒也。予當教之育之，使足以爲汝後。汝亦可以無憾矣。

若曾哀辭

我緣在山林，分絕鍾鼎，向也止謀五斗之養。今可不知三徑之歸，日念他時，獲還故里。汝兄汝弟暨孫，取履扶筇，從我暘谷。今爾習化，乖我初圖。嗚呼！天不可與道，地不可與謀，鬼神不可與知。若爾之孝友慈惠而壽不迫中，若我之持心蹈行而暮年奪子，然則天胡可詰，鬼神胡可恃耶！不知使世之爲善者將何所勸，而爲惡者何所懼耶！然幸爾也有子絕奇，食牛之氣非凡兒比。異日飛黃騰踏，爾

雖不見於生前而亦享封於後日夫亦何憾邪

曹監酒哀詞

嗟嗟曹君天只人只乾元一氣萬彙均只纖巨促  
脩胡不齊只所學如君亦既厯只摘詞如君亦既  
秀只萬里脩涂車輒停只雖然生而無聞壽何如  
只朝聞夕死聖言垂只允懷夙昔熏風寒只香冽  
茶清君其監只

天台二張居士哀辭

繇昔休明之世必有賢者今采於山而漁於泉今  
君也遺子以書課健於耕今吾非傲世而徼仙世  
之同氣若讐兮人道散而孰銓君之仁足以拊孤  
嫠兮誼足以風普天彼黃馘槁項兮旣沒世而名  
不稱焉若顏與閔之不試兮有洙泗以爲賢曰延  
陵季子之墓兮抑奚爲而獨傳彼洙泗聖人吾不  
得而遇之矣盍亦求其可壽者而託焉嗚呼此千  
萬世孝子順孫之志兮昔人所以重嘆其卷卷

王少卿哀辭

恭惟少卿相庭之瑞，英英王謝，尚洵襦綺，公獨矯然鴻舉，鳳舉溫乎其和，凜乎其清，不詭不激，如砥斯平，短檠細字，午夜燈青，令牧監司暨于班廷，洞洞屬屬，惟君與民，曰二十年，袞侍太清，王體國論，目睹熙辰，疊疊奏篇，精切坦平，君稱孝友，仕則廉平，先業赫赫，咸期踵成，雲族而散，月皎而傾，某之眎公，蓋丈人行，愛之期之，莫能名狀，逝不知日，窆不知時，歲華悠悠，東風一辭，千里卷卷，公監于茲。

汪子心哀辭

嗚呼子心果死邪子於子心之死歎然不滿於造化者三焉而造化乃以爲有德於子心者亦三焉請各敘其言而子心擇之夫性行器姿淑均和茂不驚不矯敗戾明德宜燕期頤以永天常乃日月疾走若是予之歎然於造化者一也求之聖賢之經以根抵其歸取諸四方之見聞以參其同宣之於詞則詭異而醇耆艾而秀所積若是宜有以洽乎人而被乎物者乃曾不得一施焉非造化之未

滿者二邪。夫顏而壽，跖而夭。八元登，三苗擯，惡盈好謙，使天下瞭然，知所勸沮。此人之所期於元工者，今乃一切倒植。若是，固何賴於造化？非三不滿邪？造化曰：不然。吾居冥冥之間，觀爾世人，顛冥於功利之塗，汨沒於炎涼之海，黃馘槁項，猶不得休。此造化所以困之者也。今子心年方中，乃得逍遙遊於無倪，非我之德。子心邪？蠅營狗苟之人，鼠目麤頭之子，傲兀華軒，如醉如寐，污若豕塗，焦若靡草。此造化所以侈之也。今子心被褐懷珠，流芳不朽，又非我之所以獨。厘子心邪？煙不鬱者，光不揚。道不屈者，身不章。遺子以窮，發子以聲，又非我之所以重愛子心邪？嗟乎！子心天機深，人慾淺，與造化爲徒者，必以造化之言爲然也。而予又何悲邪？有肴其馨，有酒其清，庶幾其饗之。

洛水集

卷十二終

洛水集

卷十二

二十八



程洛水先生文集目錄

書 卷十三

上執政 二

上陳舍人

上監司

代上執政

代上監司

尺牘 卷十四

雷祭酒

洛水集

書尺目

衡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趙知縣

李大諫

胡連翁

與莊漕

潘通判

林知縣

趙尚書

黃侍郎

雷知院

余知縣

李尚書

唐秘書

回周帥

回宋總領

李提舉

李大諫

趙廷評

回崔侍郎

徐進士

答僧 三

葉尚書

程大卿

李侍郎

趙徽州

高校書

張知縣

袁郎中

回范教授

答祈進士脩

回李寔公

葉賢良寘

回金判院

啓

卷十五

賀江東運使

賀丘告院

賀丘樞密

賀鄒給事

賀趙徽州

賀正

賀商侍郎

謝丘樞密

謝雷祭酒

謝李尚書

謝除宗簿

謝除編脩

謝執政

謝丞相

壬申冬至

癸酉正旦

交代朱寺正

回交代

回請舉士人

回龔撫幹

回冬至

回程知縣

回魏少監

回岳運使

回陳制帥

回趙鎮江

回癸未前三名

回丙戌前三名

代求陞陟

代與馬帥

代上倉使

代賀蘇提刑

代回林大卿

代上淮西總領

代上李提刑

代上宣撫

代賀錢丞相

代上執政

代上李安撫

代謝舉陞陟

致語 卷十六

建康鹿鳴宴

建康春教

聖節

王母

前筵勾曲

醉蓬萊

後筵勾曲

茶詞西江月

湯詞鷓鴣天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二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書

上執政書二

近日淮比之事，明公亦盡知之乎？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此  
前史所記殷浩山桑之敗也。而今日又甚焉。乃者  
壽陽之役，叛兵執賣主將，官軍民兵互相屠害，或  
降虜，或潰歸，逃亡紛紜，百里不絕，隻輪尺鐵不反。

洛水集

卷十三

一

淮南紹興器用至是殲焉。今兩淮騷動，勢搖長江矣。而公議籍籍以爲朝廷尚多壅蔽，凡所奏請沮抑不下。嗚呼！此爲何時而猶有如議者之云云乎？四月二十五日，火星如甕墜於建康。六月四日，黑氣圍日，日沒乃散。天之示變不小矣。天變見於上，人心離於下，而朝廷不知，往古危亡之監，復有甚於此者乎？明公忠義奮發，對越三靈，而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者，明公不知也。今天下利害所當施置罷行者，人皆能言之，所患者在於其言未必上聞，聞之未必下行耳。是故不暇縷數其事，而獨願斥去左右，屏徹壅蔽，四方章奏卽爲敷陳，將帥之有功者以公議賞之，不可以無關節而不行。至於逗遛不進，懷姦悞國，專事苞苴，今悉敗露者，則以公議僇之，不可以有關節而輒已。公天下之身受天下之言，無偏聽無私暱。如此則上下流通，人心思奮，易禍爲福，亦反掌耳。如是而猶無成焉，則明公忠誼之心亦有辭於天下矣。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邪。



世之士大夫號爲強有力者以官爵之故無敢吐氣而其下者又懼罪而不言區區愚蠢憂國愛君之心昧冒爲言者先焉惟明公重圖之

其二

竊觀政和三年遼主天祚會諸狄於混同江時女真之首阿骨打獨爲桀驁天祚欲殺之遼之臣蕭奉先不以爲然縱其去至宣和五年阿骨打死粘罕以其弟吳乞買嗣立六年粘罕滅遼則女真之盛已百有二年而滅條之後亦九十一歲矣由古

狄強未有久於是者今也天亡韃靼乘之毀巢南竄殲滅無日矣而其區區之愚客或有慮焉有若頃年咸謂其國旱矣蝗矣人離矣盜起矣罷於勁敵矣天戈北指可不血刃權臣惑之輒萌幸心白羽一飛初料悉舛彼之人心如故也城守如故也兵力如故也凡我動作悉墮其計卒之犇潰四出流毒至今今之女真固非昔比然弱於韃靼矣眎我則強弱未分焉昔之都汴者唯五季及我朝耳大抵恃吳楚之粟江淮之賦乃能立國今殘虜

竄命大梁，芴無寸資，狄狡而深，寧不計此而昧冒來邪？使其穴已覆也，則猶諉曰窮感而無歸也。如其未也，則極北皆可征也。胡爲而輒南哉？昔突厥將亡，歲凶人叛，訖紇斯破之，遂致失國，遠逾沙漠，寄託北邊，而乃名借實脇，求多於唐，求米粟借兵力，乞牛羊，請器甲，指叛亡之人邀歲得之，繒動言世婚義當恤難，秉辭旣正，唐無以拒之。唐之君臣相顧靡寧，凡其所請，或予或拒，曲徇其情，然亟與而又請，已困而求釁，宿留四年，日事侵擾，今年寇

朔川明年襲振武，使唐之人農不暇耕，士不解甲，觀當時所以責之之辭，亦可謂直矣。若曰汝爲敵所破，當枕戈向敵可也。今乃遠托吾邊，吐強茹柔，思逞志於中華，獨不畏天地神明哉？嗟，犬羊之類，惟力是憑，強則進，弱則退，寧直與曲之辨哉？蓋其兵力向訖紇斯，則爲弱，指唐則爲強，唐卒不免遠結訖紇斯曰：吾與汝同滅回鶻，我當與汝爲鄰，藉其兵力，始僅一勝，然唐亦由是憊矣。今殘虜於是萬有一焉，或輕於稱兵，否則走一介來告曰：不

幸北鄙阻饑南方連稔百年宿好義在大鄰則將  
何以應之女真由甲寅以來內則骨肉吞噬外則  
韃靼憑陵丙寅丁卯又有我師之役旱蝗相仍人  
畜幾盡且涉二十寒暑矣而其國猶未大亂上下  
嚴密虛實難覘使我支之其將若何由是而言未  
易遽以垂盡之虜眎之也似聞前月嘗以幣請我  
以使通爲期是非雖未可知然亦安知其非嘗試  
之謀求釁之漸乎且使難通於前日耳今旣來汴  
則於泗於壽朝覲一介莫入吾境豈容不予乎雖

曰予之而彼已得以有辭矣蓋予之而有以處其  
予不予而有以制其奪斯無惡於予奪矣譬之人  
焉元氣充於內則風雨寒濕一不足虞苟其已耗  
則無一而非可慮者使吾國而固吾兵而彊吾將  
而良則減其數可也與之可也不與亦可也伸縮  
惟吾情可否惟吾命而已如其未然可不先爲之  
所哉雖然古今未始有不可爲之事也顧其所處  
畫如何耳使朝廷之上鑒丙寅閭陋之失垂嘉  
定宏博之規擇寬大之帥以鼓動英豪開集議之

所以收采群策寬便宜之法以責其成功則百年  
羶腥可以一洗破龍庭焚蜀幟使中原遺黎出重  
泉而覩白日披氛露而戴青天挈故疆而歸舊版  
御六龍而還上都皆優爲也而何淮襄藩籬之足  
慮哉人以敵爲易某以爲難人以爲難某則以爲  
易蓋知其難則易矣唯執事其圖之

上陳舍人

某瑣瑣碌碌一孺子爾項從進士後得考功末第  
不足以愜志聞世有所謂宏詞科願學焉然聖經  
賢傳每一展編如望大洋茫無畔岸聞宛陵汪堯  
生有總括綱目號爲詞題者去月二十五日僉介  
持書問亡恙因竊有請焉先生曰嘻子過矣市駿  
耳者必於伯樂之廐求白璧者必於卞氏之匱子  
學詞章不於今左史陳公之門而顧於某乎取之  
子過矣嗚呼某豈不知今天下有陳公哉而公方

以文鳴當代，聲名鼎盛，贊畫訓詞，擅文雅於朝。爲天子侍從之臣，而某辱在泥涂，顧下土塵埃之踪，分隔於縹渺烟霄之上，將何因而至前乎？今先生賜之書，某其往矣。往年癸丑嘗得閣下詞壇之文，伏而讀之，已有執筆硯以從，亟丈之意。間一歲來，試教官懷刺屏牆已，而以用韻不審見黜，有司悒悒而歸，故無因掃門以至於此。竊嘗慨嘆以爲閣下之學，總攬羅絡，縱橫浩博，旋天縮地，陶彙帝皇，故其文章則鏗金石，諧律呂，如黃鍾大呂之登清

廟也，彌青雲，亘紫霄，如蒼虬赤螭之御剛風也。逐奔星先飄電如飛，黃白羲之朝崑崙而夕瑤池也。而某之學則離疏空虛，左挹右置，而其文則亦毫聯縷析，零落枯槁，中夜以思，悸不自定。比其執筆，愧汗如沐，雖然養叔治射，師曠治音，僚之於九秋之於奕，伯英之於書，少陵之於詩，雖曰樂之終身，奚暇外慕，然不知所以用力之地，則不造其堂，不躋其闕。雖窮日彌年，勤亦何補。此所以一日齋，二日戒，三日財書，蘄徹於俎豆之間，以見心於萬一。

則決馬頰之寸波。以漑其枯。回昆吾之正照。以燭其迷。庶幾有望焉爾。唯閣下憐其愚。諒其厯以卒其志。凡平日所爲文。所謂詞題。若所以用力之地。條列而枚示之。勿有所愛。勿以爲不足教。則某雖不敏。得財能賈。得弦能鳴。或者天其終相之。勃鬱激昂。插羽翻而生風。濤寒衣裾。而登崑閬。以接群仙之後塵。則推千古之殘膏。以流潤後學。閣下之賜何如也。書詞實繁。無以自白。然卽文以求其意。閣下固得其肺肝焉。

### 上監司

愚嘗汎觀今日薦舉之弊。而後喟然嘆曰。薦舉之法。可罷也。愚非爲是矯激之論也。亦非有求而不獲。而私爲之說也。誠以民生之厚薄。治道之廢興。寔係乎人才。而所謂人才云者。在乎名實之間耳。帝王之世。固有以五臣而治。亦或以十亂而治。而漢唐盛時。因時輔主。卓然可見者。皆不過數人而已。止馴。至後世。人才滿天下。而卒無補於毫髮者。可不相與攷其實乎。今之分縣而治者。皆拔尤取穎。

被薦舉而改秩之人也。然嘗察諸州縣之間，闢茸而不自彊者，昏塞而無所發明者，貪墨而無善狀者，殘刻而求能聲者，租賦日繁，力役日困，冤抑莫伸，豪強得志，於薦舉何賴焉？夫薦舉之設，亦欲得人，以助吾治焉耳，而非爲選人榮進地也。今之被薦者，他時爲郡守爲監司等而上之爲侍從爲宰相，得以舉人者，亦舉是人也。遞遞相承，百年一日，欲求治理清明，風俗醇正，其可得乎？愚故曰：薦舉可罷也。昔魯哀公問取人之法，孔子對曰：無取捷

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捷，捷，貪也。鉗，鉗，亂也。啍，啍，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焉。聖人之言萬世觀人之法也。夫貪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黷貨無厭，足以爲國蠹者乎？誕與亂者之不可取得，非他時要功生事，足以爲民害者乎？誕與亂者之好於生事，猶之可也。何者？上有明君，下有良相，則要功生事之徒，潛消默縮，自不敢肆，至於貪墨之夫，則口談夷齊，身爲盜跖，凡可以蓋其污而行其姦者，無所不至。雖有

明察之長。徃徃受其欺而不知。故其人陰爲國蠹。民害者爲患。不細。此聖人之垂戒。所以先貪而後。誕與亂者也。雖然此特言其害民蠹國者耳。忠定張公詠嘗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勿舉犇競者。好退者廉遜知耻。若舉之則名節愈厲。犇競者能曲事諂媚。若舉之則矜名好利。累及舉官。此雖以利害言。然要其所終。誠爲切論。蓋聖人之言。但微示其端。而忠定之言。蓋極論其弊。以爲妄舉之害。不惟害人而已。而實爲己累。然則爲舉主者。亦何

便於此哉。大抵聖賢觀人之法。觀其形而知其器。聽其言而識其心。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表裏形證。固不可誣。而形模狹者。力量小。器局淺者。功名陋。尺寸短長。聲名壽考。皆莫逃乎目睫之間。孟子曰。人惟有不爲也。然後可以有爲。昔子賤將之邑。或有以釣法贈焉。曰。夫擲釣投綸。卽迎而吸之者。陽鱈也。其魚小而肉薄。中有巨鱗。若浮若沉。遷延而不食者。魴魚也。其魚大而肉厚。漁者將何取焉。嗚呼。知決擇乎魴與陽鱈。則知決擇人才矣。雖



然太守所治一州耳、監司所部一路耳、一州一路之間、爲屬吏者能幾人、其邪正材否、抑何難知之、有邪一州、一路之莫辨、則又何以佐人主坐廟堂、進退百官邪、雖然初無甚難者、人心本明也、惟無汨於其私、則人才自白、惟吾心或偏而流於刻也、則輕薄生事者才矣、或昏而墮於利也、則貪墨亡耻者德矣、人才之淆亂、其以是夫、今天下誦明公之賢者、則皆曰清明而不雜、勁正而能守、廉白高潔之操、聳聞天下、今屬部之內、端良修飭、有志節之士、皆翕然觀德而益以自勉、而貪墨之人、凡前日肆行無忌者、莫不聳然股栗、日夕四顧曰、得無我知乎、雖未革心而亦知所忌矣、夫如是則薦舉之權、必盡得如明公而後付之、則庶乎薦舉之法、可以勿罷矣、此天下寒畯之士、所以猶有所恃、而庶幾公道之復行也、某不肖、然自明公之登臺、而其中勃勃然若有所感者、故今也、輒歷叙其所以、然而聽命於執事、惟明公亮焉、

代上執政

方今天下亦多故矣而相公乃於此時預政幾本  
兵柄其亦難以有爲於此世也戎索雖靖而姦寇  
未清也被邊雖奠而流離未復也旱蝗相仍而糴  
價未平也錢物俱困而楮幣未重也上下相蒙而  
吏治未肅也賞罰不行而軍政未舉也汎數當世  
之事蓋有不勝其條枚者而是數者之弊則又深  
厚盤糾積非旦莫人情玩弛未易振刷至於命令  
所出之地則又指意莫一論議牽制然則憂世之

士有志功業者無乃亦難於斯時乎曰不然亦顧其得人焉耳古今天下未嘗有不可爲之時也人之所至時亦至焉時不能自爲也人爲之耳然上自執政大臣下而至於一命之士凡義弁於王朝而星布於州縣者皆才也才滿天下而治不舉亦必有其故矣在上者有可爲之勢而無欲爲之志在下者有欲爲之心而無可爲之權故在上者意滿志荒頽墮惕玩旣得患失奉身思退而已而其在下者徒能長吁太息抵掌極談而亦卒無補於

毫髮此天下之治所以靡靡至此而莫知所止也恭惟相公以名世之姿應難逢之會功隆德盛視古大臣亡愧詞而天下之弊固有如前所陳者信哉治功之難立而今日之難以有爲也嗟乎古今天下事變無窮智力有限得天下之才以爲國家無窮之用則古大臣之用心而已矣甚至愚極陋其敢以才自許哉而效官九江亦旣三載今少卿譙公實爲之守乃以爲可使也故三年之間無日不兼他領以屬邑之微掾而攝判官事者且期年

總所帑庾之出內，以至和糴之事，時侍郎吳公領餉事也，亦俾得而兼之。已而樞密丘公建府江淮，亦檄以招刺左右，犇走勞悴萬狀，關陞三表不俟有請，徼幸及格矣。乃變起親庭，待盡草土屬畢，素冠歸命大造，雖然萬彙之多，未有不求於天地者。至於洪纖高下，長短巨細，因形賦象，品彙不齊，此則惟化工命之，而萬物不能自必也。有若得財能賈得弦能鳴，假之尺寸之階，使得以爲升降禁門之地，賜之芻秣之餘，俾得以效驅馳玉闕之用，則期以持報師門，不敢不勉而已。

代上監司

聞之有盛德之人，然後能爲盛德之事。古道不行於世也久矣，有能身居百世之後，而德居百世之先，則三代之道，何患其不行於春秋之世哉。雖然，一世道德之門固天下之士，有志於古者之所趨而求入者，然不潔身不澡德，無一可以自附於詩書，則又何以登晉俎豆間耶。某爲筦庫小吏於大府，且以先世之故，獲幸於門墻，立於堦墀之下，而

望大君子之威儀。且暮年於此矣。明公負超卓之  
奇林蓄雄剛之俊德。山色玉立。挺然不群。如峻峯  
名阜磊磊。礧礧相望於天壤間。此天子之所深  
知。而學士大夫之所畏而仰者也。至於公舉之道。  
通家之好。末俗陵遲。掃地盡矣。而明公秉至公之  
監。隆歲寒之誼。長風孤舉。中流竝立。使斯世之人。  
公舉奪於私情。交道變於涼燠者。無地以寄其媿。  
豈非有盛德之人。故可以望盛德之事乎。而其也  
未知所以受道之質如何也。獨念退然晚出。顛愚  
而昏陋。不知學問。徒以先人之遺澤。齒一命於纓  
綏。纍纍隨行。鹿鹿逐隊。無寸長尺節。可以表見。則  
將何以動人之眎聽也哉。蚤夜以思。惕然自懼。惟  
其或能溫共篤信。無邪妄欺詐之心。廉白自飭。無  
污穢貪濁之行。黽勉犇走。罔敢逸豫。無怠事慢功  
之習。始終一操。期於不變。庶幾持此以入師門。而  
亦未知日新不懈。惟懷遠圖之功也。而明公猥以  
三世之好。蓋帷之恩。不忍棄捐。藐然稽紹之孤。有  
所嘉賴。降之大惠。施于存亡。可不謂至乎。前日十

連之。循省顛末，激發懦衷，七十慈親與門內宗  
祝一詞，未始一日輒忘也。顧其無綢繆之親，無炎  
熱之勢，無賂遺左右之力，譬之尺寸孤根，寄于不  
食之田，灌溉芸耨之功，皆所不及，而所恃以爲生  
者，唯及時之膏澤與無私之春風，使之發萌而成  
穡，皆天地之大德耳。此明公所以施於不肖之孤  
者，其隆特如此。九原有靈，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  
矣。然則古人所記扶輪結草之事者，安得謂之誣  
邪。然側聞銓法二章可以免試，三章可以循陞，是

所謂不計其力而徒計其功，不反諸己而過望於  
人，其爲亡厭孰甚焉。雖然，萬物之望於天者，無窮  
而天之施於物者，亦無窮。天不以物之無厭而倦  
於應也。且天之於物也，命之趨者必與其翻，使得  
以全其飛，命之足者必與之蹄，使得以全其走。夫  
苟與之而不全，則猶足以病其生，而未足以遂其  
性。此元化大造之意，所以廣大無倪，而兩間盈滿  
無一不全之物也。某欲展尺寸之翼，效犇走之力，  
趨矣而未翻，足矣而未蹄。天地其終賜之，使得陶

陶遂遂於雲翔川泳之外。則激昂意氣。憑陵功名。凡可以振發枯槁。疏抉潢洿。以求無負於期待者。豈敢在門牆多士之後耶。昧冒自言。無復廉隅。唯明公寬而貸之。

洛水集

卷十三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四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尺牘

雷祭酒

大冬始事清霜戒寒伏惟醇儒碩德獨步朝端帝  
睠天休台候動止萬福公議之不明上下交病之  
也天下固有常然之理天必高地必下日月必光  
明江河必渾浩而何有於異哉天子須人以爲治  
而不能自知天下之才故付薦舉於大臣謂其可



信而付之也。下之抱負尺寸而不能自達於天子，故有求於先進，謂其當言之於上也。是皆其常也。而比年以來，士習浸異，不以常求之而帥借力於強宗熱援，以制其上，原其情則固可罪也。而上之人曾不以為罪，乃越常而予之，而後脇刺之風浸盛。所謂異者不以為異，而乃以為常，而後公議始大壞。顧其所操者狹，所欲者侈，惛惛焉欲自持尺牘以干動人聽，得無類於守書信古，不諳事宜者，寔以平日素愚不敢效世俗從傍借力，凡前所已

得者皆三四鉅公一見之間特達收采，所謂長牋短記未始輒用，至垂成未章頗費料理，故今也亦以是而望執事。又聞海內之論以為執事清而不隘，和而不流，日光玉潔而監裁精明，山立河行而論議勇決，夫豈蚍蜉蟻子所能撼搖者。用是斷然不疑，自以其情歸于門牆，果蒙察其依歸之誠，賜以品題之重，上官嘆喜，同列驚異，所俱凡庸不知自進，無以稱塞期遇之意，不敢不勉也。然今世之士無故而得賞拔者，長筆利舌，躍躍引謝，如不終

朝而其飭詞巧譬支離曼衍猶恐卒不當人意者此不惟待知己之薄而其自待抑不厚矣夫不厚於自待之士上之人亦安用之此某所以不敢矧執事方將雍容廊廟以進賢退不肖而某之有望於元化蓋自今以始然則區區感厲又豈止今日而已邪併惟賜照

趙知縣

卽日日馭將南履長之慶唯君子宜之明府之治青陽也明斷於其廷寬惠於其野行之三年而子男之邦則焉旬日之間連拜兩亟之重其光油然其氣溫然其論議卓然甚矣執事之淵源深長也一言而使衆嚮之所謂敏而好學勇力而不屈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有道而下人執事皆兼而有焉向來不曠山不直地亦旣移此身返門廡矣乃不能衣穰而提贄難氣以問事君子之道自今思之

其有愧於齊高庭多矣。然伏讀二書博之約之開之明之，所謂效其行修其禮，竊意高廷之所以聞於夫子者，不是過也。然省諸中攷諸外，求所以自附於寡過之地者，實未有焉。尚唯終教之，毋徒曰友之云也。銜鳳塗芝之寵，早晚東來，當續續爲賀。

李大諫

斗指兩辰，西灝沈宕。恭惟填臨甫爾，威望隱然。下慰人心，上符天貺。台候動止，萬福其詹。言門墻纔百餘里，微官所縛，不能躬問起居。謹修尺記，爲初偃旌旄之慶。其恭惟大君子愛君憂國之心至深，而爲天下生靈之計甚切，故辭諫諍之官，臨喉咽之地，所欣然焉。宣徽南院，猶帶階廷侍從之班。姑蘇高臺，真成魯衛兄弟之國。寵榮若是，縉紳所希。永言北固之區，寔爲南徐之地。腹心淮甸，門戶全

吳方當有事之時。尤謹不虞之修。然宿望甚重。臥護有餘。肯求嚇嚇可喜之名。正藉平平安安邊之策。竊聆新政。已尉輿人。乳哺傷殘。疏淪疾苦。脫之虎口。納之母懷。用力此時。見効唯易。民庸旣訖。上思亦深。袞以公歸。霖須說作。竊計子瑗之事。不逾周籥之期。幸甚幸甚。

胡連翁

商律浸深。顛氣沆碭。伏惟連翁茂才。含華未耀。靈修參扶。台候動止。萬福沙頭一別。朏胸易久。幅紙渠渠。來自數百里。不止三讀而已。西門之燎。時時一作。何獨不恕於賢者邪。抑此非君居造物固將有以處之耶。果爾則可賀也。不可弔。諄詳之諭。所願效誠。但號爲大都色色陋甚。何異巨壑乃止。勺水安能游泳。巨鱗邪。某席芘浮食不足言者。慈庭帥旬日一得書。但邊方多事。未敢迎侍。白雲之念。

日深耳、新篇遠辱、如渴得酪、匆匆未能一語爲謝、  
有愧而已、午未之間尚有殘暑、幾爲遠器自重、

與莊漕

某區區邦人蝗旱之請施行如流、州縣知有使者  
之權、斯民知有蠲租之法、和氣頌聲、充然大川廣  
谷間、今猶新也、環顧宇內之事、絲紛鼎沸、未知所  
底、夫一念之頃、而不忘斯民、此志士仁人之用心、  
殆天以此責而付之也、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亦足  
以占上方鄉用之意矣、汾江人相噬、而山間之人  
則煮草根以食、因念淳熙壬寅、民未甚病也、而講  
明荒政、如不暇給、今五倍壬寅、而州縣寂然、春初

麥幸秀，近苦雨淫，率發黃疸。雨穀于田，悉爲水漂。今三布穀而未秧，半歲啖草根，率無人色，而鼠竊縱橫，不得寧居。目前固可念，今雨過度，異時必旱。種不可入，後日抑可憂。米石不啻萬錢，而楮直則又落去，春立爲一定之數。若堅執至今，已有成績。柰何私意糾紛，甫効輒罷。某頓嘗以目擊利便數事言之朝內，有一事乞許民間取贖，全用官會，不惟便微細而已，楮直必踴也。幸先行於一道之間，蓋出入之價旣一，富民初無所損也。今米貴物重，商賈不行，農末俱病，凡皆以此楮賈頗昂，則百病皆起。併幸孚炤。

潘通判

近辰金柔氣低，火老候濁，伏惟分治輔藩，休嘉萃止，台候動止萬福。某謀求當代人物於北斗以南，惟垂世巉巉之高，是瞻是仰。天借此來，加惠鄉梓，而茅屋白雲，三驛城府，引領清峻，無術縮地，芟芟寸心而已。王者藏富於民，猶外府也。陸宣公有言：國不足則取之，人不足則資之。國一日舍是無

以爲上下相資之勢。今富人藏粟無藝。公上窘急。未免以爵易之。而細民凶年持倍稱之賈。亦靳不與。上下無所乎資。而徜徉坐觀其中。田野磬磬。幾至剽劫。竊聞力贊賑糶之事。萬口洋溢。然賂吏罔上。終以計免。所幸連日雨。遺蝗掃迹。垂穎如雲。更一再雨。則十分歲功矣。幸菑射利者。知無所待。近皆發廩求售。無事賑糶也。志士仁人。憂國恤民之念。無時而已者。故不嫌深言之。伏幸台炤。

林知縣

白露曖空。素月流天。伏惟廉平異效。神降嘉生。台候動止。萬福某。埃壘奪之音。郵如斷。遡遊澌水之清而已。離離珍字。芻墮几前。郁然存勞之温。昔人爲治。先教後政。截截有叙。今亡矣。乃於藍臯之濱。忽見鄉飲之盛。屏朱墨而列豆籩。厭爭奪而興禮遜。庶幾乎三代之遺矣。邦人奚幸邪。

趙尚書

感凌冰漲，澤腹益壯。恭惟隱然元老，爲國重填天  
所獨。屋台侯動止，萬福執事。材猷學力，高出一世。  
故舉天下至重之任，常萃於一身。世之下士，智不  
足以守一銜者，固所不論。而中人之才，僅足以辦  
一官。趙魏之老，滕薛之大夫，曾不得兼之。天之降  
材，什伯倍蓰，固不同若此邪。勛庸問望，如挈日月  
於萬夫之上。乃一語不合，翩然去之。天下之士，職  
與不識，皆曰：此仁人之言也。故某近者有詞壽上



元明府云、新近論思一語、是陰功多少、畱與雲仍、  
蓋公言也、夫豈私相爲好哉、某與弟瑑、耕田養親、  
何所不可、乃從有司舉進士、方相國典舉、亦旣以  
骯髒之文、先多士矣、乃論議不齊、卒從下乘、故未  
免嶇崎躋攀、以至於此、親年益高、欲雛早翼、諸公  
憐之、已足五表、然不敢苟焉、以嬉讀書之餘、亦頗  
有志於當世、無從晉近、面請所以然者、邇風而已、

### 黃侍郎

卽日孟夏氣清、恭惟表裏江淮、盡歸統理、帝咨良  
翰、天壽斯文、台侯動止、萬福某、闊遠磨仞、蓋十有  
七年於此矣、比年光靈不競、海內諸老、先後彫零、  
獨幸龍門、突兀東南耳、延登禁近、論議益偉、乃清  
風逸駕、翩然去之、今移而佩玉麟之印、近矣、袞衣  
歸周之望、蓋天下學士大夫、同一心也、昔唐人有  
言、陽公之在朝也、四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  
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

位而人實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單化一州，其功之遠近又可量哉。誦詠斯言，未嘗不撫然有感也。然而天下之事在下者，類能言之，而卒病於不得行，亦既得位矣，而亦每有未效之嘆。且夫姦宄未塞，戎蠻未懾，官亂未治，四時不和，未調，五穀不熟，未適才而不爲，不忠也不能，而託官竊位也。夫日者無與於斯世也，而猶有憂焉。儲之於平居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事功鼎來之會。金陵幕府之盛，人材之林，必有足備采擇者。其爲明時倍萬崇護，幸甚。

甚

雷知院

卽朝雪霽江天日寒，光薄恭惟伊臯魁桀，日進鴻疇，惟天右之，鈞候動止，萬福某伏拜鈞翰，與臚列多種之賜，焜耀光榮，累百空言，寧足爲謝。一元之運五日而一候，至十日而一氣，應無縮與盈，寒暑以平，至一於壅，則一傷飛殞，薄食變乃生焉。晁雪未消，妖虹時見，此則扁盧所望而驚者。相公智周萬微，道參元化，消息盈虛，意端闔闢，無從日侍函

丈躬聽誨飭耳。某庀役已三月，催科不擾，訟牒不  
留，日飯二升，朝昏几案，惻怛所孚，霽然田野，教誨  
期望之意，不敢有負焉耳。臨風詹依之至。

余知縣

陽法高懸，物成仰墨，恭惟采袖慶闈，培植益遠，申  
錫有靈，台候宴啓萬福。某未能拜狀，乃爲眷厚先  
焉，而來使謂至桐江，卽還久之，杳然卽欲走介，而  
俗緒旁午，昏與曉平，因仍如是者，又雨月，其爲不  
敏，爲愧負，蓋有不容言者。然迢迢江水，靡日不瞻，  
有不與禮文具疏者，非體而炤之，則何以自逭州  
縣吏賤如奴，若夫采薇于山，緡魚于泉，讀書彈琴，  
以歌詠先王之遺風，顧安用低頭受縛，舉頭愧野。

人哉。然則小侯家林乃造物者所以獨厚之意，不可不察。得時則駕萬里一息，歲寒鐵幹，春風桃李。其少安之，某厭於爲吏久矣，親老之望，門戶之責，是以尚此裴回，終非其志也。所幾齋屋冲和，亟拜召命。

李尚書

稍間，詞承依仰朝夕，入告嘉猷之奏，允當士心，適有一事，或可助獻納之萬一。州縣輸絹，闊狹重輕，悉有省則，令歲左帑所退，殊駭聽聞。論議喧騰，人情不安，兩稅之重，民生孔艱，秋租未畢，夏賦已迫，今身親之，乃見民困極矣。又從而加虐焉，民何以堪。或於論思之際，及之寬民力而壽國脉，所係非細。富陽所退，只二十八疋，聞他州極狼狽，非衛足也。早言之，庶幾有益，緩則無及矣。

浙東憲

金伏在候，而棋滯未清，恭惟仗節督府，雷動風行，  
帝眷天休，台候宴啓，萬福某官，稟灑灑正元之氣，  
負磐磐蓋世之才，投之繁劇而不亂，處之會通而  
輒中，求之今代，宇內寡二，盍不論思，遂卽都俞乎，  
良以天用惟龍，地用惟馬，役御萬物之權，變通百  
王之弊，向也切時之論，亦旣施行矣，胡爲乎中輟  
也，願堅其說，以幸天下，以卒殊功，天下之望也，某  
不佞，朱墨餘暇，伸欠仰天，默數平生，輩行已倦，霄

漢顧獨彊臥長夕。未見昕鼓。最不可爲者。上欺彼。蒼下欺一心。誣告縱橫。無敢辨白。區區燕雀。不量其微。反坐一二邑人。小安所爲。卷卷控稟。誠欲公一言以幸海內耳。某寔朝夕東向焉。

唐秘書

玉呂含商。金飈蕩節。恭惟懷紱名邦。后皇嘉貺。台候宴作萬福。某於當代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獨於執事。未有一日趨伏下風之便。蓋此生一欠也。瑰翰。矧臨片雲天落。眷情醲郁。藻績光芒。再拜佩之。永言何極。某竊謂人才有定用。公論有常歸。當則天心開。否則人望鬱。方執事前日之袖手也。人鬱之。今也人慰之。然未也。獻替殿中。啓沃帝所。則斯慰焉耳。蓋天所以賦之才。期之任者。固若是焉。而

非人之私也。旦旦以俟。某天子迂憊，莫效毫分，誤  
渥頻仍，豈由吹借。心許神交，寧俟識面。幸有以警  
策之，三肅以請。德星所聚之堂，慶流千載，有役于  
此，敢不肅給。

回周帥

卽朝霜熟寒輕，梅含春淺，伏惟貫日之忠，神明扶  
持，台候動止萬福。某粵自去夏爲謝之后，日念嗣  
敬而竣，坐侵薄浸墮，因循至若日懷叔度，夜憶真  
長，非詩人浪語也。芻奉珍題，慰荷不已。每思歛山  
雲深，豈堪着橫絕關河。真將軍哉。今一柁入三邑，  
宜矣。然西舉秦北舉燕，麒麟凌烟，突兀東南，顧當  
安坐雲水鄉邪。幸秣其馬，以俟駁廷之命。某之於  
執事，所謂愛而莫助者，然扞蔽江南之功，則口之

不置。自昔建功植烈，耀旂常而銘鍾鼎者，往往皆出。摧抑困頓之後，所向輒如意者，未必有所振立。惟執事張而不泰，翕而不衰，勿羨春光之韶，釋自期歲晚之陵。嶒以副士林之望，幸甚幸甚。

回宋總領

比辰日躔女度，歲將更端，恭惟身兼數器，爲時所需，爲天所祚，台候動定萬福。某昔者天畀護隨輦路之塵，宛若二十年前，追逐禹浪時也。違異未久，箋墨易希，瞻仰而已。蓋嘗竊嘆今夫人之所謂才，鼠竊狗盜耳。寬而有守，惠慈而能斷，獨不見元愷之所謂才乎。大之可以贊萬微，小之猶能當一面。吾勝有光矣。又聞之任總餉之寄者，足食與兵，要非難事。惟能使將知忠，使士知義，人人宿飽而



無怨。挺然思報其上而不怠。精神獨立萬夫之表。此公所獨能也。朝家以此屬公。公亦以此自任。吾黨幸甚。其止自庸虛。且復弗彊。宜汰尚稽雲葉爲覆耳。誨簡溫厚。不稱是懼。高情未替。尚惟終教之。

李提舉

伏辱誨翰。其爲南康社倉之慮。可謂深遠。自非體國愛民。至到懇切。安能及是。讀者嘆息。况於南康之人。身被其賜者乎。某聞之。里人謂徽管六縣。其戶口之多。地里之廣。兩倍南康。乃止五千緡。分撥不行。措置不敷。今史君甚賢。或得更捐數千緡。則此事可成矣。執事之入覲也。或少緩數月。使江左九州皆如南康。仍以南康已行規式下之。九州則執事不朽之盛德。當與大江同其長也。因謝來施。

不覺縷縷然舍執事何望哉

李大諫

離德恢台氣步清滄恭惟雍容外祠道德天相台  
候宴作萬福某聞古之大人負龍蛇虎豹之姿者  
與時屈信與道變化故曰龍筮納言而帝命允四  
輔既備而王業昌使骨鯁大儒憂國若饑渴論議  
合衆心者朝夕左右則百僚仰法化流四海此多  
士朝夕之望也願戒舍人行且有詔

趙廷評

某文章道之末也而世之好者亦鮮甚矣君子之  
有意於斯也然後世之蔽大抵在於舍實而采華  
舍易而取險舍樸而從醕無以養其源而欲浚其  
流不能深其膏而欲曄其光故枝葉益繁氣象日  
落求其爲先漢不可得矣而况戰國以上乎其每  
切懼之而未能焉他日儻遂良晤相與出而商確  
之今方吏塵侵薄束縛繩墨曾次結約固亡奇也  
匆匆爲謝莫旣所懷憑墨遡風但有無窮之意

回崔侍郎 二

薰風初暑之候，恭惟肅將明命，往護全蜀，上帝嘉  
娛，台候宴啓萬福，某抵此，習數月，求所以上，蓄其  
槃，下育其芟者，未之能焉。故卷卷一書，曉夕在念，  
高情絕俗，惠然以翰墨先之，烟霞鬱興，詞誼高明，  
區區感浣，不知所喻。至言興在山林，則非所望於  
侍郎者，蜀之不靖者兩年于此矣，某嘗嘿計目前，  
之可以任此者，捨侍郎未見其次焉，人才豈不曰  
有數哉，舜止五臣，武王止十亂，漢止三傑而已，唐

之初造。一時依乘風雲者固爲甚盛。中世以來。國  
少多艱。有若韓昌黎郭中令李衛公之輩。皆能赫  
然仗公忠而化姦驕。詹威靈而服戎虜。光明如日  
月。動蕩如雷霆。植唐於將仆。洗唐於已昏。數公功  
烈千載如生。每一開卷令人飛動。自古以來。中原  
有變。蜀必先亂。中原既定。蜀必後平。又況今日之  
蜀。非前日比。安知後日之事。又豈止今日而已邪。  
萬一此胡窺身無地。徙巢入關。則蜀之去天也遠。  
去虜也近。可不先定其規模。一言而後行乎。少年

不更事之人。疎率無謀。老成持重之人。又復退縮。  
今推擇而至侍郎。非苟然者。古之興事造業者。其  
機在於興起。人心鼓動。士氣而已。至若兵若將若  
財。特節目耳。然士亦患於亡聞也。夫惟負天下之  
望者。方其未用。已足以繫天下之心。而其一有施  
設也。又足以服天下之心。夫未用而望。已用而服。  
以若人而圖事。何事不立哉。此朝廷之所以有取  
於侍郎。而天下之所以望於侍郎者也。上寬九重  
之顧。下慰海內之望。侍郎必有以處此矣。然比日

以來士大夫規模日陋。多事之秋。所與共功名者。天下之英傑也。顧乃小智自是。閉門拒之。閤上下之情。失事功之會。皆是物也。耶律德光云。南人飲食動息。北人無不知之。若北方之人。以堂堂十萬之師。或在九天之上。或入九地之下。南人未必知之也。今千百載而南人此病終不可瘳。可嘆也已。兼之辟置之屬。蓋與之共腹心者。始擇不審。無幾斥去。安能得士之死力哉。蜀不爲無人。其不能盡識。陳同年仲酉。頗負膽氣。亦有謀畧。嘗率鳳州之人。深入其地。頃坐麤豪。今更涉歷。蓋亦老於風霜矣。試召與語。恐足以備采擇。是以因書併及之。范文正公嘗言。幙府辟客。須可爲已師者。蓋平時敬之爲師。則必用其言。而平時以朋友待之者。則言之用否。未可必也。雖然。此亦其細者爾。古人所謂內外臂指。乃可成功。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是事也。又豈可不先圖之。非爲執事計也。爲蜀計也。珍重道涂。歸當坐鳳池。而象麟閣矣。

其二

歲律崢嶸寒氣屭鼻恭惟某官威行玉壘勢重金  
墉高屋參依台候宴啓萬福某伏自日者訶承之  
后嗣敬闕希然懷仰清風則不知雲山萬疊也惠  
然尺素如雲墮空欣浣無涯有言莫喻侍郎稟灑  
灑正元之氣負磐磐任重之才合四蜀之廣五六  
十州之衆天子所恃以爲爪牙百姓所恃以爲司  
命羗酋所望以爲叛服者與其逐逐紅塵無毫髮  
可以自見孰若爲朝廷分寄一方風行八表可以  
垂無窮而詔罔極者邪甚盛甚盛餘冀壽重以光  
麟閣此委垂戒

徐進士

人至惠告且致歲除之饋意則屋矣然吾人相予  
以義又安用是說說者爲哉自是切幸免之不然  
決不敢領也春風吹和萬象說豫吾心之仁寔同  
此和和則爲善爲祥矣臨風不勝誦詠之至

答僧三

奉墨妙欣承春和道體安穩深慰間別之私名畫  
丈室之寶乃輒以見遺幾於奪所好愧甚愧甚永  
晝焚香靜對勝韻發我天和多矣珍重此意尚得  
面謝

其二

奉手帖欣承秋涼養道冲豫日來風露漸高小隱  
山前松竹益佳一炷栢子香靜思無始以來至于  
今日又至他生永劫無盡自家這箇豈可忘却這

箇如不忘則是黃面老子囑付之意矣。蒲萄爲寄  
尚未出世何邪。沉香兔筆松煤謾往亦復未離人  
間世耳。餘加珍重。

其三

辱手帖欣聞法履清休所論謹悉我方欲脫戲衫  
公乃求此粥杓柄邪。又不知甚處有閒田地也。遠  
寄仙果足仍意。居然神仙好虛驕。指凡草木以爲  
神奇。誑惑世人。吾獨啖棗栗耳。無所用此。師解吾  
說否。徽綾一段。軟密便體。聊致此誠。極寒珍護。

葉尚書

竊聽都人崧高之篇。乃知繡紱繫麟之旦。斯文天  
壽。寧俟禱祠。然某嘗聞之。龍藏於淵而神靈。玉藏  
於山而光發。至德藏於身。則精密而氣克。天全而  
形壽。用能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某官正坡仙所謂  
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久侍上雍  
晉參大政。中外蜀心。玉堂催草矣。區區菲薄。陳之  
異。賤少見子晉吹笙。安期奉棗之意。伏惟宣慈錄  
其忱。而畧其陋。幸甚幸甚。



程大卿

霜清日晏，氣令適平。恭惟某官，少佚殊庭。卽頒溫  
詔，高屋况臨。台候宴起，萬福某比者。匆匆拜狀，少  
伸燕候之誠。卽日人還，亟捧答翰。敬承告德所次  
神衛後先，千里長岐。已遂善達，區區方切欣慰。忽  
來專騎，又墮誨函。多品遺頒，深叨眷篤。下拜不勝  
感怍。大卿中外，駁歷勤勞。公家成績爛然，在人耳目。  
世之不稼不穡，而取美官者衆矣。如大卿則真  
是有欠未償也。已巳夏，大卿爲郎東歸，某嘗有詩

云、慣倚茗溪上下檣。幾番風定幾番狂。昔年仙去  
玄真子。今日歸來禁省郎。波靜垂綸元不惡。風來  
捲釣又何妨。其下偶不能記。今日亦復如是。邊塵  
未靖。朝方急才。又豈容袖長臂於釣灣哉。匆匆復  
命。莫旣謝忱。伏墨遡風。心與雲遠。

李侍郎

辰在大梁。嘉氣趣至。恭惟某官。肅司畱鑰。坐鎮長  
江。人比天同。台候宴啓。萬福。某伏念。平時受知。特  
辱。一自抵此。亟飭寸箋。少敘依歸之誠。豈宜少後  
者。乃未及拜。而賜翰已墮前矣。是雖百喙。何以自  
蓋。其不敏。仰惟知遇之素。或能畧其跡。而遡其心  
耳。他人以空詞說。而釣官資。公獨以實政事。而爲  
國計。上知可任大事也。再付玉麟之印。春來塞草  
綿綿。淮清如鏡。丹陽門外。一騎紅飛。再將趣公入

陪帷幄矣。僉實謂然，非其敢私也。其力薄事繁，不稱是懼，仞墻不遠，寧無以誨之。鍾阜巉巉，何由侍近。一紙詞承，又復不能悉其所欲陳者，所祈愛身以道，永翊炎圖，此卷卷曉夕之私也。

趙徽州

比日草草拜狀，諒已關徹崇聽，詵後尊仰方切。卷卷兵來，伏拜誨賜，獲詳卽日起居善狀，其爲感沃不任下情。賦入寬以兩月，仰見區處適宜，拜人被德當如何邪。其間可以興復者，亦當貴以開築，如其積而成山，蕩而成淵，委不可容人力者，度亦有數大，抵朝廷重於蠲賦，而民戶亦易墮於因循，要須官司嚴責以脩復之期，庶幾他日不至百姓失所望耳。百姓無知，但望官司蠲賦，坐視不修，他日

賦不得蠲，則又未免白輸，此皆官司悞之也。若夫時暫蠲閣，則又在朝廷也。更有一事，因以拜稟新安之絹，作俑於前，兩政戶部自言天下無此絹也。况新安不產絹，祖宗朝獨加優潤，乞嚴戒屬縣，無縱吏姦，輒變舊制，過爲重闕。中平之絹，儘可解發，則召父杜母之賜，朝行而夕被矣。因筆又成縷臆，併幸矜體。

### 高校書

素商俶令，丹陸尚然，恭惟某官雍容壺嶠，仙品自高。帝錫之休，台候宴啓，萬福其載。惟天生卓異之才，賦之以清淑之氣，必使之倡一代之文，以鳴國家之盛。必不使之抱膝幽吟於寂蔑之濱，而遂已也。世之續離騷，詩窮愁，聯編累簡，流傳於古今宇宙間，亦何可勝筭。然是皆賦予之薄氣候之偏。至若全氣所鍾，號爲英賢，夫豈徒生之而已哉。斯文行且昌矣，執事其毋遜。未期雅拜，徒想清風，謙翰。

遠臨眷情愈厚，恪恭泓穎，敬寓悃悰，敢祈內葆黃庭，外列丹雘，奉尺一詔，侍明光宮。

張知縣

秋陽尚驕，伏惟蒲壁安民，人神函豫，台候動止萬福。某頃焉具謝之后，冗不享音，然區區向往不輟也。專騎惠翰，如獲面承，區區感沃并之義役之爲民利也大矣，非心乎愛民者，其孰能成之。况又加以義廩無窮之惠乎。太宗皇帝嘗謂宰臣曰：惠民之倉不可不置，賤則增價糴之，貴則減價糴之。祖宗朝所以留意邦本者，正在是也。甚盛甚盛。

袁郎中

伏拜誨翰凡數百言，又蒙示教，揭曉邦人文檄，瞻言父母所以體察赤子之飢若寒者，洞洞屬屬，唯恐一毫之不盡，大川廣谷之間，家傳人誦，所以詔子若孫，若雲仍者，其將何窮？夫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吏格之也；上有龔黃，下無卓魯，使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則彼氓蚩蚩安知邦君之心固如此哉？輸金折綃之說，非敢爲延遷計，要是勢窮力迫，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耳。今旣一念一語，風動雷行，朝發黃堂，夕周千里，而斯民已被再生之澤矣，此外更何求哉？他日言之五事中足矣，百冗裁謝，莫旣萬分，仰首麗譙，神爽飛越。

回范教授

風露頓高，伏惟雍容絳紗，斯文天相，台候連止萬福，某久矣不復交訊，然此心去來不輟也，筆飛鸞立，忽墮几前，誦味以還，欣浣亡限，建業有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之勝，故人才不輕出，出則受間氣而爲命世英豪，往往有儕諸生而無別或列座而小異者，何幸復得賢師儒封殖而長養之，此邦之幸。

也。芳編示教，藻績爛然，遂得以窺制作之盛，警發多矣。今編之所未及者，因來悉筆以示尤幸也。記銘見屬，此意良厚，其敢不承邪？荒涼數語，勉以塞命。荏苒數月，竟不得一好辭，終當爲梓石羞耳。匆勿復命，莫究欲言，餘惟益屋珍奇，以副三館之招。他委繼示。

荅祈進士脩

竊觀池陽之爲郡，九華之秀，秋浦之綠，皆東南清淑之所鍾也。禪其秀者爲奇偉，涵其綠者爲精深。某嘉泰甲子奉檄校士，是邦多得其雋然尺書往來，至今不絕者唯青陽葉君焉。今足下不忘舊好，惠然肯顧，且復以長書貺之，若望某以有言者，甚矣。足下此意之厚，而某之荒疎不足以當之也。雖然竊聞之學者之於道，莫先乎務實也。以實而求道，則必有所入，以實而行道，則必有所至。鉏、鑿、剪、

虛最爲先務。古人云德盛而詞謙，道高而色下，信乎聲色之足以害道也。道與德可尊也，言與貌則不可盛也。由漢以前人皆務實，雖專門之學世以爲病，然要之人懷實心，專於一經，白首窮年，各有所得。晉唐以來，氣習漸虛，至于近代，則又有專事口說，無復一毫躬行體察之功者。跡唐又遠矣。此習不除，凡讀書爲文，應人接物，臨政蒞事，無非虛驕。安得事事當其宜，物物中其理邪？足下氣淳而質茂，蓋涵秋浦之精深者，其進於道何疑焉？唯勉之而已。晉率之罪，不知所逃也。

### 回李寔公

久欲拜狀，而出埃入塗，因循至今。又奉先貺，敬承卽朝暑雨，圖史多暇，台候萬福。某念古道之不可復，不止一事，至若一書問之細，所謂伏以右謹者，不知自何時作此等語，再拜百拜，公與爲欺，故區區平時於所善者，及可與語古者，未嘗輒用文獻之傳如左右，心期之高如左右，決不以爲簡，故願以是請焉。自是賜教，亦幸畧之前書。郭翻者，晉人



也。認稻之事見之本傳。先正百韻既得伏讀。文孫雋語又辱開示。甚矣其似祖也。顧不足爲名門子弟之範哉。汪龍溪之孫有詩名。某嘗爲序其編。且引少陵父子一門專美之事。今於執事亦然也。正科特科。誰爲區別。吾曹應世要當以後世楊子雲自必耳。顧此瑣瑣者。其足爲執事重輕邪。易秋之論年豐之喜。足以見盛心之所存矣。今時士大夫多以空言而釣官資耳。孰肯以實政爲民計哉。

葉賢良寘

歲晚極寒。伏惟履中休勝。前辱專翰。布謝稽違。蓋朝昏汨沒。易至因循耳。非忘之也。不我督過。又枉今教護。詳近况之休。豈勝慰沃。足下之氣。誠欲淺滄溟而低大華。雖然亡益也。適足以賈鬧耳。獨不見宇宙之間。和風膏雨。乃可以造化萬物乎。至若登名文章之錄。亦非淺事。體忌卑。語忌俗。前輩論之悉矣。今謾錄一二。自周之衰。道喪文弊。莊周屈原之書。始假徐無鬼。漁父問荅。以爲辭。自後祖述

益衆體格日陋。司馬相如則曰：烏有先生亡是公。楊子雲則以爲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則以爲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子平則以爲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則以爲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改目易名。猶然一律。又若七發始於枚乘。至曹子建。則有七啓。張景陽則有七命。屋下架屋。那復有高標逸韻邪。正使錦繡開機。天章的皪。而其大者體氣卑弱。規模狹陋。已不足觀矣。而况其塵言土辭。鄙俗之氣不除者邪。近代坡仙直言吁嗟。

先生誰使汝坐堂上。回視前代諸子。殊覺厭厭無氣矣。足下更以前輩此言思之。別變機杼。然後二賦可出。至望至望。來書所謂三及門不見之語。殆欺足下耳。安有是事邪。才模志業。有如足下。不有立於今。必有聞於後。幸甚。

### 回金判院

臘盡春回。伏惟自公多暇。台候萬福。某自疇昔爲謝之後。畚土楸梧。役役寒暑。近者手開玄廬。粗免悔事。餘不足關軫。爲吏患不明耳。明患不廉耳。廉

患不恕耳。既明且廉，而又行之以恕，則吏道盡矣。奚患莫已知邪？不有聞於今，必有得於後。唯自信力行而已。爲書遣餉具，仍勸渠曷勝愧荷。溪毛一二聊以侑書，餘冀加礪，以俟殊渥。此委勿間。

洛水集

卷十四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五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啓

賀江東運使

擢從庾事典領漕權仰窺牛斗之間福星移次知  
有絲綸之下瑞節來臨先聲霽彭蠡之波喜氣動  
鍾山之色竊以天開興運月屬亡胡方當屯雲掃  
電之秋采重輓粟飛芻之寄倘陸運則調夫無序  
而盡廢於耕織而水漕則藉舟太苛而坐斷於貿

遷且曰民力所未暇言而於吾事亦將何繼自非出奇智於斜谷安能足食而人不勞要當有定畫於關中豈特饑繼而歲甚久事旣行而力未竭故役雖數而本不搖苟非其人孰任此責某官風采聞于寰海行誼輩於前脩有實有聲負蓋世之名而又懷經理之具入麤入細足鎮物之量而又長通變之才自昔立功業之人必兼全軍國之畧帝難其選公爲此來得相繼之二賢無可憂之一事剗物鋒鏖旣足以當其劇護國氣脉復有以寓其

中贊成雋功歸報明主伏念某情不量其才力妄有志於功名百慮火煎一命冰薄頃年應舉雖嘗首擢於春官一日探籌顧乃卒從於下乘雖欲自愛明月之寶不肯輕爲莫夜之投未識提携將安歸宿不復羨春風之力或能收歲晚之功患好爲師正犯孟軻之戒學有宗主今依夫子之尊進當求竭於兩端退乃可傳於一貫瞻言征蔡倍切搖旌士之北面滿門庭寧獨拒互鄉之子道之元氣入肝膽其敢畔闕里之門

賀丘告院

恩粲出綸、職清典誥、淳化而上、地實近於禁嚴、大觀而來、官獨稱於事簡、選用惟德、班行益尊、其官器量、隤然時名、籍甚、英發有餘、而不爲激厲之事、虛恬不競、而實懷康濟之心、學力自他日之過庭、賢者必吾身之有子、爰從縣綬、來列朝紳、不知玉筍之高、但覺綵衣之樂、所謂榮者、正在是乎、子旣仕而父欲休、未用誦昔人之句、周拜前而魯在後、雅當揚盛代之芬、某自許納交、日知蒙潤、東亭祖

餞行有登仙望遠之觀，滿朝郊迎，咸起後來居上之美，勿緩汝墳之發，諒深宣室之思，道之行歟，嚴徐之召已急，天其或者，王貢之冠可彈。

賀丘樞密

帝思舊勳，朝登大臣，再領陪京，一新使命，旣洽周邦之願，更懷異域之心，竊嘗數往以知來，每嘆亂多而治少，倘天心之未厭，當世變之或萌，必生其人，以善厥後，桐宮之變有伊尹，殷監之變有周公，浩然往聞，暨我昭代，方英皇出繼之始，允賴范韓，遠靖康出從之時，亦資李趙，頃者無故，乃輟造端，裔戎之禍忽興，姦臣之事繼起，沔水之癰疽未決，淮壖之瘡痍未消，誰爲國憂，恃有公在某官，魁傑

一老更歷三朝用舍繫中外之重輕進退合聖賢  
之出處初同賈傳弱冠而獻忠言晚比涓濱黃髮  
而佐基命是皆天意夫豈人爲經綸徧於江湖忠  
信行乎蠻貊疇謂回紇之多詐獨諒子儀之至誠  
使片言而或行將百世而可恃止非或尼胡遽不  
悅於小人義豈終辭今顧急求於吾子雖志足以  
御六氣之辨道足以濟萬物之觀不軒不冕而內  
樂自榮非石非金而至仁自壽然上天之責孰任  
而蒼生之望方顛顧堅臥丘樊猶足爲宗社之鎮  
矧出臨要害固宜消姦宄之心威靈遠暢而荒忽  
懷恩信不渝而流離復倘蜀有闕果何煩劉潼之  
行若黠在朝自可聳淮南之聽蔡邕既定晉公可  
歸雖幸儉壬之亟除毋謂太平之坐致繼自今者  
必有事焉吏習弛而民力窮國計空而軍政壞若  
是數者須公一來某自始有聞爲喜不任千里懸  
隔一紙稽遲夫子不動心固已得行其道矣諸生  
且待我夫豈剽言此猾哉



賀鄒給事

幕府策勲宸廷進律赤丸夜語。習聞狺狺之鳴。白羽徐揮。聊正鯨鯢之僂。竊以安民孰急。去盜爲先。蓋稂莠不除。嘉禾曷茂。虎狼旣盡。羣生乃蕃。故虞書明姦宄之刑。魯誓申寇攘之法。非徒嫉惡。亦以移風。然吏道以簿書期會爲常。莫知應變。儒者以章句文字爲學。孰能知兵。自非經世之全才。寧有驚人之偉績。某官氣姿卓犖。智畧雄明。由言語侍從之臣。爲禮樂詩書之帥。熊旂豹尾。仁風已扇於

列城龍戶馬人。美化更孚於絕域。然疆理控滄溟之險。而風波多姦盜之虞。自昔以然。不時而動。萑蒲叫嘯。輒曹伍以成羣。水陸跳梁。常出沒而爲害。小施英畧。悉殄羣凶。長劍利而水剽蛟龍。暴鱷除而陸全犬豕。騰歡誼於萬里。下褒璽於九天。某素辱眷知。尤深贊喜。馳慶方脩於訟語。鳴謙首賁於珍函。開南嶽之雲煙。暫敷德意。卷中原之氛祲。政藉威名。頌詠惟勤。敷宣罔旣。

賀趙徽州

曉朝丹闕。嘗隨冠劍之塵。春入黃山。今照旌旗之影。方念拂縑而自贊。顧蒙蜚翰以相先。有懷恭梓之言。寧免負芒之媿。某官家承懿學。天子長才。唯能沉浸於古今。是用發揮於事業。早膺妙簡。亟筮周行。鷄舌含香。僉共期於得路。虎符分竹。乃自請於爲州。惟是新安。今爲屏輔。洞深雲紫。昔賢嘗慕於空仙。人悴烟青。近歲不知其生聚。自聽顯除之命。咸興來暮之歌。今者卜日開牙。諏辰布政。澄光

拖練頓清門外之溪。喜色映人。更好城頭之柳。其  
無從望履。徒切搖旌。與田野之氓。雖竊傾於善狀。  
選郡國之表。諒難久於偏州。贊頌惟勤。形容莫旣。

賀正

風從艮至。已占歲首之祥。璽自燕還。更侈天申之  
瑞。鰲抃方騰於廣內。鴻休已徧於寰區。某官受氣  
英奇。逢辰熙洽。道運旣參於元化。功名宜叶於泰  
交。紫泥封五色之綸。夜從天下。丹闕映千絲之柳。  
曉入班行。某尚阻馳牋。首勤飛翰。我欲持杯爲壽。  
莫陪樺燭之燒空。公其增驛以行願。副華林之設  
席。心之所向。言不能宣。

賀商侍郎

光靈赫奕，顯授峻嶒。虎帳儲須，雖領計度江淮之  
使。蛾眉班綴，已是通明殿閣之仙。使指有華，民曹  
亦重。恭惟其官議論上，到千古風流自成一家。山  
林廊廟，固亦何心。鍾鼎旂常，不可無我。僉志所屬，  
上意匪虛。驛騎傳音，柳營動色。濟時之務，必濟時  
之勝。殷浩何得固辭，與人同樂。則與人同憂。謝安  
正恐未免。其趨承已日，敬仰清徽。觀庶事之當憂，  
豈片言之可旣。事易於暫，而每難於繼。兵貴於恤。

而亦惡於驕行且追臯夔之上風夫豈計管簫之  
近利然今可以論思獻納不可謂之遠臣繼此或  
有謀謨建明是必出諸執事

謝丘樞密

受殊異之知寧俟薦揚而後見卻紛拏之請獨能  
意向之莫搖旣無煩挾貴之書復不事陳情之牘  
是直期於古道之振夫豈徒爲世俗之云喜動慈  
顏誼激壯膽輒紆胷臆少露話言伏念某分無孝  
基必貴之資徒抱虞翻不媚之骨竊攷自脩於平  
日未嘗輒悖於古人其爲學也脫落注牋簡斥枝  
葉擷百氏以自恣漁六籍以爲歸植其志也顧飭  
宮庭激昂氣節頗欲自立於當世不忍苟同於衆

人一生習習四十年十事往往八九失蓋年齒若  
孔文舉已能論薦於禰正平今歲紀如歐陽詹乃  
方求知於鄭相國倘或者有一旦之遇則亦何計  
十年之遲惟每觀今時事勢之難已無復前涂徼  
倖之望弄琴徽而邀月高謝世紛開詩卷以臨風  
靜陶天性唯是戶門責重庭闈望深况內眎儲蓄  
頗不污凡而外量氣力亦復健武悵此日之可惜  
欲乘流而且行奈何涉世多疎受資甚僻方當俗  
好馳騫之地每懷天下深長之思閉門造車嘆未

盡古今之變故臨岐正轍恐復無先後之規模低  
回事機拘攣世法進而拱挹堦除之下大要不過  
寒溫退而雜遝寮案之間僅能相與酬酢初無小  
異自拔常人何所見聞忽勤顧盼期望宏遠教誨  
綢繆問念累及於親輿區處不遺於歲剡凡所蒙  
被莫知自來念薦紙之五番疇不能集獨師門之  
一履寔足爲榮某官孤忠耿於一天雄名重於九  
鼎有若治亂廢興之變已照燭於胷中故凡康濟  
平定之規可轉圜於掌上用而未盡舉以爲疑十

年從綠野之遊。一日爲蒼生而起。惟抱負隆中之才畧。故淵源狹谷之事功。吉甫憲周。資兼文武。姬公分陝。身任安危。敵情最深。終不逃裴度之踰度。戎心雖詐。亦洞知子儀之至誠。片言鎮舉國之浮。一身爲四海之蔽。雖山林夢想。每欲往而輒留。然鼎鼐勛名。終未償而不已。念懸冰之鑑。已非世之可及。况相馬之法。於所閱以尤多。啍啍誕誕者。或取其小才。犖犖沈沈者。又觀其遠器。不以細行廢物。不以兼長望人。唯是天之降才。物亦多類。犇逸之足。或可致千里。曲謹之夫。不能守一銚。故懷尺寸之技者。多挾以爲姦。而乏尋常之資者。又愚而無用。貪者好貨。刻者戕民。迂僻之士。不可語圓機。智詐之人。難與臨大節。浩浩烟海。悠悠塵埃。固應不快心者多焉。姑用半開眼而已耳。宜得茂異少副高明。又况上無公言。下無特操。難於求舉。莫甚此時。夫何兼收訖成。濫取愛之。至故譽之。亦至未免過情。許之深。則責之必深。懼不勝任。外觀美矣。自視歆然。文學徒潤其身。而政事乃及其人。敢不

佩先正之訓行誼旣脩於家而風化可覃於國更當師古人之言是或可勉焉亦有難能者望神仙家三館之地正坐骨凡乏韓魏公四面之才曷應時用顧此事誰與料理恐我公終費安排或洗昏而發蒙或推前而輓後然下之事上猶未見於功業而上之觀下特有取於語言寧知衡聽之差悉自舌端之悞侈談無當馬謖得以惑孔明實論未孚尹緯無以動景畧雖醜蔑以自言而執手然許靖以不言而致身取其虛名夫何殷浩之欺世愛

其實學又如張禹之誤君歷攷載傳類難差擇載念宿昔有意依歸未知承學之方驟拜舉貞之賜竊甚慚於素志終有望於嚴師某謹當書子張之紳避曾參之席佩而勿失依以有行陽鱗魴魚夫旣取大而遺細神龍蝦蟇豈其舍已以從人要當匿光景於無聞抑又付乘除於有數渴如可忍固當師後飲之人事或投機亦不避得時之駕凡昔人之所已致與今日之所得爲雖不敢矯激而取名亦何忍苟容而爲說能分半石髓恐可脫前生



之鈍根濃熏一瓣香。決不墜斯文之衣鉢。

謝雷祭酒

半生學道知有門牆，往歲之官獲親丈席。疇意棲身於郡校，芻覲除目於國師。深原設職之初，端有相維之意。蓋內學所以表外學，而小賢所以事大賢。請因賀燕之誠，併述登龍之幸。某官氣重而無浮色，道長而有遠功。文雍雍而可觀，行凜凜而莫儷。溫厚及物，所至生春。從容在廷，收譽益富。比亦徧更華序，僉曰尚鬱壯猷。抱禮樂之大全，修經綸之昌業。事變周歷，規模浸深。念非登庸，何所宣暢。

持橐籥之柄，斯可鼓春風於一陶。位師傅之尊，乃能舉明主於三代。繫時之望，非公而誰。中外帥言，旦夕企踵。某學不加進，年益見侵，入而勉爲慈親，急養之謀。出則汎觀天下無窮之故，公議所在，元氣隨之。至於薦舉之端，是特蠱壞之一，未足深論。以爲害，要當強力而不搖。平時自保愚衷，不謂適有天幸。凡朞年四削之集，皆諸公一諾之輕。比至垂成，乃煩料理，非所敢請也。其亦有意乎。吾嘗當舉六孝廉，已應貴戚，今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

家倘明公自今堅此心而勿變，則清風所被將何物之不沾。

謝李尚書

受存甚備，久自私恩，期望有成。復形公舉，更得黔婁之壻，竟合浮圖之尖。開其始而圖其終，與之一而繼之二。蒙被若此，稱塞謂何。允惟列科，見號良法。方溫公之首議，實元祐之盛時。至如著述之名，竄爲文章之選。歷時旣久，得人益多。念昔熙寧，廢於王氏。災圖再造，遺制復行。比年以來，初意輒失。

下舉旣濫上視亦輕薦之者非負先進之重名受  
之者非得後來之挺秀寧令此選復重於時念天  
下廣大而多儒惟明公採擇而博取如某者容塵  
無韻根鈍不靈少日讀書自以不至底滯壯年爲  
吏此事訖墮塵埃消磨歲時廢耗簡札學業荒落  
旣不能旋天地而轉三光文彩彫疎亦無以陶帝  
皇而繪萬彙足未涉乎詞章之錄目未睹乎制作  
之庭帑屈馬可得數人作者多矣去潘陸不知幾  
里果何足哉方安寂寞之濱忽辱光華之舉邱牘

至郡僚友謹言時方恍然莫知所自旣閱日景乃  
拜文移使公舉皆不求而得之則天下何有不可  
爲者某官隱若廟廊之望全然山澤之癯焚香繙  
經萬物未嘗入慮引紙行墨一字不以屬人窮通  
此心老壯一日當世有若伯仲列海內號爲文章  
家鳳一鳴而世尚文雲五色而天呈瑞一時翰苑  
悉斂光鉅千古玄機透開關鑰等閑寶唾之落盡  
堪石室之儲薄楚詞而不騷凌子虛而徑度唯聚  
學爲海澄瀾倒影而莫測津涯故吐詞成林嬾紅

曳白而不見，瑯斫欲分膏液，而漬枯槁，故引離膚而灌精深。一言流光，千金訂價，雖龍門俯收於培，井恐溝木莫任於楹，丹然已入山公之品題，當不比宋人之虛券。已作投醪之醉，敢云畫餅之饑。某謹當蛻骨丹砂，掬溜蘭室，糠粃末技，陶育大醇，敬修可爲居易俟命，功名外物，當悉付於倘來。道德初心，端自期於不負，永堅拙守，上荅深知。

其二

縣置一令，墨綬何卑，官有六卿，紫垣采峻，邈矣賢

愚之異，懸哉貴賤之分。顧謂不如，欲舉以代，人言未稱，已慚可知。允惟此法之原，莫盛有唐之世，憲文具在，條目尚疎，不限厥官，咸遵此典，間從下位，輒舉近臣，有以制史而及中丞，亦以郎官而引補闕。寧如今日，悉定前章，必侍從之崇班，薦微臣之賤秩，是爲盛舉，宜屬真才。如某者，骨坐非金丹，徒在鼎，朱顏冉冉，漸移簿書如醉之塵，清夢遽遽，寧到風日不侵之地，徒以倚門之切，不辭歛板之羞。燕雀力微，風輒生於霄漢，龍蛇蟄穩，雷尚闕於天。

門吹噓既後於春工、凌厲或堪於歲晚、憧憧孰問、寂寂自暗、不謂某官至仁根心、盛德無我、匹夫失所、若已實推、一士未伸、惟進恐後、嘗試數南州之士、疇非登元禮之門、至如代已之章、曾未多見、凡昔被公之選、今皆有聞、萬邦黎獻、豈無人哉、四朝老臣、誰如公者、片言所及、舉世曰然、伯益遜于朱虎、又遜于熊羆、夫子不如老農、又不如顏子、孰識聖賢之見、不同世俗之觀、某謹當惟無曠瘼、是謂獻納在猷、畝則不忘於憂國、居廊廟則必志於澤民、不然自樂於山林、亦思有補於世教、愚所期者、但知不負於斯心、公其念之、或使終居於此座、

謝除宗簿

授經周禮、幼聞掌辨之官、拜命公朝、今玷勾稽之選、既虛二次而必求其上、且後一辰而始及其他、視同列以加優、見元工之特異、所慚凡陋、或污清華、伏念某唯賦一寒、遂令多慙、任安迂樸、既懶事於犇趨、吳漢重遲、復耻爲於諂笑、每當退食、惟歸奉親、飽群書汗漫之觀、玩千古興衰之故、頗激昂

於意氣亦睥睨於功名，柰何涉世之道，疎卽人之  
意，少辨不知於非白，說但守於太玄。雖舉世多知  
禰正平，百人何補，儻有遇或如鄭相國，一日有餘，  
龍動春雷，鵬搏秋漢，物固有待，人寧不如。天開千  
歲之逢，公應中興之運，畧玄黃之形色，自得殊真。  
觀陽鮒之浮沉，已知決擇，頃不緣於介紹，今寧俟  
於游談，然他人孰假於片辭，而我公獨察其孤立，  
重恩壓頂，慈顏生春，某官道大而有容，智明而不  
惑，雖格天格帝，已致十年康定之功，而與賢與能，

益懋三閣招延之意，自解不調之瑟，浸開已逐之  
衡，鴈譬燕霜無復雲間之信，犬眠吳月但生足下  
之鼈。景星明而國運昌，腐粟紅而民氣樂，內外一  
通於臂指，洪纖悉就於條綱，方當是時，宜無所事，  
而乃緇衣深好，芝檢頻頒，取之布韋，復取綺紈之  
族，求之位著，又求巖穴之棲，人自靈蛇，山無遺璞，  
藹藹樂生於文國，雍雍悉造於虞廷，而又鑒裁不  
偏，位置無爽，大者既參於帷幄，小焉亦效於馳驅，  
淹洽而有文付之論議，方正而識體任以枰彈，或

膺牧守之權，或授澄清之寄，孰堪一咲，孰堪都護，將帥之才莫欺，某能投距，某能超關，士卒之長亦見，良由先正嘗有格言，謂天之生才如竹之有筍，顧筍方奮，甲人雖復石而使磐然，質已溷虛，終必干霄而直上，此語雖聞於衆口，我公獨得於心傳，彼三吳冠帶之鄉，暨百粵卉皮之地，僻如淮甸，遐若坤維，凡在幅員，咸歸任使，才如可錄，寧問怨尤，人若無竒，難挾親故，毀譽莫行於左右，低昂不失於錙銖，蓋自更大化之初，已有用正人之奏，旣曰

散群而壞植，又云並受以兼容，心同天地之公量，納江河之大，攷輔政歷年之業，皆告君當日之辭，是以下無怨嗟，咸知奮厲，得人之盛，近代所希，上幾慶曆之時，近踵淳熙之世，唯茲簿領，頗預纂提，玉冊瑤編，書一朝之大事，金匱石室，作千載之竒觀，某敢不俯述舊聞，上酬隆遇，然此時鴻筆，豈容遊夏之一辭，惟他日青編，當贊臯夔之事業，獨念某偏親九袞，百俱一心，或於畿甸之區，稍便斗升之養，以國士待以國士報，敢謬爲戰國之言，亦夫

子步亦夫子趨真弗畔孔門之道

謝除編修

宥府萃編四員二省化工特異三月再遷自冗至清以榮爲懼竊惟是職實始本朝由慶曆而命名迨元祐而立額專記繫時之政仍修隸局之條汎眎從來多處名勝如某者道不足以獲乎上行不足以信於人惟知不負於初心或可仰承於異眷竊以觀人之法振古所難夫子或失於宰予姬公不盡於管叔然而或以一言決其終身暫接顧和卽許州中之令僕初蓬裴楷輒稱天下之銓衡或



指此座之當居，或斷吾生之尚見，或一語而知功名之蓋世，或微視而期文章之瑞時，是皆得於論議之間，亦或覘於辭色之頃，嘗竊嘆於是事，不復見於今人。疇知我公獨全此道，伏念某才莫當於八面，氣莫蓋於萬夫，風采無以聳聞，議論不能通達。雖鄧禹有功名之志，而謝安乏經理之才，策蹇三十年，徒行犂犢，騎鶴八萬里，孰指青冥，漫仕斗升，奉親朝夕，少已抱蓬蒿之念，行當尋水石之盟，留我公之顯庸，仰炎圖之再造，層陰解駁，麗日魏

煌，密山之玉策，昆吾之金刀，咸歸獎拔，方壺之神芝，汾陰之寶鼎，盡入選掄，可自棄捐，果蒙收采，銅章再考，俄點內班，玉牒九旬，又洵超授，泰階兩兩，真仰近於相星，公府潭潭，如夢遊於仙館，念所不到，恍若奚從，某官清和兼往哲之風，沉懿有公輔之體，先漢人物，傳家不數於韋平，中興名門，我公獨繼於范呂，姦臣旣殛，朝綱一新，痛塞倖塗，專用皇極，發號施令，孚於有衆之心，登正黜邪，一本至公之道，季珪用而貪墨革，房琯相而風俗清，上焉

以道而事一人下則以身而儀百辟兵與民而均  
惠遐若邇以同恩根本內深精神外愜頃特有聞  
耳今幸親見之競畏恤災講求蠲賦若民生之休  
戚幽隱具知凡吏牘之姦欺纖悉莫遁旣幾微之  
已熟况襟靈之素高豈惟破竹之不畱所謂迎刃  
而輒解萬世治安之策固已建明三邊扞禦之謀  
尤爲周密粟滿野而塞自實兵隸籍而家在邊久  
焉當築而未成今皆屹立而相望而又戎器精利  
軍容肅齊以此固疆殆將摧敵指撝諸將蕩定中

原天或從之事不難者念辱秉記司之筆當盡書  
經武之篇然而職叨列於樞機論竊聞於廊廟漏  
省中之語漢法不容代旁對之言嗇夫可監自非  
信之至篤安能用之不疑然牛倍其芻或反疲於  
羸犗而魚設之網亦何取於離鴻某敢不嘿守如  
瓶思不出位問焉而後對寧勦說以犯嫌退則曰  
無聞敢騰口以爲利至若苟有聞見亦當亟以啓  
陳如懷隱情是孤隆委雖然終恐不勝於任使必  
將自速於愆尤比顛躓之已聞豈生成之始意因

控大鈞之謝，敢伸小已之私。比列朝行，適多偏侍，惟某有母，其年獨高，生於戊申八十有八，求之族黨百無二三，家本冰鄉，日懷雲塢，營釜之日已短，侍履之日尚多，遂其終養之心，假以便安之粟。某欲報之德，莫宣諸辭，嘗因世道之遷，具述人情之變，善柔可喜，徒能附勢於平居，剛峭難親，或可同心於緩急，願保松筠之操，仰酬雨露之恩。

### 謝執政

暮年濡轡，未睹殊功，一日敷緡，亟還舊列，久矣仞牆之去，重茲化治之歸，有心爲銘，無辭可寫，伏念某妄嘗有志，情不自量，所信惟書，初謂古可追而今可變，旣投非玉，遂欲水之北而山之南，忽光華千載之逢，乃特達一朝之遇，援不由於尺寸，拔輒自於尋常，恍若仙遊，嘗來天上，俄焉夢斷，又墮人間，况自引蓬萊之風，寧復近長安之日，拊黃梁之枕，已覺皆非，還赤水之珠，乃驚故在，孰爲此者，豈

無自哉。某官久握政衡，深原治體，謂百年南北未明離合之機，雖一日天人已底和同之應，思汜中興之業，聿圖可用之才，况久矣舊疆，尚使復還於圖籍，則已收下士，豈容輒外於陶鈞，惟吾心素定於權衡，故人品豈差於冠履，念昔年將母，恨已隔於三生，顧今日酬恩，願豈忘於九隕，斯文未墜，此心奚窮，某敢不登白事之堂，思招才之館，驚歲華之晚矣，念志業之茫然，皎日行空，遇不儕於餘子，白水可誓，報敢同於衆人。

謝丞相

粵自徃冬，甫還使節，曾未滿歲，疊拜除書，矧如紙尾之銜，端若冰條之結，孰司元化，稽首我公，伏念某生於沍寒之鄉，稟此嚴凝之氣，少從諸老，雖欲自期於古人，壯困長途，無復有志於當世，望絕觚觥之雙闕，夢遊烟浪之五湖，蓋經百戰以無功，馬亦憊矣，若欲一鼓而作氣，人皆難之，乃大明芻蕘於中天，而沛澤滂流於下地，半世土牛之鈍，一朝鷗木之飛，友朋相慰而誦言，道路旁觀而嘆息，某

官自臯夔而後與伊呂者侔環觀嘉定之規模宛若建隆之氣象蓋中興九十載塊土未還今山東二百州版圖日至一鏃靡煩於力戰銖錢不費於大農獲元豐受命之符鴻休掩古典辛巳明禋之禮祥光燭天牧人屢獻於豐穰太史頻書於大有顧千年勛業已如赤烏之明而一念忠勤更切緇衣之好有如孤卉尤軫至懷謂其自入恩陶行將十載憫其尚墮塵土孰借尺梯雖幸其齒髮之未衰終憐其日月之易逝必也養其平生不屈之氣庶可責其他時有爲之功是以不限尋常用昭隆特聞者爲之興起受之寧不激昂其敢不長懷未報之恩益厲可爲之節彼皆越石也率無厭而負齊相之知當如公哲乎不以仕而畔夫子之道

壬申冬至

隋朝有制肇三呼舞蹈之儀唐室盛時侈萬國梯航之貢矧璧奠肅璿穹之歲而金穰開寶典之年天挺人英慶同國祚某官稟正元之氣叶平治之期靜以合陰陽之和動以應風雲之會金蓮視草

玉案橫麻碧，落天高望五色。非烟之彩，乾元殿下領千官。仙杖之班，某自墮凡塵，心依愛日，鹽調羹鼎，已占梅信之先春。冰漲感凌，更挹湖光而爲壽。

癸酉正旦

帝車回寅，天籟動震，記楚俗懸葦之日，續詩人獻壽之篇。某官翠闥班仙，紫微天近，龍樓風迥，樂聞九奏之音。雉尾雲開，燈映百華之彩。芝泥香潤，椒頌光浮。某偃蹇松寒，稽畱梅信，借一氣薰陶之力，散五湖浩蕩之春。麟鳳來游，玉案遙瞻於瑞謀，貌不動，金爐長惹於祥烟。

交代朱寺正

雲橫墨嶺，陰分同社之榆，日射金門，轡接朝天之騎。乃一官之授受，又此日之後先。天其從之，人所欲者。某官高明而忠厚，敏給而惠和。四海名門，旣舉華於地望。六經正統，更享譜於家承。爰求人物之間，遂列班行之上。頻年趨陛，夙殫父教之忠。一日分符，復在先游之地。悵英風之已邈，乃遺直之未忘。有此象賢，付之便郡。方諏辰而布政，亟改命。

以乘車梅破溪橋好載馳於澤國柳濃禁籞看促  
覲於天墀某飛糝在前匿瑕有待此時執贄姑寄  
意於筆端卽日過都尚論心於關外其爲詹詠莫  
盡形容

### 回交代

心如指斗蓋幾年在君子之旁袖有更書乃今日  
繼賢者之後墮在明月之素瀏如清風之和仰惟  
古人金石之交寔爲異代雲仍之好宣之尺牘悉  
其寸心恭惟某官以五百年名世之才值千一載

難逢之會章明竑偉以養其器峻潔廉厲以方其  
身小試鋒鏖賸有聲價今當謝去肯復留鱣集之  
堂行且召歸卽穩上巢鸞之閣某資薄而難任根  
鈍而不神忝竊一官徘徊十稔憶後圖之莫計賴  
前事之可師秋水芙蓉行且望精神之峻歲寒松  
栢當益觀風誼之高

### 回請舉士人

朝廷重進士之科郡國舉興賢之典蓋將備邦家  
他日之用夫豈爲里閭一日之榮况夫學成而行

益尊實克而名必著。此固自然之理。初非適至之  
逢。伏惟新貢省元。厲志起家。壯懷許國。頃嘗少却。  
今當怒飛行。見發紆深藏。條具大對。陋孫弘之曲。  
學同董氏之奏篇。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  
意以陳者。斯望不淺。吾黨與觀。某猥辱曳裾。更厯  
黜翰。征騎衝梅香而去。勿遲帝所觀光之行。青衫  
趁草色而歸。當致郊外稱迎之喜。

回龔撫幹

玄冥謝去。青煒徐驅。凍解東風。未覺馬蹄之滑。梅  
開北岸。更添詩思之清。方此春時。宜于征旆。正欲  
一介問行李。已驚五色墮珍函。籍甚先施。凜然不  
敏。恭惟某官。如九苞鳳出。而寓宇宙文明。如一角麟  
生。而史冊書瑞。石渠流水清泚。蓬山雲氣霏微。是  
皆神仙之巢。以俟名勝之士。當年爭看。研得廣寒  
宮殿最高之枝。今日共期。著在紅塵風日不到之  
地。某器薄難用。根鈍不靈。方自深倚席之慚。敢例



發無羶之嘆。丹陽門外。當爲三肅之迎。舞雩亭前。尚快十年之讀。

### 回冬至

曉瞻天闕。雲有祥光。晝候曦庭。彩舒美晷。歷七日而始至。萃百嘉而對時。某官德稟陽和。道隨剛長。惟其神而莫測。吏畏層冰。凡所欲以皆從。民懷愛日。人望攸屬。帝祉匪他。某學愧時新。心驚節換。幸一官之所好。悵百里之相望。修履至之儀。已慚落後。拜璜招之賀。所願居先。

### 回程知縣

製錦亡功。未能滿秩。司綸有命。忽拜誤恩。忝冒惟深。吹噓不淺。屬方叢於百冗。曾未奉於尺書。顧屋宗盟。特先華翰。高誼凜松筠之節。英文絢桃李之容。至若儷詞。益慚過禮。中牟課績。已騰尤異之聲。密縣徵賢。行有同朝之喜。

### 回魏少監

退朝花底。嘗同輦路之塵。問訊梅邊。行看仙舟之舉。愧濯纓之在後。辱摛藻以相先。敬觀陳義之高。

伏想論交之屋，某官鄞江秀氣，相國名家，遡其淵源，已漱詩書之潤，見諸盤錯，復高政事之科，中外踐馭，勛庸赫奕，念不見者，滋久，盍遄歸而勿遲，魏闕天高，已新承於雨露，吳江地近，更早聽於風雷，某甫畢三年所期一障，忽拜九霄之命，俾司八郡之儲，優倡劣隨，諒難追於逸駕，告新必舊，庶不辱於前芳。

### 回岳運使

千官拱闕，嘗託好於連厓，列道建臺，復分輝於鄰部，方襃賤而自幸，俄蜚翰以相先，風誼亶然，菁華賁甚，某官奧篇如響，迅筆不休，年少而達時宜，未多才子，機明而中事會，不數新豐，自登文石之班，丕簡嚴宸之眷，踐馭滋久，聲實浸宏，亟正星闈，俄叅樞極，念方漕關中之粟，遂輒爲江上之行，荒碑慨想於前朝，老卒尚談於先烈，趨綠徧千門之柳，正好朝天，看紅飛一騎之塵，卽催召驛，某僅存餘

息寧復他圖甚矣此行茫然後效書來吏部如聞  
鸞鳳之音雲莫江東姑徹鱗鴻之訊

回陳制帥

制垣授任郎宿騰輝玉帳參籌萬里已經於長筭  
紫庭弄印連營就畀於中權形勢增雄威名大振  
竊以自昔荆襄之地實當南北之衝力戰而爭則  
魏吳爲角立之勢相持以固則羊陸有堅守之規  
合此兩路之權爲今一面之寄其任甚重有幾可  
乘必得兼人之材用張復古之烈某官英猷蓋世  
勁氣干霄筆陣堂堂長醜未多於李杜詞壇廩廩  
短齋何有於曹劉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

之會、含香覆錦、小銓疏渥、以通班、帕首腰刀、大將  
趨庭而稟命、兵民輯睦、號令精明、迄成方召之勲、  
入接臯夔之武、其俶聞異數、深激懦衷、愧慶積之  
方修、荷珍亟之已逮、宿好爲屋、日望有聞、安用昔  
人、草尺書而招賚、普當從執事、磨翠墨以勒燕然、

### 回趙鎮江

制閩疇功、名藩宅牧、控吳引楚、一江實護於風寒、  
就日望雲、千里密環於畿甸、地嚴屏翰、任寄腹心、  
某官雅度恢弘、雄材卓犖、銀潢疏潤、偉儀表於諸  
劉、玉海觀瀾、標文章於仙李、屢騰治最、早簡宸知、  
幾年懷經濟之心、一日赴功名之會、舞雞半夜、擊  
楫中流、開督府以總師、奉皇威而敵愾、西陲制勝、  
方圖淝水之勲、北府選賢、更倚長江之重、城高鐵  
甕、日望淮陰、計日幾何、細數淮南之木、收功在末、

須犁老上之庭云云

回癸未前三名

比承迂顧始遂披瞻更塵藻績之篇曲示綢繆之意劃若虹蜺之下飲爛然珠貝之橫陳誦詠以還佩服何已某官才全而氣屋學博而行醇平時自期古人惟涵養之有素一日流聞天下宜聲名之不凡豈知世俗稽古之榮但喜吾道逢辰之幸某偶不遺寶茲獲觀光公孫子務正以言已深慰於吾黨陸宣公不負所學更遠紹於前賢

回丙戌前三名

讀蘇公之論觀仁祖之朝四十二年凡十三勝登一二三之鼎甲得三十九之偉人不至三台僅止五士蓋選拔悉孚於人望故登用不專於科名由是而言得人乃重以今準昔胡獨不然某官學老而才雄氣和而色正惟十年玄豹養霧雨於重山故一日驥驪追天風於萬里充其可至端未易量猥辱臨門更煩染翰凜若寒松之誼爛然春藻之華某嘗試已昏何堪再割獨幸冀北萬群之地猶

識注濱八尺之竒、然昔日杏園常自慙其未至、顧  
他時雲路更快覩於先登。

代求陞陟

服役甫爾、未效毫分、陳情卒然、不知倫等、念前賢  
以終朝而拔士、故通國以古道而望公、推聖門長  
育之心、破世俗故新之論、遂陵彘分、輒露愚衷、伏  
念某學愧師承、訓遺先緒、厲廉勤之操、而耻爲表  
襮之行、懷事功之念、而不萌競進之心、平平自甘、  
赫赫何有、終更劇縣、服貳偏州、適當文制之新、復  
取參承之舊、豈特受約束於下吏、固將觀道德於  
暇時、蓋代聲名、依歸不記歲月、大府條教、犇走方

及朝昏寧知旬浹之間實滿生平之素某官典刑諸老事業六經向來拱挹指撝所謂風行而雷厲今則起居飲食何妨日晏以春溫方當宣暢皇靈灑平宿憤漆胡王之首冰鐵障之山汎掃宮庭修復陵廟百官迎於長樂之驛一人待於望春之樓解帶逍遙鳴玉暇豫永贄無爲之化丕昭不世之功倘於此時不入鈞造則將他日漫隔化樞賜歲月褒表之章應銓部關陞之法顧豈乏揚州之三表然不博淮東之一言雖窶人無以得金而孺子或堪進履待太平於桑榆未移之頃豈他人能望恩光於台星同色之時自今日始

代與馬帥

李將軍之威名亦旣聞矣郭令公之風采行且見之僭陳吞鯉之書少伸執雉之摯恭惟某官家傳忠誼之學袖有韜鈴之篇百萬騎精兵運之掌上數千里虜地在吾目中粵惟金陵寔號天塹復河湟而定關方將圖進取之謀由唐鄧以趨京詎止作安全之計得人足任斯事非公將付之誰雖嫂

大漢乃舊匈奴固已赦而不汝問然問中國得新  
名將自不戰而屈人兵中興之功指日以俟激單  
于一杯之血誰無怒髮之心掃穹廬萬帳之庭獨  
有運籌之畧當再見麒麟之象豈復聞衛霍之名  
某竹節生孤桐心半瘁少年彈劍固嘗睥睨於功  
名壯歲佩韋終以銷磨於日月一官庠序兩換年  
華行趨絳幃之間伏謁玉帳之下久惟虎首燕頤  
封侯之相要是奇才此豈麀頭鼠目求官之人能  
成大事每深嘆於流俗乃甘心於腐儒唯求操筆  
弄翰之工烏睹出將入相之事當五馬渡江之地  
謬典文盟於三鱣講席之餘願觀武備

代上倉使

蟻。甕。浮。沉。何。能。爲。役。龍。門。突。兀。乃。欲。求。知。占。義。命。  
之。屈。伸。係。聖。賢。之。好。惡。竊。以。上。之。人。未。嘗。不。思。得。  
士。下。之。人。未。嘗。不。斲。致。身。由。多。奪。於。動。搖。之。私。卒。  
莫。遂。其。交。求。之。願。還。立。法。之。初。意。掃。末。俗。之。頽。風。  
時。可。言。而。人。不。言。夫。是。謂。之。自。棄。上。欲。擇。而。下。亦。  
擇。貴。於。得。其。所。歸。某。知。有。聖。賢。之。門。頗。懷。宇。宙。之。



志冉冉歲月悠悠塵埃丹砂遠而俗骨難仙春草  
短而饑腸未飽甫脫身於棲棘復屈意於酷錢斟  
酌斗升無復難涯之量沈酣糟粕安知至味之醇  
望清流何啻雲霄對故書幾無顏面非巨臂特掀  
於泥淖則此生終墮於塵埃一紙春風雖已破梅  
花之白九華仙洞尚冀逢桃實之紅諒有意於度  
迷津之人決不惜於畀長生之籙况他人合浦之  
珠已去而我公荆山之玉尚存終於與人而已焉  
必其當我而可矣某官學有定力語無游言容兒  
不形發和氣於脫畧邊幅之地精神滿腹斷大事  
於從容指麾之間巍然忠誼之門隱若廟堂之老  
不負聰明之寄能持刺舉之權凡被薦敷盡由特  
達從當所得却當所拒請者不報與者不求遂令  
宰予朽木之資亦動顏回鑄金之念惟大化之無  
我寧寸莛之不春決意依歸自忘晉粵片言拔士  
公既無愧於古人一節事君某豈有他於異日

代賀蘇提刑

出節內府，衣繡外臺，不犯于有司，已仰好生之帝  
舜，以長我王國，更資式敬之蘇公，付以畫一之條。  
仁哉九重之意，竊以爲郡者九部江之東，封壤表  
延，民風錯迕，若建鄴當塗之鎮，其民務本而少爭，  
如新安桐汭之區，其俗尚鬪而好訟，自餘五郡，畧  
同二邦，夫豪右之吞細民，與官吏之困百姓，茲其  
常也，此乃不然，富民則持州脇縣，而誣訴其長官，  
貧人則負貨侵疆，而干陵其大室，固有不盡然者。

是則抑何多焉。厥今一道之平，有所托矣。如前數者之患，寧足慮哉。恭惟某官寬博而惠和，廉茂而峻整，醇醲陶育，申申故家之風。寬大布宣，循循儒者之治。列宿分躔於天上，福星屢照於人間。謂物情覆甯，浩乎無窮。而吾心止水淵然，何累天討。五用人無一寃，論朝臣列等之功，豈須代日當刑。侍擇人之奏，必合上心。某學淺無津，面慙當講。代去雖無於幾日，不治已積於三年。自讀除書，日望光華之赫赫。亟修亟牘，少伸宿昔之卷卷。

代回林大卿

峙糧論最，部竹疏榮。細柳千營，已飽宿春於淮甸。驚濤萬里，更煩密護於江干。聞望素孚，封圻增重。恭惟某官老成宿德，康濟全才。廉靖持躬，合君子溫溫之度。慷慨遇事，有古人蹇蹇之風。惟朝廷深知其長才，故麾節幾徧於寰宇。念邊功之方起，仰餉事之獨高。雖正藉奇兵，要當百萬騎之精甲。然更資妙畧，亟從十二車之後塵。有詔自天，寧俟已日。某違離未遠，誦詠惟深。姑以徹聲，愧書詞之不

腆但知借潤望德宇之非遙

代上淮西總領

注倚弘深，寵靈超卓。宣王欲中興周室，將還文武  
境土之初。劉晏以戶部侍郎兼領江淮鹽鐵之重，  
儒術行而天下富，正人用而朝廷尊。竊惟治功方  
起之時，必有魁壘非常之士，卽平日施行之事，卜  
他時運動之機，不有若人，何能爲國。某官笑談樂  
易，體局方嚴。六經之間，有格言。自信者篤，三代之  
後，無直道。獨行不疑，屹若王人之尊。全然御史之  
口，時方多事，公不得辭。顧出簪彤管，入侍翠帷。雅

稱甘泉之法從。然比限兔山。東臨榆海。實本中國之故疆。胡爲將軍之去禁庭。正欲令公之示回紇。爰疏內渥。俾宣外庸。雖少遲趣。行有詔之徵。姑以示如在本朝之意。百辟聳明時之公論。三軍喜天子之加恩。簪橐論恩。上固欲以自近。錢穀出入。疇能寬此顧憂。萬竈烟濃。粒粒宿春於雲子。千艘漕至。翩翩結陣於風帆。問桓彞。吾可無憂。知吳起士不忍畔。當如蕭相國。給饗終定於關中。肯若王茂洪爲計。卒負於江左。某徧行宇宙。獨見華嵩。知地足依。夾意來此。一枝烏鵲。消清樾之幾何。萬里白鷗。喜恩波之愈闊。蕭然奔走之困。忽此光華之逢。雖不得挽五石而效前驅。或可以畫半籌而裨末議。陳篇奏記而希薦牘。何敢謬爲空言。扈蹕參乘而還上都。會當紀此盛事。

代上李提刑

學未習而傳。正犯曾參之戒。道得統而正。幸知夫子之歸。遠依數仞之廡。藉有一尺之牘。恭惟某官南州人物之冠。先朝名誼之家。詩書禮樂。獨抱大

全法令憲章特爲餘事粵自依蟾而得藥便當問  
斗以乘槎自作徐飛不爲猛進常賜錦被明光殿  
中留著繡衣番陽江上一散九郡春風之賜又看  
中天促詔之來何日發汝墳會起華林之待半夜  
見宣室不知帝席之前

代上宣撫

彤墀授節紫塞開禾內專執法之臺外制元戎之  
閫名動江淮之草木膽寒沙漠之君酋向非一得  
社稷之臣夫誰兼任軍國之事某官忠精惟一術  
畧無雙筆陣獨掃千人軍特其餘事胸中自有百  
萬甲久矣全模當胡星虜運垂盡之時正忠臣誼  
士思奮之日念昭王南征不復之事孰不痛心讀  
晉人諸陵重修之言猶有生氣有若坐忘犬戎荐  
吞之憤何異甘爲梟獍無親之人是事要必屬公

而公亦以自任。昔也驅車出境，此虜盡在目中。今  
焉緩帶輕裘，竒兵不出堂上。士無定勇，有善將則  
十萬貔貅。地不在雄使，長淮亦百二形勢。顧中興  
實關乎氣數，而此心將格乎神明。得人若茲，何事  
不立。激單于一杯之血，此志已鬱百年。掃穹廬萬  
帳之庭，至公乃能一舉。某濫膺世祿，粗守官箴。未  
卽巖膽，徒塵斗仰。三沐三熏，而奏記少。伸初贄之  
共。百戰百勝，以勞還行。睹中天之業。

代賀錢丞相

中興而來，命相不知其幾。名臣之選，閱史寔難其  
人。竄思如公，亡愧於古。昔在乙卯之歲，始有姦夫  
之萌，昧冒匪材，隕粵敗任。萬事方虞於隄潰，片言  
復動於兵端。百年扶持，一朝破壞。外滋敵侮，內失  
人心。邇州之痛毒方深，沔水之癰疽繼作。人起衝  
冠之憤，勢如累卵之危。搢紳畏縮，而不言。草茅激  
烈，而無補。惟國家亟濡之久，何忠義摧落之後。坐  
閱十年，曾無異議。頗憶往歲，嘗諭以書，謂來契丹

之兵皆以延廣之故，彼聞甚怒。某視若無，忽起公來，殆由天意。某自幕府之既罷，會考秩之，亦登解綬。秣陵假涂京口，適張公之護將，借幅紙以爲容。拜光儀於再見之間，聽論議於數言之下。汎及兵中之梗槩，仍叩淮壩之瑣詳，諄諄憂國之詞，懇懇濟時之意思。所見之人無如公者，退卽以所聞誦之。諸公已而某參選丞歸，閱日未久，果聞偉事，寔出明公，不煩神矛，已授賊首裔戎膽落。始知朝廷之有人，薄海風馳，但見閭閻之起舞，允念此舉，足

垂方來。某官氣勁而色和，仁溫而義厲，有文章而又聽規諫，素富貴而實處貧賤，故能談笑之餘，遂成勛業之茂。然天下尚有當爲之事，而君子每貴圖終之功，顧能言者未必得行之，可以行者恐不得聞也。某宿有經營之志，中多齟齬之謀，百一未酬。五十將至，髮蕭蕭而漸白，心炯炯以徒丹。望我公之有成，匪勿墻之私慶，蓋功名一念，誰獨無也。而君臣大義，如何廢之。念丙寅之秋，下薦舉之詔，濫與五人，之表嘗控一日之私，昔固嘆知音不遇。



焉。今能握造化者誰也。儻有士而不用，公寧拊髀於他時，因獻言而自媒，某則汗顏於今日。

### 代上執政

觀天地之間，陰陽和而萬物遂，由廟堂之上，股肱良而庶事康，坐令九隕之蹤，亦彼更生之造，竊以致身固為不易得時，尤其甚難。孟軻莫任於齊卿，夫子不畱於魯相，獲其位者幾何人哉。至於峩冠公卿，鳴玉殿陛，諫或以為誹已，行或以為招權，有位無時，行道安在。某官以太公釣璜之望，膺高宗圖象之求，作礪之金，百鍊而愈剛，乘國之航，久操而益固，養松栢十年之幹，收驂騮一日之功，自昔

君臣之相逢，每貴功名之來晚，聖神當宁，禮貌大臣，言無不從，事皆參決，既致身之若此，又得時之如今，矧復問望足以聳縉紳，論議足以安社稷，內拊百姓，外威四戎，上使星辰晝夜之順行，下令鳥獸魚鱉之咸若，素懷所蘊，有識共期，太平之功，昕夕以俟，某文場點滂，宦海浮沉，縣綬方更，朝衫濫著，巧外自效，臨遣爲榮，政方田里之安變，乃庭幃之起，正含辛而陟屺，俄會課以陞階，顧軀殘莫任於加恩，殆魄定敢忘於懷德，深惟昔者有感，今茲

頃纏總帳之悲，與睹袞衣之盛，開千載從龍之會，動四方結綬之心，幸際光華，忍甘寂蔑，某宿依壻，叨今幸鈞陶，覺山川日月之頓新，已見台躔之正，與草木昆蟲而咸喜，豫知霖雨之來。

代上李安撫

少常伯之司民，頃綴玉班之末，小諸侯之述職，今依節制之尊，齊戍甫臨，漢符近合，少舒心府，恪有詞亟，伏念某嬾事貌言，安行命誼，寅緣薦牘，點滂周行，簿正大農，承聯外府，備殫綿薄，亡補毫絲，自

詭牧人，乃叨乘障。眷言古栝，允謂近藩。溪山信美，於他邦賦籍已腴。於諸邑垂簾，烟雨寧復夢騷人之詩。滿案文書，徒自笑俗吏之事。急之則徠怨，巖緩之則乏經常。訟謀紛紜，漫名道院。調度鄙薄，真成陋邦。右禿台，左走溫。適當空道，陸須車。水須艦，殆無虛時。斗大一州，簧成衆口。匪私臨照，曷任調肅。某官擢秀大江之西，接武前輩之後。如晏曾之公子，公實兼之。若劉孔之弟兄，人所難者。請違雙關，東護三吳。一封辭彩，仗之紅雲。千騎破鯨江之白浪。萬壑盡歸於紫筆，群盜已消於綠林。雖蓬海山高難久駐，崆峒之仗。况若耶風快看，亟參紫極之垣。某少而讀書，晚方試郡。敢不自力，少償平生。取能吏健決之名，恐非美意。守儒生撫字之說，唯有一心。

代謝舉陞陟

幸有醇醪可均卒醉肯令羊食不及御心上施平  
施之仁下激感恩之報推是心而以往知何事之  
不成伏念某懵不自量妄嘗有志空懷意氣欲爲  
平曼之屠龍自分力能終取桓温之棄馬本乏題  
輿之素望敢嘆日官之又原誰遣此來恃有公在  
伏堦除之下曾未幾時望門墻之高不勝宿志人  
謂晉粵已亦凌競一朝而拔十人雖未遑於精擇  
後至而亦二食終自愧於例蒙某官道務曲成心

存兼善參天傑幹多由雨露之恩涸水凡鱗亦借  
風雷之便粲來褒袞凜若刺芒胸中之長缺然宦  
業安在天下之事多矣世故未諳不屑誨之庶幾  
可耳某敢不避魯參之席書子張之紳高明盡鉏  
密粟求理挈故疆而還宗廟看卽成乎一之功收  
多士而入鈞陶願終在生成之數

洛水集

卷十五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六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致語

建康鹿鳴宴

春日下詔書處處蒐揚巖谷秋風動霄漢人人振  
刷羽翰一登天府獻賢之書游講公堂勸駕之燕  
南則七閩韋布之地東則三吳文物之鄉凡戴堯  
天盡遵周典唯是千年之王氣實爲六代之帝家  
自控長江十萬之師不減秦關百二之勢起一世

明堂清廟之老秉九州繡斧金鉞之權適當大比之時來主賓典之事且問春官羣讖看有此金陵座主無豈非多士之獨榮懸知他郡之難比新貢省元天與一段秀氣身負千人雋聲能賦爲大夫上薄楚騷之光焰明經補高第下陋漢儒之異同幾年結就雲梯今日來游月窟捷書夜至尉辛勤教子之慈親課誦更闌動多少笞兒之鄰父粵有回翔舊舉騰踏英遊家家自握靈珠步步同登寶塔某官百尺竿頭饒一步千佛經頂上三人傳誦

人間縱橫禮樂三千字徹聞天上卓犖聲名四百州要從白鷺清溪却步紫樞黃閣不但秦淮一條水寸波不驚坐令淮甸二十州高枕安臥腹中自有百萬甲筆障獨掃千人軍恩意洽於營屯已嚴武事禮貌優於庠序益振儒風爰因暇時更舉緼禮屈金鼎調元之手欵蟾宮得意之人平時俎豆雍容已宣禮樂詩書之化今日尊壘閑暇更將笙簧幣帛之誠某官列宿應郎官使星臨吳地前朝相國之胄風采自高中興名臣之家典刑故在並

擁皇皇之節，來光秩秩之筵。旗幟精明，賓僚整暇。况坐中有鯨海釣鰲之客，而席上皆玉堂吐鳳之人。舉酒一言，來年三月。太宗伯以姓名來上，新進士蕭衣冠以前序立大庭，躬承聖問。毋如公孫子之阿世，其如韓固生之正言。凡異時得君而行之，皆今日悉意以陳者。又况石城虎踞，鍾阜龍蟠。雙闕崔嵬，大江吞吐。代生人傑，氣稟地靈。老鳳飛來，尚想半山之松竹。靈鼇穩占，猶聞東閣之芝蘭。何止狀元宰相之有人，且復熙寧紹興之近事。勉光

前躅，無遜昔時相期。來春好在魚翻三級，何方今日且作鯨吸百川。氣壓江淮，事光圖謨。幸侍北門之宴，請陳西郢之詞。

河南貢士紫荀詩不比尋常貢士時，一老堂堂強國棟。四筵濟濟瑞庭芝，傳聞屋宇趨璜召。恰與諸生赴詔期，宴罷瓊林如謁謝。請君懷刺鳳凰池。



建康春教

虎城龍阜控長江地勢之雄鐵鉞瑀戈侈太府軍  
容之盛雖在聖朝偃武之際不妨春田蒐事之常  
某官制九州之兵擁七尺之節聲名動蠻貊頃時  
嘗問於度年威重懾單于他日更詹於漢相三年  
管鑰四治戎行百將同心三軍一勇動搖山嶽呼  
吸雷風蛇向敵而蟠隱隱圖中之八陣馬從背而  
出片片面前之六花進若電馳退如雨寂幕府山  
北空餘當日武帳崗朱雀航邊不數昔人麾羽扇

而又適丁今歲一整常須十萬張穉角之弓三百步僕姑之箭熊旗兕甲影搖汴水之波鶴膝犀渠光奪燕山之月士氣益倍日暮未酣然萊公乃出填北門恐不免使人之問使中令若叅決巖廟必令知中國之威某等久窺投壺之歌頗諳舞劍之樂輒哦韻語助喜凱旋

朝來百鼓殷軍門知是元戎肅萬屯殺氣直摧龍尾壘英風遠薄鬪塲村從今吳卒精成勇却看燕兵脆可掀好入廟堂禋聖畧指麾諸將定中原

聖節

乾道盛際夙開夢日之符嘉定熙辰載叶旋乾之度欲獻魯山之曲盡哀嵩嶽之呼恭惟剛健法天清明若日橐弓戢矢陋秦漢之武功履革衣綈躬唐虞之儉德裔戎革面狼子易心形氣叶和清寧並貺五穀熟而人民育三光全而寒暑平米斗三錢端類四年之正觀露囊五日又當今歲之千秋無懷封山黃帝禪亭長見太平之盛子晉吹笙安期奉棗莫量汗漫之期某等際運半千去天尺五

慚無妙語仰奉昌辰

雉尾差參寶扇開，九霞雙闕聳蓬萊。  
霜清法駕黃金殿，雲擁仙班紫玉盃。  
天上剖符初繞電，人間作頌已鳴雷。  
長生紀籙知多少，瓠子澄清一萬回。

王母

奉玉皇之寶篆，有王者興。翻佩女之雲旂，來人間。  
世雖縹緲虛無之際，皆涵濡覆冒之區。遙詹於穆  
之尊，密獻長生之訣。恭惟來從仙闕，下撫塵寰。土  
圭測而陰陽和，宸極正而璿璣運。農祥霽色，景緯  
宣明。天無風而海不波，星連珠而月合璧。時也清  
霜戒曉，愛日烘晴。桃開十月之花，梅綻小春之蕊。  
堯眉誕秀，舜目開祥。爰因閒暇之時，共享太平之  
福。上奉重闈之壽，下均四表之驩。已聞嵩嶽之如

呼又見美門之來謁，臣妾胎身仙骨結。屋銀臺，雖周穆王，張宴於瑤池，間從屈致。而漢武帝塗香於華殿，竟未垂臨。惟真主之應期，寔上帝之有命。故蓬萊三十萬餘里，不憚其遙。而天皇一萬八千年，願先以告。游敷鴻寶，益衍龜圖。

青鳥銜餌海邊來，報道羣仙浴佛回。玉侍雙成開翠箔，雲冠七勝下銀臺。萬年黎角丹方轉，千歲冰桃花欲開。更待丹成桃熟後，却來親奉紫宸杯。

前筵勾曲

百世基圖，光胙聖神之主。九天雨露，恩濃帝王之州。上奉台顏，後部獻曲。

醉蓬萊

望皇都清曉，瑞日祥烟，洞開闔闔。一朶紅雲，映重瞳日月，萬歲山高。九霞杯暖，正想宸游洽，絕塞庭琛重闈。天笑年年仙闕，韶鳳徘徊，蒲魚演漾，鎬酒恩濃。龍蟠建業，玉琢麟符，分付人中傑。奠國安民，持將祝壽樂，作君臣悅。看取頭廳，押班稱賀，明

年天節

後筵勾曲

天容不老，千齡已祝於堯年。地限無邊，四海均聞於舜樂。至和一鼓，萬象皆春。上侑清歡，後部獻曲。

茶詞西江月

歲貢來從玉壘，天恩拜賜金奩。春風一朵紫雲鮮。明月輕浮盞面。想見清都絳闕，雍容多少神仙。歸來滿袖玉爐烟。願待年年天宴。

湯詞鷓鴣天

飲罷天厨碧玉觴。仙韶九奏少停章。何人採得扶桑椹，搗就籃橋碧紺霜。凡骨變，驟清涼。何須仙露與瓊漿。君恩珍重渾如許。祝取天皇似玉皇。

洛水集

卷十六終

洛水集

卷十六

八

程洛水先生文集 目錄

祝版 卷十七

靈湖王廟禱晴

消蝗

祈晴

謝雨

祈雪

諸廟祈雨

謁先聖

洛水集

視目

書



兗國公

鄒國公

社

后土氏

稷

后稷氏

諸廟

洪清之遷葬其祖尚書公中孚

青詞

保安

乙亥天慶三省消蝗

鹽官禱海

祈退

疏 卷十八

汪復求東甲橋疏

贈范甥可起

祈雨

治平寺消蝗

治平寺祈雪

寺觀祈晴

瑞慶節開啓

功德

滿散

文

卷十九

雲溪上梁

玉樞上梁

萬卷堂上梁

壬申富陽勸農

賦

卷二十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仙露溢金盤賦壽 皇子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秋水賦壽李尚書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釣臺賦

擬古

卷二十一



壽皇子

弧南有星  
鄭沆灌

神龜負圖

五言古

卷二十二

三月十八鎖試童子侍其行卷蕭然無事成  
二十韻謾呈同省

勉子姪

揭富陽孝子門

送夏明叔歸建寧

送常世卿歸嘉興

讀史有感

仲冬望日登四顧坡

哭吳范二姊

輓朱侍郎

輓致政呂通議

七言古

卷二十三

高宗皇帝寶訓終篇錫賚進詩

秘閣儒榮堂

代上楊誠齋

辛亥冬交石阻風三日

登紫微崖

於潛佳丞四明人同年友也方此掉鞅百未  
一見而來書羅縷無非歸與語豈醉夢書邪  
三詩見寄亟占數語正之

太上虛皇黃庭經句法十篇壽趙帥

今存其七

郊臺信筆

玉堂晝值有懷萬松

汲井漑田民亦勞止歌以相之

贈毒菴

伐千秋巨木竟梁梅堂

奉送季清赴山東幕府

新舊句

子時歌

五言律

卷二十四

郊祀慶成詩

有序五首

憲聖慈烈皇后輓詩

二首

光宗皇帝輓詩

光宗皇后輓詩

寧宗皇帝輓詩

丁亥閏五月十日回自真聖道坊車中記事

書富陽普照院 二首

紅藥當堦翻 校官試

夜登釣石

輓程給事

輓汪給事

輓范端明

輓吳郎中

輓程樞密 二首

輓宜人趙氏

輓徐提舉

輓蔡祭酒

輓曹監丞 二首

輓錢塘蔡令君

輓王柳州

輓楊提舉

七言律 卷二十五

五十六字庸以告未知野夫者

慶元丁巳十月奉親如臨安宿西菩寺表弟

吳克仁俱焉

二首

用朱經畧韻

用丘樞密韻

作堂六桂之東命之曰桂生取漢人招隱篇

桂樹叢生之語也詩以記之

賀費樞密登下忠貞公墓

流觴西湖用范左史韻

雪

五言絕句

卷二十六

小憇許由亭

喬松

歲暮

三月三日度白際

黃尖敞峯名白際嶺名

戊子正旦賀壽慈宮

二首

粥罷

七言絕句

卷二十七

水 十歲作

甘將軍廟

晚發富池

昭明太子宮

陳時栢

夜雨

築徑

觀史有感

別金陵官舍雙栢

復朱教授 二首

送李侍郎安撫浙東 二首

直廬閒賦 二首

雪霽玉堂曉眺

兩炬並花

脩玉牒官閣子坐屏甚古詰吏亦不知曷始  
數語紀之 二

早入

直廬多暇新綠鬱然信筆 二絕

江上道中瀑布

梔花

朱生論天

爲釣臺作

擁爐

中秋無月

春帖

程掌書

二首

孟夏廿一東作秩然

五鼓夢中作覺而成之

二首

閏九十四

送松煤十丸與葉秀才

出南郊清甚

輓太府丞知徽州韓公

魯國夫人薤露歌

說銘

卷二十八

史說

穎濱古史論  
三聖授受

孟子說

二亭說

汪秀才求墨說

先君六孫名義說

諸孫名義說

范氏四甥名義說

鎮淮飲虹二橋銘

延益齋銘

棣華堂銘

程格之願堂銘

滕縣尉切齋銘

月硯銘

贊

卷二十九

有寫陋質者輒自贊之

王直閣寫真贊

郊祀天光贊

首缺二行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七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祝版

靈湖王廟禱晴

肅惟靈祠、去縣里所某之來此、亦既兩年、而莫知  
有神于此、何異懷材抱藝之士、宅深居隱、而人莫  
知也、夫四月維夏、女神鼓歌以司天和、其風清明、  
物生軫軫、宜也、乃雨爲霖、上霧下潦、穡夫桑女、俟  
命須臾、神其帥先百職、奮發威靈、使蒙谷之日、浴



于咸池、拂于扶桑、午于昆吾、祥光赫曦、彌滿天地、  
間則豈惟斯民實所嘉賴、而神之威靈、繇是暴白、  
千萬斯年、昭報無斁、寧不甚偉、某無似、愛人澤物、  
之志、每切卷卷、敢再拜以私于神、神其惠顧、

### 消蝗

螟螣、蠹賊、均謂之蝗、得陽則生、得陰則藏、今白露  
既降、而濁暑未消、鬱雲猶溽、此蝗所爲作也、入夏  
以來、賴神降嘉、先黍後種、亦既堅好、何物爲孽、忽  
生其間、銛喙如鎌、戕我垂成、神其忍諸、某無狀、切  
自慕於魯恭之中牟、戴封之西華、使蝗不入境、而  
未能焉、至於掃除洗濯、秉畀炎火、豈田祖所能獨  
任哉、惟明神降靈、實終相之、

### 祈晴

頃嘗請雨、今復祈晴、若無厭矣、然握雨暘之權、而  
司民物之命、惟神能之、不祈哀於神、而誰告、矧惟  
今茲、蠶方入盎、麥已覆隴、神忍不加念、而使前功  
頓虧乎、惟神掃除積陰、澡沐新陽、使祥光下炤、而  
民物熙愉、神之賜也、吏之望也、

謝雨

乃月二日以雨請于神，越五日亟垂嘉應，物猶有不足之意也。七日之夕，天地晦冥，雷電皆至，開決河漢，澎湃而下，濡枯吹生，澤流無垠，敢忘神之大惠乎。雖然，一歲之事，今開端爾，繼自今茲，陰不僭陽，不愆，允謂時若，以訖有秋。此神始終之賜，邦民無厭之請也。

祈雪

候應二陽，瑞慳一白，恭承帝命，虔請佛慈，伏願黑風翻旂，素電飄袂，輕掣寶藏，散作漫空之花，普爲涸沙，催起連雲之麥。

諸廟祈雨

農之施功，秋則望歲，今旣七月，垂穎在田，乃至旬時，亢陽不雨，惟神監止，將害垂成，呼翕之間，豐穰所繫，願均遠邇，咸獲流通，豈惟此邦，獨受大賜，俯陳懇惻，仰冀照臨。

謁先聖

大極合德，斯文六經，邑祀爲僭，先儒著明，不佩其

訓胡祀之歆，庶與諸生退而服膺。

堯國公

優入聖域，具體而微，侑食終古，在寢當時，仰止德容，盍克已私。

鄒國公

斯文中興，正統獨傳，異代同心，配此潔蠲，盛服齋明，浩然充然。

社

邑之有社，寔司此土，東風仲月，吉日維戊，土膏方

興，匪神孰祐。

后土氏

昔平水土，下澤上丘，民奠厥居，物生已稠，於報何有，潔此明羞。

稷

民爲邦本，食乃民天，神寔專之，是用吉蠲，相我稽事實，爲豐年。

后稷氏

教民稼穡，蒸民乃粒，豐功在人，千載一日，農田星

明有馨其苾

諸廟

神與吏皆天子命之以爲民而分幽顯之責者凡吏之所當爲者不敢不勉至若水旱疾癘神之所以司諸隱者其惠嘉之

洪清之遷葬其祖尚書公中孚

某竊聞之庸庸者狎表表者折汗汗易全皓皓多缺由古而還悠然一轍秀拔黃石名塞青霄燕雲一疏萬古英標于何卷石寄挾山腰有美令孫出

幽遷喬顧後植屏屹屹巨嶽萬馬千兵如從天落三驛盤旋乃鍾于麓前朝獬豸卓立步廊前高後低昂昂堂堂至是成象乃若圓光右列千筆左排萬戟他日偉人再見黃石歲在丙申輒贊其決旣窆一卮大蜂三至泂酒臨豆如顧如饗咸曰異哉十目所睹厥旣越月如寐如見風骨巉巉衣冠肅肅如慰如謝三揖乃退尤異也盖公言言烈烈千載不磨仰從列聖之在天嘿祐炎圖之千億更流後昆同扶皇極有契如龜跡此銘勒

青詞

保安

十萬珠宮藐在紫清之上，三千金簡流傳浩劫之間。祇按靈科，仰千神造，竊念臣一紆縣授，兩易歲符，農扈豐穰，園扉清淨，匪資眷佑，曷降嘉休。去春昭報之儀，因仍他故，今歲潔蠲之薦，又復愆期。雖戴寬隆，不勝怵迫，輒紆單款，爰卜中元，伏望貝闕雲駢，玉京芝蓋，少回仙馭，一顧熙壇，潢汗行潦，以自消。蓋爲民而請命，霜雪雨露，無非教，願與物以

爲春

乙亥天慶三省消蝗

涸澤三時已被發倉之雨羣飛萬翼尚虞傷稼之蝗方仰蒼於洪私更俯祈於大造伏念臣等代天莫展畏帝實深荷魚宿之澄光嘉生有潤願蛇星之斂彩孽類無遺

鹽官禱海

天相民居奠于下土海鎮坤壖長于百神凡有阡危敢忘哀籲伏念鹽官之境習罹潮汐之蓄闔縣

千廬惴惴爲魚之慮良疇萬頃駸駸淹漙之虞臣食息熏心匍匐請命仰神龍之有位暨水府之羣司監此微衷降之大惠風濤受令寂無衝噬之憂浦淑還沙永賴扞防之固嗣新祠宇祇荅靈休

祈退

富貴世之甚欲或不存焉貧賤士之同差有甚於此人所取舍天則從違伏念臣粗攷古今頗知經理因自量其才力知亡補於事功怵惕不皇俯伏以謂愿辭祿秩幸衍年華此去一封儻遂乞身之

請他年三徑敢忘稽首之歸更期未殞之年益廣  
好生之念

洛水集 卷十七終

程洺水先生集卷十八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喬孫至遠邇行重訂

橋疏

汪復求東甲橋疏

地屬休寧，溪名東甲，合百源而同派，歷萬折以朝宗，遠驅川蜀之車，近走湖湘之騎，旁連交廣，密接江西，凡赴上京，悉由此渡，爭奈春霖夏潦，拍岸浮堤，坐賈行商，姑淹畱於旅舍，羽書駛足，須臾遽以呼舡，然而山東水湍，石高浪駭，畧計比年之事，覆



舟者三，坐令非命之人，爲魚且百，是故某等謹發願心，輒傾中產之儲，首倡千緡之施，顧丁閔嶺，取石萬安，始役三年，哀金半萬，然而插空之石，凡七梁，甫就三洪，覆橋之屋，逾萬椽，未營片瓦，初謂可干於闔境，未嘗請疏於他州，今旣力疲，勢難中輟，稽其終事，必也萬緡，不免亟走中都，僭求一語，然而言輕瓦礫，豈能易寶藏之珍，或者心發菩提，自欲填精衛之海，他日幾人行坦坦，更教千載說洋洋。

贈范甥可起

予之仲姊歸於高平，有子曰震，予字可起，口不絕吟，六藝之文，手不停披，百家之編，汝子暨孫，必壽其傳。

祈雨疏

八蠶方眠，雖惡溽潤，九龍已起，宜現神通，仰絳闕之清嚴，蒼紫宸之愷惻，伏願驅馳神駿，吹動法蠡，願於春夏之交，時賜沾濡之澤，十日風，五日雨，無復愆期，小麥青，大麥黃，訖臻樂歲。

治平寺消蝗

若昔如來曾於舍衛見一大火宅有百種惡蟲狐  
狸夜千蚶蚘蠃蜒方聞畫啜盡成蓮花矧此螟蝗  
害我禾黍言念佛父爲世鑿王伏願發大慈悲現  
大威力凡屬法界非法界一切驅除使有足蟲無  
足蟲悉皆消滅

治平寺祈雪

我聞菩薩昔在祇園頃刻莊嚴彌漫世界散雪圍  
之一尺現寶花之萬重孰閤衆生是依諸佛下白

雲之尊者瞻皓采之如來展堯羅一色之綿開蒼  
藟諸天之飯須彌山上願睹毫光閻浮國中普資  
福利

寺觀祈晴

一雨過時雖民情之易怨微物失所亦天意之必  
矜不勝迫切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念三農之急  
莫如五月之時蠶盎方繰最惡溽潤麥畦欲刈尤  
便晴明乃罹淫潦之灾立見前功之廢伏願捲豐  
隆之旆藏之西郊推羲和之車出之東谷庶令動

植咸被照臨

瑞慶節開啓

明堂配帝，方承錫貺之敷。皇壽齊天，更冀珍符之昇。先虹流之一月，衍虎拜之萬年。恭願契道玉虛，纂圖金籙。冰天華髮，咸歌偃武之詩。香案袞衣，長睹豐年之瑞。

功德

十月爲陽月，祥開五百載之期。九皇首天皇坐闕，萬八千之歲，請壽猶開於華俗。祝休敢後於臣工。恭願永作民極，丕承帝休。雲起泰山，長散九天之澤。日升暘谷，普舒萬國之明。

滿散

霜清猶殿，新騰玉色之暉。香靄梵宮，共祝金剛之壽。大啓諸天之供，普同率土之心。恭願仁覆慈雲，智光惠日。一塵不警，落旄頭於昴畢之間。萬歲爲期，明壽星於角亢之次。

洛水集

卷十八終

洛水集

卷十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十九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喬孫至遠邇行重訂

上梁文

雲溪上梁

封侯起第一日事苦未須忙栽花種竹十年成亦  
嫌太晚已是半生行屋客豈應終欠蓋頭茅重憎  
羣蟻之銛輒蠹百年之樁要須一洗聊與更新雲  
溪居士心住太空身無定着今日展旗山下重葺  
先人之故廬向來垂釣臺邊又有子陵之素約天

教畱此則在此人謂宜遷則又遷不妨且同里社  
之鷄豚也要時訊雲谿之水石金馬玉堂竹籬茅  
舍顧其所寓如何好天良夜明月清風均在適意  
而已下不逮碧瓦浮烟之潤屋上不如綺窗籠霧  
之貴家柳種當門僅此淵明之宅草編成屋或同  
諸葛之廬然而堂上設叢庭前棣萼高有儲書之  
閣旁連燕客之區花藥分畦堂庭有序是亦足矣  
奚其華哉心匠旣成梓人乃命時也農丁告隙霜  
女獻晴穀旦于消脩梁可舉聽我六偉作而一心

兒郎偉拋梁東賜谷新栽百萬松他日危簷交  
聳處霜皮鐵甲盡蒼龍

兒郎偉拋梁西石鼓崔嵬列岫低下有老龍藏  
玉骨千年凝竚度雲溪

兒郎偉拋梁南金魚席帽紫霄間堂名日對思  
親處一段晴雲自往還

兒郎偉拋梁北百萬琅玕森翠直墻垣不隔護  
龍孫長看傲雪凌霜色

兒郎偉拋梁上閶闔晴開天蕩蕩有手能脩五

鳳樓應結雲梯高萬丈

兒郎偉拋梁下坦然心地平如畫不須築屋貯黃金但要詩書長滿架

伏願上梁之後昆蟲無作燕雀賀成鶴髮慈親長見孫枝之茂霜髯季父早膺子貴之榮不論公府茅簷共此溪風山月更願無邊廣廈要令盡得安居

### 玉樞上梁

地據雄奇天開圖畫秀水匯麒麟之谷正宗派龍耳之峯百里南來一川橫截碧潭浸石下遊巢葉之龜寶劍騰空中有藏龍之洞左岫屯雲而行雨右溪搢笏以橫金丙丁乃太微之垣日朝金殿乾亥實貪狼之水澤布天關艮巽四維若城若障坤申二位如筆如旗五六石獅在虎伏龍眠之左十餘魚袋列鼇遊鷗陳之前十里巖扃千春秀氣山君川后護此幾年女媧天皇至于今日雲溪居士

神交泉石，夢遶烟霞，得王屋山匱石之書，不專糟粕，有劉累氏參龍之術，未露鱗牙，乃因暇時，一至此地，千古不傳於鈴訣，一朝拔起於眠龍，乃於戊辰歲之秋，營我先大夫之兆，歲時易盡，香燈尚寒，載洎剛辰，肇建梵宇，選勝青龍之首，恭延白象之尊，魚鼓一鳴，山川改色，先君尉懌，後裔光昌，武列文班，孝家忠國，不負前人之志，勿忘今日之言，百尺脩梁，一時盛事。

兒郎偉，拋梁東，甲卯侵雲映日紅，下有脩魚千萬數，他年一一盡成龍。

兒郎偉，拋梁西，席冒旌旗列水犀，更有雙峯如並筆，分明金榜列名齊。

兒郎偉，拋梁南，天開壽宿丙寅間，酉鷄初唱催朝騎，曉奏離明澤暮覃。

兒郎偉，拋梁北，馬上貴人如拱挹，天然乾亥一川長，盡向丙丁朝玉闕。

兒郎偉，拋梁上，此事端由天所相，要須修德荅天心，更教氣脉騰騰旺。



兒郎偉、拋梁下、俯瞰平疇、雲穉稔、須憐火耨水  
耕人、佛法上乘先施捨、

伏願上梁之後、僧徒清淨、佛法光輝、風調雨順、家  
給人足、要得萬民之安業、永令四海之無虞、我當  
竹杖芒鞋、共此松風菊露、庶與天下佛子、於今永  
結良因、須教黃面祖師、爲我全開正眼、

萬卷堂上梁文

伏以四十年遊宦、顧須自安石屋之居、三萬軸崢  
嶸、猶未有插牙籤之地、况可飽衆腹於今年之歉、  
而又拜天賜於一日之閑、積雨逾旬、新晴一旦、工  
其舉矣、僉曰時哉、聊述散懷、姑畱野詠、

兒郎偉、拋梁東、挺挺南來太華峯、正類當中提  
一筆、垂紳正笏自雍容、

兒郎偉、拋梁西、誰遣三山拱護齊、正枕中屏旁  
兩翼、天儲秀氣瑞雲溪、

兒郎偉，拋梁南，南有三峯碧漢叅，不用撥沙尋  
妙訣，分明象合鼎魁三。  
兒郎偉，拋梁北，列嶂巍巍如立壁，中有天門一  
最高，全似天街馳玉勒。  
伏願上梁之後，蟬不入簡，芸常生香，上觀羲昊之  
皇風，下掃漢唐之陋迹，要令有補於當世，庶幾不  
負於儲書。

### 勸農文

壬申富陽勸農

仲春勸農，非文具也。令到官五閱月，此邦農事大  
畧可見。地狹而人稠，土瘠而收薄，通縣計之，僅支  
半歲。半歲所食，悉仰客販。今日受詞訴，每見其指  
墮農之人，則曰冬田不耕，一枝之桑亦必爭護，則  
此邦之農，不待勸矣。然令尚有所見，請以二說示  
爾農焉。其一曰勸農，其二曰無妨農。令嘗至郊外，  
雖曰田無不耕，而糞田不至，每見衢婺之人，收蓄

糞壤家家山積市井之間掃拾無遺故土膏肥美  
稻根耐旱米粒精壯此邦之人重於糞桑輕於墮  
田况是土色帶沙糞又不至則米不精綻根不耐  
旱此糞田尚當致力也此邦平地固盛植桑然江  
東江西之人凡低山平原亦皆種植嘗見太平州  
老農云彼間之種桑者每人一日只栽十株務要  
鋤掘深闊則桑根易行三年之後即可採摘蓋桑  
根柔弱不能入堅鋤掘不闊則拳曲不舒雖種之  
十年亦可搖拔此種桑之法也低山平壠更當添

種則蚕絲之利博矣此令所以勸農者一也周禮  
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既曰恤貧又曰安富大  
抵富人資貧人以爲財貧人恃富人以爲命貧富  
有相資之理不可偏廢且如近日因舊會通行已  
沒之質已賣斷之田紛紛贖以千萬計令未見虛  
實姑爲施行所當退贖者富人固不可辭所不當  
取者貧人亦宜自反有錢而贖者固舊物之思復  
其間無錢轉假於人者往往皆是或取之於東家  
復賣之於西舍所得不多奚苦結怨縱使贖得未

必能守鄰里親戚顏面奚施若是借錢不如就業或加典或斷賣得田之人亦勿靳吝比之平時多捐薄少與之且免爭辨復免贖去今來寄庫之錢既已在官爭辨未定舊會限迫約束分明未得爲業無致過時徒費爭執大抵貧富貴賤死生壽夭莫不有命命所賦受毫髮難逃貧人當知分定節食省衣盡力耕桑辛勤商販無萌負債之心常思富人濟我急用勿萌偷竊他物之念常思官法壞我肌體富人則又自思曰天之生財爲衆人用今吾乃獨多得焉其可不知聚散之理乎消息盈虛天地陰陽所不能免富貴其可恃哉無過取其利息無侵奪其疆界無包占其畝步無陵轢其愚弱契券必分明無攔典無攔賣無浮租雖是鄉俗必竟戾法洪範九疇其一曰五福五福之中富居其次好德又居其次富而不好德則不能保其富矣所謂德者非以物與人也亦非姑息愛人也德者皇極也皇者大也極者中也大則器度不狹中則好惡不偏不狹不偏則存心近厚皆是有德天必

報應世固有多行不義剝人利己而亦致富貴者此皆氣數偶差而非天道之常故不能久或一世或不終其身甚者不能數年有因奇禍而赤族者傾家者令嘗多見之蓋愈富者所爲不義愈多故得禍愈酷又嘗見積德之家其後必生才子產俊人取儒科登顯仕有爲宰相者此無他皆天以其所施於人者而報之也蓋人雖貧窮皆天赤子人而戕賊困苦天之赤子豈不爲天之所惡哉富者能處其富貧者能安其貧則禮義興風俗厚更能

輸租以時無事追呼差役旣平不須爭糾篤親族之義無恃長而凌幼敘鄉井之好無因財而宜誼小辱必忍小怨勿念無宰殺耕牛無輕生詞訟無鬪毆犯法無唆使人爭訟古人云教唆之報殃及子孫不惟富者可以教子而貧者亦可以讀書如此則爭訟日息田里之人不至官府則可以無妨農矣旣能勤農又無妨農則家安得不給人安得不足哉令生長田野每事不爲虛僞凡所以告爾農者無非樸實可行之說爾農其歸告爾子弟爾

鄰里其相與共行之令不勝猥猥焉

洛水集

卷十九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賦

壬申歲南郊大禮慶成賦

皇帝御寓，十有九載，與今爲再見于上帝，惟王者  
父天母地，尊祖配天，顧已疏於三歲，矧克修於十  
年，我藝祖之膺圖秉籙也，道冒六合，功該八埏，  
儒臣夙咨，合饗載嚴，破前王之陋，揭來世之先，前  
期裸鬯，至日潔蠲，於稷太宗，重華比隆，歲元叶

吉。二祖並崇，列聖揚休。是則是共，感生配祀。  
火正奉祠，興國顯太一之祐。咸平昭五帝之宜，燿  
耀皇文，森羅帝儀。炎祚中興，熙事孔明。偉上聖  
之繼照，顯睿德之升聞。中更孽臣，胡然弄兵。攬槍  
搖空，戈鋌滿地。宮而不郊，禮廢以墜。倬彼元臣，運  
膺泰亨。天子善任，英明不疑。和氣充塞，抃蹈布  
野。年穀豐衍，災沴消伏。日月燭乎幽衢，雷雨灑乎  
寃齒。爾元老兮，以蒲爲輪。爾雋髦兮，復招以旌。拔  
偏裨兮，人自期於衛霍之列。秉圭符兮，家不遜於  
龔黃之名。日月功兮，課中才之士。拘挛脫兮，待非  
常之英。鬱然龍翔，油然霧蒸。用能包藏之姦，天發  
其橐。干紀之夫，神趣其縛。豈曰無幣兮，今泉流。豈  
曰無粟兮，今紅稠。稱鈞衡兮，物不頗。解琴瑟兮，聲  
惟和。天子曰嘻，爾相之力。元臣拜手，我后之德。  
天子不居，薦之上帝。乃稽玉曆，乃練上日。歲紀之  
申，日至之辰。先成乎民，乃及乎神。奉牲以進，博大  
以碩。奉粢以登，有芬其苾。祝無媿辭，天其饗必。時  
也絳闕天低，宮壺漏遲。六龍雷動，千官影隨。原廟



先謁圓丘載祇奠奉雲陽之璧瑞陳宗伯之珪露  
凝冰簋雲飛寶彝虞豆夏蕨鬯酒象醜肅肅乎觚  
壇之靜洋洋乎英莖之遺龍章兮袞輝玉采兮旒  
垂天容兮雍愉天步兮委蛇巨工巍峩環佩參差  
玉鱗金猊燔燎煙霏神光若交對越靡違永言配  
命流慶丕基禮成樂諧人神以熙宗卿奏畢殿監  
授衣已乃輅車樊纓龍旗日昇清蹕警嶽周盧敝  
星登龍翳芝蛟蟠螭騰鸞驂豹尾黃鉞金鉦月卿  
按節九軌塵清乃御端門乃宣巽澤陰山瀚海杳  
無垠域頌聲滂洋流祉融液此人之和也六花先  
紛前星澄彩寒氣霽嚴晴光散靄數點灑空適當  
肆沛此天之和也天人並和曆數無疆天子萬  
壽元臣作朋靈監觀下方外慰寧答天閔休宣烈  
斯人益彊不怠吾相吾君丕休哉唐虞鳴和明良  
載歌惟唐有臣亦賦南郊矧伊我朝文學成林鋪  
烈揚芬寧遜昔人望雲章之玉冊想翠鸞之芳塵  
是用作歌憲世千億宣之樂章刻之金石

仙露溢金盤賦壽 皇子

日躔角宿昏牛旦觜適與月妃合于壽星此仲秋之侯也商精之君曰少皞金官之臣爲蓐收此素帝之所以次於炎皇者也銀榜輝輝銅樓隱隱前星帝子之宮太嶽天孫之宅畫堂甲觀拂丹桂以飄香長坂猗蘭散清香而結佩是以若木分暉天津澄浪太師吹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當戶右光浮仙露於金盤日映彤雲於寶帳坤合大和天噓一笑得非今日之令辰而皇家之大慶歟至若

躬蘇融之忠孝，飫王褒之禮詩，寬仁秉德，未詭前  
芳聰哲，照人有光，徃謀千官，熙愉四海，依詹菴夫  
落雨銀鈞，東阿擅筆，搖山玉彩，龍翔飛章，又皆其  
抑末者耳，丕休哉，朕膳五朝，問安三至，餐道沐德，  
崇師禮傳，侍含元之萬年，閱金蟬之千歲，猥以寒  
姿，寘之末綴，父天母地，幸逢震一索之祥，日光月  
輪，請獻樂四章之義。

金華仙伯賦壽喬平章

八月九日之交，沈宕氣清，天宇澄穆，於是紫陽宣  
平，駕輕風，衝薄霧，下子陵之瀨，入桐君之廬，膝行  
稽首，順下風而請於金華仙伯曰：恭惟仙伯，真坡  
仙，所謂絳闕雲臺，總有名，應須極貴，又長生者也。  
仙伯曰：何哉？宣平曰：十年以來，有大勲勞於王室，  
四方以寧，六氣以平，建平章之隆名，冠輔弼之儀  
刑，得非超然獨出於雲臺之上者乎？駸駸期願，帝  
又錫齡，還童神爽，躡雲步輕，肩可拍於洪崖，袂可

接於廣成，又非隱然翱翔於絳闕之間者乎。仙伯  
輒然而笑曰：子亦有聞乎？宣平於是仰而栗，俯而  
慚，乃再拜。又前曰：區區蒙昧，居歛之陽，餐霞飲泉，  
兀兀窮荒，至德要道，莫睹端芒。恭聞仙伯，起石爲  
羊，祈少賜於刀圭，或可脫乎塵滓之場。

秋水賦壽李尚書

森兩間之物萬，惟五物之莫京。上騰乾端，五緯粲  
呈。俯列坤維，五方奠名。金石播諸，五聲順成。黼黻  
昭其五色，有瑩贊元功。參至化，利用群萌。於是則  
爲五行，考混沌之未鑿。惟二氣之堅凝，有氣則有  
水。故曰：天一所生，則知水者，是爲五行之啓征也。  
震下坤上，其卦爲復。日離南斗，泉發幽谷。體生於  
冬，用見春夏。正養於秋，至神不化。詹彼銀潢，澹乎  
午夜。相彼兌金，接乎夏假。則知秋者，又爲水之靈。

舍也。繫人之生，五行肖形，英英我公，得水之精。由西江入彭蠡，徑益浦，背震澤，又折而東，茫洋濛濛，與沱潛河漢爭先後，校疾徐，已乃搏扶桑，浴方壺，渾天形以中涵，噓雲氣而直上，夕月同光，太陰合象，與海爲一，莫知其狀，此蓋公之德業無涯，而勛名鼎盛者也。鍾河漢之清以爲氣，貯滄溟之浸以爲量，斲不息之體以爲德，賦無方之形以爲智，感回瀾之勢以爲文，灑不澤之潤以爲仁，則得一而正，至精而神，安得不與此水也。後天而不老，先天而固存哉。雖然，人固非魚，魚亦忘水，縮之一勺，不見其膠杯，散之八紘，不見其滿渌，河伯不慊於無餘，海若無夸於多美，獨不見潮乎，澎滯沸涓，蟠吳捲越，汝平液息，萬里一色，變化翕忽，誰窺以臆。四海旣澤，歛而東湖，初九潛陽，乃坎之精，此則公頃年對使者之辭，而穎濱亦謂四海水同一濕性者也。厥有人焉，分井之泉，克金資養，離日爲明，不爲任公子，而釣于東海之濱，目不存乎鯁鱠，鱸有取於鯢鯨，公其賜之若木，露英庶幾汎渤澥而浮

滄溟以問乎河漢之津。

四明洞天賦代壽何中丞

八月之秋，璿穹浸高，幕府晝長，文書亦靜，聊假寐以憑几，湛午日之在空，習習乎如醉，露英飄飄乎如乘赤螭而御剛風，歷十洲，過三島，海王戒嚴，雍觀不怒，舒徐般薄，於二千七百里之遠，遂至于三神山之上，於是排雲障，叩丹門，前方壺，後赤城，貝闕龍蜚，玉除虎蹲，燦赤崖之木石，紛瑞壑之瑤琨，飲東方之清氣，視太陰之吐吞，仙官佩環，威容甚溫，安期降謁，偓佺導前，問公安訊，官今孰尊，起經

綸於一念去清都於許年布武蓬山褰裳諫垣下  
瑤池之旌節鎮四明之洞天曾未及對忽有頎僊  
左持朱果右酌金觥鼓瑟鳴球鸞鳳飛旋白羽一  
揮玉虬蜿蜒子其歸乎爲吾一言風雲千歲上帝  
隕祉入綿邈廓之圖外刷幽燕之耻然後封泰山  
禪梁父舉萬年之玉卮相太平之君子還如傾年  
領袖仙官集真人於斗柄朝北帝於天關言于于  
而未畢夢蕭蕭而亦起夕陽挂山明星浴水望靈  
瑣以茫然庶憑辭而致喜

釣臺賦

予與客泝富春之流入新定之區舍舟卽山將遊  
乎嚴子陵之釣臺客曰詩詠考槃易嘉肥遯洗耳  
波長嚼薇味在或荷簣而歌或濯纓以喟或彈比  
窓琴或負南疇耒或逃去無名或歸來適意或託  
以酒狂或隱以詩真或膏肓泉石或生死絲綸今  
昔之士何啻千百輩卒與微塵斷梗以俱湮而子  
陵標榜獨到于今耶且吾與子幼而學壯且行之  
莘野磻溪翻然來思而又烏取乎隱者之所爲乎

予笑不荅，客亦不言。遂相與攀蘿側足，登乎釣臺之巔。拂蘚磴以危坐，訪幽蹟以遐觀。壁立巍峩之石，下接魚龍之淵。險萬折而忽平，逼象緯於曾關。其旁則重巒複嶂，氣象紆環。雲魂霧魄，棲合其間。鳥啼晝靜，泉落涓涓。古藤曲蔓，陰森夏寒。怪木千章，夭矯龍蟠。幽壑噓風，空江浴蟾。其下則萬頃寒濤，回伏奔翔。擾擾曾波，三軍騰裝。川君怒靜，素練拖江。日薄沙晚，風帆浪檣。一徑接溪，草綠汀長。維時秋也，快清風之颯至。喜晴天之開碧，瞰危崖而笑語。起老蛟於淵蟄，頓足望乎八荒。使人飄飄然而氣逸。於是解觚酌酒，晉醉于先生曰：「嘆哀平之不吊兮，人人嚮漢以求官。與天子有廬江之素兮，乃老百年於釣竿。山林鼎食各有意兮，未易論古人於形骸之間。既而與客醉臥于石，舟人驚報潮來船發。」

洛水集

卷二十終

洛水集

卷二十

十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一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擬古詩

壽皇子 弧南有星

弧南有星，應期也。他非無時，必於秋見焉。其星有六，一曰老人，磊魁晶熒，歲有常期，見於秋分。秋分維何，天高氣清，玉蟾吐輝，銀漢無聲，澄霄一色，萬里雲平。此時候之出丙入丁，所出之國，政化和平。人生其時，既壽且寧，矧復前星，以及子星，與之並

明天啟休期，應期挺生。

神龜負圖

神龜負圖，萬世先也。道原有始，道統無終。要其統以遡其原也。太初孰元，渾淪蒙密，瀰漫宇宙，一氣沕滴，孰知是時，無極有極，天高地下，人生物出，疇雖未分，易雖未畫，行乎其間，充滿周悉，炎黃啟序，姬孔挾機，陶爲泰和，數千其期，寫爲六經，萬言具垂，太史變法，漢唐續維，迄于我宋，皇皇巍巍，百代以下，上接農義，畏天若臨，眎民如傷，消斥姦佞，登

崇雋良，急將寬兵，我武維揚，選牧與部，仁風以翔，節用裕下，根深本強，身修國治，綱舉目張，由經而史，自皇而王，以暨我朝，同此一綱，天賦高妙，學力深詳，上而河洛之圖畫，近而我祖之憲章，貫千古於旦暮，歛一心於混茫，大哉斯學，夫豈經生學士析解章句而已哉。

鄭沆灋

鄭沆灋，葆天和也。皇穹發靈，炎圖中興，南呂調儀，運叶千齡，金相玉質，虎步龍行，親師問道，日進月

新以是事親，忠孝一忱，以是格天，昭徹一心，人之  
忠佞，事之幾萌，至則能斷，舉無遁情，夫是以清明  
在躬，志氣如神，綿綿若存，爲天地根，非道之外，他  
有長生，又况秋飲沆瀣，宵見南極，風雲叶和，海邦  
寧謐，楓宸椒禁，兩宮怡愉，忠厚所根，仁浹閭閻，願  
壽多男，洋洋康衢，天賜玉卮，人歌紫芝，磐石蘿圖，  
維熊夢奇，孔蔓且碩，時萬時億。

洛水集

卷二十一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二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五言古

三月十八鎖試童子侍其行卷蕭然無事成  
二十韻謾呈同省

旬雨埋青冥，今晨浴新陽。老紅墮萬劫，稚綠羅千  
行。葉碎青槐古，條淨紫薇香。去歲護篋管，今年已  
蒼篋。右史窓前竹萌，余去年翩翩鵲引雛，伊優雀  
護之，甚至今皆蒼竹矣。繞墻有象咸熙愉，對時多慨慷。門外車馬喧，省中

洛水集

卷二十二

一

日月長，要之非大快。大快在滄浪，滄浪興何窮。風帆十丈檣，明日酌巖君。自巖入嶽浮丘蔚南翔。浮丘飛升於嶽之黃快馬抹青山，恍入萬松莊。先廬山中多老人，雪巔更看龐。持酒相勞苦，兒童紛迎將。小卧聽雪塢，以下皆山中景物。徐步堆雲鄉，玉界梅萬本，煙海杉千章。三峽桃源浪，九夏冰巖霜。危橋跨長虹，曲水飛輕觴。兩日足可周，百年事難量。送客出松關，壯槩設門旁。揮手謝世人，從今永相忘。

勉子姪

外物不足恃，翻覆百年間。唯有萬卷書，可以解我顏。男兒貴立志，達人得大觀。百川日夜流，與海會波瀾。丘陵安於卑，寧復望太山。方當少年時，髮齒未凋殘。聖賢戶庭闊，人人可躋攀。謹勿隨餘子，碌碌走丘樊。

揭富陽孝子門

去年何明正，有女方笄年。母病偕幼弟，奉佛祈病蠲。旣蠲未全已，剖肝代蘭荃。今年盛立壯，二子亦奇偉。兄肝起母病，弟復先割股。人生貴男兒，愧此

簪笄女。峩峩儒冠弁。愧此田家子。予謬爲令長。冥  
愚化不宣。彼直天性厚。或以上澤覃。勞之緡酒廩。  
重爲此詩篇。揭之旌其門。觀風盛采旃。旣以勸邦  
人。庶幾風普天。

送夏明叔歸建寧

頃與君別時。君願未生髭。芻芻二十年。驚見紫髯  
奇。相逢不相識。眎刺乃得之。尊酒出文卷。芙蓉陰  
未移。白露團虛簷。素蟾墮寒池。胡爲於此時。與君  
又語離。自言甘旨急。毋失舊館期。丈夫屬有志。富  
貴無定姿。願君勉自力。上以慰親思。明年寒鴈來。  
殷勤寄書詞。爲報秋風高。吳仙得桂枝。

送常世卿歸嘉興

悔作唐山來。山深交友絕。相逢忽相得。乍見乃乍  
別。嗟此冰玉人。寒梅疎帶雪。曾次羅文奎。筆底耀  
離纈。朝家渴英雋。結網仍高設。行且收殊科。勉哉  
嗣先烈。一編忠義傳。姦萌嘆先折。千載懦夫魂。脆  
骨變奇節。識此吳中奇。復幸拜前哲。何異魯國人。  
一朝獲雙珖。晴雲起芝田。東風催啼鳩。慈庭有近

書明朝動歸轍。新抽草可茵。微露花堪折。相思復相思。後夜天邊月。

讀史有感

俗士貪芻豢。喜充黎莧腸。幽人樂清曠。要前塵土裳。嗟予別松林。吳砧九換霜。困復不知歸。念之汗如漿。

仲冬望日登四顧坡

往哲有清言。晉人未為達。此身皆假合。既散安用鋪。大音不在絃。琴亦安所設。當時逃酒徒。往往畏

侵及豁哉桴海時。風濤任興息。

哭吳范二姊

嘉定庚辰持節吳中冬孟三日得仲氏書以伯姊訃來數語寫哀未有東山十載相從之句庚寅七月十日閱故書見之六月四日仲姊一疾不起因思庚辰至庚寅恰十年非識乎故泫識之

逝者如斯乎。翩翩北飛鴻。鴻北來歲南。人去亾回蹤。庚寅仲姊去。庚辰伯姊空。千里不一見。血淚迸秋風。自餘只一弟。畱守先人宮。我已日崦嵫。安能久轉蓬。束擔其歸與相從。十載山之東。

輓朱侍郎



卜宅從先壟，駕言練日良。飛蓋驚玄駟，古柳被龍  
幌。按轡且徐驅，聽歌薤露章。憶昔朱峯僊，浩劫思  
陶唐。貂蟬換羽衣，翩然來帝旁。西車極岷峩，南佩  
窺瀟湘。高牙開桂林，瑞節照襄陽。多少經綸業，春  
風散入荒。歸來不言功，低簪鴛鷺行。一朝侍甘泉，  
天涯方對敷。堂堂山立姿，九尺鬢蒼蒼。胡爲勇不  
留，瑤宮去路長。夫人有令德，威鳳趣歸凰。輪摩同  
入道，未忍遽相忘。春天少無際，春花堪斷腸。祇今  
楓林崗，雙玉一時藏。西南多甘棠，日暮人淒涼。風

月三千篇，爛爛光生香。佳郎與快婿，門戶未渠央。  
三者無一憾，嗚呼公不亾。

輓致政呂通議

營築未休甬，曉夕留松區。忽聆載輻車，歸自杭與  
湖。冷雨澁不晴，山徑淖如塗。間關五百灘，轉軸上  
雲衢。純孝格玄穹，安席若平鋪。憶昔祖慈親，六月  
暑方徂。奠酒雖百壺，練溪焦釜枯。今日遡長風，辛  
咀諒一如。維公有賢稱，靄然溢粉閭。千金手不售，  
其鍾後人乎。夫昇此石窳，指顧卽吾廬。且復愆以

平萬家守者居甚欲一引紱山寒阻前趨黃羅金  
紫峯送目但躊躇

洛水集 卷二十一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三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七言古

高宗皇帝寶訓終編錫賚進詩

紅雲一朵金爐煙，黃傘亭亭午漏傳。龍床猶御金華殿，方進羣儒讀寶編。編中並載神堯語，三十六年真復古。祇今安用讀遺書，卓然已復光前緒。

高皇當日濟艱難，猶在經綸未備間。今日山東河北地，百年羶去一朝還。更有祖宗傳國璽，琢於

元祐隆平際，玉光射日篆雲飛。今日煌煌登寶几。  
高皇一笑在天靈，神孫今日再中興。賜與千秋萬  
歲齡，甲兵洗盡年豐登。羣臣尙或呻咭畢，微臣但  
拱切頭立。芳筵華秩及龍媒，亦拜聯翩自天錫。更  
憶先朝徹講餘，有臣曰軾感恩腴。願對紫薇花  
影下，試草招來賚普書。今也梯航慕中夏，無復更  
待招來者。微臣但摩千丈松，敬賡吉甫中興雅。

秘閣儒榮堂

天狼騰騰照單于，怒麕抗嶽于上都。松漠城高沙

萬里，其下穹廬育此胡。皇仁配天覆中寓，西垂北  
際杳無區。七十年來軍事絕，謀臣猛將皆丘墟。兜  
鍔摧剝土氣蝕，塞馬不鳴秋草枯。祈連山下安穩  
卧，歲將金帛自膏腴。文儒申申武士墮，先生奮臂  
一長吁。當時顛末誰能記，家有中原孤臣書。吮血  
爲墨膚爲紙，驚風吹到玉蜚除。誠通精寤動乙覽，  
天經地緯開廟謨。手援神矛截河漢，中天真人正  
握符。蛇龍螭虎雜萬騎，庸蜀荆楚從吳車。皇旅如  
雷鉄嶂碎，汴水沄沄汴風噓。尺檄夜傳三秦定，侵

田歸魯在須臾，向來孽霧漲北極。羲和一旦晴光  
舒，頓紘提綱無虧闕。澶漫萬里宣皇圖，怖威報德  
永無畔。施令酬功偏裨俱，上下兩間皆叶序。天錫  
皇壽天齊驅，炎精亦曜暢大鈞。天祐皇業卑唐虞，  
金石並奏告清廟。圓壇紫氣靄堪輿，丹門宣赦傳  
天下。百萬頌聲流康衢，此時此書方策勲。先生憂  
國榮有餘。

代上楊誠齋

杜陵已醉老坡仙，生後百年恨不及。那知開眼大

江西突兀見公正，冠幘凜然清風不可攀。千載懦  
夫毛骨凜，暇時畧吐胷中雲。坐使九霄成五色，未  
辨執樂三千指。不計酒材七百石，落然收寶入丹  
田。歸省廬阜千尋碧，那知城裏住相如。但信城東  
有太白，一時餘子皆鷁退。家有諸郎傳正脉，世塵  
手劫都磨盡。獨有詩緣渺亾極，天欲留公在世間。  
管領風月長爲客，彩鳳一鳴天地靜。安得微吟容  
晚出，巨止青山吞澤芥。許投頑石博拱璧，先丘宰  
木已參天。幽碣未刊但惕夕，魯山四絕先李文。誼

貫幽明光存歿先生匹素不可辜儻得烟雲生勃  
鬱化爲匹錦投丘遲磨鈍爲鋤希萬一要。是人貪  
常熟書非關買菜復求益詎敢限字如昔聞小大  
當唯意所適庶幾挂在露寒堂琅然一讀意一釋  
不須點白鱸松鱸解衣卧聽歌赤壁

辛亥冬交石阻風三日

陰崖老虎殺氣驕一噫三日攪沈澍日寒不焰雲  
飛逃乾坤蟻轉東南高疾勢已作奔天濤餘威猶  
捲少陵茅魚鼈怖死蛟龍號舟中性命如鴻毛起

來危立大江臯白沙黃塵紛驛騷徐呼風伯入萃  
蒿指撝八極建六鼇翁張橐籥吾誰曹太平之風  
不鳴條

登紫微崖

富池大信江千里三日醉卧烟蓬底曉來推蓬登  
斷岸因憶牧之呼屐齒九華隆隆闢天脊微雲低  
度差參是百喚牧之如不聞剝脫塵痕見文字今  
年十月天未霜木葉留露光疑疑興亾風流不可  
論蒼松怪石還如此我今與子陟層巔酌酒賦詩

云樂只。後來誰復是。牧之。斜陽歸路芙蓉水。

於潛佳丞四明人同年友也方此掉鞅百未  
一見而來書羅縷無非歸與語豈醉夢書邪  
三詩見寄亟占數語正之

世人眼見真蓮少。真蓮却在玻璃沼。浣花溪水入  
銀河。何人更識月皎皎。謫仙不見見梅粧。荷稠塞  
作芙蓉裳。黃龍乾葉何年墮。維摩雨華昨夜芳。真  
花真詩元在眼。要須心地先清涼。不然瀟湘水清  
寒。磯月沙平水晚露低昂。勸君休問張子房。鑑湖  
十里藕華香。天駟超河夜未央。胡爲自同太白光。  
何時握手論行藏。江東雲暮天何方。

太上虛皇黃庭經句法十篇壽趙帥今存其七

太史告春纔五日。東風昨夜傳消息。斗邊一星下  
南極。飭以貂蟬扶社稷。更昌斯文開民則。

其二

去年曾說冬。菹綠今年蓼。甲春盤簇。綵花金勝相  
輝屬。五色班衣佩蒼玉。先奉庭幃千歲祝。

其三

莫辭金醖十分斟，邇日星郎寵數深。庭前桂子更鮮新，鰲頭早晚貼塗金。公亦綠殿峩華簪。

其四

漢列土宇封同姓，唐擢宗英持國柄。我宋膺圖臨海鏡，參天杞梓仙源盛。蕭敷艾榮何足訂。

其五

向也何幸識仙翁，玉粟春明盛德容。又常一再見阿戎，神情穎異機生鋒。公家流慶無終窮。

其六

明年天使九街馳，御茗名薰宣玉詞。更敕儀鸞餉壽卮，我有新曲名紫芝。會當獻之鳳凰池。

其七

喬松落澗節輪囷，詩書萬卷終經綸。日華隔霧光難晨，公獨知其墮凡塵。何當一爲問大鈞。

郊臺信筆

江天欲雪未成雪，推出雲頭照霜月。此夕更長不可辜，何時百萬人彩廬。幾年長涎一車麩。輸他獵奴，飫生肉也。須龍伯坐鰲頭，却看沙磧卧鰕鱖。



玉堂畫值有懷萬松

鷄籠峯下萬松山，甲有游民天地閑。左架虹腰上  
玄圃，右騎鰲背度。關幽壑，流泉噴三峽，袞袞桃  
花翻浪雪。兩山對峙，屏開媽紫肥紅，仍炫白，十  
里松風百擘琴。丹書一，卧殘春，何人共結無生  
社。冉冉青蜺下玉麟，九華天兀匡廬禿。幽深全似  
入盤谷，懷山一夜鬢如霜。畫作烟圖入洛陽，玉境  
那容凡骨洿。急草天章訊歸路，磨松琢石歌太平，  
亦表微臣報國恩。

汲井漑田民亦勞止歌以相之

短綆長餅高下飛，老農雨汗紅淋漓。夜來雨意已  
垂垂，一事不成風又吹。決破玉龍太清池，滿浸萬  
頃碧琉璃。

贈毒菴

高座不知甚面目，當時喚作尸利密。要須勿負此  
標題，更向托茶山頂立。

伐千秋巨木竟梁梅堂

二木盤根三千秋，萬斧過之無敢跡。今辰有梓號

國工朋曹十數來睥睨，爲言此木難斤斧。上有蟠龍下伏虎，莫教驚動萬年枝。掣電轟雷三日雨，直須作法起南風。號召百神同力扈，昂昂頭角向梅堂。五六鎮星來作輔，坐令國勢鞏蘿圖。萬歲千秋奉明主。

奉送季清赴山東幕府

黃雲銜雪天模糊，有客飄然出上都。青絲絡馬銀兜鍪，紅錦鞵弓金僕姑。劍光壓匣照路隅，帕首百騎前訶呼。不知客本山澤臞，今胡爲者意氣麤。自

言有將新孫吳，我欲與之同滅胡。嗚呼！亾胡豈難且。病兵怯將自逃遁，胡不觀昔我藝祖造中區。以兵爲國垂洪模，河北河東義勇徒。二十四萬鼓應枹，中興益振尺五符。世忠淮左聚熊羆，劉錡淮西貔虎俱。上流岳飛彎天弧，金陵張浚罷搏狐。單于臺下雖寬誅，采石山前已斷顛。邇來殘虜尚窺窬，門內羣寇更睚眦。胡乃腴剝及其膚，豈止牛羊不求芻。我欲別幕飛於菟，十萬一屯淮之區。技閑器利整平居，幟明鼓震蒐彼廬。精神所折虜如無，而

况山東羣盜乎。五符儻缺，听其虐。十年且盡一賦租。斬然折畫，勿牽渠。他時混一更新圖。偉哉玉帳得通儒。君復碧油吐良謨。凌烟豈一貂蟬與。

新舊句

憶昔丙辰還親旁，恰恰先春社三日。社日侍親行，交源紫蕨兒拳森玉立。是日天明風氣柔，入自交源茗源出，迤邐又復至前山。涉澗還家日將沒，慈親意在營一丘。卷卷欲於近舍求，當時議論悉未定。那知今作汪潭游，汪潭去家正五里。百里來龍

於此止。

至此七韻不記甚年作壬辰秋孟中沐日足下一段

龍止水亦止。清

潭窈無底，寶劔秋空橫。秀峯春筍峙，最愛了角羊。艮木之印鄉，長生亥水來朝丙。千古長溪流不盡，雍容冠佩紫薇垣。壽星更出丙丁間，神游旣安後。昆福賦此銘章皆寔錄。

子時歌

順數方來兮，遡而上之洪荒。今不必短兮，古不必長。地有時而玄兮，天有時而黃。知靡草之先秋兮，又當知喬松之傲霜。知滄溟之連山兮，又當知大

華之有長江、朝云西暮云東、今豈期悉避乎陽光、  
入濛汜浴虞淵、今又孰知其扶桑、吾烏乎而折衷、  
今、但當付萬化於茫茫、

洛水集

卷二十三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一十四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五言律

郊祀慶成詩

有序

臣仰惟 皇帝陛下躬上哲之性，遵 列聖之  
謨，穆卜新陽，昉嚴大報，天地合饗，祖宗並崇，晴  
光映於祥光，冬夜溫於春夜，燭花如綴，蕭烟不  
搖，頌聲流乎天衢，英風薄乎榆塞，臣待罪翰墨，  
幸列侍祠，懿鑠鴻休，得所親睹，謹撰慶成詩五

章述大典也。二章玉輅如青城也。三章升圓丘也。四章禮成也。五章言天眷聖德並隆不已也。干冒天威俯伏惶懼。

粹古皆頌歲。炎劉或異祠。有唐方定制。我宋遂因儀。列聖馨明德。皇穹答顯祺。恭惟聖天子。大典應昌期。

其二

涓潔先原廟。純忱歷太宮。八神開列闕。萬騎擁豐隆。軌道清風肅。洪願麗日紅。康衢听細語。八彩更

重瞳。

其三

牙籤猶未進。玉冕已先須。峻級飛平步。端圭卻掖扶。祥光匝霄極。和氣滂天區。福飲煙升已。儼神靄瑞符。

其四

紫時祇堂陞。蒼龍奉駕回。邊塵知電掃。歲稔十年開。丹鳳覃天澤。東朝奉玉杯。樓前呼萬歲。砰隱動春雷。

其五

謂聖惟能饗，由心克致虔。天心今答聖，聖意更祈天。冲性猶勤德，搜求愈任賢。愚臣輸至愾，端在賦甘泉。

憲聖慈烈皇后輓詩 二首

西滄俱來日，東朝極盛時。彤弓平黑海，彩筆照丹墀。壘起先裁費，丹成不用鑿。人間空悵望，風月宴瑤池。

其二

聖祖艱難業，重孫擁佑恩。玉妃閑寶簡，仙御送金根。杳杳龍先去，翩翩鳳又翻。塗山望堯穴，日月萬春存。

光宗皇帝輓詩

厭聽人間樂，催成海上丹。雲車分白象，天仗下紅鸞。梧野朝烟淡，咸陽莫日寒。龍舟宵濟處，清血漲紅干。

光宗皇后輓詩

玉鎖辭椒禁，瑤宮問廣寒。人間方祝馭，天上忽飛

鸞。弱。水。三。山。鬲。華。胥。一。夢。殘。聖。情。凝。望。處。仙。御。景  
雲。端。

寧宗皇帝輓詩

聖德同天運，神功並日昇。韃真懷慄慄，齊魯格烝  
烝。復古周圖盛，中宗漢業升。未饒元結輩，磨筆誦  
中興。

丁亥閏五月十日回自真聖道坊車中記事  
列障羅屏合，回泉玉帶環。外容三肘密，中着十洲  
寬。天意驅蹲虎，人心見聖蟾。煩君招舊隱，來此共

潺湲

書富陽普照院 二首

境勝由盤古，聞名自謫仙。一從江國後，又到老坡  
年。山頂煙仍紫，樓頭月故圓。繼今知幾劫，風物更  
依然。

其二

祗愛招提古，那知俗更醇。寺雖炎漢代，人尚葛天  
民。僧定都忘客，林深自鎖春。我來千載後，更有後  
題人



紅藥當堦翻

校官試

禁近烟光潤，堦平日影暄。黃麻方草罷，紅藥正花  
翻。舊色浮春動，清陰匝午繁。心傾青瑣客，香滿紫  
微垣。漏永文書靜，天低雨露溫。人言有仙骨，早晚  
拜明恩。

夜登釣石

頗憶嚴君瀨，還尋釣石緣。鄰鷄方叫月，邊鴈恰書  
天。句秀來仙白，聲和應樂全。展編真一快，如放五  
湖舡。

輓程給事

戀闕葵心在，懷山秀野寒。華繁常侍媿，草諫折衝  
難。結綠紅輝碎，懸黎夜色殘。平生桑梓地，雪涕景  
雲端。

輓汪給事

抱大難，傾橐隨時欲見田。星災諸葛日，齒少紫芝  
年。魯國麟枯骨，藍田玉折瑄。忍聞環珮響，帝所侍  
鈞天。

輓汪端明

諸老都淪謝，惟公尚典刑。謀謨關社稷，風采聳朝  
廷。政路方虛席，台躔遽折星。幸哉芳史在，寧用問  
丹青。

輓吳郎中

志抗金堅厲，材成玉粹溫。時哉非不遇，命也更奚  
言。季子風流遠，吳公治行存。敬亭無恙否，愁絕暮  
雲昏。

輓程樞密 二首

厚德推吾黨，脩名霽列紳。明經魁別幙，仗節聘殊  
鄰。南嶠思良牧，西樞失重臣。龍原高冢在，千古卧  
麒麟。

其二

忠壯源尤遠，新安盛莫偕。千年瑤斗柄，一夜玉樓  
階。學業光文簡，儀刑謝艮齋。曉鐘傳恨處，清泪落  
天涯。

輓宜人趙氏

分胄天皇媛，來嬪相國孫。孝慈山上梓，法度澗濱  
繁。鳳去簫沉響，鸞空鏡掩痕。家庭熏沐事，千古說

南軒

輓徐提舉

人品真豪爽，天姿尚典刑。畫簾深院宇，春旆擁荆  
峒。雲子千艘白，鹽烟萬竈青。南州高士傳，三嘆一  
彫零。

輓蔡祭酒

孝友尊前哲，詞章裕後生。栢臺真御史，槐市大司  
成。騏驥風方力，舩艗浪忽傾。山寒丹旆急，識者爲  
霑纓。

輓曹監丞 二首

學渺千江水，才雄百尺樓。鳧飛思葉縣，燕寢憶蘇  
州。有感珠還浦，無苛虎渡洲。山天闊處，缺月正  
如鉤。

其二

威鳳方翔漢，寒鷗已宿林。平生惟好士，無日不揮  
金。駟牡頻催駕，琵琶遽絕音。山名昇白日，回首一  
霑襟。

輓錢塘蔡令君

洛水集

卷二十四

七

少年思賈誼，中壽憶賓王。軍政存鍾阜，民庸在括  
蒼。馬蹄歸鳳闕，車軸折羊腸。喚起青油夢，悲風攪  
白楊。

輓王柳州

才華唐令尹，名勝晉參軍。善政流郴水，遺風襲緡  
雲。寶釵當自合，神劍不中分。心折白巖路，猿吟日  
未曛。

輓楊提舉

風慘琳宮曉，雲愁鐵甕春。鴻冥方避弋，鱣集遽成  
塵。金虎多遺愛，銀菟愧後人。尋思漢循吏，竹帛逐  
時新。

洛水集

卷二十四終

洛水集

卷二十四

八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五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七言律

五十六字庸以告未知野夫者

寧須山澤論高平，但要曾餐石決明。三世擊鐘敲石磬，十年學劍斲銅釘。倘知狐祖天邊去，肯向蠻奴脚底行。更許野夫尋上着，十洲三島一宮城。

慶元丁巳十月奉親如臨安宿西菩寺表弟

吳克仁俱焉

二首

熙寧相望百餘年。又有人如古鉄頑。日落尙憐今夕路。月明無恙舊時山。朱紅野實堆盤裏。粉白詩牌滿壁間。欲爲慈顏供一咲。更留數語任渠刪。

其二

安車未向都門移。且攬西菩一段奇。路入山腰須種樹。泉流石齒莫開池。重來坡老今誰是。出世參寥不記時。結束匆匆出門去。白雲明月舊相知。

用朱經畧韻

歸來南橐舊蕭蕭。但有新詩照佩瑤。峴首溪山歸點染。湘天風月困吟嘲。輕裘詩帥風流在。岳牧詞臣意氣饒。見說玉堂須翰手。公當歸侍紫宸朝。

用丘樞密韻

起自澄江應夢求。天還河北百餘州。嵩瀝處士歸羅致。淮蔡奇謀入穀收。午夜金陵瞻斗極。千年胡昴滅旄頭。會須再作中興曆。還許諸生執筆不。

作堂六桂之東命之曰桂生取漢人招隱篇桂樹叢生之語也詩以記之

幾年列植擅清芳。今日標題始作堂。遠向松岡分

老蔭近於菊，晚借寒香。地雖未離人間世，心已全然物外鄉。最好夜來清絕處，飛霜帶月下南塘。

賀費樞密登卞忠貞公墓

底用荒村訪野墳，青編相對儼如存。當年但識清談樂，今日方知節槩尊。千載腐儒空弔古，幾章冷語自消魂。便當僇力清河洛，一洗新亭舊泪痕。

流觴西湖用范左史韻

畫舫同載若登仙，却笑泥鞵馬不前。要識冷煙催穀雨，須知澹日養花天。千條翠柳隨風舞，一樹夭桃照水妍。須信人生行樂耳，虛名那用世間傳。

雪

北風傳信報登平，白帝宸遊墮玉英。月下草玄疑蜀客，鼎邊得句失軒明。莊嚴東閣若爲好，點綴南枝分外清。惟恨蔡州城北水，一池鷺鴨更無聲。

洛水集

卷二十五終

洛水集

卷二十五

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六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五言絕句

小憇許由亭

萍、  
曆數河南去，乾坤一草亭。  
一亭猶是累，千古盡浮

喬松

封、  
風細吹吟鳳，雷驚起蟄龍。  
幾年卧空谷，今日享真

洛水集

卷二十六

一

歲暮

綵帖瑜麋濕，屠蘇琥珀濃。夕陽猶臘日，午夜已春風。

三月三日度白際

黃尖敞峯名白際嶺名

日望黃尖杪，今登白際巔。千山皆委地，一臂獨擎天。

戊子正旦賀壽慈宮

二首

曙色浮丹栱，春風煖禁街。微瀾迷秀石，織草蔭新槐。

其二

鳳駕回天仗，鴛班集露門。須臾趨魏闕，杲日正中暎。

粥罷

飯已茶三啜，隅中粥一盂。陶然詠皇化，安用東封書。

洛水集

卷二十六終

洛水集

卷二十六

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七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七言絕句

冰

十歲作

白日黃流漲渭城，三更風緊盡成冰。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

甘將軍廟

沙寒日薄水雲愁，賊魏王吳一夜休。自是英雄元不死，至今猶占大江流。

晚發富池

甘王樓下一帆風，獵獵舟旗照日紅。  
驪酒三江飲，龍腹摩挲冠冕是誰功。

昭明太子宮

千章喬木烟蒼蒼，一帙遺文字字香。  
梁鼎西沉何處問，至今戟手看興亡。

陳時栢

陳未亡時栢已蒼，風來歷歷說興亡。  
世臣元不如喬木，閱盡中原幾戰場。

夜雨

玄機粗透古人曾，每說匡來晚未工。  
珍重芭蕉前夜雨，爲傳消息到墻東。

築徑

入門一徑小紆回，百本芙蓉手自栽。  
寄語後來須善護，三年猶及見三開。

觀史有感

紛紛賓客趨驃騎，何事任安太樸疎。  
却笑君非王太傅，不容朝士不回車。

別金陵官舍雙栢

手自移時尺許長，三年拂拂及宮牆。願言勿負栽培力，保此堅貞傲雪霜。

復朱教授

某前雪蒙佳句再雪乃得為謝信矣相如之恩遲也然亦遂為一段

公案

詩成催雪豈無功，今果裝嚴七寶公。休說春花那解舞，也教耳熱慰新豐。

其二

朝來照眼百瓊瑰，為有詩筒打雪來。不止梁園許

分簡，詩壇高築比雲臺。

送李侍郎安撫浙東 二首

通明殿上紫芝仙，乞得閑身下九天。今日都門臨祖處，幾人驚嘆着鞭先。

其二

夜來天闕望文昌，移在藩臣斗極旁。千尺濤江元不遠，公當早晚對明光。

直廬間賦 二首

一陪鸞鳳入仙臺，四見薰風舞禁槐。自笑平生無

夢到那知今日以身來。

其二

紫宸朝退曉光寒，百吏奔曹一吏閑。便可雲卿稱散秩，奈何名籍尚人間。

雪霽玉堂曉眺

當年銀界隔鯨江，今日分明玉作堂。不是瓊林宮樹密，也應白虎接明光。

兩炬並花

雙蓮合葉更開花，報道金鑾日未斜。已草禁中新

鳳詔，趣君十日覲東華。

脩玉牒，官閣子坐屏甚古。詰吏亦不知曷始，數語紀之。

摩詰何年畱此筆，至今雙壁猶嘗翠。老松掀甲作風雲，亂石激流殷霹靂。

其二

吳絹一幅苦無多，中涵太華及黃河。偶然乘風山下坐，紫烟翠靄坐中過。

早入



紫薇浥露翠條深，捷捷靈鳥振好音。全似水巖亭上坐，四屏煙靄奏春禽。

直廬多暇新綠鬱然信筆二絕

朝絕倖恩除目少，邊清妖稜檄書希。飯餘摩腹閑行立，一抹墻東新翠薇。

其二

壁右方壺浸碧天，依然全似太湖邊。清風一夜生新興，好把漁竿上釣船。

江上道中瀑布

松風一壑逼人寒，老石琤琤響碧湍。疑是銀河天不鎖，瀉從雲際下人間。

梔花

青琅削葉玉花鈿，獨占炎皇第一天。未羨冰桃垂夏後，且看金子粲秋前。

朱生論天

不知占得幾躔星，閱盡人間聚散萍。今日重來橋上望，依然楊柳兩行青。

爲釣魚作

人道秋風長桂時，天台散種未爲遲。如君算到白  
榆窟，揀取南來第一枝。

擁爐

已甘灰冷竹窻前，那意移來近繡氈。唯有幽人一  
寒暑，閉門高卧雪深天。

中秋無月

嘗時斗暗猶閑事，無月中秋可若何。我欲梯雲千  
萬丈，取光還月謝羲娥。

春帖

輕烟薄霧鎖平川，全似江南二月天。昨夜溪頭新  
雨過，分明洗出太平年。

程掌書 二首

夜來踏月過臨川，水面粼粼桂魄圓。此際高人方  
熟寐，難爲一扣綠筠軒。

其二

分明如夢縞玄衣，傍月凌風自在飛。夢覺出門都  
不見，不知已上子陵磯。此行專看釣石

孟夏廿一東作秩然

不見東耕四十年，茲晨簞笠去翩翩。從今數過三  
奠朔，史筆當年大有篇。

五鼓夢中作覺而成之 二首

人生萬幻一鼇輕，須築銅駝萬里城。莫道斜陽光  
不遠，斷霞收盡十分明。

其二

當時千駟已無聞，寧說牛羊上塚行。同是博陵評  
古者，肯令千載尚艱卿。

閏九十四

午夜青衣海上還，八年兩度雪封山。如今一水平  
如鏡，好釣桐江五百灘。

送松煤十九與葉秀才

雲溪深處萬松林，煙起晴天自作塵。根向九華分  
結處，與君同是墨仙人。

出南郊濟甚

春風吹屣到南園，着酒塗酥花正繁。更喜滿前無  
俗物，橫塘疎竹渭南村。

輓太府丞知徽州韓公

翊運勛臣第一家，却於翰墨掇英華。  
誰知忠孝千  
年事，不遂春風落水花。

魯國夫人薤露歌

並海名山萬疊開，大慈太白等蓬萊。  
自從齊國鏹  
雲後，又見夫人駕鶴來。

洛水集

卷二十七終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八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說

史說

穎濱古史論  
三聖授受

孟子言堯舜禹之終皆薦人於天堯崩舜避堯子  
於南河之南舜崩禹避舜子於陽城天下皆往歸  
之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禹崩益避禹子於箕山  
之陰朝覲訟獄者不知益而之啓故益不得爲天  
子以書觀之恐非孟子之言也蓋舜禹之攝格于

洛水集

卷二十八

一

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子之事久矣、及其終而又避之何哉、至益不度天命、而輒受於禹、已而天下不歸之、然後不敢爲、此匹夫之所不爲也、而謂益爲之哉、古史又云、堯舜傳之賢、而禹傳之子、後世以是而貶禹、此以好異議聖人耳、昔者湯有伊尹、武王有周公、而周公又武王之弟也、湯不以予其臣、武王不以予其弟、誠以子之才不至於亂、天下則無事乎授之他人、而以爲異也、故夫堯舜之傳賢、是不得已而已、禹之不以天下授益、非益不足授也、亦非禹私於子也、蓋啓足以爲天下故也、使堯之丹朱、舜之商均、僅可以守天下、則堯肯傳之舜、舜肯傳之禹哉、是說也、蓋亦以常情而窺堯舜禹、而不知三聖人之用心、均之爲公而已矣、

孟子說

吾夫子元氣也、顏子景星慶雲也、孟子巖巖泰山也、蓋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道貫天下、而人不見、春生秋殺、而物不知、故曰聖人

之道大，至若孟子治家則家齊，治國則國治，治天下則運之掌，甚至植桑必於墻，雞彘必以母，織毫靡密，無所不察，豈非有用之才哉？學者當學孟子之人，然後可以達於夫子之天。

### 二亭說

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此王金陵語也，而季同取以命亭。夫山水之青綠，蓋山水自然之容色也，山水有自然之容色，事物有自然之理，金陵樂山水自然之容色，而不樂循事物之理，使一代法制變更畧盡，而天下紛然不寧，以基戎狄侵陵之變，嘻，安得謂之樂山之仁，樂水之智哉？季同坐此亭，止此心，玩此青綠，思天下之大事，事物物，悉有自然之理，則萬象容色，四時呈露，黃河奔

放吾益盎也、泰華突兀吾戶庭也、金陵之語不能  
用、而爲我有矣、季同性恬、不與物競、其進此道也  
無疑、勉之勉之。

汪秀才求墨說

柯山汪君、以儒名家者、乃一日袖太玄君見顧、洗  
研試之、果非凡材也、且欲求予之松房雲溪、以爲  
墨表、溪房安能表哉、玄君當自表耳、胡不觀颯颯  
萬桐陰、一窞千斛塵、肯將石壁博沙金、天清露下  
注黃庭。

光君六孫名義說

海于百川、蓋思所以受之、納汗藏垢、大吾德也、含  
光發怪、寓吾神也、出入蛟龍、噓噏雲雨、章吾化也、  
故字海曰宗源、木有本不顛、水有源不涸、培本深  
源、非養不深、非正不養、故字涓曰養源、午夜仰觀、  
太空無雲、河漢皎然、人心本明、無爲物昏、惟清乃  
明、惟明法天、故字漢曰澄源、洙泗講學、曰孝曰忠、  
曰誠、其源正且清、一念舍是、舛其大原、故字洙曰  
正源、河水靈長、汴實分流、蓄大益深、慶源滋長、故



字汴曰慶源，渥注水涯，神馬所生，疑若奔風，與虹  
蜺上下，顧乃安玉，閑行軌道，雍容漢天子，屬車無  
惟異產，而惟淑德，則培豐緒，衍安所限量，故字渥  
曰長源，物有斯名也，必具斯義也，矧人乎，佩之與  
俱，無曠無辱。

### 諸孫名義說

古者父命其子，祖名其孫，名止一字，字止二字，二  
字者助語耳。未嘗用兩實字，懼其義之不一，而佩  
之不專也。回字子淵，賜字子貢，春秋之時，尚守此  
法。至漢則漸變，然尚少也。魏晉之後，則此義不自  
矣。予名字諸子，一時失記，今不欲易，比名諸孫，則  
用古義焉。其恕字以行父，語曰一言而可以終身  
行之者，其恕乎。記禮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曰其孚，字以純父，信不中奚其信，純乎天德發乎

性端則信矣。曰其清，字以立父，果清矣。懦夫聞之，卓然必忠信，行必有廉潔，清也。詐，清非矣。曰其虛，字以容父，容盛德也。天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覆。地惟容也，故靡一物之不載。容則大，大則久，故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屋之時義大矣哉。曰其深，字以長父，源深流必長，學問踐履皆所以浚其源也。浚則深矣。建老曰其元，字以仁父，元，天德也。仁，天道也。天以一元之氣而運其仁，人則體元之仁以成其德，故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靜，愛以仁人，靜以自壽，與天爲流通，烏有旣邪。予在維揚，活數萬民兵，在閩中，欲活數萬百姓，及其家居，則給櫝，施絮繒，立義廩，微矣而未大也。然大也，必權以行之。孟氏子之言曰：如欲平治天下也，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吾夫子則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眎孟子之言，天淵矣。

范氏四甥名義說

仲姊歸范氏，有四甥，長性緩，懼其不立，故名以震。可起，字之，起者勇有行也。二性逸，懼其不誠，故名

以巽可敬字之敬者順於理也三四皆競爽然皆  
慮其博而雜散而流故名三以艮字之可止止者  
正也名四以兌字之可說說者養也聖人作易一  
卦具一理一理足萬用衍而能伸用不離本斯其  
爲名而已

程洛水先生集

卷二十九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贊

有寫陋質者輒自贊之

彼若人兮嘗見之雲溪。又嘗見之紅塵。今又復見之於長松之下。是殆與世多違而與天爲徒者乎。吾將叩長松而問之。

松之露可以濯。松之風可以披。胡爲乎舍之而亟出懷之而未歸。雖然汝先歸兮其爲我謝腸谷之

洛水集

卷二十九

一

靈、茯苓之司，謹以三年爲期，期之而違，則請峻北山之移。

爾紆紫服，乃野其衣。爾誇從臣，乃逸其人。欺世盜名，有若爾之所爲者乎？噫嘻！我知之矣。龜蒙之山，有猿焉，裹以裳衣，南海之濱，有禽焉，樂以笙竽，方裏方樂，子謂何心？乃野乃逸，始還其真。嗚呼！百世之下，必有從子聽雪之塢，踏月之林者。

王真閣寫真贊

精深而不膚，直毅而不諛，森乎逢掖之秀，汪乎山澤之臞，了不見其爲侯門之腴，嗚呼！斯其爲賢相之元子也夫。

郊祀天光贊

首缺二行

若橫虹蜺，若聚金鉦。峙丹殿之峩峩，照碧瓦之鱗鱗。維見可睹，萬目在廷。攷之前聞，未傳與經。其炎精之盛與，其明德之象與，其天光之下燭與，其陽彩之昭回與，其滅旄頭之應，其獲玉章之證，如漢元鼎之事與。旣月謁謝，霜景晏溫，都人縱觀，四方和會。天顏怡愉，和氣充塞。耄稚一辭於斯，爲盛繼

其自今錫祉大來。天右序之賢。和物和。朝野賡歌。天右序之。殘胡其殲。三邊沉析。天右序之。雨暘時若。多稔多黍。天右序之。皇壽以昌。皇祚以長。皇德以彰。微臣拜手。唯君臣一德。天心乃休。唯一德匪懈。天休不已。於萬斯年。景命有僕。

銘

鎮淮飲虹二橋銘

往聞建業與長安洛邑爲古帝王更迭建都之地。其地有鍾阜石城大江天關之勝欲一游焉紹熙辛亥歲自富池汎江凡二十日。躋石頭乃陟龍蟠之巔登虎踞之城尚羊四望徙倚終日時九月十月之交也雲空天高千里一瞬見有水焉其一自西南流其一自西北流合千方山以注于江問之則秦淮水也跨水要津有二橋焉循水至橋窹碑

屹立迫而眎之，則澄江丘公辭也。其後十四年，爲嘉泰甲子，來掌校官事，而公亦適縮玉麟之印於此。公宿有海內聲名，未至也，人攝心側足以俟。既至也，春和風薰，因其畏威，示以懷柔，人益安事益暇。暇日顧吾府了無一事，因念曰：秦淮之上，所謂鎮淮飲虹二橋者，得亡恙乎？吾昔爲從事時所作也，吾所爲記實鏤之石，度今圯矣。吾志也可不嗣乎？乃以全撫授觀察，推官劉叔向日取材于某石于某，斃于某，視舊更新，無所虧增，費巨役艱，民不

與聞。五既月工乃成，是歲九月與次年正月也。且洪都滕王閣偉觀也，唐中書舍人王仲舒從事其州也，建焉。後三十年觀察其州也，又修焉。唐人歌艷，作爲詞章，百世流芳，夫閣游觀也，矧橋惠利斯人乎？公獨樂澄江，且十年，金陵者全吳之藩籬，而淮甸之腹心，朝方起，公以爲重也。有居六蓼者，書來云：淮人頻年凜無固志，日東首謀渡江，屬聞丘公爲江上帥，始肆意耕桑，臥亦安枕，嗚呼！是豈私相爲好者邪？一得人焉，係賴若是，司選任之柄者，

其可苟然邪。然則公以一身之微，居長江之上，能  
爲淮人萬里長城，二橋顧足言邪。然是特江淮耳，  
使公而位廟堂，則四海所恃以爲莫枕者，又將如  
何邪。念頗有志斯世，耻爲空言者，然職在庠序，他  
弗與知。至於託筆墨，紀金石，以觀悠久，則固其分  
也。其何敢與遜，乃序而銘焉。銘曰：

詹彼淮水，兩源輸一。發華山一東，廬匯于方埭。乃  
江趨流，貫臺城勢紆餘。隆然兩圯，據津隅。朱雀萬  
歲今遠，蔭晉者創物守者愚。一作一迹後先俱我。

堂我修曩所無，平可轉轂廣方車。吞淮跨蜀坦坦  
涂，三邊檄奏萬里書。夜馳晝走康莊衢，公抱閎材  
聳萬夫。區區橋梁直，錙銖推此宏謨。磐八區南可  
關，粵北庭胡。析木天江海如渠，胸中長橋隨卷舒。  
唯所巨細用何如，青蛇綠字銘翠珣。詔爾終古繼  
來譽。



延益齋銘

景溫分教金陵，作新公宇矣。又創一軒，扁曰延益。以予嘗居是官也，屬銘焉。予爲之言曰：古之聖賢，以道任諸已，淑諸人，未嘗自以爲足也。其任道也愈重，其求益於人也愈切。夫子以天縱之聖，集道之成，眎當時登門之士，何啻泰山之於丘垤，河漢之於行潦哉。而夫子之於二三子也，方且以四子爲友，而若有所資也。以六子爲侍，而若有所缺也。然則學問之道，寧有窮已哉。金陵爲東南一都會，

四方之學者咸萃焉。丞相益國周公好賢樂善，海內所宗。鳴道是邦，流風未墜。景溫躡其芳躅，仰止高山，能以虚心務於求益。然則並驅前駕，夫孰圍諸銘曰：

湯湯秦淮，涓涓自岷。其行萬里，浮日浸雲。細流交歸，莫測其津。道源於身，實資諸人。能遜厥志，其積乃盈。小智自私，大惑孰箴。巍巍天縱，所集大成。四友六侍，取之其門。惕若自厲，吾道愈尊。虚心延益，庶幾此意。顏何人哉，希之則是。

### 棣華堂銘

鶉首之月，氣方燁。有彼儒生，云戾止。袖中天筆，祥雲起。繼以連編，如詩市。汎觀夫孰，無兄弟。乃荆不榮，棣不韡。偉哉周氏，顧如彼。感寤宸衷，來天瑞。竹木無情，皆並峙。夫豈人力，至於此。我因拜手，窺明旨。此扁不獨周氏，侈要令風化。覃遠邇，庶幾比屋。皆周氏。睠我曾，高標義里。我不敢墜，聚千指。松阡雙蓮，屢呈水。僉謂至和，鍾厥美。我聞人心，皆天理。上天下澤，卦爲履。兄弟天同，曾玄異。同不可異，異

反是、大宗有法宮有制、別嫌爲禮、戚疎義、六經所  
無意有以、若夫睦族尊本始、千萬斯年不容已、曾  
何九世足云耳、

程格之願堂銘

惟復見幾、惟靜造理、慶雲景星、意端所起、擾擾萬  
象、孰知其真、日永堂春、內樂恂恂、是爲願堂之主  
人、

滕縣尉切齋銘

洙泗講學、惟一惟精、未始汎然、一於競名、切問近

思、豈其鈞遠、如切如磋、一皆可踐、近世不然、脫影  
遺形、豈其不的、託以自神、軻得其傳、仁義皆實、無  
垢發之、言言可則、凜然而敬、熏然而親、不激不誣、  
如準如繩、今之學徒、師生皆空、背瞬乖離、孰守其  
中、吾將疇歸、昌黎軻雄、

月硯銘

零陵山珍、湘潭水靈、萬丈青蜺、橫截天津、匣而固  
之、豫我玄經、丙申七月十二日、銘硯之陰、

洛水集 卷二十九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程洺水先生文集 目錄

樂府 卷三十

水調歌頭

昏發烏江朝至湖陰月正午舟中作

又

壬子五月二十三日流盃玉泉雨忽大作連賦水調二章一書于壁一懷以歸

又

登甘露寺多景樓望淮有感

又

戊戌自壽

六州歌頭

送辛稼軒

滿江紅

龔撫幹示閩中秋

又

登石頭城歸以月生

八聲甘州 別陳總帥

步虛詞 壽張門司

沁園春 壽王運使

又 壽李通判

又 謝劉小山頻寄所作

又 庚午三月望日賦椿堂牡丹

又 讀史記有感

錦堂春 雷春

壺中天 壽丘樞密

燭影搖紅 元宵

謁金門 用趙帳幹韻

水龍吟 壽李尚書

喜遷鶯 別陳新恩

又 壽李文昌

又 壽薛尚書

又 壽薛樞密

柳稍青 壽薛尚書

又 和齊仙留春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醉江月

丙子自壽

賀新郎

壽李端明

寶鼎現

壽李端明

念奴嬌

憶先廬春山之勝

又

初見海棠花

傾盃

丁亥自壽

醉蓬萊

壽王可直

又

丙申自壽

西江月

壬辰自壽

又

癸巳自壽

滿庭芳

雪登前嶺自巳酉江右雪行彌月四十七年無此樂也今再見之

又

戊戌上元喜霽昉開桃洞

又

戊戌自壽

減字木蘭花

程洛水先生集

卷三十

宋少師新安程秘著

裔孫至遠邇行重訂

樂府

水調歌頭

昏發烏江朝至湖陰月正午舟中作

玉女掃天淨，雍觀掠江寬。問君何事，底急夜半挾舟還。三島眠龍驚覺，萬頃明瓊碾破，涼月照東南。碧氣正吞吐，滿挹漱膺肝。煙蓬上乘雲象噉天關。人間已夢，我獨危坐玩漫汗。螭殿黃昏未鎖，鶴筆翩躚蜚下，共吸酒壺乾。興罷吹笙去，風露五更



寒

又

壬子五月二十二日流盃玉泉雨忽大作連賦水調二章一書于壁一懷以歸

電闕驅神駿，鐵柱起癡蛟。木鳴山裂，盛夏白晝野。  
魑號急上瑤庭深處，爲問龍君何怒，抉破古天河。  
日華開絢采，雨意屬詩豪。與君來，蜚玉佩，斬瓠  
瓢。纖流沈羽，借我萬斛沸銀濤。醉拍滿缸香雪，寫  
竭一池濃墨，逸氣正飄颻。何事謫仙子，歸去續松  
醪。

其二

日轂金鉦赤，雪竇水晶寒。支機石下，翻浪噴薄出。  
層關半夜雌龍驚走，明日靈蛇張甲，蜚上石盤桓。  
多謝山君護，未放醉翁閑。安得醉風泚泚，露珊瑚  
珊，翠雲老子邀我瑤佩，駕紅鸞。一勺流觴何有，萬  
石橫缸如注，虹氣飲溪乾。忽夢坐銀井，長嘯俯清  
湍。

又

登甘露寺多景樓望淮有感

天地本無際，南北竟誰分。樓前多景，中原一恨杳  
難論。却似長江萬里，忽有孤山兩點，點破水晶盆。

爲借鞭霆力，驅去附崑崙。望淮陰兵冶處，儼然  
存。看來天意止，欠士稚與劉琨。三拊當時頑石，喚  
醒隆中一老，細與酌芳樽。孟夏正須雨，一洗北塵  
昏。

又 戊戌  
自壽

渤海東南界，西北倚崑崙。當時推步，但知宇內有  
乾坤。午夜風輪微轉，駕我浮空汎景，一息過天垠。  
俯眎人間世，渺渺聖渥塵。挽天吳，摩海若，吐還  
吞。寧用計年八十陽九，又三陰，要自白榆星外直。

至黑流沙底，山與澤俱平。不論初未度，一色界如  
銀。

六州歌頭

送辛  
稼軒

向來抵掌未必總談空，難徧舉質三事。試從公記  
當年賦一丘一壑，天鷲閣，淵魚靜，莫擊磬，但酌酒，  
儘從容。一水西來，他日會從公曳杖，其中問前回  
歸去，已笑白髮成蓬，不識如今幾西風。蒙莊多  
事論虱豕，推羊蟻未辭終，又驟說魚得計，孰能通。  
嘆如雲罔罟龍伯，啖眇難窮，凡三惑誰使我釋然。

融豈是匏瓜者，把行藏悉付鴻濛。且從頭檢校，想見迎公湖上千松。

滿江紅

龔撫幹示  
閩中秋

黃鶴樓前，江百尺，波橫光溢。問老子，當年高興，何人知得。最愛洞庭天際水，分明表裏玻璃色。恐今宵未必似前番，天應惜。都莫問，鴻鍾勒也。休羨壺天謫，憶故人，霜下亂灘橫笛。便好騎鯨游汗漫，古來蟾影何曾沒。更明年重約再來時，乘槎客。

又

登石頭城  
歸巳月生

頗恨登臨，浪自作騷人愁語。石城上，何須苦說，死袁生褚。當日卧龍商畧處，秦淮王氣真何許。與君來，蕭瑟北風寒，黃雲暮。枕鍾阜，湖玄武，生此虎。真蹲踞，看四山環合，休臨江渚。可笑唐人無意度，却言此虎凌波去。君且住，明月爲人來，潮生浦。

八聲甘州

別陳  
總帥

玉局仙人，輕帆萬里，送入三吳。惟一舟如葉，元無濁物，依然姑射。滿載冰壺。昔日文君，千言成誦，不識如今記得無。新來也，喜都將分付，一顆驪珠。

向來田賦蠲輸，散多少春風。已與淪算公家粗了，  
尊鱸而已。何妨西子白髮江湖，印鑄黃金。時來須  
佩，畢竟人生萬卷，皆離情處。正秦淮歲晚，雪意模  
糊。

步虛詞

壽張門司

休恠頻年司鑰，仙官長守仙宮。東風未肯到凡紅，  
先舞雲韶彩鳳。都是一團和氣，故教上苑春濃。  
羣仙拍手過江東。高唱紫芝新頌。

沁園春

壽王運使

公有仙姿，蒼松野鶴，落落昂昂。論法主長生，仍須  
極貴，雲臺絳闕，都許尙羊。更憶當年，而今時候，一  
念功名下帝旁。天分付，使人間草木，盡有春香。  
人知相法奇麗，又那識陰功事，更長算毗陵荒政。  
江東風采，忠文典則，凜凜生光。再歲秦淮，觚稜入  
夢，帷幄從來在廟堂。公歸去，好平心獻替，人望時  
康。

又

壽李通判

那用招秋，休言推暑，風自薰兮。問誰解當初，識公

來處月明碧落，旆卷青霓，千丈長松，起人生意，凍  
芋寒瓜，空滿畦。還堪怪，怪諸公衮衮，我尚憑泥。  
須教一舉崔嵬，算人世功名，各有梯。更何須煉鼎，  
玄霜絳雪，只煩煮茗，水餅冰壘。紫府多仙，招來滿  
座，公自長生角亢齊。何曾也，有玉麟行地，老鳳梧  
棲。

又謝劉小山  
頻寄所作

君有新詞，何妨爲我時遣奚奴，看此山大小風流。  
晉宋眼中餘子，苦自侏儒。九曲清溪，千枝楊柳，還

記新條更有無。春將好，欲從君商畧，君意何如。  
佳人玉佩瓊琚，更胷中澆灌，有詩書。把古人行處，  
從頭檢點，今人說底，却不須渠。更上石頭，重登鍾  
阜，盡作金陵攷古圖。頻相見，怕薰風早晚，便隔天  
隅。

又庚午三月望日  
賦椿堂牡丹

消得瑯欄也不在，教車馬如狂。怪元和一事韓公  
子者，歸來斲去，玉毀崑崗。爲解花嘲，朝來試看，采  
佩殷霞，浥露香。君休怪，算只緣太艷，俗障難降。

詩人未易平章，向百卉彫零，獨後裝。看洪爐大器，從來成晚，只須這著。也做花王。況是月坡花園，一尺壓盡紛紛，瑣細芳。還堪笑笑，龍鍾老鳳，方入都堂。

又 讀史記有感

試課陽坡，春後添栽，多少杉松。正桃塢晝濃，雲溪風軟，從容延叩。太史丞公，底事越人見垣一壁，比過秦關，遽失瞳。江神吏靈能脫畧，不發衛平蒙。休言唐舉無功，更休笑丘軻自阨窮。筭汨羅醒處，

元來醉裏，真傲假孟，畢竟誰封。太史亾言，床頭醜熟，人在晴嵐杳靄中。新堤路，喜摻枝鱗角，天矯蒼龍。

錦堂春 留春

最是元來苦，無風雨，只恁匆匆歸去。看遊絲都不恨，恨秦淮新漲，向人東注。醉裏仙人，惜春曾賦。却不解留春且住。問何人留得住，怕小山更有碧蕪春句。

壺中天 壽丘樞密

日躔東井，正輪囷桂影，十分光潔。火令方中符國  
運，天與非常英傑。犖犖平生，眼空宇宙，綠髮千尋  
雪。笑談一鎮，單于底事心懾。晚歲佛地功深，人  
間富貴，五湖烟闊。誰遣心期事左，須酬滿麒麟勛  
業。又也何妨，長生仙籙，已在黃金闕。中原恢拓，要  
公歸任調燮。

燭影搖紅

元宵

青旆搖風，朱簾漏月，黃昏早。蓬山萬疊，忽蜚來上  
有千燈照。和氣祥烟繚繞，映瓊樓五雲縹緲。青裙

縞袂亂吹繁絃，九衢驩笑。元是琴堂，十分管領  
春光到，手移星宿下人寰。招客來仙島，信道邦人  
見少，彷彿似皇都春好。明年只恐鰲山扈從，隨班  
清曉。

謁金門

用趙帳  
幹韻

烟漠漠，醉裏看春都錯。過了清明遲一着，牡丹重  
約摸。曉日漸明簷角，天與芳辰難卻。駐得韶華  
元有藥，桃源誰共約。

水龍吟

壽李  
尚書

道家弱水蓬萊，鯨波萬里，誰知得人間。自有南昌居士，仙風道骨，詩似白星，兒如聃老。風塵挺出，向謫仙家裏，滕王閣畔，飄玉佩，下丹闕。黃髮四朝元老，又誰知重生綠髮，手提一筆，活人多少。三千功積，已冠文昌，人人詹望。玉樞躔偏，對新涼，酒頰微紅，宛是一星南極。

喜遷鶯

別陳新恩

少年意氣，腦燕兵胡鞞，虜王區脫。眼底矇矓，腹中空洞，不著曹劉元白。聞道殊科八中，也要彩盧連

擲，收拾盡到如今，但有寸心如鐵。天付真奇特，口靜神充，雙眼胡僧碧。楚國離騷，唐朝詞學，未信芳塵歇。結取佳人香佩，截斷兒曹綺舌。歸去也，且爛斑戲采，好春長日。

又

壽李文昌

評君誰似，似長松千丈，離竒多節。骨瘦稜稜，文高準準，今日來仙闕。走卒識公容見，首虜問公官闕。更史館一編書，多少頻添勛業。偉絕今歲別，新綠名孫，又見枝生葉。底事七旬，雙瞳如水，畢竟桂



花方發，賜第彤墀秋早。又一瑤樞光潔，故人也念相逢，誰似鳳池同列。

又

壽薛尚書

一天風露喜初行，彈壓人間殘暑。金母此時雲輶先降，又見樞星光吐。人道鴻濛逢日，可是東方明處。更天上、走玉人，絡繹儀鸞瓊醕。聽語更希舉，試把皇朝盛事都來數。當日鰲頭，皇扉侍母，綠髮方瞳，更有飛鳧王季，往往文星再聚。渾休問、但回班千歲，貂蟬成譜。

又

壽薛樞密

去年玉燕，記曾期今歲，瑤光入度。今日都人從頭屈指，盡是墨頭公輔，爭道一朝語合，誰信千齡際遇。更積雨曉來晴，洗出瑠璃秋宇。笑語知何許，旆卷青霓，來自鈞天所。道骨仙風，安排頓着，須是人間紫府。要識雲臺高絕，更有鳳池深處。從今數看千秋萬歲，永承明主。

楞稍青

壽薛尚書

官已尚書，人猶寒素。仙有名言，謂是若人法當至。

貴仍主脩年，唐人四字鮮妍，堪照映畫堂綵烟。  
更對新涼，一聲芝曲，萬斛金觥。

又和齊仙  
留春

嫩綠成堆，朝來紅紫，都在莓苔。方見春來，又聞春  
去，暗裏誰催。人生易老何哉，春去矣，秋風又來。  
何似雲溪，長春日月，無去無歸。

醉江月

丙子  
自壽

平生有意，把六經膏澤，人人霑受。白被子明康節  
輩，浪說乘除先後。遇合一時，英雄千古，誰是高強。

手蹉跎歲晚，臨風浩然搔首。今但入夢青山，雲  
溪深處。烟月生懷袖，宿有十年蕭散願。此段功緣  
須就。因憶坡公仇池有約，莫悞歸時候。今朝對酒，  
歌此與君爲壽。

賀新郎

壽李  
端明

袖手雲溪上，看人間紛紛饑烏腐鼠，觸蠻交戰，便  
得金魚垂玉帶，多少雌黃點勘。算此語必非河漢，  
直自彈冠班八座，更青春數到期頤算。一段玉，無  
纖玷。公難學處尤堪羨，全似泠泠秋水體，清形

健袞處從來高一着，那肯隨人脚轉。要須是常見，乾坤清晏，天意未教公猛去，要都俞了却。從公便，歌壽尊，朱簾捲。

寶鼎現

壽李端明

綠楊欲舞，紅杏微笑，春工漸侈。試僂指自從嘉定，數到寶慶裏。無一歲不書年大有，問元功誰燮理。於變雍熙，如此自當千歲。况是端笏蓬萊陛，但看雍容玉立。山峙煉五色補天無跡，扶日天衢光四被。安清祐，填羣心，聲色恬然如談笑耳。更八荒民生奠枕，此着又當千歲。又况善述先猷嚴武備，不開邊鄙陰功，徧南北，千歲未多疇祉。且說總是三千歲，此際方岐嶷。聽今日處處笙歌，何止南樓十二。

念奴嬌

憶先廬春山之勝

歸來一笑，尚看看起得人間寒食。阿壽牽衣，仍問我雙鬢新來添白。忍見庭前去年芳草，依舊青青色。西湖雨後，綠波兩岸平拍。天教斷送流年三之一矣。又是成踈鬲。燕子春寒渾未到，誰說江南

消息玉樹熏香，冰桃翻浪，好箇真消息。山間景物，  
這回歸去，松風深處橫笛。

又初見海棠花

嫣然一笑，向燭花光下，經年纔見。欲語還羞，如有  
恨，方得東君一盼。天意無情，更教微雨，香泪流丹  
臉。今朝霽色，笙歌初沸，庭院。因是思入東屏，當  
年手植，徧桃源低岸。失脚東來，春七度，辜負芳叢  
亾限。問訊園丁，寧如歸去，細與從頭看。東風獨立，  
白雲遮斷，雙眼。

傾盃丁亥自壽

鑿殿秋深，玉堂宵永，千門人靜。問天上西風，幾度  
金盤光滿，露濃銀井。碧雲飛下，雙鸞影，迤邐笙歌  
近。笑語羣仙隱隱，更前問訊，墮在紅塵今省。漸  
曙色曉風清迥，更積靄沉陰，都捲盡。向窓前引鏡，  
看來尚喜精神炯炯，便折簡浮丘共酌，奈天也未  
教酩酊。來歲却笑羣仙，月寒空冷。予家天都山乃浮丘仙升之地

醉蓬萊壽王司直

算千葩百卉，誰伴東風，早春時候。唯有江梅在人

間長久、雪後霜前、衝涉多少、尚精神如舊、歲歲年年、醱酥飲了、便爲公壽、更向尊前席上、細看人與梅花、稜稜爭瘦、桃李漫山、都落芳塵後、和氣滿身、參調玉鉉、表天然孤秀、來歲今朝、星闈霧閣、一卮春酒、

又 丙申自壽

記蟾宮桂子、撒向人間、如今時候、白下長干、亂灘橫笛、想昔游依舊、大海一漚、千年一息、誰稱彭壽、開徧門前丹蘂、漸西風入東籬、釀成仙酒、卓筆

雞籠懸天寶蓋、占斷宣徽秀、來歲清茗、公家事了、斑衣藍綬、

西江月 壬辰自壽

天上初秋桂子、今歲七月月中桂子下庭前八月丹花、一年一度見仙槎、秋色分明如畫、願把陰功一脈、燈燈相續無涯、降祥作善豈其差、永作漁樵嘉話、

又 癸巳自壽

底事中秋無月、元來畱待今宵、羣仙拍手度仙橋、驚起眠龍天矯、天上靈槎一度、人間八月江潮、

西與渡口幾魂消

癸丑八月侍親西興

又見潮生月上

滿庭芳

雪登前嶺自巳酉江右雪行彌月四十七年無此樂也今再見之

未歲嘉平初旬日四雪中歸自崇唐山林湖海一  
氣接蒼茫踏盡玉龍千丈更一望龍尾天長須臾  
上高峯四顧迤邐過前崗羣山如玉削松林百  
萬盡傳瓊霜渾疑是天際一鶴翱翔人道玉皇三  
六欲一叩風力方剛明朝好金烏銜燭八表散祥  
光

又

戊戌上元喜霽昉開桃洞

去臘飛花今春未已迤邐將度元宵俄然甲子青  
帝下新條淨掃一天沉靄紅輪滿大地山河從今  
好便當聽取萬國起歌謠有人當此際鉏雲深  
塢剪月中阿已占斷春風自種仙桃更扶藤桂影  
直從巖底上拂雲梢仍爲我長摩蒼石無負此清  
波

又

戊戌自壽

人道蒼姬燠多寒少故教千歲綿綿算來春夏一  
氣本無偏底事今年玉曆秋未朔風露冷然君知

否、山深地僻、自是早霜天、  
如今當此去、十分親  
切、面問嬋娟、何須看仙槎海上重還、好在金英玉  
屑、爲我滿汎金觥、仍傳語、橫江秀石永鑲三川、

減字木蘭花

不應雙睫、看盡人間花與雪、曾是當時、一朵紅雲  
擁日飛、如今正好、萬綠千紅深處坐、也使春工、  
喚作天池五月風、

洛水集

卷三十終

程洛水先生集後附錄

目錄

制 詔 狀 誌 傳 記 啓 序 帖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議大夫制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奉大夫制

賜程秘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

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

附錄

附目

數



公墓誌

縣志傳

郡志傳

一統志傳

休寧縣修學記

休寧縣學端明程公祠記

休寧縣鄉賢祠記

賀程內翰冬啓

賀程內翰知郡啓

贈梅亭刻洛水集序

內翰祠規序

脩理內翰祠帖文

萬松山禁革樵採侵害帖文

程洛水先生集後附錄

制詔狀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議大夫制

勅奉壽卮於長樂，方深追慕之悲。通禁籍於甘泉，尚共榮懷之慶。有嘉宿德，何愛崇階。敷文閣學士通奉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程秘，學邃而識融，履純而養厚。濟時絃議，五英六莖之餘。華國高文，四璉八簋之古。自玉堂之引去，每宣室之興思。胡扼

制

附錄

虎關尚間駒谷復非遽復已萌於碩果之餘睽不  
終睽必合於遇雨之後首進班於穹閣仍賦廩於  
珍臺在爾初無慕爵之心惟朕蓋有懋官之典肆  
加蕃錫庸侈殊私施戟方新寧鬱起家之望佩囊  
惟舊毋忘存闕之忠可特授正議大夫餘如故  
端平元年五月 日

敷文閣學士程秘轉正奉大夫制

勅等上曹而上課嚴三歲之遷超四品而升秩重  
八年之轉雖循彝典實著恩章敷文閣學士正議  
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休寧縣開國伯食  
邑九百戶程秘粹學淵深英規山立謀猷獻納備  
殫日月之忠典冊鋪陳叶應風雲之會繇祠庭之  
引興每魏闕之存心積閱既深陟明可後飛鴻自  
適初何計於穿階鳴鶴相求肯尚遺於宿德可特  
授正奉大夫依前充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

隆萬壽宮封如故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端平元年七月十四日

賜程秘辭免端明殿學士恩命不允詔

勅程秘省三省進呈卿狀辭免除端明殿學士恩命事具悉端明設職自後唐暨我國朝必以翰苑兼之不以他屬然熙寧中王素致爲臣而去非翰苑也而由是始帶職焉貴之也卿昔以華藻之文、傑直亦有年久賦退居而不得謝怡然有終老之意朕甚高之來章荐至好遯是祈用倣故實以卿官職鑿坡則還以秘殿爲得當矧熙寧有謝事比焉曷爲予違尙登異積是嘗居其位者獨不知其

詔

附錄

三

事乎合而言之何爲不受所辭宜不允

淳祐二年四月

日

程洛水先生行狀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贈特進少師程公行  
狀

公諱秘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曾出重黎休父與  
嬰卓見經傳至晉元譚持節渡江守新安有功於  
民詔賜田宅於歙遂家焉有靈洗忠義自奮侑食  
武帝繼是蟬聯代有顯人爲新安著姓曾祖諱自  
誠里中稱長者妣吳氏祖諱會亨強記博識書法

狀

附錄

四

通長蘇公、妣姚氏、考諱文夷、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妣黃氏、繼黃氏、俱贈淑人、宣奉公少以文學稱、蜚聲庠序、公兒齒穎悟、稍長、卓犖有大志、十歲賦冰、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識者謂必有立於世、讀書日數千言、弱冠與諸老游、議論超卓、每曰、張公拭呂公祖謙、人正學醇、不壽不大、天也、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春官、一見公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真本經第二、公論稱抑、授迪

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邑介萬山、士風弗振、公至、篤意經理、不啻父兄之於子弟、由是捧鄉書、預廷對者相望、邑之酷額重、權禁嚴、有種秫者、官必履畝而籍、民以爲病、公言於御史、奏蠲其額、百里德之、凡訟久不決者、投牒臺郡、乞以委公、能聲籍甚、公以明經擢第、素工音律、復試兼科、秩垂滿、丁外艱、居喪哀毀備至、服除、再欲試詞科、丞相謝公深甫曰、君廊廟材也、何必是、嘉泰紀元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樞密丘公崇、畱守陪都、於僚屬中重許

狀

附錄

五

可一見公遇以國士，開禧二年六月，樞密丘公宣撫江淮，辟公充準備差遣，公處幙中，凡所贊畫，皆一時急先之務，郭倪守維揚，調民兵萬餘城守，皆占民廬，盛暑不釋，疫厲大作，公言虜未至，何自苦居民如是，遂白丘公，卽釋之歸，去者驩聲雷動，居者炷香于門，伺公出，舉手加額曰：此宣幹賜也。八月陞充幹辦公事，丘公尋開督府，公有募兵之命，循江而上，所選皆精悍，時虜騎入寇，傳言恟恟，淮民多渡江，公建四策以處之，有故土者，官給以糧。

令還本里，勇敢願爲軍者，籍之，無土著者，給糧令散居，各謀生計，有馬牛出鬻者，官出鏹爲市，烙以火印，俟寇退，明春結復之，毋令射利者容其姦，凡區畫合宜者，公之策居多，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四年十月，公始至，代者以邑之豪猾，姓字授公，公緘而束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啟視，則靡有一造庭者，公先教後政，感人動物，率若是，六年，歷二考，餘治狀彰著，當路名公交薦，幾三十疏。

狀

七年二月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時旱，公上言曰：比年以來，災異不一，向也旱，虜今及吾邊，春旣告旱，夏必傷潦，不惟此爾，乃去歲之秋月食，望日食朔，而又金星見晝，鎮星失行，太陰躔高，木星度下，類非細變也，可不震惕，如禍在朝夕哉！臣願陛下剛健輝光，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一政令之設施，必曰其事果合於天否乎？一人才之黜陟，必曰其人果當於天否乎？

乎！天心何自知之？當人心則當天心矣。蓋轉移其象，消弭其災，非大有以飭厲之，未見其可也。尋輪當陞對上言曰：臣聞規人之國者，不以其兵之強，國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西漢之末，士大夫崇議論之美，而乏經理之用，儒者不畔六經之說，而流爲虛文，州縣有惠養之名，而未有經久之政，邊方無目前之警，而有不可測之虞，譬之蒲楫維舟，容與安流，一旦風濤，未知所屆。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之以爲

狀

附錄

七



他日之用，蓋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無仗義死節之人。漢之王陵、周勃、汲黯，皆有三代之遺直。至若公孫弘輩，則如發蒙耳。緩急何賴焉！人才之生，無間今昔。上有所好，中才激昂。惟陛下重圖之。寧宗溫顏開納，六月除樞密院編脩官。九月差校上舍試明禋，公充讀冊官。禮畢，寧宗忽問宰臣曰：頃讀冊文，語音清徹者爲誰？宰臣以公對。寧宗深器重之。九年四月，兼權右司郎官。輪當陛對，公上言：臣聞天之道，日運而無積。聖人之治，日新

而不窮。陛下更化之初，固嘗登正士以革姦庸，伸讜言以破諛佞，以祖宗之法而塞徼倖之門，嚴責實之政，以變欺誕之習。風行雷動，固已月異而歲不同矣。然物以久而故，人以久而玩。誠能因已定之規模，而加作新之功，則黜陟所形，而天下竦其好惡；賞罰所及，而天下震其威明。搜遺拔異，以收後屬之心；聽言行諫，以昭容受之實。闢功名之塗，而使人人有欣欣不自己之意；示信必之權，而使天下不敢萌苟且之風。則治日新，又日新。雖至

狀

萬世而無弊可也。夫苟一切安於逸豫，則強者必弱，智者必晦，敢言者必緘嘿，有志者必退縮，天下之治蓋未知其所終矣。又曰：臣聞自天地肇分以來，有中國則有戎狄，由五胡迄元魏而後，奄地之廣，傳酋之多，未有若女真者。肆我祖宗得請于上帝，假手韃靼，連歲屏除，岌岌之勢，千鈞一髮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與夫乘時姦夫，變出須臾，患生盤紆，風塵翕忽，平定難期。蓋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其可不重勤聖慮哉！甲子之夏，辛棄疾嘗謂臣言：中國之兵，不戰自潰者，蓋自李顯忠符離之役始。百年以來，父以詔子，子以授孫，雖盡僇之，不爲衰止，唯當以禁旅列屯江上，以壯國威。至若渡淮迎敵，左右應接，則非沿邊土丁，斷不可用。蓋沿邊之人，幼則走馬臂弓，長則騎河爲盜，其眎虜人素所狎易。若夫通泰真揚舒蘄濡須之人，則手便犁鋤，膽驚鉦鼓，與吳人一耳，招之得其地矣。又當各分其屯，無雜官軍。蓋一與之雜，則日漸月染，盡成

棄甲之人，不幸有警，則彼此相持，莫肯先進，一有微功，則彼此交奪，反戈自戕，豈暇向敵哉？旣知屯之不可不分，又當知軍勢之不可不壯，淮之東西分爲二屯，每屯必得二萬人，乃能成軍。淮東則於山陽，淮西則於安豐，擇依山或阻水之地，而爲之屯，令其老幼悉歸其中，使無反顧之慮，然後新其將帥，嚴其教閱，使勢合而氣震，固將有不戰而自屈者。又如臣言謀者師之耳目也，兵之勝負與夫國之安危悉繫焉。而比年有司以銀數兩，布數疋，給之而欲使之捐軀深入，刺取虜之動息，豈理也哉？於是出方尺之錦，以示臣，其上皆虜人兵騎之數，屯戍之地，與夫將帥之姓名，且指其錦而言曰：此已費四千緡矣。又曰：虜之士馬尚若是，其可易乎？明年乙丑棄疾免歸，又明年丙寅始出師，百年教養之兵，一日而潰，百年葺治之器，一日而散，百年公私之蓋藏，一日而空，百年中原之人心，一日而失。鄧有龍敗，朝廷以丘審代之，臣從丘審至于淮甸，目擊橫潰，爲之推尋其由，無一而非棄疾預

狀

附錄

十

言於二年之先者，所集民兵皆鉏犁之人，拘留維揚物故幾半，臣言之崑，一日而縱去者不啻萬人，此蓋犯招兵不擇之忌也。禁旅民兵混而不分，爭泗攻壽，相戕殆盡，此蓋犯兵屯不分之忌也。兵數單寡，分布不敷，人心既寒，望風爭竄，此蓋犯軍勢不張之忌也。十月晦夜，虜人以筏濟兵，已滿南岸，而劉世顯等熟卧不知，倉皇授甲，一鼓大潰，又犯謀候不明之忌也。丘宗經理曾未三月，而虜騎已渡淮矣，夫往者之轍，來者之鑿也。覆而不鑿，則又前轍耳。今日之事固與前者大異，向也一於謀人，今焉專於自治，九重之所宵旰，廟堂之所經理，將帥之所舉行，無一日而或忘也，而臣區區之意，竊謂邊方事宜誠難遙度，伏願 陛下詔諸將使之相度山川形勢，覽觀丙寅覆轍，上而川蜀，中而襄漢，下而兩淮，凡彼之所必攻，而我之所當備，酌其輕重，量其緩急，大綱細目，俾各以所見條具來上，朝廷爲之斟酌而行之，如其所欲爲而責其成功，不及今無事之時，使之得以盡其所欲言，一旦有

狀

附錄

十一

故彼將曰某城朝廷所築也某兵朝廷所屯也某寨朝廷所脩也某池朝廷所浚也力盡於不當爲之所而功遺於所當用之地非吾所預知也於是得以有辭矣昔之英主駕馭將帥或面詰或疏問使之空臆盡言因得以第其才能而占其成否皆若是也至若關宗社之大計圖不世之偉功則固有李德裕處回鶻之事而可以弭後患种世衡自任邊方之責而不以累朝廷此則未敢遽言也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惟至神獨斷之十二月除秘

書丞依舊兼權右司郎官公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昇節鄉部時以爲榮陞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遂復以舊職留公之處都曹也凡郡國獄讞之來上者必審克之每夜分不寐多斷平反一時公論獨歸重焉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或援舊比勉公以姓字通當軸公曰吾生平所守直道耳况今憂患之餘寧復干進哉十月除浙西提舉謝表有云平生疎樸旣懶趨驃騎之門咫尺寒溫亦罕至長安之

第於此可以見公之心矣。部民投牒旁午，公隨至剖決，靡有遁情。逮建臺以激濁揚清，爲已任。一道聳然，公帑浮費，節以制度，以餘積下屬郡。增常平廩，預備荒札。治最上聞。十三年十月瑞慶節，公以畿內使者隨班稱壽。寧宗惜其去，復除秘書丞，兼權右司郎官。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故。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故。尋兼權侍立脩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公以宿望掌教，成均命下。

之日，六館之士咸以獲遂執經爲幸。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故。十五年九月，除權尚書吏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公持鈐衡，惟公惟平人，不可干以私。雖軋以權勢，亦不爲動。但應之曰：此鈐法也。十六年正月，差知貢舉禮闈，得人爲盛。撤棘入見，奏謝。寧宗玉音再三褒獎。十七年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兼職如故。閏八月初三夜，理宗卽位。十月，除兼侍讀、講筵，肇開。公上言曰：臣聞人主之學貴乎

力行而已。傳說之告高宗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又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知而必見於行，聞而必見於事，是豈徒知徒聞哉？三代而來，英君誼辟，知以講學爲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於叔季之世，豈無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至學臣下較工拙於一章一詠之間，而紀綱陵遲，政刑敗壞，生民塗炭，則未嘗一過而問焉。夫如是，又何取於學哉？我宋龍興聖聖相繼，觀堯舜之用刑，而深懲近代之密網，我藝祖

豈徒學乎？觀周公之無逸，而重戒人主之自豫，我仁皇豈徒學乎？觀大禹之勤儉，而力非人主之貪心，我孝宗豈徒學乎？先皇嗣統，仰法明謨，推其所學而見之躬行，用能三十一年之間，方內乂安，舊疆浸復，是皆學形於治，而治本於學也。恭惟陛下飛龍在天，萬物咸覩，既能以講學爲先，必能以躬行爲急。凡經訓之垂，史冊之載，事之涉於事親者，必反覆講明而躬行於寧神養志之間；事之涉於進賢斥佞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觀人察士

狀

附錄

十四

之際、事之涉於嚴監司、牧守將帥之選者、必反覆講明而見於博採公言之時、凡事之關於治體、涉於教條、必明辨審思而力行之、若夫多聞以爲博、多見以爲富、無益也、夫如是、則智慮堅定、聰明益開、措之政事、功業日隆、上天眷休、與宋無極、玉音稱善、久之、是月、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故、經筵進讀、因呂蒙正論唐末命令出於輔臣、公奏曰、唐自天寶以後、元宗恃天下之富盛、不復畱意於治、故舉天下事悉付李林甫、德宗付之盧杞、穆宗付

之李逢吉、敬宗以後、尤不足道、狎任小人、舉國以聽、此唐祚所以衰也、然唐虞三代、何嘗不任其臣、但問其所任得人與否爾、上曰、所陳極是、又問太宗寶訓云、治世少而亂世多、君子少而小人多、何也、公奏曰、先正有言、自五帝立經、陳紀以來、至於本朝、凡四千餘年、其間治平僅三四百年爾、其餘非昏闇之時、卽弱削之時、非弱削之時、卽危亾之時、然治世所以少而亂世所以多者、正緣君子少而小人多也、然天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平治也、

狀

附錄

十五



聖君出則君子多，庸君出則小人多爾。天顏大喜，以爲極是極是。又因進讀祖宗文章筆札卷畢，公奏翰墨詞章固帝王之能事，然堯舜之文具存，二典寂寥數語，無非治要。至論書法則太宗之留意詞翰，實在僭國削平之後。真宗之銳意文墨，亦在澶淵却敵之餘。今日所甚急者，民力未裕，更當擇監司，兵力未振，更當選將帥。士習未美，更當明政刑。區區翰墨詞章，豈足爲陛下進。上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爲詳明。寶慶改元十月，除試禮部尚書。

以身兼二制，力辭西掖，得請仍兼直學士院兼侍讀。陞脩國史實錄院脩撰。又因進讀，太宗謂近臣曰：方今四方所入財賦，兩倍唐室。公奏臣竊攷淳化間，乃天下極盛之時，而財賦之入一歲止一千六百餘萬。元豐增至五千萬，然是時三百餘州也。南渡以後二百州，一歲之賦乃六千餘萬，比國初增五倍。比元豐又增一倍矣。然邊未撤警，國用未裕，取之以此數，百姓固知朝廷之不得已也。最是州縣之吏，又從而取贏焉。民困愈重矣。要須時取

其甚者而警飭之。庶幾百姓其少瘳乎。上深以爲然。時因霖雨。公奏雨與水皆陰類也。外而戎狄內而寇盜皆所當慮。所謂應天以實不以文者。陛下恐懼警省。側身脩行。固所當盡。如玩乾而自強。玩咸而虛受。玩頤而節飲。玩損而窒慾。以至法堯之求賢。而吁於用。舜之達聰。而深於惡讒。法文王之憂勤。而日昃不食。法商宗之無逸。而享國久長。而其見於政事者尤當加意。今民貧極矣。而州縣不恤。兵貧亦極矣。而將帥不恤。要當謹簡監

司以恤民。嚴飭將帥以恤兵。然後建重鎮以新觀。聽擇老將以專節制。益戰士以壯軍容。厚犒賞以作士氣。使吾之根本益壯。精神益強。則守可也。和可也。攻亦可也。無往而不可焉。易歉爲豐。化菑爲祥。特反掌爾。而又何戎狄寇盜之足慮耶。且昏墊之菑。未有甚於堯之九年者。而堯廷之上大綱小紀。日事整飭。焦烈之害。未有過於湯之七年者。而有商君臣脩明政刑。儼然若不能以終日。古人之畏天。一日爲一日之功。一歲計一歲之効。君則斷

斷行之，天則斷斷應之，天人相與之際，捷於影響。上日踰月住講，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二年正月上御經筵，命公再知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仍兼侍讀。時翰苑自參政樓公鑰而後，虛其選者二十有一年，逮公拜命，中外莫不榮之。三年十一月，因經筵進讀，公偶爲風寒所侵，上眷優隆，賜湯液，賜薑粥，天使絡繹拊問，人皆知上有柄用意，而公知有忌者，會有長子戚，遂決意告歸。力伸

祠請，上答詔不允，挽留甚力。公請至於四五，紹定紀元三月上不獲已從之。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公以祈閒得郡，殊非本心，遂再力辭，上仍答詔不允。公遂遁勉于行。七月至郡，奉行寬大崇化厚俗，期與千里相安於無事。聽訟燭見隱微，豪猾無得逞，屬邑官賦不事苛迫。時叅政真公德秀家居，以書達公曰：人稱三四十年来無此賢太守。二年汀邵盜作，諸臺以言論異同，由是賊勢猖獗。汀之寧化南劍之沙邑，邵武之建寧光澤，皆奔爲丘墟。

駿駿追汀邵城治，七閩繹騷。十一月除公招捕使，  
節制軍馬。時建寧承平日久，禁卒額雖千餘，而罕  
知兵革。調遣他郡，則皆以城守爲辭。公遂就本郡  
禁卒中選精悍者，仍剗翼虎飛熊二軍，招刺強勇  
三千人，擇土人知兵者訓練統率而前。以紆二郡  
之急。且用間諜離其徒黨，使之自相屠戮。捷奏日  
聞。大酋二十納款投降。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恨，  
忌公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公威信，不以  
爲然。公念間從中起，何以底績。於是屢上祠請，且  
薦陳公辯以自代。三年三月，以煥章閣學士提舉  
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公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迓  
于遠郊。謂公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其將  
疇依乎？公還故山，日相羊于泉石，手不釋卷，每以  
未老得閒爲樂。四年二月，時李之孝在諫坡，以公  
守建日嘗有私謁，公弗從。遂妄讒毀去職與祠。公  
處之泰然。端平紀元，上親攬權綱，厲精庶政。之孝  
貶斥，除公敷文閣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  
公上免牘答詔不久，詔詞有曰：屬躬攬於政權，尤

狀

附錄

十九

匪輕於名器、卿夙儀禁近、備罄忱恂、茲注想於典刑、肆亟攷於綸綍、告詞又曰、久不見生、諒未究設施之蘊、何以告我、尚有資啟沃之忠、盖用公之意未艾也、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公懇辭甚力、上皆從之、仍奉舊祠、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祠廡如故、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公上免牘、尋拜不允之詔、然公倦於出再力伸祠請、遂復以舊職奉祠、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仍舊、公歸自建以寵榮爲懼、故頻

歲以來、納祿之疏、不知凡幾、上每答詔不允、詔詞有曰、卿昨告老、朕不欲強卿一來、姑畀祠廡、茲又抗牘、祈遂謝事、甚非所以體朕也、矧卿嘗爲朕甘盤矣、何至遽起掛冠神武之想乎、其勿出此、二年四月游騰告老之章、懇請愈切、上方俞其請、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公累載告休、一朝得遂、喜形于色、第以端殿殊恩、詎容遽拜、又上免牘、上復答詔不允、公遂拜命、日以登臨自娛、六月八日、偶覺伏暑、越宿已康、復屏藥却醫、起居飲食對客笑

狀

附錄

二十

言無異常時。十有三日，忽呼子暨孫列于前語之曰：吾奮由儒素，受知兩朝，年幾八袞，一無可憾，所望者爾曹力學自脩，則吾雖亾猶生，爾無一語及家事，言已薨于正寢。公生於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贈特進少師，與致仕，遺表恩澤訃音之傳，士大夫識與不識，皆有天喪斯文之嘆。有洛水先生文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藏于家。公生平以成就人才爲己任，預薦進者，登揆席，叅政機，班法從，居臺

諫，皆爲當世名臣，惟冲澹無聲色奉，每戒家人用無過侈，服無過華，至姻族間里貧不克振，周之惟恐或後，義方訓嚴，諸子刻志問學，平居暇日常謂其子曰：吾他時終于牖下，當歛以時服，衣裳之外，他無所事也，厚葬古人所戒，非徒無益，適爲累爾。爾曹識之。淑人之歛，黃白錙銖不內，諸匱，公娶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文定公淮之長孫女，生於相門，不以富貴自驕，簡靜端莊，動由禮法，先公一年卒，實元年二月十一日也，享年六十八，子三人，若

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承奉郎兩浙轉運司造船場計置物料官俱先沒若愚宣義郎前饒州德興縣丞孫男四人其載蚤亾其屋承奉郎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一人公之孤將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壬申窆公於休寧縣和睦鄉萬松山之原遵治命也蓋嘗論賢哲之生氣稟必異故見諸躬行發諸詞章措諸事業亦決非世俗所企及惟公天稟清高離倫絕類已見於齟齬賦水時其

持身介然有守挺然特立名流莫不皈敬競欲締交而後學有志之士則皆尊之仰之以爲模範於書無所不讀發而爲文自成機杼神韻絕出故落筆妙天下援引今昔博學之士不能究知其詞雅健精深追逮古作根本義理扶植名教有補於當世學者誇傳而爭誦之論奏皆剴切當上意雖經綸抱負不獲盡展于世而兩朝眷渥始終弗替凡此近世所罕見午州里晚生夙蒙公異知試邑餘杭時公爲禮部尚書以廉相舉故又於公爲門下

士歲在乙未孟冬、午扶護先大夫歸葬方抵里中、未及伸致哀挽之請、公首賜長篇以爲存沒之榮、是豈可忘哉、今公襄事有日、前期若愚書來曰、先公生平出處相知深、相與厚、莫若子、敢以行實一編可定、次將告諸大史氏、以信今傳後、午何敢以不遑辭、謹具如右謹狀、

淳祐三年十月 日朝議大夫行監察御史門生欵呂午拜書

程洛水先生暮誌

宋故端明殿學士宣奉大夫贈特進少師程公墓誌

孤子若愚泣血拜述

先君諱秘、字懷古、世籍徽之休寧、曾祖諱自誠、祖諱會亨、考諱文夷、故承務郎致仕、累贈宣奉大夫、先君生隆興甲申八月二十日午時、紹熙四年、擢進士第、授迪功郎、主臨安府昌化簿、秩垂滿、丁外艱、嘉定紀元服除十一月除建康府教授、開禧紀



元正月服闋陞從政郎二年六月辟充江淮宣撫使司準備差遣八月陞幹辦公事嘉定二年二月以薦及格班改宣教郎知臨安府富陽縣三年五月米餽賞轉奉議郎六年二月磨勘轉承議郎七年二月以政績上聞除主管官誥院八年三月除宗正寺簿六月除樞密院編脩官九年二月磨勘轉朝奉郎四月兼權右司郎官十二月除秘書丞兼職如舊先君以連歲班朝屢求外補十年四月除江東運判陞辭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

補外遂復舊職六月丁內艱十二年九月服除十月除浙江提舉十一月茶鹽賞轉朝散郎十三年五月磨勘轉朝請郎十月除秘書丞兼權右司十四年正月除秘書省著作郎兼職如舊五月秘書省進書轉朝奉大夫六月除軍器少監兼職如舊是月兼權侍立脩注官八月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兼權直舍人院九月除起居舍人兼職如舊閏十二月經筵徹章轉朝散大夫十五年三月璽恩轉朝請大夫四月捧寶賞

轉朝議大夫九月除權吏部侍郎兼同脩國史實錄院同脩撰兼權中書舍人是月磨勘轉中奉大夫十六年正月勘知禮部貢舉十七年三月茶鹽賞轉中大夫磨差轉太中大夫七月除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薇垣史館仍兼領之九月登極恩轉通議大夫是月除兼侍讀尋除權刑部尚書兼職並如舊明禋恩封休寧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寶慶元年九月除試禮部尚書陞兼國史實錄院脩撰翰苑經筵兼領如舊二年正月再差知禮部

貢舉八月兼權吏部尚書十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脩玉牒官仍兼侍讀三年九月經筵徹章轉通奉大夫十二月郊霈進封開國子食邑六百戶紹定紀元正月以伯兄之戚抗疏丐祠答詔挽留甚力疏凡五上情詞益篤四月上不獲已始畀俞音除煥章閣學士知建寧府二年汀邵寇張十一月除福建路招捕使節制軍馬先君威信兼用平定有期而閩漕懷舊憾忌成功乃以坑降疑羣盜盜素服威信不以爲然先君念間從中起於是累

疏丐休，三月以煥章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四年二月朔明禋恩封進開國伯食邑九百戶，端平紀元除敷文閣學士奉祠如舊，五月東朝慶壽恩轉正議大夫，七月磨勘轉正奉大夫，嘉熙紀元四月除知寧國府，二年六月除知贛州皆辭不赴，是年明禋恩進封新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三年正月除寶文閣學士奉祠如舊，六月除知福州兼本路安撫，先君倦於一出，上免牘者至再，乃以寶學奉祠，四年四月明禋恩食邑一千五百戶。

淳祐紀元四月除龍圖閣學士奉祠如舊，先君頻歲以來告老之章無累十數上，眷優隆荅詔屢不允，二年抗章愈切，期得請而後已，四月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命下之日喜形于色，曰吾幸遂掛冠庶無媿於知止之義矣，日以登臨爲樂，康健如平時，季夏十有三日，倏以微恙薨于正寢，嗚呼痛哉，享年七十有九，遺奏聞上恩贈特進與致仕，遺表恩澤先妣金華王氏封淑人，丞相魯國公諱淮之長孫女，先一歲卒，寔元年二月十一日也，子

三人若水承事郎、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承奉郎、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塲、計置物料官、俱先歿。若愚、宣義郎、饒州德興縣丞、孫四人、其載蚤亾、其屋承奉郎、新監臨安府糧料院、其深其仁、並承務郎、未銓、曾孫二人、通孫振孫、曾孫女一人、若愚忍死以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奉柩窆于和睦鄉百萬松山之原、遵治命也。先君夙穎天成、不煩雕琢、十歲詠水、已有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之句、迨弱冠於書無不讀、研窮義理、洞徹精微、千古治

亂歷歷舌端、發而爲文、出自機杼、蚤由鄉薦、旅試南宮、時丞相趙公汝愚典舉、一見先君之文、曰天下奇才也、擢之以魁多士、中有儉人、擯斥道學、疑先君嘗遊於其門、私意置第二、公論扼腕、隨牒推移、手不釋卷、履行端方、挺然特立、道德詞章、獨步當時、由是受封兩朝、獻忠論思、奏疏忠確、言不苟合、論利害不盡不止、司內外制者八年、凡片言隻字之出、學者爭先覩之、以爲模範、癸未丙戌、連知貢舉、南渡以來所未有、畱情攷校、夜分不寐、撤

棘人謝玉音嘉獎，有曰卿典舉甚勞，中外皆稱得士，爲國得人，可立太平之基。他日用之不竭，又爲國家無窮之用，皆卿之力。至若經幃進講，密啟上前，尤爲剴切。玉音褒諭非一，或曰朕每聽卿所言，最爲詳明。或曰住講餘月，不勝渴想。今聞卿講論，頓覺豁然。生平處性冲澹，自奉薄甚。由建寧來歸家，食十有三載，相羊泉石，惟以典籍自娛，待人接物，溫乎其和，急義樂善，終始蓋一徹也。薨之日，鄉間哭者交道。公卿大夫，識與不識，莫不悲傷。先君

推世繫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學者尊稱之曰洺水先生，有文集六十卷，內制類稿十卷，外制類稿二十卷，行于世。痛惟先君嘉言善行，未易殫紀。茲薄窆期，姑叙梗槩，納諸幽宮，詳則太史書之。

程洺水先生傳

縣志傳

篁墩程敏政

程瑛字懷古，汝川人。十歲吐詞有奇語。紹熙四年，登進士第。時趙公典春官，見其文曰：「天下奇才也。」擢魁多士，有以道學疑者，寘第二。授臨安府昌化簿，應博學宏詞科。除建康府教授。開禧初，樞密丘崇宣撫江淮，辟充幹辦。改知富陽，代者以邑之豪猾名字授瑛，瑛束之高閣，曰：「吾未欲知其名也。」使聞而改過足矣。秩滿啟視，則靡有一人造庭者。用

傳

附錄

二九

薦除宗正簿，因早上言：比年以來災變不一，願陛下剛健光輝，日新其德，蠲苛賦以培國本，去繁刑以壽國脉，顯忠消佞以厲臣節，言聽諫行以作士氣，輪對復上言：覘人之國者，不以其兵強國富，土地之廣，而惟以風俗觀之。古之人君知天下之將有事也，必陰求傑特之才，儲以爲他日之用。故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則臨難必無伏節死義之臣。惟陛下重圖之，寧宗嘉納，除樞密院編脩官，兼權右司郎官，上言：女真爲韃靼所乘，蓋一髮千鈞矣。然一狄亾，一狄生，而又中原姦豪患生盤紉，夫中原腹心也，吳蜀荆襄四肢也，腹心受病，未有四肢獨安者。可不重勤聖慮哉！丙寅出師，一敗塗地，蓋犯招兵不擇，兵屯不分，軍勢不壯，謀候不明之忌。惟陛下申詔諸將，各以所見條具來上，而斟酌行之，不及今無事之時，盡所欲言，一旦有故，彼得有詞矣。遷秘書丞，屢求外補，上謂宰臣曰：程瑛豈可容其補外？丁內艱，服闋，除浙西提舉，以治最聞，除秘書省著作郎，繼除國子司業，兼國史院

編脩官、權中書舍人、尋守禮部侍郎、直學士院、理宗初、兼侍讀、上言、人主之學在乎力行而已、三代以來、人君知以講學爲務者、其功業必見於天下、至若叔季之世、雖有聰明之君、惟其不務人君之大德、而好文章之小技、亦何取於學哉、上稱善、上嘗留意筆札、秘言太宗留心詞翰、實在偕國削平之後、真宗銳情文墨、亦在澶困却敵之餘、上爲悚然、寶慶初、除禮部尚書、兼職如故、二年、權吏部尚書、尋除翰林學士、詔定改元、以疾乞補外、除知建

寧府、福建路招捕使、時汀邵寇作、七閩繹騷、秘選禁卒精悍者、剽猱虎、飛熊二軍、招刺強虜三千人、用間謀離其徒黨、捷奏日聞、有忌之者、間從中起、秘乃乞祠、薦陳韓自代、以煥章閣學士提舉玉隆萬壽宮、歸途經浦城、真公德秀迎謂曰、玉堂旣去、一路失此賢師帥、奈何、未幾、以李之孝言落職、與祠、端平初、復學士祠祿、嘉熙初、元除知寧國府、二年、除知贛州、三年、除福州安撫使、三命皆固辭、不拜、淳祐初、加龍圖閣學士、懇乞納祿、除端明殿學



士致仕，淳祐二年卒，年七十九。歷官宣奉大夫，封新安郡開國侯。遺表聞，贈特進少師。秘以詞章稱，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有文集六十卷。長子若愚，歷官知辰州，遷浙東帥府參議。次子若水，監鎮江府寄椿庫。若曾，監兩浙轉運司造船塲計置物料官。

郡志傳

杏庭洪焱祖

程端明，秘字懷古，休寧人。都使灑十五世孫。甫十歲，詠水有句云：莫言此物渾無用，曾向滹沱渡漢兵。識者奇之。舅氏黃寺丞何察，秘非常兒，挾以自隨。以平生所得二吳俯倣之學，及有聞於程大昌者，盡以授之。由鄉薦試南宮魁多士。登紹熙四年進士第，知富陽縣。除宗正簿、權右司郎官，遷秘書丞。屢求外補，寧宗謂宰臣曰：程秘豈可容其補外？除秘書省著作郎、國子司業，兼國史編脩、權中書

舍人、知禮部貢舉、尋守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侍讀、寶慶改元、除禮部尚書、翰苑經筵、兼領如故、二年、再差知貢舉、權吏部尚書、翰林學士、紹定改元、乞祠補外、除知建寧府、福建路招捕使、時汀邵寇作、秘威信兼用、平定有期、有忌其成功者、間從中起、於是累疏丐休、端平初、奉祠祿、淳祐改元、除端明殿學士、依所乞致仕、年七十九、秘以詞章稱當時、世系本河北洺州、自號洺水遺民、有文集六十卷、行于世、子若愚、知辰州、從子若顏、若疇、皆以科第顯、孫其垕、知容州、其仁、知武康縣。

一統志傳

文達公李賢

程端明、秘、休寧人、紹熙中進士、授昌化主簿、累官權吏部尚書、拜翰林學士、立朝剛正、風裁凜然、進封新安郡侯、以端明殿學士致仕、卒、秘居家常平糶以濟人、凡有利於衆者、必盡心焉、所著有洺水集。

記

休寧縣脩學記

秋崖方岳

學校與井田並古未有去井田而爲學者也故自五家之比隣屬而午貫之於是乎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此非古所謂鄉校歟族有師州有長鄉有老此非古所謂鄉先生歟士生其時出則相耦於同井之田入則相友於同門之學蓋知父吾父子吾子老吾老幼吾幼而已然而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具是焉井田壞學校廢士之羸糧外遊者無方

記

而專門名家之學興，大帥衆至千餘人，其不違父母舍墳墓而去者幾希，而人心始漓，故漢之號爲儒者，其下者爲桓榮之稽古，其高者爲鄭康成孔安國之訓詁，又高者爲董仲舒之明天人而止爾，三代之所以一道德同風俗者，不在是，國朝學校之盛，布滿郡邑，雖田不井授，而欲士之不去，其鄉而爲學，則猶古也。休寧壯哉縣，其道經訓以相傳習者，率嘗最吾州，異時校官有望，府溟泮然第之者，蓋錫山陳公之茂尉邑時之爲也。於今百有六

年矣。厥棟維摧，厥甍維頽，瞻言宮庭，士顙有泚。歲時舍菜，僅僅無落事而已。內翰程公之歸里也，一大葺之，言言新宮，殆不舊翅。是歲岳起家入掌故道，休陽聞公之言曰：是鄉校也，吾長於斯，學於斯，而可諉吾父兄弟爲，聞士之謂公者曰：是鄉先生也，學如此，其行也，仕如此，其亨也，而可忘吾父兄弟爲，然則公之興學校，雖微井田，其猶井田意歟。邑大夫吳君遂與凡有職於學者，交謁更進，而屬記于岳，辭不可，則論于衆，曰：聖有大訓，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然而行於蠻貊者易行於州里者難獨何與州里得之於其常蠻貊得之於其暫暫者易勉而常者難持也士固有冠冕佩玉天下之通貴而不爲鄉士大夫所齒者矣月旦之評其可畏如此故士之所以脩其身者愈近則愈難事容可以欺天下而不可以欺婦子也夫子之所以聖不過鄉黨一書而所謂治國平天下者無餘蘊矣諸君能耕而遜畔則猷猷而伊周能行而後長則

道途而顏冉吳必曰稽度數訓詁以爲博談性命以爲高而後謂之學哉是則鄉先生所望於學校之意也皆曰唯敢不夙夜敬戒以無忘公之德公名琚字懷古先皇翰林學士今爲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云

嘉熙五年庚子 月 日

休寧縣學端明程公祠記

通直郎知休寧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弓兵軍  
正趙師嵒撰

藝祖皇帝膺天景命治啟文明列聖守之代有哲  
人維持之徽輔郡海寧壯縣人物膚碩師嵒所聞  
稔矣淳祐癸卯秋承乏此來首謁學宮攝齋禮殿  
巍巍堂堂懍然加敬問孰爲之則曰特進端明程  
公也師嵒竊謂夫子之道若揭日月固無所待而  
尊然肩仞弗嚴觀瞻曷竦公當代重望厭直承明

記

附錄

三十七

以斯道爲已任，故於桑梓之鄉，昭示宏撫如此。使  
端拜其庭者，仰而視，俯而思，推以福斯民，壽國脉，  
其功用遠且大矣。昔畏壘之化民，猶社而稷之載，  
稽先達待制凌公，以節尚書金公，以德尚書陳公，  
以有功校官，故通得祀，矧禮殿崇成，增輝疇曩，是  
道亾窮，則是殿亾窮，是殿亾窮，則公之祀當與之  
亾窮也。師若才不類於學道愛人之訓，猶有志焉，  
泣事三月，割俸入佐東序工役費餘，有待也。每瞻  
公祠，歛衽感心，爰加脩飭，以嚴祀事。公諱秘，字懷

古，洛水，其自號也。爵秩功業，具在國史。初，公草殿  
記，以列功緒，俟訖役，刻之。亾何，公薨，明年，公之子  
宣義郎前知饒州德興縣丞若愚孫承奉郎新監  
臨安府糧料院其垕篤紹先志，悉力畢事，貽書于  
學，摹之堅珉，且日記出絕筆，其敢一字改，宜有續  
志以著厥詳，因訪顛末，知其族子若沔，其弼嘗有  
裏言，以嫌弗書，學職程恒吳必大程寶汪開汪孫  
余逢原夏之時，曹應酉吳季用查雷奮吳駙吳大  
成吳紹祖朱中吳大經程鱗韓光魏吳墉吳惟志

江岳金準吳園汪洪相與翼成之卽記所謂程雷震等五十人者記大居正書法也續志欲詳屋德也用班氏凡例不一書抑以成善述之美也

淳祐四年甲辰五月

日

休寧縣鄉賢祠記

賜進士及第資政大夫禮部尚書前翰林院侍讀學士兩京國子監祭酒蜀人周洪謨謨

賜進士出身巡按南直隸文林郎監察御史蘭亭司馬堊書

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掌欽天監事郡人康永韶篆

南畿諸郡縣學皆有鄉賢祠惟休寧缺成化壬寅秋縣尹歐陽旦承巡按御史婁君檄文創設祠宇

記

附錄

三九



以祀歷代之有德善者，既畢工，乃寓書於予，求爲之記。所祀凡二十人，謹按唐宋元史及郡縣志以述其德善梗槩。唐御史中丞歙州都知兵馬使程公澐，英敏強毅，保障州里。宋龍圖閣待制查公道，孝事父母，仁及宗族。尚書屯田郎中曹公矩，孝感芝生，詔旌宅里。龍圖閣待制贈少師洪公中孚，秉身剛正，不畏強禦。敷文閣學士贈少保金忠肅公安節，孝友忠直，全名高節。南京留守贈徽猷閣待制凌公唐佐，捐軀爲國，忠節凜然。吏部尚書贈少

師程文簡公大昌，好學博古，政績顯著。柳塘先生汪公莘，履行素高，遯世不怨。廣南西路安撫吳文肅公倣，志氣軒特，忠義果斷。同知樞密院事贈資政殿大學士程正惠公卓，守郡有德，民爲立祠。工部侍郎贈宣奉大夫朱公晞顏，至性友愛，仕多惠政。端明殿學士贈少師程公珌，才華無敵，治最有聞。勿齋先生程公若庸，累主師席，克成士類。元定宇先生陳公櫟，發明理學，有功朱氏。道川先生倪公士毅，潛心求道，訓釋格言。建德路判官兼義兵

記

附錄

四十一

萬戶吳公訥，負才倜儻，迭有戰功。國朝贈開國  
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安定侯程忠  
愍公國勝，累破羣賊，爲國死難。東山先生趙公汾，  
沉潛理學，講明聖經，翰林侍講學士朱公升，啓迪  
後進，贊襄聖謨，兵部尚書贈太子少保程襄毅  
公信，操履剛方，材能茂著，是諸君子出處雖不同，  
而或篤孝友，或竭忠盡，或慎操履，或建功業，或迪  
後學，或澤黎庶，是宜後人仰慕而崇奉之也。雖然，  
仰慕而崇奉之者，固見其賢賢之良心，孰若師其

人乎？苟師其人，是效是則，將見可以繼前休而並  
垂耀矣。使徒祠之而不能師焉，則雖日陳籩篚亦  
何所益哉。因併書此，以俟後之君子。都知兵馬使  
程公漢漢口

始祖名水公，秘其十五世  
孫勿齋先生十六世孫

大明成化二十年甲辰五月既望立石

啓

賀程內翰冬啓

誠齋楊萬里

雲低魯觀紀華袞一字之書日麗魏宮詠刺綉五  
文之句瑟彼賔瓚蔚乎府庭恭惟 政隨日新身  
法天運名章俊語爭珠星璧月之光義氣仁風回  
冰谷雪山之暖聊復折梅於東閣卽看鳴玉於紫  
宸萬里爭席漁樵遨身江海華裾織翠自憐賀客  
之莫隨凍硯流澌更媿塵牋之不琢

賀程內翰知郡啓

西山真德秀

啓

附錄

四三

伏以地稱潛府、最雄南服之山川、天惠仁侯、來市東皇之德澤、和聲交播、福祉自臻、恭惟某官、以道德人、爲文章牧、政先愛養、霈然膏雨之蘇枯、令肅貪殘、迅若雷霆之起蟄、卽宣化承流之施設、見調元宰物之規模、願協泰交、亟歸鼎輔、坐使蒸茵之稿、亦蒙吹律之春、德秀適以肩門、莫繇賀屢、飲屠蘇而醉、已同農畝之人、稱兕觥而躋、莫上公堂之壽。

序

贈梅亭刻洛水集序

徽程氏本忠壯公後、自予王父繇徽徙郢、徙洪、余叔父徙肝、粵若稽古譜牒、則徽程氏也、余幼逮聞王父言、初竭來郢時、吾家洛水事寧宗爲翰林學士院、移文郢州曰、是程內翰戶、以故家郢、若干歲無力役之征、前輩不挾貴、長敦族誼類如此、長讀書臨汝、侍洛水、猶子徽庵先生、道洛水、尤詳、蓋予家古多奇士、近世能以文字行天下者、薦紳曰洛

水韋布曰徽庵然洛水宗歐蘇而其學長於文章，徽庵宗程朱而其學源於性理，二人自不能以相一。徽庵句辨字義眼及文章事，讀寧宗遺詔邵州防禦使其沂靖惠王之子，亦朕之猶子，則又亟稱所爲文不在漢制下，余雖不逮事洛水而見徽庵之尊其文知洛水他日必尊徽庵之性理無疑也。然徽庵太極圖所說近思錄字訓講義等作，余諸父暨余槩童而習之，獨洛水文集不多見，徽庵每教余作大文字，盍歸求之洛水，及余索餘藁徽庵

亦茫然無從得，歎曰旣縷而幽之矣。時口授數十首，余把筆識之，終宋季不及其全，至元十有五年，余待罪翰苑，每有撰著腸枯血指，瑟縮不敢書，余徐悟徽庵疇昔令予學洛水，類前知者。一日盡得洛水集若干卷，讀之，渾厚悠長，明白正大，蓋其曾孫景山收拾殘文，斷墨於名山大川，摹刻與天下士共之。有日矣，今年春坐行御史府，有通州教授程君入謁，問其鄉曰新安，問氏族曰內翰曾孫，嘗編註文集者，嗚呼，余違臨汝十年，而始得見洛水。

之曾孫使來見也無所挾余猶將張之况文與理不失其世守年少而志銳惜乎余於洛水無能爲役而其言不足見信於世也爲書平日所覩聞於先祖於徽庵叔祖者以勉之

至元二十八年龍集辛卯七月望日族人集賢學士嘉議大夫侍御史行御史臺事文海敬書

內翰祠規序

族孫節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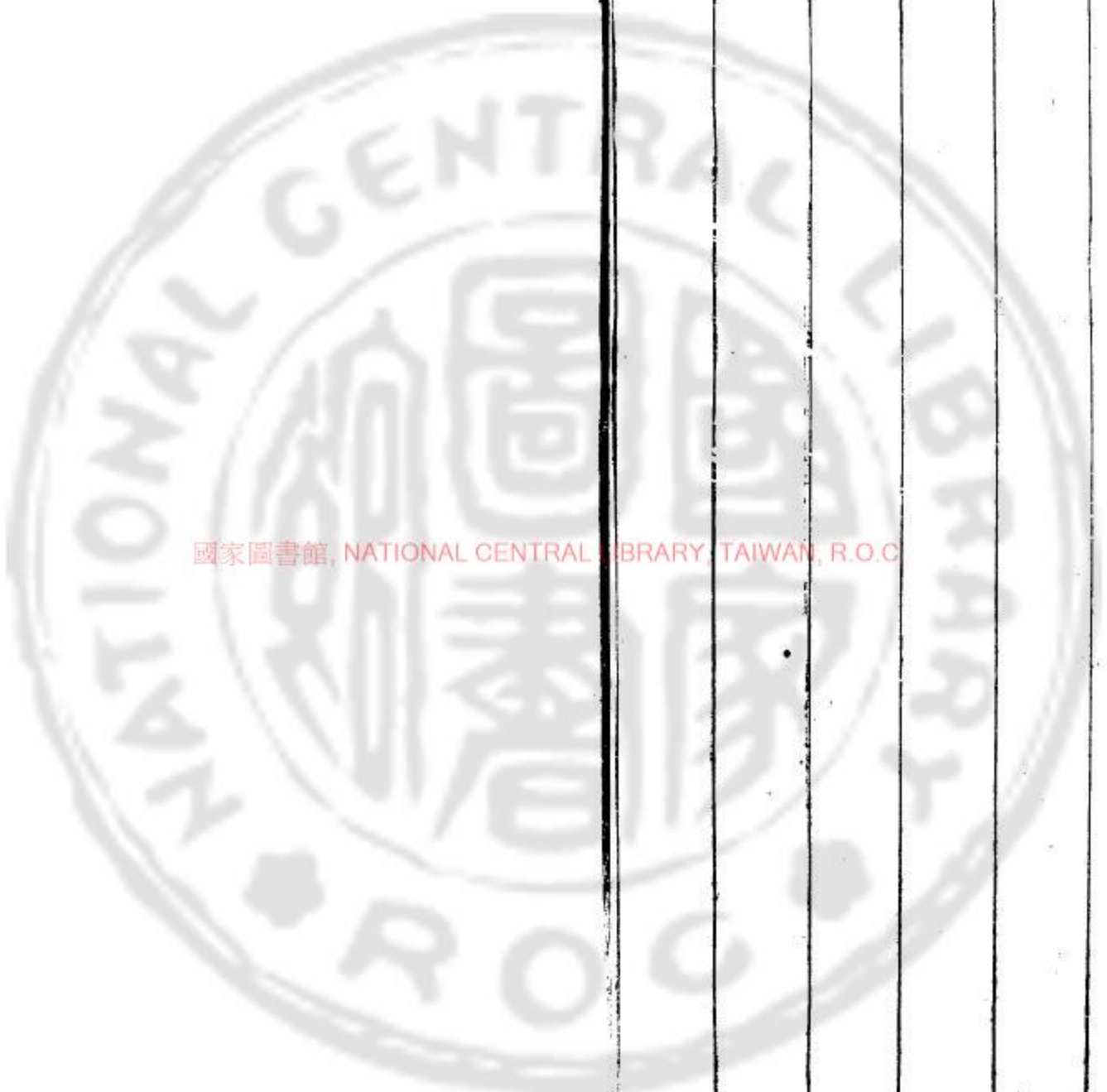
我少師洛水公沒宋淳祐壬寅逮今

皇明正德己巳二百六十有八年矣公墓在本里萬松山祠在其麓前有浮屠氏宮名覺慈宮南祀唐張睢陽北居老子之徒凡屋若干楹蓋昔人欲藉以永公祠而立者族賢代相守而葺之今年春孟良志宏等又以奉公祠者無常規而或至於弛也率若干人相與立約春秋祀公而因生殖以爲脩葺祠墓之計命節述其由噫公何以得是於族

之後人哉蓋其盛德遺澤之在人心者久而不忘故愛甘棠而勿剪望峴碑而墮淚自有所不容已耳公孝友在當時自父母兄弟以及立二姊之孤若吳若范至今猶歷歷也其政事在維揚則佐樞密丘公以一言而活民兵萬餘於疫癘中守建寧則真文忠公稱之以爲三四年來無此賢太守立朝則格心之論弭變之方制狄之策屢形章奏而彌遠專權誤國則備舉敗兵叛卒之由天變人離之實與夫施罷之失宜賞罰之不公者公斥其

非而極勸其屏徹壅蔽且曰左右壅蔽其聰明陷明公於萬世之罪人明公不知前日之誤明公者固已無及今日顧堪再誤士大夫有強力者旣以官爵之故不敢吐氣區區憂國憂君冒昧爲言者先焉其言凜如斧鉞切中權奸之病所以不免爲彌遠所銜而出守建寧之制下矣噫公居家孝友之誠歷官政績之善立朝精白之志昭灼在人耳目若揭日星而行中夫固無俟予之表彰也茲特因族賢立約祀公而述其槩以爲我族後人告若

夫祠祀之規與夫保終之義具有條約故有畧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